

現代漢語詞匯

的形成

——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意〕馬西尼 著
黃河清 譯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y Federico Masini,
translated by Huang Heqing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ISBN 7-5432-0248-4



9 787543 202481 >

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

——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意]馬西尼 著

黃河清 譯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審訂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滬) 新登字118號

責任編輯 徐文堪

裝幀設計 錢自成

Original editi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y Federico Masin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6, 1993, Berkeley, U.S.A*)

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意] 馬西尼著 黃河清譯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新華路200號)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1.375 字數380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5432-0248-4/H·117

定價: 40.00元

出版說明

意大利羅馬大學東方研究所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教授的新著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於1993年作為專題叢書第6種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王士元教授主編的《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出版。這部書內容豐富, 資料翔實, 考證精確, 對漢語詞匯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問世後受到各國學者的很高評價。

爲了使更多的海內外讀者得以利用本書的成果和資料,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約請黃河清先生將全文譯爲漢語, 譯筆流暢、信實。譯文經學會理事會主席姚德懷先生審訂, 復經作者本人精心校閱, 稿凡四易。本社在學會支持下, 得到馬西尼教授和王士元教授的贊同, 決定出版這個漢譯本。譯本付印前, 由本社編輯徐文堪先生對照原書再進行了一次校讀, 作了一些修改, 然後由作者最後校正定稿。希望這個譯本能夠對近現代漢語詞匯的研究起到促進和推動的作用。

由於本書的重點是研究大量借詞、譯詞、新詞的引進與創造對於現代漢語詞匯形成的影響, 漢譯本書名改題爲《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特此說明。

由於本書所研究的19世紀漢語語料都是用繁體字印刷的, 漢譯本全書也使用了繁體字, 並承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提供激光樣。譯本的出版是祖國大陸、香港和意大利、美國有關各方通力合作的結果。我們謹向馬西尼教授、王士元教授、姚德懷先生和各位熱情相助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7年3月10日

姚 序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大地經歷了亙古未有的變動，語文也不例外。語文的變化又在不同的名稱上反映出來。我四十年代念小學，當時小學的語文科叫“國語”，後來中學時代的語文科又稱“國文”、“中文”。進入五十年代，“漢語”這個名稱在中國內地用得多了，到了六七十年代，海外又習用“華語”這個稱呼。一物多名、一名多指，是中國國情的特點，但是以上各名稱所指的內涵，相同之中又有不同。

五十年代也興起了“現代漢語”這個名稱，並且有“‘現代漢語’誕生於‘五四’”這個說法。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同人，多對這類問題感到興趣，並且認為值得深入探討。但是由於本會會務面廣，到了八十年代後期，才能慢慢凝聚力量，把學會工作之一集中到近現代漢語詞匯的探討上來。一些看法在《語文建設通訊》上顯示出來，另外一個具體的標誌便是1993年《詞庫建設通訊》的創刊。

我們沒有採用純粹研究的方式而採用了出版刊物的方式來進行這項工作，目的是集思廣益，希望通過這樣公開的渠道，讓讀者認識到這個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同時也可以汲取海內外反饋的意見。

我們也意識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政局動盪，內戰外患頻仍，更經日軍入侵，繼以兩岸分離，以致文獻資料大量散失。加以人爲的因素，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裏研究者連最普通的材料也不一定能夠看到。在台灣，魯迅著作一度是禁書；在內地，胡適的文章也曾觸反動。在這樣的情況下，近現代中國的研究工作難於進行也是頗可理解的。

相反，在國外，關於中國的文獻資料反而更容易找到。這要歸功於許多地區長期安定的環境、高效率的圖書館管理以及現代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電訊系統。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國外，有關中國的研究常有佳作，也就不難理解了。

本書原著成於1993年。1995年初我看到後，立刻感覺到這是一本觀點新穎、資料詳盡、十分有用的著作。作者的觀點新穎獨特，這在“作者原著序”、“作者譯著序”和本書第142-143頁裏已有說明，不贅。著者的資料詳盡，立論有據，這在書中的內文、注釋、參考文獻中處處顯露出來。作者馬西尼教授是意大利學者，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不由人想起了以利瑪竇開始的意大利傳教士和學人的優良傳統。

不久便產生了組織翻譯這本著作的想法。首先，我們幸運地得到了馬西尼教授和原出版者 JCL（《中國語言學報》）王士元教授的慨然同意；與此同時，紹興黃河清先生挑起了重擔，開始了艱巨的翻譯工作。經過一年的努力，初稿、修改稿相繼完成。馬西尼教授十分重視中譯本的出版，對譯稿進行了細心的校勘。製作方面，本會王愛莉女士一開始就承擔了整個工作：排字、多次耐心的修改，以及細緻的分版。翻譯出版學術著作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本書成書的各個階段：初譯、修改、審校、製作，各位參與者雖是苦樂自知，但是整個工作應該說還是相當順利的。我們很幸運，在精神和經濟上也得到了本會名譽會長李業宏先生的有力支持。

我們的原意是在香港出版這本譯著。1996年7月，上海徐文堪先生得知我們的出版計劃後來信說：“Masini 博士的書，有很高的學術和資料價值，並在相當程度上填補了前此研究的空白，所以非常希望能在內地出版，以便讓更多讀者能夠讀到。”我們十分同意徐文堪先生的看法。因此，雖然意識到這將會拖延原來的出版計劃，

但是覺得也是非常值得的。在再次得到馬西尼教授和王士元教授同意的同時，我們也很高興地得知，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已經願意出版這本譯著了。在最後階段，徐文堪先生還通讀全書，並且提出了不少改進建議。

前後兩年多的時間，通過大家積極的努力和親密的合作，這本譯著終於即將出版了。我在此謹向各有關方面致以衷心的感謝，同時相信，這本譯著將會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姚德懷

1997年3月8日

序於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譯者說明

1995年2月，受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之托，我開始翻譯 Masini 教授的這本書。在翻譯中，我深為作者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所感動。毫無疑問，作者是花了很大心血的。對於這樣一本著作的翻譯，我未敢草率從事。我一邊翻譯，一邊研究。作者書中經常提到的一些晚清使西遊記，我也拿來閱讀。碰到一些疑點，還常與作者商榷。

同年6月，第一譯稿結束。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王愛莉小姐將這部38萬字的譯稿輸入了電腦。然後，我在電腦清樣稿上開始了第二譯稿的工作。

第二譯稿的工作十分繁重。除了要修改第一譯稿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原著中有不少摘自各種漢語文獻的引語。這些引語作者均譯成了英文。對於這些引語，我們是直接去查漢語文獻，找出有關段落，配在譯著中相應的地方。原著中這類引語的數量很多，又都分散在各種書籍中，因此，第二譯稿一直到1996年2月才完成。作者對第二譯稿作了仔細校對，並作了增刪。例如，在書後的詞表中，他刪去了一些條目（如“大噴炮”、“蕩機”等），同時對有些條目作了改寫，增補了一些內容（如“公司”等）。所以，譯著在有些地方已與原著不同了。

1996年8月至9月，我對作者修訂後的譯稿（第三譯稿）再次作了校對、通讀，形成了第四譯稿。姚德懷先生對第四譯稿作了最後的審校。其實，在第一、二、三譯稿中，姚先生也作過一些修改。

本書原定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1996年6月底，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獲知此書已基本譯成，他寫信給我們，表示希望此書能在上海出版。在如今出版學術著作很不景氣的情況下，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毅然決定出版此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徐文堪先生為推動中國漢語研究的發展，力薦出版此書，令人欽敬！

現將譯著中的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1. 原著中提到了不少來華傳教士，他們大多有著自己的漢名，也有些人的原文名字有著習慣的譯名。因此譯著中對這些人士的原名不另作新譯。這些漢名和習慣譯名在譯著中第一次出現時，我們在括號中附有原名，但以後再次出現時，原名不再附注。讀者若要進一步了解，可查閱書後我們編輯的附錄4“來華外國人名漢英對照表”。

2. 譯著正文中參考文獻的附注檢索法是從原著中移植過來的，使用時很方便。這種附注是簡略式的，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 a. “在吳方言區，‘白話’是一個動詞 (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 60)。”

例 b. “Pittau (*Meiji*: 14-15) 說，1861年，日本出版了《聯邦志略》。”

在例 a 中，“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可在書後的“參考文獻”中按字母順序查到，這是漢語拼音，即“閔家驥，《吳方言詞典》”，它是一種簡寫形式，作者姓名、書名全稱及有關情況可在“參考文獻”中同樣形式的“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條的下面查到，即“閔家驥、范曉、朱川、張嵩丘，《簡明吳方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1986年”。“*Wufangyan cidian*”後面的“60”，表示頁數。例 b 也是這樣，只不過它是英文書名的簡寫形式，其全稱及有關情況也可在“參考文獻”中按字母順序在同樣形式的“Pittau, *Meiji* 條下找到。

3. 在翻譯中，我們發現原著中存有一些錯誤和印誤，徵得作者的同意，在譯著中作了訂正。我們還加了一些譯者注。

4. 整理索引時，得到了陳忠藕先生的協助，在此謹對他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我還要感謝我的妻子姒惜陰和女兒黃姒，她們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曾給我多方面的幫助。

囿於本人的學識，譯著中的錯誤在所難免，有望讀者批評指正。

黃河清

1996年9月15日

作者譯著序

作為一個研究漢語詞匯的外國人，在看到有中國學者把拙著譯成漢文出版時，我是感到十分欣慰和榮幸的。在此，我要衷心感謝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理事會主席姚德懷先生和該會會員黃河清先生：是黃先生的生花妙筆，為拙著增色不少；是由於他們二位的無比勤奮，才使本書得以早日與中國讀者見面。

本書所研究的現代漢語詞匯之時間範圍，下限是1898年，即“百日維新”前後。我現在採用同樣的方法，開始對1898年至1919年期間漢語詞匯的發展趨勢和演變情況，做進一步的探索；並準備從語言學角度，對現代漢語的形成是始自“五四”運動的這一傳統觀點，進行重新評價。

借此機會，我還要向幾位對拙著曾熱心做過評介的同行們，表示敬意。他們是：

Giuliano Bertuccioli, 其文載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93年, 第67期, 3-4冊, 第383至384頁。

Piero Corradini, 其文載 *Mondo Cinese*, 1994年第85期, 第75至76頁。

《中國科學史通訊》, 1994年第8期, 第94至97頁。

Zdeňka Heřmanová-Novotná, 其文載 *Archiv orientální*, Praha 1994年, 第62-3期, 第360至362頁。

Viviane Alletton, 其文載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995年, XIII期, 第302至303頁。

《詞庫建設通訊》, 1995年, 第6期, 第64頁。

趙艷芳，“西方語言文化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影響——《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及向國語的進化：1840-1898》評介”載《國外語言學》，1996年，第1期，第42至47頁。

Chu-ren Huang, 其文載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年，第145頁，第230至231頁。

Koos Kuiper, 其文載 *T'oung Pao*, 1996年，LXXXII期，第510至514頁。

馬西尼

1996年7月15日於羅馬

作者原著序

雖然中國在詞典編纂方面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是我們對近代漢語詞語的詞源卻知之甚少。因此，在從事此項研究時，我的目的是：確定1840至1898年間詞匯嬗變的本質和特徵，同時還要表明，現代漢語詞匯不僅僅是20世紀初那場文學運動中語言實驗的成果，而且事實上它的發展還得益於漢語的傳統基礎以及19世紀新詞的作用。

首先我假定：語言是外界刺激的反應。在這個前提之下，我特別注意外國人或與外國人有接觸的中國人用漢語寫的那些著作對漢語詞匯的影響。西方語言對漢語詞匯的影響可能只是間接的，這種影響是通過創造意譯詞和仿譯詞而產生的，因為漢語吸收音譯詞很困難。日語對漢語的影響更大，雖然在組合詞語時有著差異，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日語和漢語具有相同的文字形式。

正是因為日語詞匯在20世紀早期對漢語有著如此強烈的影響，所以我決定將自己研究詞匯演變的下限時間限制在1898年。20世紀初，無數中國學者和學生旅居日本，這為漢語詞匯開拓了新途徑。但在本書中，我所討論的日語對漢語的影響，只到1898年為止，因為，對於1898年以後的詞匯演變情況，我希望能另行研究。

對於用來論證的材料，我不得不作出明確的選擇，因為這類材料實在太多了。我篩選掉了大量原始資料，甚至在那些選定的資料當中，我還篩選掉了許多不能用來研究的詞語。當然，這並不是說，我的研究已經完美無缺，而我只是希望在這個值得重視然而至今很少有人研究的領域中，在進一步提供有關知識方面，願此書做出它的貢獻。

本書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考察了與西方、日本知識傳播有關的歷史、政治和社會事件。在第二部分中，我從純語言學

的角度，觀察了第一部分所述事件對漢語詞匯的影響。

書後有3個附錄（原著只有3個附錄。譯著中的“附錄4”為譯者所加——譯者注）。“附錄1”中有一個表，表中是19世紀出現的化學元素的各種漢字符號。這是通過創造新字來創造新詞的唯一例子。“附錄2”中有一個新詞詞表，表中包括我作過檢定的新詞。

“附錄3”是“附錄2”中所收詞的列表，表中依每個詞的英語對應意義和日語讀音排列（日語羅馬字用斜體排印）。

我採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案。對於方言詞語，我用的是以下詞典中的方案：粵語是饒秉才等人的《廣州話方言詞典》(Rao-Ouyang, *Guangzhouhua cidian*)，吳語是閔家驥等人的《簡明吳方言詞典》(Min Jiaji, *Wu fangyan cidian*)。日語單詞的羅馬字母轉寫，採用了 *Kenkyusha's New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 (1974年第4版，東京) 中的黑本式轉寫法。

此項研究工作是我於1987年在北京開始的。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十分榮幸地得到了羅馬大學 Giuliano Bertuccioli 和 Tullio De Mauro 兩位教授的指導、支持和關心。對於他們兩位，我要表示深深的謝意。

我要感謝那不勒斯大學東方學院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東方學博士研究生導師 Lionello Lanciotti 教授，他曾給予我熱情的支持，並且准許我從事這個博士研究課題。

我還要向美國伯克利市加利福尼亞大學王士元教授表示謝意，由於他的同意，本書才得以在《中國語言學報》上作為專題著作叢書之一出版。這本著作的出版，也要感謝意大利 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提供的資助。

最後，我要感謝 Margaret Cook 對我這種“洋涇浜英語”的修改！

目 錄

出版說明.....	i
姚序.....	ii
譯者說明.....	v
作者譯著序.....	viii
作者原著序.....	x

第1章 1840年至1898年的語言和歷史

1.1 十九世紀初中國的語言狀況.....	1
1.2 與西方接觸中的語言問題.....	5
1.3 翻譯先驅：林則徐、魏源和徐繼畬.....	18
1.4 從廣州到北京、上海	
1.4.1 新教傳教士和太平軍的翻譯.....	40
1.4.2 早期的語言學校.....	47
1.4.3 北京同文館的譯著.....	51
1.4.4 早期中國訪問西方的外交使團.....	61
1.4.5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的譯著.....	66
1.4.6 上海製造局——科技詞匯的形成和傳播的搖籃..	72
1.4.7 從科學到政治：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	84
1.5 漢語對日語詞匯的影響.....	98
1.6 來自日本的影響	
1.6.1 十九世紀的日本.....	104
1.6.2 中日首次直接接觸的兩個人：羅森和柳原前光	106
1.6.3 外交官、旅行者和商人.....	108
1.6.4 傅雲龍和黃慶澄.....	113

1.6.5	十九世紀末日本知識的傳播人： 黃遵憲和梁啟超.....	117
1.6.6	學習和翻譯日本著作.....	123
1.7	新國語的誕生.....	130
第2章 一些詞匯現象		
2.1	從單音節語言發展到多音節語言.....	144
2.2	借詞和新詞	
2.2.1	借詞、新詞的分類以及分析.....	153
2.2.2	音譯詞和混合詞.....	161
2.2.3	仿譯詞和意譯詞.....	169
2.2.4	1900年以前的日語漢字借詞.....	175
2.2.5	新詞.....	182
附錄		
附錄1	漢語化學元素名稱對照表.....	185
附錄2	十九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	188
附錄3	詞表中的英日詞語索引.....	275
附錄4	來華外國人名漢英對照表.....	293
	參考文獻	296
	中文索引	335
	西文索引	346
	原作者小傳	348

第1章 1840年至1898年的語言和歷史

1.1 十九世紀初中國的語言狀況

自1644年開始統治中國的清皇朝，它雖然維護了歷朝的行政體系，但卻在朝廷強制使用滿語、蒙古語和漢語。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這種官方的多語言政策逐漸受到削弱。到了19世紀初，漢語又取得了以前的地位，成爲最習用的語言。因此，漢語成爲官方語言，全國通用，而滿語和蒙古語只局限在宮廷及旗人中使用。在京城，漢語是中國政府官員使用的正規語言，只有在事關滿族或蒙古族時，文件才譯成滿語或蒙古語。

在清朝，對做官取仕有著傳統而嚴格的考試制度。科舉考試分三級：鄉試、會試和殿試，其考試的全部內容都基於文學和哲學典籍，即《四書》、《五經》以及哲學家朱熹的《四書集注》。

作文時，考生在形式結構和文體風格這兩個方面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眾所周知的“八股文”必須由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組成，每股都得寫上排比對偶的句子¹。從語言學上講，這種文體是形式化的、模式化的，它以先哲的語言爲基礎。清朝官員在他們的官方文件中也使用這種文體（即後來所謂的“文言”），但常有著更多的官樣文章色彩。

雖然考試一直是純文學上的測試，但實際卻是語言上的測試。考生必須表明他們對傳統文化了如指掌，同時還必須顯示，他們對傳遞了許多世紀的中國文化的語言是何等的運用自如。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裏，口頭方言如此紛繁，很顯然，需要有一種通行於整個行政區域的書面語。

1. 這種形式結構在明成化年間（1465-1487）由官方確立。參閱 Zi, *Pratique des Examens Littéraires en Chine* : 7。關於科舉制度的綜述，可參閱 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問題是這種文官考試制度只是測試了考生的書面語知識。要用到口語的知識僅僅是考生必須熟悉指定典籍中所涉及到的韻律，在這些典籍中，有一種使用漢字的特殊拼音表記法。可是，這並沒有涉及到古音系統中的深層知識，只是簡單地講一些互為同韻的字，然而，大部分字的讀音與考生所操的特殊方音是不同的。

強調考生書面語的技巧，而忽視口語的技能，這樣在管理的能力上出現了問題。這在京城法庭上尤為明顯，許多在朝廷做事的官員強烈地感到在京城法庭上需要有一種標準的口語。

經過了幾個世紀，逐漸形成一種由官員使用的口語，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官話”。它是一種通用語，其保留了國家政府部門使用的某些正式書面語的特徵。從15世紀起，北京幾乎一直是帝國的行政中心，官話從那裏最先使用以來，受到了北京當地方言的極大影響。

對標準口語的迫切要求，甚至在各個省份也日益強烈。在處理公務時，官員們常常被迫僱用翻譯，請他們用官話或用官員們的家鄉話去翻譯當地方言。

因此，在19世紀時（可能更前），中國的語言狀況是極其多樣化的。政府官員全都（不同程度地）熟悉標準“文言”，他們還通曉一種或多種的口頭方言。對於口頭交談，住在京城的官員通常使用“官話”，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他們才講滿語、蒙古語或者其他方言。官員外出別處常講家鄉話，在某些場合他們講官話。在辦理公務時，他們可能還用別的方言與當地人接觸。

文言和官話這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一種是寫的，一種是說的，它們使用於某些特殊的又十分明確的場合。文言和官話主要是以行政管理為其目的而得以使用的，它們與許多其他方言並存。這些方言是這樣一種語言形式：它們不是人為製造的，而是以各種區域裏的語言慣用法為基礎的，這裏所說的區域是將中國按地理和人類種群劃分出來的。

根據當今對中國方言的研究（*Hanyufangyan*：22），中國可分成

七大方言區：吳、贛、湘、粵、客家、閩以及北方方言區。這些方言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操北方方言的地區佔整個國家的四分之三，其餘六個方言在其他地區（不包括少數民族居住區）。一個方言區中的社群，與其他方言區的社群相比，其自己的社群更顯一致。北方方言社群也是比較一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北方一直是全國的政治和行政的中心，這也是為什麼官員的官話或通用語主要是基於北方方言的原因。

從唐宋起，特別是在明清之際，另一種書面文學語言（就是後來所說的“白話”）也得到了發展。這種語言當時用來寫作敘事作品，這些作品後來在中國家喻戶曉。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時中國所用口語的一些印跡，即北方方言和白話的印跡。事實上，白話原來也是指一個方言群中被認為是有代表性的一種語言（這個方言群常常有著共同的文化和經濟淵源），因此不是語言中的一個特殊類型。例如，在粵方言區，“白話”（廣州話讀若 *bagwa*）通常是指標準語言，即廣州話（Rao-Quyang, *Guangzhouhua cidian*: 5）。在吳方言區，“白話”（吳語讀若 *ba² ho¹³*）是一個動詞，意思是在很隨意的狀態下所進行的“談話”、“聊天”、“閒談”，所以“白話”得用自己的方言土語（Min Jiaji, *Wufangyan cidian*: 60）。

用“白話”一詞來指華北地區所使用的特種文學語言，這只是本世紀初的事。不久，這個名稱用來表示一個方言群中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口語，而且是指一種特殊的（北方）白話。在本書中，“白話”一詞是指北方民間文學語言。然而，強調以下這一點看來很重要：在上世紀末以前，“白話”通常是指比正式的文學語言更容易理解的任何一種口語²。

2. 正是由於爲了避免對“白話”一詞的誤解，1898年，不用無錫方言寫的《無錫白話報》，出了5期以後，即易名爲《中國官音白話報》，參閱1.7節。與之相反的是，1902年在上海創辦的《蘇州白話報》，完全是用（其所在地區使用的）吳方言寫的。參閱 A Ying, *Baokan shulie*: 83。

文言、官話和白話與人們所講的地方方言是有區別的。即使是很接近地方方言的白話，也不能看作是一種通用的語言，因為在消除各方言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一過程中，其早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發展中的連續段。

清朝和它以前幾個朝代一樣，很少注意語言問題，儘管當時在中國語言狀態的複雜性顯而易見。但有這樣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像過去一樣，由精通標準書面語的國家官員來統治江山，從而使這種語言能純正地延續下去。官員們對標準書面語的精通，這得感謝傳統的國家考試制度。

雍正可能是真正提出語言問題的唯一清朝皇帝，他曾下令從南方省份福建、廣東來的官員，要學習官話。事實上，這些省份的方言與官話毫無相似之處，因此官員們很難掌握官話。1728年，雍正皇帝下諭旨，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為確保正音（即官話），聘用能講標準官話的教官，在各省從教。在皇帝的諭旨下，福建各地建立了“正音書院”，為了能通過高水平的考試，在本省招收具有一定官話水平的舉人秀才入學。然而在1737年，這一制度全被廢除，而地方政府也只是在學生和官員之間堅持推廣官話³。

19世紀初，廣東的形勢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1840年，其情況如同一位年輕的英國中文翻譯羅伯聘(Robert Thom)所說的那樣：“自從康熙發佈那個諭旨以來，已經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但是我們沒有意識到從他那時起那種變化已經出現了”(Thom, *Esop*: viii)。

在19世紀，當更多的西方人被允許進入中國的南部地區時，語言的狀況仍然極其複雜。然而，武力事件改變了19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這也影響到了語言，使之逐漸改變了其傳統的狀況。

3. 參閱 Yu Zhengxie, *Guisi cunghao*: 卷9, f.270。在雍正的諭旨下達後，約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出版了各種閩粵人士學習官話或正音用的手冊。參閱 Paderni, *Kuan-hua*: 262-263。

1.2 與西方接觸中的語言問題

過去的幾個世紀裏，在西方與中國的接觸中，對中華帝國的語言影響甚微。的確，在19世紀以前，雖然西方已有人對漢語產生了興趣，但是，中國還很少有人對西方語言進行正規的研究¹。

通過傳教士和商人，中國與西方之間首次帶有根本性的語言接觸出現了，除了君主國直接派遣的外交使節外，傳教士和商人是僅有的去中國旅行的西方人。

17世紀，對漢語做系統的研究是由在華從事傳教活動的耶穌會士著手進行的。他們用漢語撰寫的幾本著作（包括利瑪竇〈Matteo Ricci〉和艾儒略〈Giulio Aleni〉所寫的原稿）被收藏在朝廷藏書閣裏。幾個世紀以來，這些著作成了在中國關於西方事物的主要知識源泉²。在科學、地理和教育這些領域中，基於西方知識創造的第一批新詞，在早期耶穌會士用漢語寫的著作中可以找到³。

利瑪竇說，1552至1583年間，他的先行者在華傳教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漢語知識的匱乏（參閱 D'Elia, *Fonti Ricciane* : no. 203, note 1）。他認為，漢語知識對傳教士的工作十分重要，在談

1. 在19世紀後半葉以前，在中國正式的外語教學中俄語是唯一的西方語言。1757年，一所俄語學校——俄羅斯文館——在北京創立，該校專門培養從事俄語翻譯的中國譯員（Biggerstaff, *T'ung Wen Kuan*: 308, note 4）。

2. 有關利瑪竇和艾儒略的情況，以及天主教士在中國傳播歐洲知識方面所做的貢獻，可參閱 Bernard, *Adaptations chinoises*、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和 Xu Zongze, *Yesuhui yizhu*。有關耶穌會士1580至1680年間在華活動的西語專著書目，可參閱 Zürcher, *Jesuit Mission*。

3. 例如，“幾何”、“經線”、“緯線”、“熱帶”、“冷帶”、“溫帶”、“地球”、“重學”等詞。利瑪竇以及後來的艾儒略，還將漢語中的舊詞賦以新義，這些意譯詞極大部分與地球有關，如“北極”、“南極”、“赤道”等。由耶穌會士創造的其他術語有：“大學”（指 university）、“文科”、“理科”、“醫科”、“醫學”、“中學”等。參閱2.2.2 和 2.2.3 節以及附錄2中的詞表。

及剛到中國的傳教士時，他這樣說道：“……他們剛到中國時人地生疏，爲了執行任務，他們只能先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⁴。

耶穌會士先後被允許在南京和北京居住，毫無疑問，這是學習語言的一個有利條件。這兩個城市是主要的政治中心，那裏官話廣爲流行，所操方言又屬於北方方言系統。在南京和北京，耶穌會教士與受過教育的、操著一口流利官話的中國官員進行接觸、往來。這種口語（指官話——譯者注）和當地方言的差異與其他地區相比，要小得多。因此，利瑪竇對中國的語言狀況有了一個良好的印象，並著手進行官話的研究，他這樣說道：“在語言的所有變體中，有著一種叫做官話的語言，它是一種可以用於聽證會和法庭上的法律語言；各省都容易學習，使用簡單，甚至小孩和婦女都能很熟練地與外省人交際”⁵。

在宗教界，對於在華傳教要求中國人懂拉丁文，或者懂其他西方語言，意見不一。有些傳教士認爲，從較高知識階層中吸收而來的中國教士們，由於他們在神學和拉丁文方面沒有高深的知識，所以授職儀式可能無法進行⁶。

4. 此段話原文爲“(…) erano tutti venuti di nuovo, e così non potevano far altro che studiare la lingua e le lettere di questa terra per farsi instrumenti atti per questa impresa: (...)”，見 M. Ricci,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 現載 D'Elia, *Fonti Ricciane*: no. 752。

5. 這段話的原文爲：“Con tutta questa varietà di lingue, ve ne e una che chiamano *cuonhoa*, che vuol dire lingua forense, di che si usa nelle audientie e tribunali, la quale si impara molto facilmente in ogni provincia con il solo uso; e così sino alli putti e le donne sanno tanto di questa che possono trattare con ogni persona di altra provincia” (D'Elia, *Fonti Ricciane*: no. 53)。

6. 從利瑪竇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曾經向教徒徐光啓教過一些粗淺的拉丁文知識，但他似乎不認爲，在他的傳教活動中是以拉丁文爲主要內容的（參閱 D'Elia, *Fonti Ricciane*: II, 254）。1625至1626年，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在拉丁語和意大利語方面，得到系統教育的第一個中國人可能就是來自澳門的年輕人——鄭瑪諾，他後來被任命為神父，教名是 Emmanuel de Siqueira (1633-1673)。1650年，鄭瑪諾17歲，那年他到了羅馬，在羅馬神學院學習，1660年畢業。在羅馬完成了學業後，他到波隆那 (Bologna) 和里斯本 (Lisbon) 旅行，最後返回中國，從事傳教活動⁷。

由於許多傳教士主張培養中國本地教士，於是決定向中國教徒教授拉丁文或其他西方語言。雖然人家原則上同意要向中國教士授職，但是大多數耶穌會上認為，要獲得基督教教義中的全部知識，只有到歐洲學習，才是唯一的途徑，而天主教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人士更贊同在中國建立神學院，委任中國教士⁸。

第一所專門培養中國教士的學院在歐洲建立了。這就是1732年7月25至27日間，在那不勒斯 (Naples) 創立的“中國神學院” (Collegio de' Cinesi)，創辦人為教區僧侶成員馬國賢 (Matteo Ripa, 1682-1746) (Ripa, *Collegio de' Cinesi*: I, 497)。1711至1723年，馬國賢曾以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生活了12年。1724年回那

1577-1628) 向朝廷官員王徵 (1571-1644) 教過拉丁文。王徵曾協助金尼閣起草《西儒耳目資》，這是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一個較早的方案。Ludovico Buglio (1606-1682) 贊成給中國教士授職，並建議在杭州市附近建立一所神學院 (參閱 Bertuccioli, *Buglio*: 6中所引的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s Jesus, Jap Sin.* 199, f.21)。

7. 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有鄭瑪諾在意大利期間的一些記錄，其中包括1651年10月17日他寫的一則簡短的筆記，這是為了成為耶穌會教徒，他在進入羅馬 Sant Andrea 教堂時所寫的。就我所見，這是由中國人用西方語言所寫的已經發現的最早文件之一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s Jesus, *Rom.*, 173, f.92v)。有關鄭瑪諾的情況，可參閱 Roulcau, *De Siqueira*。

8. 1656年，Gregory Lo (或叫 Lopez，其中文名字叫羅文藻 (約1610-1691))，成了第一個中國多明我會士。他於1674年1月4日被任命為南京主教。他當南京主教一直到1691年2月27日去世那天，(參閱 Biermann, *Dominikanermmission in China*: 133, n.70; 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122-124)。

不勒斯時，他帶回了五個年輕的中國人。在那不勒斯時，其中有兩個人（Giovan Battista Ku 和 Giovanni Evangelista In）全以拉丁文接受教育⁹。

馬國賢在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一書中，並沒有直接談到這兩個中國教士的語言技能，而是講了這樣一件事：這兩個人於1734年被委任為教士以後（見上引：III, 42），即將回國之前，在傳道總會僧侶會議上參加考試，考題為“哲學和神學——經院、教理和道德”¹⁰，他說：“在持續一個半小時的考試中，他倆的表現出眾，整個考場一片叫好聲，喝采聲此起彼伏，給在場的每個人以強烈的印象，尤其是我”¹¹。我們還了解到，由那不勒斯中國神學院培養的另外兩名中國教士，曾在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手下，擔任英國派駐大清帝國使團翻譯，這顯然是受惠於他們的拉丁語和意大利語知識¹²。

各個宗教組織在傳教上所採取的不同方法，這是容易解釋的。耶穌會專門在士大夫中間發展信徒，但是士大夫們沒有時間系統研究拉丁文，因為他們要為規定的文官考試而苦讀。多明我會和方濟

9. 有關拉丁文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可參閱 Fang Hao, *Ladingwen*。

10. “di filosofia, e di Teologia, tanto Scolastica, quanto Dogmatica, e Morale”（見上引：III, 45-46）。

11. “Ambedue si portarono tanto bene, che per un'ora e mezza in circa per quanto durò l'esame, altro non s'intese, che a voce piena di tutti, un continuo viva, viva, brillandone pel contenuto tutti que' signori, ed io in speciale”（同上）。這似乎在說，這兩個人所掌握的拉丁語，要比意大利語好。1734年，當這兩個教士在回中國之前馬國賢用拉丁文給他們下指示，請他們在途中用拉丁文練習談話。（Ripa, *Collegio de' Cinesi*: III, 73-80）。

12. 他們是甘肅涼州人 Jacobus Li（李自標，1760-1828）和直隸人 Paulus K'o（柯宗孝，1758-1825）（參閱 *Elenchus Alumnorum*, no. 39 和 no. 42; Crammer 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319-320）。

各會對奉勸底層民眾歸依上帝十分感興趣，這顯然要比叫別人去研究基督教教義並以此來傳授語言好得多。

然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與中華帝國之間在文化和語言方面的積極接觸，為期不長。由於耶穌會、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未能達成共識，羅馬教廷發佈了三個不同的教令，就中國教徒參加禮儀作了規定：一個教令有利於多明我會(1645年)；一個教令有利於耶穌會(1656年)；另一個教令按“酌情考慮”為原則，留給當地傳教士解決(1669年)。在爭論不休的後幾十年中，在宗教法庭的多次干預下，兩個宗教代表團於雍正元年(1723年)訪問了中國。然而，清廷的最終答覆是：全面禁止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天主教傳教士只限制在澳門活動。只有在北京觀象台工作的那些傳教士才被恩准居留，但條件是不能宣講福音¹³。

到19世紀初，廣東、福建兩省的臨海地區與西方早已有幾個世紀的接觸了。第一個到達廣州的歐洲特使是葡萄牙的 Thome Pires，他於1520年帶了一批商人登陸。澳門這一殖民地是1557年由葡萄牙人建立的，隨後不久，傳教士們也紛至沓來。18世紀初，廣東的廣州和福建的廈門、福州、泉州以及浙江的寧波，這些南方港口貿易十分興盛。1715年，東印度公司還在廣州設立了辦事處。然而，在1757年，雍正皇帝禁止所有外國居民來廣州貿易。一直到1840年，這個禁令才得以解除。

西方人和中國人之間所有後來的關係，都是天主教傳教士最先在宗教領域中建立的那些關係的繼續。但是，這時的語言，已從中國的中心轉移了，而且轉移得很遠。西方商人對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語言所持的態度，與17世紀天主教傳教士迥然不同。傳教士在中國

13. 有關禮儀之爭以及基督教徒在中國的歷史，可見 *Qingdai tongshi*; 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是用他們的學識，加上努力進取，從而取得成功的，即使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傳播宗教。而西方商人是受了經濟利益的驅使，通過貿易，他們在華自我發奮。在中國人眼裏，儘管傳教士來自外國，但卻把他們當作有文化修養的官員。可是對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商人，只當作是受物質利益驅使的“野蠻人”（就是所謂的“夷”）。前者被允許居留，還允許跟中國人密切交往，至少有幾十年是這樣的。但對商人，則立即將他們趕到澳門、廣州。澳門是海角上的孤島。廣州是洋人的住地，也是西方公司的倉庫及總部所在地。這些洋人，蝸居在廣州城外的一塊狹長的地帶，而且還受到中國士兵的嚴密監視¹⁴。

1723年後，清廷企圖全面禁止洋人和華人的直接接觸。如果純粹是商務上的關係，只是通過中國的一種特殊中介人進行¹⁵。在所有這些事務的處理中，一種叫 pidgin¹⁶（洋涇浜語）的混合語產生了。

14. 參閱 Hunter, *Fan Kwae*: 20-25; CR, *Description of Canton*, II, no. 4, August 1833, 145;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13。中國商人將幾幢三層樓房租給西方商人，允許洋人在那裏做生意以及居住等。在英語中，這些樓房叫做“factory”（商行在國外的代理處），因為這是從事“轉手倒買”的 factor（代理商）的居住處（Webster: 444）。這種 factory，在漢語中叫做“行”，廣州話讀若 hong，是“公司”的意思。有關 1826 年在廣州的這種 factory 社區的詳情，可參閱 Hunter, *Fan Kwae*: 20-25。

15. 1720 年後，洋人和中國之間的所有事務是通過一種特殊的商務公司進行的，這種公司中文叫“公行”，洋人稱做 Cohong。這種公司一般由 10 個左右的中國商人組成（人數常有變動），這 10 個人按照順序依次負責外國商船在廣州靠岸，而且他們還負責到這些商船離岸為止（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50-51）。其他被允許可以跟外國人接觸的只有銀行裏的工作人員（英語稱這些人為 Shroff <兌換貨幣的人>，中文叫“式老夫”，他們負責金銀物件的價值折算），以及買辦和通事。

16. 這個詞可能來自漢語對英語 business 的音譯（Hunter, *Fan Kwae*: 61）。但是，中國學者最近將它與“洋涇浜英語”相提並論。一位學者說，pidgin 源自“洋涇浜”，“洋涇浜”是上海的一條河流，洋人在以河為界的地區居住，華人和洋人的

用“pidgin”來指商務語言，最先是在18世紀上半葉，當時是由葡萄牙商人使用的。這種語言主要由葡萄牙語和漢語單詞組成，同時還摻雜著已經和葡萄牙有貿易往來的其他東方國家各自的語言成分，尤其是印度和馬來西亞的語言¹⁷。隨著英國在中國貿易值的增加，一種新的 pidgin 應運而生。在這種 pidgin 中，英語詞語逐漸取代了葡萄牙語單詞，當然也保留了從其他地方來的一些單詞¹⁸。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原先的葡萄牙語式的 pidgin 只在澳門使用。Pidgin English（洋涇浜英語）逐漸在廣州，後來還在有對外貿易的其他中國地區盛行起來¹⁹。有些單詞是根據當地方言的語音

貿易交往就在這裏進行 (Zhou Zhenhe, *Fangyan*: 256)。然而，這種詞源解釋似乎不大可信，因為 pidgin 這種語言最初是在廣州和澳門流行開來的，不是在上海，上海建立西方殖民區已經很晚了。更可能的是，“洋涇浜英語”一說是在上海創造的，這是“pidgin English”的一種流俗詞源說法。

17. 源自馬來語和印地語的詞，通常是重量和貨幣單位的名稱。這些詞先是由葡萄牙人使用，然後是英國人在與馬來西亞和印度的貿易事務中接著使用。例如，lac（十萬〈盧比〉），源自印地語 lakh，1599年，被英語正式吸收 (*Webster*: 668); shroff（銀行中的工作人員，尤其指管錢的人），源自印地語 sarrāf 和馬來語 saraf，1618年被英語正式吸收 (*Webster*: 1092); tael（相當於中國的“兩”這一重量單位），源自馬來語 tahl，1588年，被英語正式吸收 [*Webster*: 1201; *Hanus Melayu,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Explanation* (《馬中英詞典》), 香港, 1958: 349]。

18. 英語單詞代替了葡萄牙語單詞的例子有：gos-pigin moen 取代了 patili（神父）（〈葡萄牙語 padre〉），其中 gos 〈葡萄牙語 deos〉, pigin 指 business, moen 指 men, gos-pigin moen 意即“管理上帝事務的人”；big 或 larg(i) 取代了 grandi（大）；smol 取代了 pikinini（小）(Hall, *Pidgin*: 95, note 2; Hunter, *Fan Kwae*: 61-62)。

19. “中國洋涇浜英語”（這樣叫以便區別於“馬來洋涇浜英語”）的歷史，可分4個階段：1. 在廣州和澳門時的原始期（1715-1748）；2. 在廣州的“古典”期（1748-1842）；3. 在香港、在與中國簽約後開放的港口以及在長江流域的全盛期（約1842-1890）；4. 1890年以後的衰落期 (Hall, *Pidgin*: 95。Hall 說，他的這一劃分是根據 J.E. Reinecke, *Marginal Languages*, 772-785, Yale University

系統拼讀的，例如摩擦音變成閉塞音：f > p, v > b, r > l, 等等 (Hall, *Pidgin*: 96)。

句法基本上是模仿漢語的，從本質上來講，它是十分簡單的，幾乎適用於買方和賣方、主人和僕人之間的交流。因此外國人將 pidgin 看作是一種“失去了句法，沒有詞語邏輯，成分極為簡單”的語言 (Hunter, *Fan Kwae*: 61)。

Pidgin 是通事和戶部²⁰ 僱員使用的語言，戶部僱員往來於華人和洋人之間，專門傳遞官方信息。爲了防止華人和洋人的民間接觸，外國人學中文是不允許的。

19世紀初，新教傳教士到達中國，這種情形有所改變。約在1803年，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第一次試圖到中國，但沒有成功，他只是在東印度公司的船上，看到了中國這塊土地 (Thom, *Esop*: Preface, f. lv)。他後來設法換乘美國航船，終於在1807年9月7日到達了廣州。當時傳教活動仍然是禁止的，但他暗地裏學習漢語²¹。1809年2月20日，他被派到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辦事處當翻譯²²。馬禮遜研究漢語不全是爲了經商，其實是爲了傳教，因爲他在早期寫了不少很有用的學習語言的著作²³。

Dissertations 1937, 遺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查到此書)。現在澳門的漢語口語中仍見有葡萄牙語的痕跡，參閱 Hu Peizhou, *Lomcnhua*。

20. 有人認爲 Hoppo 源自“戶部”，Hoppo 是外國人用來指“粵海關監督”，這種監督是由戶部任命的。但是，關於 Hoppo 的詞源有著不同的觀點，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可參閱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49, note 15。

21. 亨德 (Hunter) 在一本書中描述了馬禮遜在深夜學習漢語的情景，這是因爲他的第一個中國老師被砍了頭 (Hunter, *Fan Kwae*: 60-61)。1833年10月26日到達廣州的新教傳教士 Samuel Wells Williams, 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很顯然，在很長一段時期裏，廣州的地方官極力阻止洋人學漢語，幫助我們學漢語的當地人也受到他們的威脅” (William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17)。

22.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3: *Laihua waiguoren*: 341。James Flint 是東印度公司僱用的第一個翻譯。他在1736年到達廣州，1746年被東印

1815年，馬禮遜移居馬六甲，他在米憐（William Milne）和梁阿發的幫助下，於1818年在那裏建立了“英華書院”。梁阿發可能是中國第一個新教教徒²⁴。1825年，這個書院被當作是遠東最好的中文學校（Hunter, *Fan Kwac*: 15）。在馬六甲，馬禮遜還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這是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外國雜誌²⁵。1823年，在倫敦皇家亞洲學會的資助下，他出版了《聖經》中譯本，

度公司任命為“要務總翻譯”（Freches, *Sinologie*: 31）。然而，跟許多繼任他這個職位的人一樣，Flint 停止了漢語的研究，轉向貿易事業。

23. 馬禮遜最有名的作品有：*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漢語語法》，Serampore, 1815）（Cordier: 1661-62; Lust: 1023）；*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漢語對話和單句》〈附英語意譯文和直譯文〉），*Collec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Designed as an initiatory work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of Chinese.*（Macao, 1816）（Cordier: 1641-1642; Lust: 1022）；*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英語語法》，澳門，1823）（Cordier: 1662; Lust: 1024）。1815年，馬禮遜還在澳門出版了第一本英漢詞典（參閱 Morrison, *Dictionary*）。馬禮遜的這本詞典是較早的漢語和西方語言的雙語詞典，並多次重印。1813年，法國出版了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 publié d'après l'ordre de S.M. l'empereur et roi Napoleon le Grand, par M. de Guignes, resident de France a la Chine, attache au ministere des relations exterieures, correspondant de la premiere et troisieme classe de l'Institut*（《中文法文拉丁文詞典》），該詞典共收漢字13316個，馬禮遜說，此書是他編纂那本英漢詞典的主要依據之一（Morrison, *Dictionary*: Advertisement, IX-X）。其實這是 Gemona 人、方濟各會修士 Basilio Brollo（1648-1704）一本字典手稿的印本，而 de Guignes 聲稱該字典是他寫的。（參閱 Bertuccioli, *Brollo*: 4）。

24. 梁阿發1789年生於廣州，1816年11月3日，米憐在馬六甲給他洗了禮。梁阿發的生平可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1-22。

25. 該雜誌於1815年8月5日開始出版，停刊於1822年。前三年只發行了500份，1819年增至1000份（參閱 CR. II n. 5, September 1833, 234-236中的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這是《聖經》最早的中譯本之一²⁶（參見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 3-6; *Laihua waiguoren* : 341; Zeng Xubai, *Xinwenshi* : 125-128; Ge Gongzhen, *Baoxue Shi* : 64-65; 也可參見1.3和1.4節）。

雖然其他英國傳教士踏著馬禮遜的足跡緊跟而來，但就我們所知，鴉片戰爭(1839-1840)以前，在廣州的西方人中，能熟練運用漢語，可以毫無困難地進行交流的人，寥若晨星²⁷。1840年，一位西

26. 這就是《神天聖書》，共21卷，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該譯本先是由馬禮遜翻譯的，後在米憐的幫助下完成。其實此書並不是最早的《聖經》中文全譯本。1822年，英國傳教士 Joshua Marshman 已在印度 Serampore 教區出版了 *the Bible* 的中譯本，書名叫《聖經》。然而，這個譯本很可能沒有流傳到中國。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至少出現過兩本《聖經》譯本。一本是1835年印行的《新約》，這個譯本是由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馬儒漢 (馬禮遜之子 (John Robert Morrison) 一譯者注) 和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合作譯述的；另一本是1838年印行的《舊約》。第四本也是最好的那個譯本，就是所謂的“委辦譯本”，即1853年在上海出版的《新約》和1854年出版的《聖經》，這是在中國的幾個新教傳教士翻譯的（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 1-6; Boardman, *Taiiping Rebellion* : 47-48, 142-144）。關於這些譯本在中國的傳播，請見1.4節。

27. 1882年，亨德寫道：“在我1825年到達中國後的幾年中，只有三個外國人是中國通，一個是馬禮遜博士；一個是現在的達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 先生（即剛卸任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本部總督）；最後一個就是我這個美國人。當時‘洋涇浜英語’方興未艾，這種語言是早先外國人跟廣州港的交往中產生的” (Hunter, *Fan Kwa* : 60)。1833年到達廣州的新教傳教士 Williams，在回憶那時的情景時，寫道：“現在回憶起來，在1840年以前，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學中文的外國學生很少。實際上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的那段時期裏，我能回憶起來的只有五個人。如果不包括澳門的葡萄牙人，熟識漢字的人很少。這五個人中的一個，就是羅伯聘先生……；另一個是馬儒漢先生；第三個是郭實臘博士。只有這三個人有資格當英國政府的翻譯” (William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 16-17)。Chang Hsin-pao 說：“…在 Napier (1834年) 之後動蕩的十年中，我們只知道，在英國商務、外交、軍事部門中只僱用了四名翻譯” (Chang Hsin-pao, *Lin Zexu* : 11)。除馬禮遜外，這四個翻譯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羅伯聘、Samuel Fearon 和郭實臘。但是，看來亨德太悲觀了。他只提當翻譯的那些人，不提跟馬禮遜一起研究漢語的其他新教傳教士。意大

方人寫道：“世界上對中國人、中國歷史或是中國語言稍感興趣的英國人，加起來不夠一打” (Thom, *Esop*: Preface f.2r)。

洋人和華人之間的許多交往需通過中國翻譯。即使是他們也常常不能達意，因為這些地區講許多不同的方言。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在中國五個港口開設了辦事處。1843年11月2日，英國領事 Henry Gribble 從廣州帶了兩個翻譯，到了廈門，他發現這兩個翻譯不懂福建方言，也不懂官話。於是他不得不又僱了幾個翻譯，一個是講當地方言的，在新加坡呆過，稍通英語；一個是負責將方言翻成官話的²⁸。

很顯然，19世紀前半葉，西方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接觸是間接的，又很受限制。而且，開始時與底層民眾接觸，這些民眾使用當地方言，不講官話。因此，關於漢語中那些西方影響的印跡，如果是早期的，我們得從方言中去找，不能從士大夫所使用的官話中去找。

廣州人最先跟“夷人”直接接觸。當西方人轉向中國其他港埠時，他們是由廣州助手，特別是廣州翻譯陪同的，因為翻譯和助手懂得洋涇浜英語。隨著外國在中國勢力的日益擴張，廣州人也因此流散到其他外國殖民區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164-166)。

經過了幾十年，許多英語單詞，通過洋涇浜英語，進入了廣東當地的方言，這些詞所指的事物，以前在中國聞所未聞。例如，三文治 (sandwich)，廣州話讀若 *sammenji*；麥 (<trade> mark)，廣州話讀若 *mak*；巴士 (bus)，廣州話讀若 *baxi*；士擔 (stamp)，廣州話讀若 *xidam*；士多啤梨 (strawberry)，廣州話讀若

利人 Giuseppe Maria Calleri 一直在澳門研究漢語。自1834年起澳門有著最大的外國人社區 (參閱 Bertuccioli, *Calleri*)。

28. 見廈門英國領事館 Gribble 的第17封信 (1844年2月12日)，此信引自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165, note 20。

xidobelei; 多士 (toast), 廣州話讀若 doxi; 芝士 (cheese), 廣州話讀若 jixi²⁹。

這些借詞後來流傳到其他方言中, 甚至還流傳到官話中。例如, 廣州話中的“巴上”、“芝士”、“三文治”, 也被上海方言吸收, 後來又被官話吸收。但具體情況有所不同: 有的詞, 原先的寫法不變; 有的詞原先的寫法已不用了, 改寫成其他形式了; 也有的詞, 舊寫法和新寫法並用³⁰。

因為在某些南方方言中, 洋涇浜英語是口頭講的語言, 所以外語單詞通常是音譯的³¹。然而在官話中, 尤其在官話的書面語中, 採用的不是音譯詞, 而是其他類型的借詞。

似乎有這樣一種感覺: 廣州方言更能受音譯詞的影響。很顯然, 這是因為廣州方言是第一個與外語接觸的, 不是由於語言中的某種內部機制與特殊方言的結構匯合了。因此我們應該這樣認為, 概括

29. 要絕對準確地說, 這些詞以及其他英語單詞什麼時候進入廣東方言 (主要指音譯詞), 常常是強人所難的。廣東話中現在正在使用的至少有200多個詞是來自英語的。它們中的極大部分是音譯詞或者是混合詞。這些詞中幾乎有三分之一已被普通話吸收 (參閱 Rao-Ouyang, *Guangzhouhua cidian*: 320; Chen Yuan, *Yuyan yu shehui*: 71; Zhou Zhenhe, *Fangyan*: 236-237)。關於香港話中的英語借詞 (香港話跟廣州話很相似), 可參閱 Chan-Kwok,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App. I, 書中就這類借詞, 列有一個詳表。

30. “巴七” (baxi) 仍保持原先的寫法, 但在官話中讀作 bashi。“芝士” (jixi, 即 cheese, 它來自洋涇浜英語 ciz, 參閱 Hall, *Pidjin*: 107) 也被官話吸收, 但廣州話中的 ji(之) 和 xi(士), 改讀官話中的 zhi(之) 和 shi(士)。官話中另有兩個字, 其讀音與英語 cheese 的讀音相近, 這就是, 計司 (jisi)。“三文治” (sammenji) 還保留了原來的寫法, 但在官話中讀作 sanwenzhi, 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寫法: 三明治 (sanmingzhi) (參閱 Chan-Kwok,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Rao-Ouyang, *Guangzhouhua cidian*)。

31. 除廣州方言外, 還有一些少量的譯音詞, 它們主要來自馬來語, 現主要在閩南方言區中使用。參閱 Zhou Zhenhe, *Fangyan*: 237-238; Santa Maria, *China and Malay-Indonesian World*。

地說，南方沿海方言中的洋涇浜英語對音譯詞是有影響的。洋涇浜英語逐漸形成一種習慣語言，它是一種使用極其廣泛的口語，其詞匯主要是由外語音譯詞組成。講方言的本地人，喜歡把這些洋涇浜英語中的詞語吸收到自己的方言中去，用以指稱他們聞所未聞的新事物。

中國這些沿海地區，雖然處在帝國大陸的邊緣，但是，在19世紀，由於來華的洋人與日俱增，這些地區在經濟上、商務上以及語言詞匯上，都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重要地位。

1.3 翻譯先驅：林則徐、魏源和徐繼畲

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人總是把外族人看成是“夷人”，對西方人也不例外。北京的朝廷離沿海省份十分遙遠，它不需要也不擔心會跟外國人接觸，有時甚至不要跟他們接觸。所以中國的士大夫對外國人以及他們的國家不感興趣。代表清廷的權威史書，是由指定的史學家專職編纂的。在這些書中，只是爲了求得全面，才提及一下西方國家。書中的信息是二手的，這些信息主要來自幾個世紀前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所寫的有關他們國家的著作¹。

雖然，在清朝，有些中國人遊歷過西方國家，但很少有人寫下遊記。在17至18世紀，有些中國人去過俄羅斯，這些旅行的原始記錄就是兩本出使日記，這兩本日記是1688年離開北京赴俄羅斯時寫的，這就是張鵬翮的《奉使俄羅斯日記》和錢良擇的《出塞紀略》。遺憾的是，在前一本日記中，根本就沒有俄羅斯的情況，在錢良擇的日記中，對這個國家也只是很概括地談了一下。

有關西歐的資料也很少。18世紀初，山西青年教徒樊守義(1682-1753，後來叫 Louis Fan)跟隨意大利耶穌會士 Francesco Provana (1662-1720)，去了歐洲。他們是1708年1月14日離開澳門，途經南美洲，於第二年到達歐洲。1709年12月15日，樊守義在羅馬當了耶穌會見習修士。在歐洲呆了10年後，他和 Provana 一起回中國，於1720年7月12日到達廣州。同年10月12日，他向康熙皇帝稟報了這次旅行。樊守義的遊記《身見錄》，後來被方豪發現，發表在他的《中西交通史》(第855-862頁)中(參見 Dehergne, *Jésuites*: no.282)。

1. 參閱 F. Masini, "L'Italia descritta nel Qing Chao Wen Xian Tong Kao", 載 *Rivista di Studi Orientali*, LXIII, 4, 1989, 285-298。

樊守義的《身見錄》，可能是中國人最早用漢文寫的關於南美洲和西歐的遊記之一。書中記述了巴西、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地的各種見聞，對羅馬的聖彼德大教堂以及那不勒斯的 Saint Gennaro 聖跡，作了有趣的描寫。書中提到的許多地名，全是音譯詞。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此書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書中有“學校”、“大學”、“中學”和“小學”等詞，這些詞用來指葡萄牙的各種學校²。

另一本早期的歐洲遊記，叫《海錄》。此書由海員謝清高口述，楊炳南整理。謝清高從1783年起，隨同西方的一艘航船，在歐洲漂泊了14年³。這本遊記雖然不是旅行者親自所寫，但它還是一份很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海錄》這本遊記中，有關當地的機構以及風俗習慣的外語單詞是用漢語音譯的。例如，在有關葡萄牙的一節中（第12頁正面至13頁正面），重要國家機關的名稱全用音譯。葡萄牙國王被稱作爲“哩”（rei，參見 Ch'en, *Hai-lu*: 215），王儲被稱作爲“黎番爹”（l'infante，參見 Ch'en, *Hai-lu*: 215），等等。在這本特殊的著作中，除音譯詞外，似乎沒有看到爲以後的著作所使用的其他種類的新詞。

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官員們對他們的敵人，基本上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夷人對中國及其人民在打什麼主意。

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⁴。

2. 就我所知，該書在本世紀以前沒有出版過。所以書中有關歐洲的知識在中國一直沒有起作用。有關這些詞參閱附錄2中的詞表。

3. 《海錄》裏有關文字見 *Xiaofanghu zhai*, 帙2, 第1頁至15頁背面。參閱 Ch'en, *Hai-lu*。在 *Zhongguo dui Xifang*: 754中，有謝清高和楊炳南的簡短傳記。

4. 林則徐，《附奏東西各洋越翼夷船嚴行懲辦片》，載《林文忠公政書》（1885年，第126頁），轉引自 Xu Minggao, *Lin Zexu*: 39。

這些官員對外國人所講的語言一點也不感興趣，而且把學習外語看作是一種禍害：

嘉慶間，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於華人之譯字，而粵吏禁之。(*Haiguo tuzhi*: 109-110)

林則徐受道光皇帝之命，任欽差大臣，赴廣州解決鴉片問題。直至那時，幾乎完全愚昧的時代才結束。林則徐由兩個英語翻譯陪同於1839年3月10日到達廣州⁵。這兩個翻譯可能是北京僅有的兩個懂英語的中國人。林則徐一到，便立即開始招募翻譯，組建第一個官方英語翻譯小組。

林則徐離開廣州幾個月後，也就是在1841年3月(即陽歷3月23日至4月20日)，他在寄給靖逆將軍奕山的一份報告中，講了廣東省的海防策略⁶。這份報告中有一節，叫做《夷情回測宜周密探報》。在這裏，林則徐表示了他對外國報刊的興趣，他說：

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僱有繙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為

5. 參閱CR, March 1839, n.11, 608; Lai Xinxia, *Lin Zexu nianpu*: 211。

6. 林則徐於1840年9月28日被召回京。接任他的先是琦善，他於1840年底到達廣州，後來是靖逆將軍奕山，他於1841年4月14日到達廣州(參閱 Hummel, *Eminent Chinese*: 511-514; 126-129; 391-393)。

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取準備之方，多由此出。(*Haiguo tuzhi*: 2899-2900)⁷。

雖然，中國軍隊由於輕視林則徐所收集的情報，而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但是，翻譯者們卻為傳播西方信息鋪平了道路。

在林則徐1839年2月底(即陽曆3月15日)給廣東督撫怡良的一封信中(參見 Hummel, *Eminent Chinese*: 389-390)，我們知道，他在到達廣州後沒有幾天，就已經有了幾份翻譯好的西方報紙⁸。

上面我們說過，陪同林則徐到廣州的有兩個翻譯，他們就是袁德輝和亞孟⁹。袁德輝是四川人，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天主教教會學校學過拉丁文，後又在英華書院學過英語。這個書院在馬六甲，是馬禮遜創辦的。袁德輝是1825年入學的，在書院讀了兩年書。後來，由於他參加一個秘密組織，受到指控，最後被驅逐出馬六甲。他移居廣州後，繼續與馬六甲的同學亨德(William C. Hunter)保

7. 這份報告引自 Ge Gongzhen, *Baoxue shi*: 99, 注釋1, 但戈公振(Ge Gongzhen)誤認為它是魏源寫的, 不是林則徐。在 Britton 的 *Periodical Press*: 30-31中, 也這樣說。其實, 在 *Haiguo tuzhi*: 2886-2900中, 我們發現, 這是林則徐所寫的《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這封信中的最後一條。此信在 Yang Guozhen, *Lin Zexu shujian*: 177-181 中也有收錄, 但可能是由於失誤, 沒有上面引文的最後一句。

8. “新聞紙零星譯出, 前本散漫, 茲令抄齊統訂數本, 奉呈台覽。惟其中頗多妄語, 不能據以為實, 不過藉以采訪夷情耳”(參閱 Yang Guozhen, *Lin Zexu shujian*: 44-45; 在 Lai Xinxia, *Lin Zexu nianpu*: 213 中也有引用)。《夷情備采》後來是《海國圖志》第51和52卷的卷名。《夷情備采》中所收錄的其實就是林則徐譯的一些文本。

9. 有關林則徐在廣州備用的那些翻譯的情況, 可閱下列著作: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260-263;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31-32; CR, VIII, 2, June 1839, 77; Chen, *Lin Tse-hsu*: 9-11; Chang Hsi-t'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14; Xiao-Yang, *Zhong-Xi*: 444-445; Lin Yongyu, *Lin Zexu*: 121-125; Chen Yuan, *Lin Zexu*。

持聯繫。1829年，經亨德推薦，他在北京理藩院當了拉丁文翻譯¹⁰。據亨德說，袁德輝後來在北京為林則徐做事，1839年，又隨同他到了廣州。在這之前，他曾在1830年和1838年，兩次赴穗，收集西書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 260-263)。

亞孟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孟加拉人。亞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翻譯，他一直在北京“會同四譯館”¹¹工作。亞孟曾在印度塞蘭布爾 (Serampore) 的英國教區讀過書。

很顯然，林則徐對他早先的這兩個翻譯的語言能力不大信任。他剛到廣州不久，就請亨德 (在 Russell & Co. 工作的青年翻譯) 將他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信譯回中文。其實這封信已經由袁德輝譯成英文了，可是，林則徐要檢查這份英譯文是否符合他信中的原意¹²。顯然，林則徐在與洋人的語言交際上頗為謹慎。

10. 理藩院建於1638年，主要處理與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在1861年設立各國總理衙門之前，它是處理外國事務和少數民族事務僅有的幾個政府部門之一。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491; Corradini, *Li-fan-yüan*; Hucker: no. 3603。

11. 這個部門設立於1748年，由四夷館 (或叫四譯館) 和會同館合併而成。它是進貢國使節的居住處，配備有亞洲各語言的口譯和筆譯人員。這些亞洲語言是朝鮮語、緬甸語、越南語，等等。參閱 Hucker: nos. 2890, 5656。

12. 這是 Hunter (*Fan Kwae*: 139-140; *Bits of Old China*: 262-263) 所說的一件事。這封信的英文譯本，不曾正式到達女王手裏，它先是在 CR (VIII, no. 1, May 1839, 9-12) 上作了摘要刊登，題目是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from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and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requiring the interdiction of Opium" ("欽差大臣暨粵省官員關於要求禁止鴉片致英國女王的信")。後來又發表了信的全文，見 CR, VIII, n.10, February 1840, 497-503。此信所署日期為道光十九年二月 (公元1839年3月15日至4月13日)。根據中文原信重譯的另一個英譯本，現可見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24-27。林則徐對袁德輝的英譯本和亨德的中譯本，都不滿意，於是在同年十一月徵求了美國醫生伯駕的意見。參閱 Chang Hsin-pao, *Lin Zexu*: 137, n. 51; Lin Yongyu, *Lin Zexu*: 122-123。

在廣州，林則徐僱了幾個當地翻譯。一個是年輕的林阿適¹³，他在1822到1825年間，在美國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的Cornwall 求學¹⁴。另一個是梁進德，他是西洋信息的主要提供者，這些信息後來成了林則徐所收集的譯著。梁進德是梁阿發（參見1.2和1.4節）的兒子。1823年11月20日，梁進德接受馬禮遜的洗禮（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1），10歲那年，他受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之監護，裨治文還教他學英語¹⁵。梁進德在廣州一直呆到1839年，後來他去了澳門，為美國商人 Charles W. King 做事。同年5月，林則徐得知他有口譯特長，遂僱他為翻譯¹⁶。

13. Britton 在 *Periodical Press*: 31中將林阿適的正式名字寫作 Lieaou Ah See 別名寫作 William Botelho。

14. 他求讀的這所學校，“通常招收美國印第安人、夏威夷人以及‘異教青年’”。此話引自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w York 1931, 102-103, 收於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31-32。Danton 的這一原著我未能找到。林阿適可能是第一個赴美留學生。20年後，另一個中國學生容闈，進入一個新教教會學校學習，這是一個以馬禮遜名字命名的學校。1847年到1854年，他又在耶魯大學學習（參閱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122-140）。關於林阿適的情況，還可參閱 Lin Yongyu, *Lin Zexu*: 123, 以及1.4節中的注釋36。

15. 我一直不能確定梁進德確切的出生日期。但是，Lin Yongyu (*Lin Zexu*: 123-124) 說，梁進德10歲那年，受到教士裨治文之監護，而當時裨治文“正好到達廣州”。我們知道，裨治文是於1830年2月19日到達廣州的（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68），所以梁進德的出生日期當在1820年前後。Wylie 在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1中有一段文字，可進一步證實這個大約的日期，這段文字說：“1823年，他（梁阿發）又回到了家鄉（廣州），同年11月20日，他抱著兒子，來到馬禮遜醫生那裏，馬禮遜給小孩洗了禮，取名為 Leang Tsin-tih（梁進德）”。

16. 在林則徐及其翻譯們的早期西學譯著中，未見有關梁進德的多少消息。有關他的詳細情況，中國學者林永侯曾經有過一份研究報告（林工作於哈佛燕京學院外國傳教委員會美國分會檔案館）。但是，林永侯沒有提到，Wylie 在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1中所說的 Leang Tsin-tih（即梁進德）。林永侯說，1834年，梁

林則徐被皇帝任命為禁止鴉片貿易的欽差大臣，地方官員得到朝廷的諭旨，在各個方面給他以盡可能的協助。由於林則徐有專門負責與洋人接觸的官方通事提供服務，所以他沒有必要另僱私人翻譯。

中國皇帝給歐洲一些國王的信，是通過歐洲赴華使節遞送的，這些信一般由外國使團自己翻譯。因為朝廷認為，外國人應該學會中華帝國的語言，而中國人則沒有必要學習外國語言。1757年，在北京創立了俄羅斯文館，專門培養俄語翻譯，這是改變態度的第一個跡象（參見1.2節中的注釋1）。在這以前，在北京，赴俄使團的翻譯總是由講拉丁語的天主教傳教士來擔任。我們已經講過，1688年，有個使團訪俄，團中擔任翻譯的是耶穌會士張誠（Jean-Francois Gerbillon）和徐日昇（Thomas Pereira）（參見 Pfister, *Notices*: 443-451, 381-385）。

林則徐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在處理他認為是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時，他感到有兩個事情頗為重要：1. 外國人及其政府，應該理解朝廷的真正意向；2. 中國人應該知道外國人對中國及其政府有著什麼樣的企圖。林則徐最終的目的是要了解西方，這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望，而是要使中國作好準備，對外國的威脅以適當的回擊。

林則徐所掌握的西方第一手資料幾乎為零，在這種情況下，這位欽差大臣最所關心的是想進一步了解西方國家的地理，以及它們的歷史、政治制度等。

進德隨父親去了新加坡。但是 Wylie 說，在那些年裏，梁阿發已返回廣州居住，在倫敦傳道會當了“本地教師”。兩種說法不一致。Wylie 說，1834年，梁阿發因和其他中國教徒一起散發天主教書籍，而被捕入獄。後來他只得背井離鄉，先是去了馬六甲（1837年），後又到了新加坡，那是在1838年。1839年回國，直到1855年去世。

年輕的梁進德，可能是林則徐翻譯中唯一受過西方系統教育的一個。他第一個向這位欽差大臣介紹 Hugh Murray 的著作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此書於1834年在倫敦出版¹⁷。梁進德可能也翻譯了該書中的幾個章節，後來此書的譯著取名為《四洲志》，並在林則徐的署名下出版¹⁸。通過梁進德，林則徐學到了很多有關西方的知識，也知道了“夷人”在打中國什麼主意。這些信息主要來自 *Canton Register*（《澳門雜錄》）、*Chinese Repository*（《澳門月報》）以及 *Canton Press*（《澳門新聞錄》）等。這些是外國社團在澳門和廣州出版的早期刊物。¹⁹ 林則徐也會向住在廣州懂漢語的外國人請教。美國人伯駕（Peter Parker）就為林則徐翻譯過一些文章，這些文章譯自 Emmerich de Vattel

17. 有關此事的根據，可詳見 CR, X, 1841, 576-577。在 Chen, *Lin Tse-hsu*: 9 中也有引述。Murray 著作的全稱，見書後參考文獻 Lin Zexu, *Si zhou zhi* 條下。

18.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32) 說，此書出版於1841年。Chen (*Lin Zexu*: 25) 認為，當時沒有出版分卷版。Ebisawa (*Christianity in Japan*: 2682) 指出，在日本有一本《四洲志》最初的印本，書中所注日期是1838年。《四洲志》後來收於《海國圖志》(*Haiguo tuzhi*)，後又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Xiaofanghu zhai, zai bubian*, 帙 12)。

19. 需要注意的是，魏源曾說，《海國圖志》收錄的所有這些期刊都是在澳門印的，不是在廣州，這些期刊就是《澳門雜錄》、《澳門月報》和《澳門新聞錄》。Britton 對此作了這樣的解釋：“也許林則徐和魏源認為，說外國人一直在廣州出版這類刊物，是不適當的”(*Periodical Press*: 33)。第一份在中國印行的外語報紙是 *A Abelha da Chine*，這是一份葡萄牙文報紙。它於1822年9月12日在澳門創刊。第一份英語報紙是 *Canton Register*，這是一份由 James Matheson 主編的週報。第一期出版於1827年11月8日的廣州，該報的主要贊助人是馬禮遜和 John Sade。1839年，報社從廣州遷到澳門，1843年又遷到香港，報名改為 *Hong Kong Register*，1853年停刊。*Chinese Repository* 是一份月刊，由伯駕創辦於1832年5月，1853年停刊。*Canton Press* 是一份週刊，創辦於1835年11月12日。1839年遷至澳門，1844年停刊（參閱 Ge Gongzhen, *Baoxue shi*: 81-82; Zeng Xubai, *Xinwen shi*: 158-160;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16-29; “European periodicals beyond the Ganges”，載 CR, V, no. 4, August 1836, 145-160）。也可參閱 1.2 和 1.6 節。

的 *Le droit des gens* (《各國律例》), 它們後來收入《海國圖志》(可參閱後面進一步的介紹)。林則徐對伯駕的信任, 是因為林則徐當時患有腹股溝疝氣, 伯駕曾建議他用疝氣繃帶²⁰。

假如林則徐沒有讓當時為內閣中書²¹ 魏源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大多數中國讀者就不可能讀到這些能增加對西方知識的譯著²²。由於當時林則徐因執行赴穗使命不成而失寵, 或許他以為, 這是將此書公開翻譯出版的唯一辦法。魏源將林則徐從廣州帶來的所有有關洋人的材料, 加以匯總, 並加入其他傳教士寫的歷史材料以及中國的原始資料, 於1844年出版了這部文集, 取名為《海國圖志》²³。此書極為成功, 並多次印刷。有理由可以認為, 這是近代第一本有關西方人民及其國家和技術的參考文集。

在第一版中, 魏源有個寫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公元1843年1月1日至29日)的序言, 這個序言在續版中多次重印。在序言裏, 魏源寫道:

20. 此事記於一份編號為6565的門診記錄。伯駕每年要寫一份報告——“醫療傳道會在華醫務報告”。這份門診記錄見於1839年的那份年度報告(第10號報告), 它載於 CR, VIII, no. 12, April 1840, 634-637。伯駕寫道, 他未能親自去為林則徐檢查身體, 因為“林生怕招見外國人有表示親密的嫌疑”。因此伯駕通過“一個北京的西語翻譯”(很可能是亞孟), 將他自己的所有疝氣繃帶, 送給了這位欽差大臣。對於後來的治療結果, 伯駕寫道:“繃帶送給大臣後, 不久便得到回音, 說身體尚可……”。也可參閱 Chang Hsi-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s*: 11-13; Chen, *Lin Tse-hsu*: 10-11。

21. 1841年8月上旬, 在江蘇鎮江, 林則徐將他在廣州收集到的資料交與魏源(參閱 Lai Xinxia, *Lin Zexu nianpu*: 364)。

22. 魏源在《海國圖志》第一版序言中的署名為“內閣中書邵陽魏源”(參閱 *Haiguo tuzhi*: 12)。

23. 《海國圖志》初版只有50卷; 1847年增加到60卷; 1852年增加到100卷, 1895年已增加到了125卷。1847年, Stanislas Julien 在 *Journal Asiatique* 上撰文, 對該書初版作過熱情洋溢的評論。有關這部書的其他版本, 還可參閱 Chen, *Lin Tse-hsu*: 23-30。

《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鈎稽貫串。……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譯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譯西洋也（*Haiguo tuzhi*: 5）。

可見，魏源的目的是出版一部由洋人著述的，有關外部世界的百科全書。《海國圖志》1847年的那個版本有60卷。該版第1卷有“籌海篇”一章²⁴；第2卷有地圖的重印版；第3至43卷，介紹各大區域和各個國家，魏源先是複述《四洲志》中的內容，然後補入從中國史書中摘錄的材料²⁵，還轉錄了十多本由外國人用中文寫的地理著作（參見 Barnett, *Wei Yuan and Westerners*）。這些著作極大部分是由19世紀早期在華的新教傳教士撰寫的。《海國圖志》還編入了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以及其他西方人所寫的著作。引用最多的著作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所編的《萬國地理全圖集》²⁶。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

24. 在《海國圖志》中，此節之首，有“魏源輯”的字樣。然而，這只是形式而已。包括 Lin Yongyu (*Lin Zexu*: 135-136) 在內的有些學者認為，作者可能是林則徐，不是魏源。的確，當時林則徐赴穗執行使命不成，處境艱難，這樣做很有可能。“籌海篇”的部分英譯文，可閱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30-35。

25. 除林則徐的譯員們所翻譯的著作外，還有19世紀早期西方人用漢語寫的書籍摘要（可參閱書後更進一步的論述）。在《海國圖志》中，魏源也節錄了載有外國信息的中文著作，如列朝史書中的有關篇章（從《漢書》到《明史》）。還節錄了一些歷史地理著作，例如，《海錄》（見上述），陳倫炯於1744年出版的《海國聞見錄》（參閱 Wylie, *Literature*: 59），葉鍾進大約在1834年出版的《英吉利國夷情記略》，等等。1840年以前，中國人寫的有關西方著作的文集（這些著作極大部分已收錄在《海國圖志》中），可閱 *Zhongguo dui Xifang*: 第2冊。

26.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60。《萬國地理全圖集》中的一節，也見於 *Xiaofanghu zhai*, 帙12, *Xiaofanghu zhai* 中的這一節可能取自《海國圖志》。

寫的《職方外紀》(1623年)，大部分被收入書中。在第47卷中，魏源重錄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前言的全文，題目改爲《利瑪竇地圖》。此外，還從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坤輿圖說》中節錄了有關地球通論的章節²⁷。

魏源還從其他著作中摘錄了某些國家的情況。例如，從《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摘錄了一些章節，此書由英國傳教士裨治文所著，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魏源也摘錄了《外國史略》，此書的作者可能是馬禮遜。魏源還摘錄了《地球圖說》，此書由美國人禔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所著²⁸。

《海國圖志》中收錄的新教傳教士的著作，如果從新詞的角度去研究那是特別富有價值的。在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摘錄本中，有這樣一些單詞：貿易(trade)、文學(literature)、法律(law)、火輪船(wheel steamship)、火輪車(steam-train)、火車(train)、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這些著作在未收入《海國圖志》之前，可能只在很小的範圍內使用，它們所包含的新詞可能也不爲人們所常用。所以，這些詞的命運與魏源著作在中口兩國的傳播聯繫了起來。

在有關地理那一節和三卷海防政策文件之後是51和52卷，這兩卷名爲《夷情備采》。這一部分收有林則徐寄給朝廷的一些西書譯

27. 有關這些書總的情況，可閱 Bernard, *Adaptations chinoises* 和 Xu Zongze, *Yesuhui yizhu*: 313-320。有關《職方外紀》的成書始因，可專閱 D'Elia, *Mappamondo*: 49-50。有關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的情況，可閱 D'Elia 對此所做的研究以及 Ch'en, *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和 D'Elia, *World Map*。

28. 關於《海國圖志》的西文原著的研究，可閱已經提到過的 Barnett, *Wei Yuan and Westerners*。傳教士的情況，可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這些著作也可在 *Xiaofanghu zhai, zai bubian*: 帙12中找到。這些著作很可能是根據《海國圖志》中的節錄本重版的。

本。這些譯本分析了從事鴉片貿易的那些人，以及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51卷中有5篇短文，這些短文是從《澳門月報》（參見本節注釋19）上翻譯過來的譯文，它們是：《論中國》（*Haiguo Tuzhi*：2921-2941）²⁹、《論茶葉》（同上：2935-2941）、《論禁煙》（同上：2943-2964）、《論用兵》（同上：2965-2984）以及《論各國夷情》（同上：2985-2995）。這些譯文是由林則徐的譯員們翻譯的，它們的英文原本載於 *Chinese Repository*（《澳門月報》）。在《海國圖志》中，譯自廣州出版的西方雜誌的其他譯文有：一篇根據有關印度的報導改寫的文章，該報道原載《澳門月報》（*Chinese Repository*）（*Haiguo tuzhi*：784-788）；選自《澳門新聞錄》（*Canton Press*）的一篇報導，這篇報導是講述一支赴南極的法國探險隊（同上：2518-2523）；還有兩篇選自《澳門雜錄》（*Canton Register*）的文章，一篇是關於兌換外幣的，一篇是講述漢語發音對外國人的困難（同上：3419-3421；3421）³⁰。

29. 此篇末尾，有西方人學習漢語的情況，值得注意：“西洋人留心中國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馬尼國（按即日耳曼）為最，普魯社次之”（*Haiguo tuzhi*：2930）。“馬禮遜自言只略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學，即為甚遠。在天下萬國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國史記言語”（同上：2934）。

30. 我一直沒能找到這些譯文的英文原作。可能在這些文章中沒有一篇是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 Register* 或 *Canton Press* 中有關文章的全譯文。Britton（*Periodical Press*：33）認為，《論茶葉》是“Description of the Tea Plant”的摘譯本。此文由 Samuel Wells Williams 所寫，發表於 CR（VIII, no.3, July 1839, 132-164）。有關外國人對鴉片貿易增加的態度，其資料可能來自以下兩篇評論：一篇是 Algernon Thelwall 所寫的一本書的評論，題為：“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being a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causes which exclude the merchants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advantages of an unrestricte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vast empire”（“對華鴉片貿易的罪惡——英國商人未能享有與此龐大帝國無限制的貿易關係，其主要原因有多端，由此釀成鴉片貿易的罪惡。”）（倫敦，1839年），該文發表於 CR（VIII, no. 6, October 1839, 310-317）。另一篇文章是“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of

在52卷中，有《華事夷言錄要》(*Haiguo tuzhi* : 2997-3018)；還有一篇論貿易的短文：《貿易通志》(同上：3019-3030)，此文選自同名漢語著作，作者是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還有幾篇譯自 *Le droit des gens* (《各國律例》) 的譯文，原文作者是 Emmerich de Vattel (這個名字在書中被譯作“滑達爾”)³¹。《各國律例》是由伯駕和袁德輝分別翻譯的 (*Haiguo tuzhi* : 3031-3038)³²。

由林則徐的譯員們翻譯的文本，有些附於奏摺中，寄往北京。因此，這些可能是第一批正式到達皇帝手裏的由中國人翻譯的英語漢譯文書³³。

Opium Traffic” (“評當今鴉片貿易的危機”) (CR, VIII, no. 1, May 1839, 1-37; VIII, no. 2, June 1839, 57-83)。

31. 該書全稱為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國際法、或運用在國家和主權的行爲和事務上的自然法原則》)，共2卷，1758年在瑞士 Neuchâtel 出版。收於《海國圖志》中的這幾篇譯文肯定是根據英譯本翻譯的。在1840年以前，這部著作在英國先後譯過8次，在美國譯過12次（包括重印本和新譯本）。我一直不能斷定，袁德輝和伯駕的中譯本是根據哪個英譯本翻譯的。參閱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此書由 M. de Vattel 著，Albert de Lapradelle 序。卷1-2，於1758年重版。卷3英譯本於1916年由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出版。

32. 在談到林則徐的疝氣時（參閱注釋20），伯駕也談到了他的這些譯文，他這樣寫道：“在（1839年）7月間，他的第一個要求不是爲了減輕病痛，而是要求得到 Vattel 《各國律例》中一些條文的譯本。他得到了這些譯本，是通過一個資深的行商轉送的。條文譯本內容爲戰爭、封鎖、禁運和保密，譯文是用毛筆寫的” (CR, VIII, no. 12, April 1840, 635)。

33. 在給《論中國》這一譯文 (*Haiguo tuzhi* : 2921) 所加的按語中，魏源指出：“《論中國》，道光十九年（1839）及二十年（1840）新聞紙，兩廣總督林則徐譯出。中有四條曾附奏進呈。”在給《華事夷言錄要》(同上：2997) 所作的另一個按語中，魏源寫道：“《華事夷言錄要》，此書兩廣總督林則徐譯出，曾見於兩江總督裕謙奏摺。”

《海國圖志》的最後部分（53卷至60卷）有譯文和著述，還附有按語和圖表，介紹西洋武器的使用以及構造。尤其是59卷《西洋器藝雜述》，其中有西洋器具的介紹，同時還簡單介紹了西文字母表，並列出了26個英文字母以及它們的讀音，每個字母有一個漢字音譯。書中說，這份簡介選自《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裨治文的這本書上面已經提到過。（*Haiguo tuzhi*：3425-3429）。

中國和西方學者已從文化、軍事的角度強調了這部文集的重要性。這是第一本有系統的，試圖傳播西方信息以及西方軍事技術的書。當時中華帝國相信，只需要獲得實用知識和技術，便可以戰勝外國的威脅³⁴。

一般地講，《海國圖志》這部著作對漢語詞匯嬗變的影響，或多或少地被忽視了³⁵。毫無疑問，此書在傳播西方知識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而且，先前只在與洋人接觸時所使用的那些詞語，這本書將它們傳播到了全中國甚至還超出了國界，所以這一貢獻是同樣重要的。事實上，《海國圖志》在日本也有眾多的讀者。日本先是出版了這部書的簡本，後又出版了全本，它成了西方信息的重要源泉，而且當時正值日本與美國建立關係之際（參見1.5節）。

當然，某一個詞第一次使用的時間不可能準確地確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確定某一詞語在某一時間以後就存在的事實。

如果沒有廣泛的研究，我們就不可能絕對地說，某一詞在某一譯本（後來收於《海國圖志》）中的使用，正好是該詞第一次出現的

34. 有關林則徐在軍事上的貢獻，可專閱 Chen, *Lin Tse hsu*。有關林在政治上的貢獻，可參閱 Chang Hsi-f'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和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178-186。

35. 就我所知，只有王力（Wang Li, *Hanyu shigao*：523-524）用此書研究過漢語詞匯的演變。

時間。有時，在魏源所重錄的早期文本中，已經有《海國圖志》所使用的某些詞了³⁶。

很難準確地說，某個詞是否在《海國圖志》中才剛剛出現，但我相信，這部文集有理由可以把它看作是詞匯發展中的一個代表著作。因此，研究西方語言對漢語，尤其是漢語詞匯的影響，此書是很有用的。

在研究原作和原始譯文中出現的某些詞語之前，先在語言的總體特徵上作一些分析是很有幫助的。《海國圖志》中的語言，以普遍使用雙音節詞為特徵，在古式的語言中句末虛詞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在一般性的語言中不用深奧的詞語，所以它的語言通俗易懂。這些特徵後來成了19世紀末中國政論時文的特點。

《海國圖志》中，音譯詞用來表示地名。它們大部分出自17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用漢語寫的地理著作，以及後來的地理書和遊記。外國官職和政府機構也用音譯。例如，在《四洲志》和譯自 *Chinese Repository*（《澳門月報》）的一些文章中，我們看到，英國的 parliament（議會）譯作“巴厘滿”；House of Commons（下議院），按廣州話音譯作“甘文好司”（gemmen houxi），但官話讀作 ganwen haosi。音譯詞也用來翻譯重量單位。英文的 pound 用“磅”字音譯，“磅”，廣州話讀 bong，官話讀 bang。ton 用“躉”字音譯，“躉”，廣州話讀作 den，官話讀作 dun³⁷。

雖然，在19世紀，這些譯音詞被廣泛使用，但它們對語言的影響，遠不如意譯詞和仿譯詞那樣大。意譯詞是通過參照外語單詞，

36. 在已經收錄的新教傳教士的漢語著作中，就有這樣的情況。例如葉鍾進（約於1834年）寫的《英吉利國夷情記略》，此書收於《海國圖志》（1869-1893），在葉著中，我們發現有“新聞紙”一詞，以及關於“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這詞的解釋。

37. 本書對這些漢語單詞已逐個作了分析，讀者可查閱附錄2中的詞表。

然後將原義引申或加以改變而成。仿譯詞是一種新創詞，它是根據外語原詞的語素結構複製而成的。意譯詞、仿譯詞以及本族新詞，構成了充實傳統漢語詞匯的核心部分，從而促使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³⁸。

例如，《海國圖志》中的“公司”一詞，在現代漢語中，仍在使用，用以表示 company。當這個詞在書中第一次出現時，它只用來指英國聯合東印度公司。通過《海國圖志》，這個詞傳播了開來，最後用來指稱任何一種“company”。

在《海國圖志》第147頁，我們讀到這樣一些文字：

西洋互市廣東者十餘國，皆散商無公司，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數十商湊資營運，出則通力合作，歸則計本均分。

可見，“公司”原指“聯合東印度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該公司創建於1600年，是由兩個前東印度公司合併而成³⁹。

“新聞”這詞，也是在《海國圖志》出版後，得以廣泛傳播的，雖然，這個特殊的複合詞，在古代使用過。在唐朝，它是指“新近聽來的事”；在宋朝，它是指“有別於正式朝報的小報”(見 HYDCD, VI, 1078——譯者注)。最後用來指“news”、“information”。當時，它用來作《天下新聞》這一雜誌的刊名，這份雜誌由新教徒於1828年至1829年在馬六甲印行，這是傳教士創辦的早期刊物 (Ge Gongzhen, *Baoxue shi*: 67)。從“新聞”一詞

38. 關於詞的這些分類，詳見第2節。

39. 在 Hunter, *Fan Kwae*: 30 中，也有同樣的說法。Heřmanová-Novotná (*Economic Terms*: 59) 誤認為，這個本族新詞，“很有可能”產生於1899至1910年間。關於日語中此詞的使用，可參閱附錄2中的詞表“huishe 會社”條。

又產生出另一個詞——“新聞紙”。這是英語 newspaper 的仿譯詞。“新聞紙”用來指洋人在澳門和廣州印行的定期刊物。19世紀末，這個詞已不再出現，它被新出的“報紙”一詞取而代之。

在林則徐的《四洲志》中，本族新詞⁴⁰“國會”用來譯英語 parliament。此詞第一次傳至日本，可能是通過《四洲志》。不久，它成了日本第一個立憲議會的名稱（“國會”這詞，日語讀 kokkai）⁴¹。

“權利”一詞的出現可能已經很晚了，因為在譯自 Vattel 的 *Le droit des gens*（《各國律例》）的文章裏，“權利”並不用來指英語 right。伯駕曾將 right 譯作“例”（*Haiguo tuzhi*：3031），袁德輝譯作“道理”（同上：3036）。

有關貿易的詞（如貿易、交易、進口、出口），有的學者誤認為是借自口語。其實，它們在《海國圖志》中已經出現。在《海國圖志》中，還創造了用前綴“火”的一些新詞，它用來指西洋機器，例如，火車⁴²或火輪車（train）、火輪舟或火輪船

40. 我所謂“本族新詞”是指本書所研究的時間範圍內在中國產生的新詞。“本族詞”是指19世紀以前中國已經存在的那些詞。

41. 白揆底認為，這個詞一直到1861年才通過一本介紹美國的著作傳至日本。此書書名叫 *Ta-mei lien pang chih-lueh*（原文如此！），是新教傳教士裨治文用漢語寫的一本著作（Pittau, *Meiji*：14）。裨治文介紹美國的這本著作，共有3種版本，但都沒有以此為題（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70）。然而，白揆底所引的這本印於1861年的日文版的書名《聯邦志略》（*Rempō shiryaku*），倒與同年在上海出版的裨治文這本書的第三漢語版的書名相同（參閱 Drake, *Bi idgan*：101）。在 *Liaofanghu zhai*（*zai bubian*，帙12）中，收有《美理哥國志略》，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個版本，也是《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第一版的節錄本。在這本書中，我沒有找到“國會”這個詞。

42. 1847年，S. Julien 已經注意到在《海國圖志》中有這個詞（參閱 Julien, *Hai Kuo Tu Chih*：533）。

(steamship)、火輪機 (steam engine)⁴³。《海國圖志》中還見有：鐵路 (railway)、鐵軌 (track)、文學 (literature)、法律 (law)、政治 (politics) 等詞。

《海國圖志》在沿海一帶和京城的知識界裏，引起了很大的注意，這可能與鴉片戰爭的結局有關，因為這場戰爭是以中華帝國的失敗而告終的。我們知道，這部著作“在1844年夏，曾大量印刷，並在京城和各省高級政府官員中分發”⁴⁴。

在鴉片戰爭以前，只有很少開明官員才懂得從與南方地區有接觸的人當中學習知識的重要性。戰後，外國事務的重要性日益明顯。《海國圖志》在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中間也起過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對本書的興趣，不只是在西方國家的地理知識，還在於它們的政治制度。

同林則徐和魏源的著作一樣，另一本地理著作《瀛環志略》的貢獻在於傳播了西方國家的政體知識。此書由徐繼畬所著，共分10卷，初版約在1848至1849年間⁴⁵。像林則徐一樣，徐繼畬是派往閩粵兩省的官員，後來他對西方產生了興趣。於是著手盡可能地收集有關西方國家所有的資料。

《瀛環志略》要比《海國圖志》簡明得多。在“地球”專論和“地球圖”之後，有論述各地理區域一節，在論述之前，冠有這個區域的地圖。徐繼畬對各個西方國家可以利用的每一種原始資料，

43. 有關中國蒸汽船的歷史，可參閱 Chen, *Lin Tse-hsu*; Chen, *Tseng Kuo-fau*: 40-41; Ros, *Steamship in China*。也可參閱1.3.4節。

44. 見 Sir John Francis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London 1852, I, 310-311, 轉引自 Chang Hsi-t'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s*: 17。

45. 參閱 Drake, *Hsu Chi-yu*: 55, note 8。Hummel (*Eminent Chinese*: 309-310)說是1850年，這是將第二版的年份當成第一版的年份了。1865年總理衙門的印本，在羅馬 Biblioteca Nazionale (72.d.28) 裏可以找到。

展開了討論，還作了分析。與《海國圖志》所不一樣的是，他是直接從漢語著作中引用的，而且所引之書極其廣泛⁴⁶。正是由於這本書的極大部分是由一個人寫的，它不是由各種文章組成的文集，所以徐繼畬的著作與《海國圖志》相比，它的文體更爲活潑，而且也更容易查找。作者在講述寫這部著作的始因時，這樣寫道：

道光癸卯(1843年)，因公駐廈門，晤米利堅人雅裨理，西國多聞之士也，能作閩語，攜有地圖冊子，繪刻極細。苦不識其字，因鈎摹十餘幅，就雅裨理詢譯之，粗知各國之名，然匆卒不能詳也。明年，再至廈門，郡司馬霍君蓉生，購得地圖二冊，一大二尺餘，一尺許，較雅裨理冊子尤爲詳密，並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余復搜求得若干種，其書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則薈萃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考證之，於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採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爲篇，久之積成卷帙。每得一書，或有新聞，輒竄改增補，稿凡數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閱寒暑，公事之餘，唯以此爲消遣，未嘗一日輟也。⁴⁷

46. 對於耶穌會士的地理著作，徐繼畬只提到了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按澳大利亞即泰西人《職方外紀》所云，天下第五大州”。（*Yinghuan zhi lue*：卷2，第40頁正面）。關於徐繼畬所參考過的19世紀其他有關西方的著作，可參閱 Drake, *Hsu Chi-yu*: 218-220, note 2 和 note 7。徐繼畬所提到的26本漢語著作，可在上述 Drake 著作中的附錄A裏找到。

47. 徐繼畬，《瀛環志略·自序》，見該書第7頁正面至背頁。自序的部分英譯文，可見 Drake, *Hsu Chi-yu*: 54。在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72-75中有雅裨理（David Abeel）的傳記。關於徐繼畬和雅裨理的情況，也可閱徐繼畬給丁韋良《格物入門》所作的序，在本書1.4.3節中載有此序。

在每一個國家的緒論中，都有這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知識。在此，作者詳細介紹了西方國家的歷史，讀來引人入勝。徐繼畬不識西文，所以他是根據新教傳教士用漢語寫的歷史著作轉述的。他跟洋人有了直接接觸，所以他能把在書籍中所看到的內容加以驗證。因此，徐繼畬的描述不是第一手的翻譯，而是在其他漢語著作基礎上一種精心的重述。

在用詞方面，徐繼畬仿譯詞用得少，音譯詞用得多。在有關英國這一節中，有這樣一句：“在國都有公會，分兩處，一個叫爵房，一個叫鄉紳房”。徐繼畬不用“parliament”的音譯詞，如“巴厘滿”，而把這種機構稱作是“公會”。他用“爵房”和“鄉紳房”來意譯“House of Lords”和“House of Commons”。在林則徐的譯著中，用“好司”來指 house。但在他的著作中，house 被正確地翻譯作“房”，其實 house 就是“房”的意思。Lord 譯作“爵”，commoner 譯作“鄉紳”。

在《瀛環志略》中，火輪車、火輪船、火輪機等詞，仍在使用。

在有關美國這一節中，我們發現兩個傳統的軍官名稱“正統領”和“總統領”，它們用來指美國的“governor”和“president”。在這一節中，還首次介紹了西方選舉制度，在這之前，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直接對此著書介紹。這一介紹所依據的著作，可能就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⁴⁸。

徐繼畬對仿譯詞的偏愛，並不僅僅是巧合。在序言中，他實際上提出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問題，他說：“外國地名是一個主要問題”。他也講了中文和西文在語音上缺乏一致性，同一外語單詞常

48. 見徐繼畬，《瀛環志略》：卷9，第15頁背面。裨治文在《美理哥國志略》中對西方選舉制度的描述，可閱 Bridgman, *Meiligequo zhilue*: 第12頁；參閱 *Xiaofanghu zhai, zai bubian*: 軼12。

有幾個漢譯名。徐繼畬很有見地，他說，因為最近來中國的洋人用的是廣東語音，所以這些音譯詞不是用正音（即北方方言）翻譯的⁴⁹。徐繼畬是北方地區的山西人，他對一個外語單詞有多種音譯的現象，尤為注意。他還看到這樣的問題，由於“泰西各國語音本不相同”，於是這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對這個特殊問題的解決辦法，他寫在一個按語裏，而且這個按語列於有關各國的章節之首。在按語中，他說：“此書地名有英吉利所譯者，有葡萄牙譯者。……今將譯音異名註於各國之下，庶閱者易於辨認”⁵⁰。徐繼畬在書中所使用的表示專用名稱、地名的音譯詞，後來在政府文件中廣為使用。這是徐繼畬通過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這還得益於他的北方語音知識⁵¹。

不幸的是，1851年，在此書出版後，由於徐繼畬在書中對洋人及其國家所顯露的那種關注之情，而受到了指責，說他親英，最後他被迫辭去福建巡撫之職（參見 Hummel, *Eminent Chinese* : 310; Chang Hsi-t'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 23)⁵²。儘管如此，《瀛環志略》還是極其成功的。1859年和1861年，此書在日本先後兩次重印。1874年，還被譯成日文。1866年，此書在中國由總理衙門作了重印（參見 Hummel, *Eminent Chinese* : 310; *Zhongguo fanyi Riben shu* : 56; Drake, *Hsu Chi-yu* : 55, note 8)。

49. 現代漢語中一些外國名稱仍舊沿用那時的方言譯法。例如“加拿大”(Canada)，原來是按廣州話的字音讀的，即 Ganadai；但如果按普通話讀，則是 Jianada（但也有人認為，“加拿大”是由滬方言譯入漢語的，詳見 Zhou Zhenhe, *Fangyan* : 235-236 ——譯者注）。

50. 些話引自 Xu Jiyu, *Yinghuan zhilue*, 卷1, 第3頁。

51. 在該書第4卷第4頁背面至第5頁背面有一個總表，其中列有各國不同的譯名。

52. 關於《瀛環志略》有一本訂誤，叫《瀛環志略訂誤》，但此文作者未詳，它收於 *Xiaofanghu zhai, zai bubian*: 帙12。然而，這些訂誤都未涉及任何實質內容，只是校正了某些國家的地理位置。

事實上，我們將看到，有些詞人們誤以為是日語詞，而實際上是通過這些介紹西方的著作，從中國傳至日本的，只是到了後來才回歸中國，並與現代漢語詞匯融於一體（參見1.5節）。

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西方人被允許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以及上海等口岸，設立領事館。這樣就為外國勢力滲透到其他地區鋪平了道路。

外國人和中國人的接觸，從廣州一帶發展到了其他口岸，後又到了內地。翻譯隨之興盛。所以，原先集中在廣州的外來概念漢語詞和外語單詞漢譯詞，也散佈到中國的其他地區。

在下一節中，我們將看到，翻譯是怎樣逐漸地引起朝廷的興趣，使之建立了近代第一批翻譯西書的機構。這些機構專門負責有關西方著作的漢譯工作。毫無疑問，這些機構對那些表示西方概念的詞語的傳播也作出過貢獻。

1.4. 從廣州到北京、上海

1.4.1. 新教傳教士和太平軍的翻譯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繙夷書始。¹

這些話魏源寫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但更像是林則徐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的言論（參見1.3節中的注釋24），可是在這之後二十多年，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只有到了1862年，中央政府才在北京創辦了近代第一個教西方語言譯外國書籍的學校，這對於系統地用漢語介紹西方思想，才第一次有了保障。

在1840年至1862年之間，中國一些高級官員，對西方事物是有一些興趣的。但朝廷依舊努力限制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這一孤立時期，一直要到外國在中國幾個主要貿易中心建立了租界後，才得以結束。這些租界是英、法、美三國強行和中方簽約後設立的。於是，外國商人紛紛到這些租界以及新開設的口岸來居住。外國商人後來還到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來居住。大批傳教士，特別是新教徒，也來到這些城市，這使得本世紀初在廣州開始的傳教工作能繼續下去，而且這時更加自由，經費也更多了。

新教傳教士撰寫或翻譯的文本，對於研究西方對中國語言的影響很重要。在1.2和1.3節中，我們提到了第一批新教傳教士在廣州出版的著作。這些傳教士是：馬禮遜、米憐、麥都思、裨治文以及郭實臘等，而這些只是較有名望的人中的幾個人。

1867年，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在上海出版了一本沒有署名的書，書名叫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 *Haiguo tuzhi*: 110-111, 在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34中也有引用。

(《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他在書中說，馬禮遜是1807年到達廣州的，在1807年至1842年之間，新教傳教士出版了100多本漢語書籍，其中有翻譯的，也有編著的。到19世紀50年代末，至少出版了266本，其中253本是用官話寫的，其餘則用各種南方方言寫的。到1867年，也就是到偉烈亞力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年為止，已出版了777本新教徒的著作，其中187本是用方言寫的²。

早期一些傳教士，著作頗為宏富：郭實臘用漢語出版了61種論著，麥都思出版了59種，米憐出版了21種。到1867年為止，在已出版的777種著作中，有474種是宣揚宗教的書籍，它們是聖經、教義問答錄、道德箴言集、神學論文集的各種摘錄本，中國的上大夫們對這些書絕對不感興趣。1855年以後，將近有100本不以宗教為題的著作相繼出版。在1854年以前，有關地理、歷史和政治經濟方面的著作，只出版了13種³。除了取材於《海國圖志》（此書在1.3節中已經介紹過）中的有關地理文章之外，其他著作只在新教教區這一小範圍內流行。新教徒的著作尚且如此，其他宗教著作的傳播範圍就更難說了。也就是說，這些著作在跟傳教士有接觸的地方，其影響範圍有多大，很難估計。

在分析新教徒所出版的宗教著作的傳播情況之前，提一下他們在醫學領域中的貢獻可能會有所幫助。醫學是19世紀前半葉新教徒們所介紹的有一定深度的唯一科學領域。

2. 這些方言著作大部分是用上海話寫的（一共有56本，其中3本是羅馬字拼音本），其次是北京話（41本），再其次是，寧波話（36本）、福州話（23本）、廣州話（14本）、廈門話（12本）、客家話（2本）、潮州話、金華話和杭州話（各1本）。但這與 Tsien 在 *Western Impact*: 311 中的計算有些出入。Tsien 是根據偉烈亞力的專著計算的，他的總數為795本，其中578本是用官話寫的，有217本是用各種方言寫的。

3. Chang Hsi-t'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8-9)說，1852年以前，只出版12種。我說的13種，是加上了慕維廉的《地理全志》（共2卷，1853-54年，上海）。

1805年，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外科醫生啤啞（Alexander Pearson），給一些中國人種過牛痘。後來，他寫了一本14頁的小冊子，題為 *Treatise on the New English Methods of Vaccination*。斯當東（George Staunton）把它譯成了中文，並於當年在廣州出版，譯本書名為《英咭喇國新出種痘奇書》（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86; Coates, *Macao*: 104;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35）。1820年，馬禮遜和他的一個伙伴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一起，在澳門創辦了第一所西式醫院，取名為“醫院”，此名來自“太醫院”。從此以後，此稱在漢語中用來指各種類型的醫院。

1851年，一位叫合信（Benjamin Hobson）的英國醫生，在廣州出版了一本題為《全體新論》的書⁴。這本書介紹了生理學（“全體”）這一新分支的有關知識，而且，還首次用中文寫出了有關生理學和解剖學的詞語，這些都是來自英語的意譯詞。例如“大腦”（brain），以及與之相對的“小腦”（cerebellum）⁵。在1626年以前，鄧玉函（Johann Schreck，別名 Terrentius）在杭州編成一本叫《太西人身說概》的書，但此書一直到1643年才正式出版。除此書外，《全體新論》是唯一譯成漢語的西醫著作。後來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出版的那些同一題材的著作，均以此為藍本（參見 Bernard, *Adaptation Chinoises*: nos. 141, 335; Rosner, *Terminologie Médicale*）。1857年，此書又在日本重印（參見 Sanetò, *Liuxue Riben*: 3）。

4.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26。1852年，此書收於《海山仙館叢書》第120冊，該叢書由潘仕成編纂。參閱 *Zhongguo congshu zonglu*: I, 184。

5. 合信書中所用的醫學術語表，見於他的 *Medical Dictionary*（《醫學詞典》）。該詞典的部分內容在 Doolittle, *Dictionary*: III, 300-307 中有重印。

合信還寫過《博物新編》(1854年, 廣州)。此書共分三部分: 科學、天文學和自然史。其中第二部分“天文略論”, 早在1849年就出版過了(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26-127)。論科學的那一部分, 由以下各章組成: 地氣論、熱論、水質論、光論、電氣論。此書可能是近代最早的科學論著之一, 書中關於化學和電學的介紹在中國是最早的⁶。

前一節中我們已經指出, 在傳教士出版的書刊中的一些地理和政治信息, 引起了中國官員的注意。我們還將看到, 1854年後, 傳教士和中國學者合作撰寫了有關技術和科學方面的一些著作。

然而, 一般來講, 除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收入的地理和歷史著作外, 中國學者對新教徒用漢語出版的著作, 不是很感興趣的。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葉。很自然, 他們對外部世界表示懷疑, 而且他們總認為這些書寫得很糟糕, 在《瀛環志略》的序言中, 對新教傳教士用漢語出版的著作, 徐繼畲評論說:

泰西諸國疆域、形勢、沿革、物產、時事皆取之泰西人, 雜書有刻本有鈔本並月報新聞紙之類約數十種, 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 而事實則多有可據。……泰西人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之屬皆久居京師通習漢文, 故其所著之書文理頗為明順, 然夸誕詭譎之說亦已不少。近泰西人無深於漢文者, 故其書多俚俗不文, 而其敘各國興衰事蹟則確鑿可據。乃知彼之文轉不如此之樸也⁷。

6. 關於這些領域中漢語術語詞源的詳細討論, 參閱1.4.3和1.4.6節。

7. Xu Jiyu, *Yinghuan zhi lue*: 卷1, 凡例, 第5頁背面。凡例的部分英譯文, 見 Drake, *Hsu Chi-yu*: 54。

中國官員對新教徒的宗教著作不屑一顧，這是可以理解的。毫無疑問，地理、歷史著作引起了某些中國學者的注意，但是新教徒是通過宗教著作說服了第一批中國信徒。有些官員確實在朝廷並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過西方信息，但是早期信徒的任務是將耶穌福音傳遍中華大地。當時有兩個特別活躍的廣州教徒，在傳播宗教過程中，把耶穌福音也傳到了那些即將領導太平革命的平民的耳中。這倆個人就是梁阿發和 Kew Agang⁸。爲了了解他倆早期在華人中積極散發宗教書籍的詳細情況，讓我們再回到偉烈亞力 (Wylie) 的著作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1-12)：

同年 (1830年)，他 (Kew Agang) 和梁阿發一起，在中國內地巡迴250英里，向他們的同胞傳播基督知識，散發他們自己編印的宗教小冊子。在赴西南方向的途中，他們加入了一位科舉考官的隨從行列，因此，他們沿途可以毫無阻攔地和年輕文人接觸，他們向這些文人散發了七千多本內容十分重要的小冊子⁹。

在參加朝廷科舉考試的這些考生中，這種傳教士的早期著作的影響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幾年後，大約在1833年，或是在1834年的那一次考試中，有一個叫洪仁坤的人，他有一本梁阿發的

8. Kew Agang (漢字未詳) 是由梁阿發介紹給馬禮遜的，1830年，由馬禮遜給他洗了禮。有關梁進德父親梁阿發的情況，請閱1.2 和 1.3節。Kew Agang 和梁阿發的詳細傳記，見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1-12 和 21-25 (Kew Agang 可能是“屈昂”，有關此人的情況，可參閱曹琦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第155頁——譯者注)。

9. 偉烈亞力所指的這些宗教材料，可能是梁阿發在1819至1829年間所寫的早期佈道書。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2-25。

宗教著作《勸世良言》的複制本。他考試未中，後來自稱為洪秀全，最終成了太平革命運動的領導人¹⁰。

洪秀全的堂兄回憶說，當時宗教著作並沒有引起洪秀全的多少注意。但在1843年，當他重讀宗教著作時，簡直是堅定了他早就有的那些宗教夢幻。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第二個兒子，是耶穌的兄弟，受天之托，前來拯救盛行偶像崇拜的中國，他把對上帝的信仰強加於中國。1847年，洪秀全連續兩個星期，去新教教士羅孝全 (Issachar Jacob Roberts) 那裏聽課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94)，而且還第一次看到了《聖經》釋本，這可能是郭實臘在1835至1838年間翻譯的譯本 (參見1.2節注譯26)。

然而，太平軍所用的書，不只是這一本。所以，一些傳教士著作對太平軍所發行的宗教材料中所用詞匯的影響，應加以適當注意。

1853年，洪秀全率領太平軍，攻陷了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直到1864年。攻入南京後，太平軍立即出版了幾部宗教著作，這些著作中就有新教傳教士最先使用的一些詞語。例如，用來指《聖經》的名稱，就來自郭實臘的《聖經》譯本。根據郭實臘的稱法，太平軍將新約和舊約稱為“遺書”，後面再加“聖書”二字¹¹。太平軍用“天國”來表示其所建立的朝代。據說，這詞來自郭實臘所譯福音書中馬太所指的“天國” (the kingdom of heavens) (Boardman, *Taiping Rebellion*: 86)。來自郭實臘《聖經》譯本的其他詞語有：福音書 (the Gospel)、甜露 (biblical manna)、安息日 (the Sabbath)。

10. 有關洪秀全、太平革命的情況以及基督教對這場革命的發生和發展的影響，可詳閱 Boardman, *Taiping Rebellion*。

11. 後來在1853至1854年出的譯本，即所謂的“委辦譯本”中，我們在它的書名中見有“約”字。參閱1.2節中的注釋26以及 Boardman, *Taiping Rebellion*: 57, note 17。

雖然，這些宗教詞語在太平天國期間廣為使用，但它們跟太平天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太平革命失敗後，這些詞語沒過多久，便消聲匿跡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太平天國所印行的著作，對現代漢語詞匯影響甚微。有趣的是，這一時期所產生的某些新語言成分，一直要到19世紀末，有的甚至要到1949年以後，才得以推廣。

太平軍的文告是直接面向華南農民和船夫的，所以文告所提倡的事情是迎合民眾信仰習慣的，如秘密結社、佛教信仰等。朝廷官員把太平軍的領導人看成是粗魯野蠻、愚昧無知之輩，甚至比響應他們號召的群眾都不及。所以，太平軍在反對偶像崇拜的民眾佈告和書籍中所使用的文體，與官方文件中的典雅風格，毫無共同之處。

太平軍使用過來自新教徒的一些宗教詞語，他們也使用過其他一些詞語，這些詞語來自兩廣地區由客家人和壯族所講的一些華南方言 (Shi Shi, *Taiping ciyu*: 1)。他們也使用一些典型的秘密社會用語，同時也創造了一些新的用語 (Shi Shi, *Taiping wenzi*: 5-6)。在漢字方面，他們有過很重要的語言改新。他們的文告主要直接面向沒有讀過多少書的平民百姓，所以太平軍多使用簡化字，這些字在底層社會中廣為使用。但是如果沒有太平軍，估計當時是不會出現這類字的，因為這被認為是沒有足夠文化素養的表現。對於他們自己的名稱“太平天國”，太平軍用“国”來代替“國”（這與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化字“国”又不完全相同）。太平軍試圖減少用字數量，在不同的異體字中只吸收一個漢字。雖然這一方法已廣為使用，但卻遭到文字純正主義者的堅決反對，他們堅持認為，同化異體字是無知的表現（參見 Shi Shi, *Taiping wenzi*）。

太平軍對推廣使用兩個標點符號（逗號和句號）也作出過貢獻，他們還提出了在人名下面加一線，在地名下面加兩線的規定。其實這些方法早已使用（我們在一些有關外國的著作中，就已經看

到了這些符號，例如在耶穌會士的地理著作中，由於外國人名、地名的音譯詞經常發生混淆，於是利用了這種方法），但推廣如此之廣泛，如此之迅速，這得感謝太平軍（參見 Shi Shi, *Taiping wenzi*; *Taiping shigao*: 229）。

在太平天國《欽定軍辭實錄》這份文件中強調指出，必需廢棄使用晦澀難懂的古詞語，要採用以口語為基礎的文體。

不得一詞嬌艷，毋庸半字虛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須古典之言（*Taiping shiliao*: 71-72）。

不管太平革命運動有著這種無庸置疑的革新優勢（也包括語文領域中的這種革新意識），但朝廷軍隊和地方武裝還是將它鎮壓了下去。1860至1864年，太平軍最後被曾國藩所消滅。曾國藩在中國著名歷史時期“同治中興”（1861-1870）中起過重要作用。

1.4.2. 早期的語言學校

19世紀50年代末，北京有一段很短暫的時間，被外國軍隊佔領。接著便是英法聯軍的勝利和第一次鎮壓太平軍戰役的失敗。一些開明學者已經意識到，腐朽沒落的清朝，需要吸收新的活力來充實自己，他們開始呼籲：根據西方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傳統體制，建立新式機構。

1861年1月13日，恭親王（奕訢——譯者注）、桂良、文祥向皇上呈遞奏摺，請求在京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外交部，這個衙門建立不久，就派出了去西方的第一個外交使團。

在這個奏摺中，他們重提了20年前林則徐提過的請求：

請敕廣東、上海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也。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從前俄囉斯館文字，曾例定設立文館學習，具有深意。今日久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似宜量為鼓舞，以資觀感。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暎、嘑、咪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敕各該省督撫，挑選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並於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其派來之人，仿照俄囉斯館教習之例，厚其薪水，兩年後，分別勤惰，其有成效者，給以獎敘。俟八旗學習之人，於文字言語悉能通曉，即行停止。俄囉斯語言文字，仍請敕令該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所有學習各國文字之人，如能純熟，即奏請給以優獎，庶不致日久廢弛¹²。

1858年，中英簽定了《天津條約》，1860年正式批准生效。此條約也提出了語言問題，強調要有忠實可靠的翻譯，這些翻譯必須精通19世紀與中國發生過衝突的那些國家的語言。這個條約規定，英國給中國的所有外交信函，均使用英文。但英語文本將附上漢語譯本，這種做法直到中國自己設立了翻譯部門為止¹³。

12. 這一奏摺收於 *Yiwu shimo, Xianfeng*, 卷71, 2674-2680。奏摺的英譯文，可閱 Biggerstaff, *T'ung Wen Kuan*: 312-313;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73-74;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95-96。

13. 《天津條約》第50款，這樣寫道：“嗣後暎國文書，俱用暎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凡有

恭親王等人的意思是，西語翻譯者應該從廣州、上海兩地招收，這似乎在說，北京沒有會這些語言的人才。甚至在廣州、上海那兩個大而全的外國社會裏，似乎也沒有一個精通英語和法語的人。很顯然，從恭親王等人所建議的這些事來看，中國對其古典文化傳統還遠遠沒有超脫，對掌握外國語言及其習俗的實際知識，還遠遠不夠。沒有一個學者“會放下架子”，來學習“夷人”的語言。因此，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接觸，仍通過當地僕役進行，這些僕役大多是廣州人。他們是19世紀初在廣州做事的“通事們”的後裔。這些後裔與洋人交流時，大多使用五花八門的洋涇浜英語。

一位在上海的、富有學識的圖書館館長馮桂芬(1809-1874)，在一篇饒有趣味的文章中，抱怨中國官員全靠“通事”與洋人接觸：

今通商為時政之一，既不能不與洋人交，則必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情偽，而後能收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國政，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無其人，宋聳、鄭昭固已相形見絀。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於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上海通事，人數甚多，獲利甚厚，遂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¹⁴

文詞辯論之處，嘆國總以嘆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嘆字文，詳細校對無訛，亦照此例。”(Yiwu shimo, Xianfeng, 卷28, 1022-1023)。也可參閱 Martin, *Cycle of Cathay*: 295;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97-98。在 *Government Schools* 註釋12中，Biggerstaff 說，1945年至1946年間，他在重慶美國大使館當漢語翻譯，當時這種方法仍在使用的確，這種方法一直在用。在北京的意大利大使館，它給中國外交部的所有書信，均提供一個中文譯本，但謹慎地標有“非正式”的字樣。

14. 引自《上海設立同文館議》，見 Feng Guifen, *Jiaobinlu*: 211。

馮桂芬建議在上海、廣州也設立教外語譯西書的學校。

在外國人當中，情況完全不同。新教徒是從系統研究中國語言入手的。踏著新教徒的足跡，鴉片戰爭後許多西方人研究中國語言及其文化，於是導源出近代漢學。有關這一方面的人士有：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以及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等，而這只是較有名望的人中的幾個人。然而，清廷是從當地外國人社會中招收西語教師，他們只能如此而已。

1862年8月20日，在北京創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學習外語、培養研究國際關係的專門人才的學校。這所學校叫“同文館”（參見 Martin, *Cycle of Cathay*: 301）。英國傳教士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先生上了第一堂英語課，後由傅蘭雅（John Fryer）繼之。傅蘭雅後來在創立上海製造局翻譯館時起過重要作用（參見 Martin, *Cycle of Cathay*: 296）。1863年，早先的那個俄文學校，被併入“同文館”，同時還設立了法文館、俄文館，每館各有十名學生。一位荷蘭傳教士上了第一堂法文課¹⁵。

1863年，經李鴻章提議，朝廷下詔，同意在上海、廣州設立同文館¹⁶。1869年，上海同文館被併入當時剛建立不久的江南機器製造局。1864年，廣州同文館創立。這些學校早先是培養外語人才，後來也培養某些科學方面的人才。

雖然，這些同文館起初只是當作語言學校創辦的，但後來又開設了科學方面的課程。1867年，總理衙門極力排除保守官員的干

15. 有關語言學校的建立，參閱 Biggerstaff, *T'ung Wen Kuan* 和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有關北京同文館的詳細情況，可閱 Martin, *Cycle of Cathay*: 293-327。

16.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157, note 3)指出，這個答覆李鴻章提議的詔書，只提到廣州同文館，但卻被解釋成同意設立兩個同文館。

援，說服皇帝，在北京同文館開設了天文和算學兩館。同年，同文館僱用法國畢利干 (Anatole Adrien Billeguin) 為化學教習，委任丁韋良為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法律學教習。丁韋良從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館教英語。1869年，中國學者李善蘭被任命為數學教習。同年11月26日，丁韋良任同文館總教習¹⁷。剛開始時，上海和廣州的同文館開設了數學課。雖然較為保守的官員，仍然反對開設這類全新的課程，因為這些課目不是古典文化傳統中的內容。但是，其實那時西方數學已經被看作是中國的學科，因為明末清初，耶穌會上已經將數學傳了進來。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三個同文館會起過重要的作用。北京同文館尤其以它的翻譯人才出名，這些翻譯曾隨中國早期的外交使團，訪問西方國家。正像我們在1.4.4節中將要看到的那樣，這些學生所寫的遊記是研究近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和傳播的珍貴資料。

北京同文館和上海製造局（上海同文館以“廣方言館”為名附設於該局），它們通過翻譯西方著作，對漢語詞匯作出了巨大貢獻。

1.4.3. 北京同文館的譯著

北京同文館主要負責翻譯西方著作，其所譯內容，當時尚不為中國所知。在工作上，它與總理衙門的關係十分密切（北京同文館隸

17. 李善蘭的傳記，可閱 *Qing shi gao, liezhuan*: 294, 14011-14013; *Qingshi liezhuan*: 69, 第72頁背面至73頁背面; *Beizhuan ji bu*: 43, 1513-1515;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480。有關李善蘭在北京同文館的情況，還可參閱 Hong Wansheng, *Li Shanlan*。有關李善蘭在上海的翻譯活動，也可參閱 1.4.5節。有關丁韋良與同文館的關係，參閱 Martin, *Cycle of Cathay*: 293-294, 以及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passim*。

屬於總理衙門——譯者注)。總理衙門交給它的任務是收集有關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信息。北京同文館從建館到1898年這段時期裏，翻譯了約20本西方著作，內容大多是有關國際和外國的法律¹⁸。同文館早期出版的一本以總理衙門署名的書，就是《萬國公法》。此書原著是 Henry Wheaton 的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Philadelphia, 1836)¹⁹。《萬國公法》由丁韞良所譯。丁韞良以前曾是北京同文館英語教習。《萬國公法》於1864年出版，總理衙門高級官員董恂爲此書作了序（董恂爲戶部尚書，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詳見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崇文書局，

18. 根據 Biggerstaff, *T'ung Wen Kuan* 中的注釋84，在1888年以前，譯有5本國際法著作，2本外國法律著作，2本外國歷史著作，2本化學著作，2本學習英語和法語的手冊，1本法漢詞典，6本哲學、政治經濟學、解剖學、物理學、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著作。Biggerstaff 在另一本專著 (*Government Schools: 152*) 中寫道：“1898年以前，同文館一共出版了20多本著作，5本國際法，2本外國法，2本外國史，1本政治經濟學，10本化學、物理學、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書”。Biggerstaff 所依據的材料是《同文館題名錄》(1888-1898)，此書我一直未能找到。據 Tsien (*Western Impact: 316*) 說，北京同文館翻譯了近26本著作，包括一些未譯完的和未出版的。丁韞良在一篇有關北京同文館的文章（收於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App. F, 478）中寫道，同文館有22本書，其中“大部分是由教習和學生合作完成的”。在1896年出版的《西學書目表》中，梁啟超說，北京同文館翻譯了21本著作，但只出版了16本，即丁韞良的10本，畢利干的3本，John Hepburn Dudgeon 的1本，還有2本遊記。

19. 丁韞良在北京同文館出版的其他法律譯著有：《公法便覽》(1877年)，此書原著是 Theodore D. Woolsey 的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陸地戰例新選》(1883年)；《公法會通》(1898年)，原著是 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的 *Völker Recht* (參閱 Fryer, *Catalogue: 31*)，還有《中國古世公法》等。《法國律例》是畢利干出版的 *Code Napoléon* 的譯本。參閱 Liang Qichao, *Xixue shumu biao*: 中冊，第2頁背面至第3頁正面；W.A.P. Martin “*The Tungwen College*”，載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App. F, 478；Fryer, *An Account: 31*。

1918年，第87頁……譯者注）。次年還贈送給了皇帝²⁰。除 *Le droit des gens* 的摘譯本《各國律例》外，《萬國公法》是第一
部有關國際關係程序的漢語著作。《各國律例》是1840年林則徐請
伯駕和袁德輝翻譯的（參見1.3節）。

將丁韞良的譯著與 Wheaton 的原著進行仔細對照後，發現有
幾個新的漢語詞匯，可能就是來自這本譯著。而且，這本譯著還在
明治維新（1868年）前夕，流傳到了日本。似乎可以這樣說，丁韞
良譯著中的許多新詞，對日本近代法律詞匯的形成起過作用²¹。

20多年前，Vattel 著作中所提到的 right 概念，伯駕譯作
“例”，袁德輝譯作“道理”。在丁韞良的譯本中，譯作“權”，
這是 right 原意的引申，“權”原指“權柄”、“權力”、“威
勢”（參見 HYDCD, IV, 1360——譯者注）。從此，“權”成了一個後
綴，用來構造有關 right 的詞語。在丁韞良的譯作中，我們已經
看到這類合成詞，例如，“特權”、“主權”。作為“權”的一個
衍生詞“權利”，它也用來指 right 這一概念。“權利”這詞目
前仍在現代漢語中使用²²。

20. 丁韞良在談到他是怎樣決定翻譯 Wheaton 這本書時，寫道：“爲了在北京開
闢教區，我於1862年重返中國。在上海已故 Culbertson 先生那裏住了下來……，我
利用部分時間翻譯 Wheaton 的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這本書對中英兩
個帝國以及我的一生，有過一些影響。我早就意識到，需要這樣一本書。後來我提
出以 Vattel 的著作爲翻譯的原本，但那時 Ward 先生向我推薦 Wheaton 的著作，
因爲此書更新，而且同樣具有權威性”（Martin, *Cycle of Cathay*: 221-222；有關
翻譯過程中更爲詳細的情況，可閱該書第233-235頁。還可參閱 Martin, *Awakening
of China*: 288）。

21. 1865年，丁韞良的這個漢譯本在京都重版，這是在中國出版的後一年。參閱
Pittau; *Meiji*: 15; Cohen, *Chinese Law*: 167。有關這個譯本在日本的傳播情況，
也可參閱1.5節。

22. 在 Cohen, *Chinese Law*: 142 和 Jansen, *Japan*: 343 中，已經提到了表
示“right”和“sovereignty”的這個漢語源的日語詞。

“民主”(democracy)這個詞在中國近代史上起過很重要的作用。它也見於《萬國公法》，書中是用來譯“republic”的。Wheaton 在此講的是“monarchical”(君主)政府和“republican”(共和)政府之間的區別，丁韞良將後者譯作“民主之國”。

丁韞良用前綴“自”(self)來造詞，如“自主”(independence)、“自護”(self-preservation)和“自治”(self-government)。

在丁韞良的譯著中，表示民主立憲政府中的一些機構的詞語，也在中國和日本流行。除了用“國會”來譯“parliament”外，丁韞良還率先將表示美國國會的 Senate/Upper House 和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Lower House 譯作“上房”和“下房”。

特別有趣的是，丁韞良曾用兩個漢語詞來表示“personal property”(動產)和“real property”(不動產)。當然，很顯然，他所推薦的這兩個新詞，在中國並不很成功。這兩種財產，他譯成“動物”(能動的物)和“植物”(不能動的物)。這兩個詞，如果探究其詞源意義，在古代，它們是用來表示“animals”和“plants”。由於這兩個詞超離了原意，所以它們很短命，後來被日語詞“動產”和“不動產”所取代²³。

丁韞良的譯著《萬國公法》和他的其他譯著一樣，在與西方人有接觸的中國官員中間，廣為流傳，尤其對畢業於同文館的學生，影響更大。這些學生後來作為翻譯，隨同早期的中國外交使團出訪西方國家。

丁韞良還編纂過《格物入門》，此書由董恂作序，1868年出版。董恂是總理衙門的官員，曾為《萬國公法》作序。徐繼畲也為

23. 本書中分析過的所有漢語詞語和新詞，讀者可參閱附錄2的詞表。

此書作了序。徐繼畲是《瀛環志略》的作者（參見1.3節），1867至1869年間，他任同文館大臣，即丁韞良的前任（參見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112-113）。徐繼畲對丁韞良及其著作《格物入門》作了這樣的介紹：

泰西之學始於利瑪竇之東來，迨後南艾諸公擴而充之，益見詳備。然所言者天文曆法，於格物窮理之說，未之詳也。余頃待罪閩中，因公至廈門，晤米利堅人雅裨理，廣見博聞之士也，能作閩語。余暇輒引與長談。於泰西各國古今形勢，粗知大略，至格物之學，未暇及也。至同治五年，奉旨陞見，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管理同文館事務，因而識冠西丁君。冠西學問淵博，無所不通，著有格物入門一書，屬余為序。余受而讀之，皆聞所未聞，且一一可以見之實事，與他人之馳騖元虛，其語卒不可究詰者，蓋判然矣。大清同治七年仲春。五臺徐繼畲拜手序。（*Gewu rumen*, 卷1, 第1頁正面至第2頁背面）

這本書共分7卷：水學、氣學、火學、電學、力學、化學。前6卷都是以問答的形式進行詳細討論。最後一卷是一篇有關科學領域中運算制和度量制的簡論。

有關電學和化學的那兩卷，特別值得研究。在這兩卷中，作者給許多詞作了以前所不曾有過的解釋。“電”字用來表示electricity。它還作為前綴，用來構造多音節詞，這些詞常表示用電驅動的器具。“電”這個字很早就有了，其原義是指“閃電”，在這個本義之上，是什麼時候開始指“electricity”，我們不能確切地斷定，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如此詳細講

述電的這種現象及其各種應用的書，《格物入門》確實是比較早的。

就我所知，合信於1854年在廣州出版的《博物新編》是第一本有電學專論的書。該書有一章，叫“電氣論”（參見1.4.1節）。但是，美國教士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於1851年在寧波出版的《博物通書》中，“電”可能已經用來指 electricity 了。這本書我一直沒有找到。偉烈亞力（Wylie）在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33) 中寫道，這本書裏有“一篇介紹電報的文章，它收在有關磁學和電流學的一個短篇集中，這篇文章還配有45幅圖畫”。在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理全志》中，我們發現了“電氣”這詞，它的意思是 electricity。此書是1853至1854年在上海出版的（參見 Matsui, *Yakusho no kango*: 43）。

在一本遊記中，我們在合成詞“電理機”（telegraph）中，看到了“電”字。這本遊記是1854年羅森在美國的一艘船上寫的，當時他還很年輕。他用此詞來指一個禮物。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船長要在神奈川條約簽字儀式上將這個禮物送給日本人（參見 1.6.2 節）。

1866年，張德彝使歐途中，也討論過電學，可以看得出，他對這一現象已經很熟悉了；可能是因為在北京同文館跟丁韞良學習時，他已經知道這一現象了。張德彝說過，他把丁韞良的《格物入門》視作自己的知識源泉²⁴。

某些中國學者以為，有些用“電”創造的多音節新詞（例如《格物入門》中所使用過的“電池”這詞）來源於日本。可以肯定地說，在用電照明、電報、鐵路等方面，日本的發展要比中國更為迅速。但是，從上述19世紀50年代早期的文獻來看，用“電”來表示

24. 但時間上不一致，參閱注釋30中進一步的分析。

electricity, 更像是起源於中國²⁵。而且,《格物入門》可以使我們把由“電”構成的許多複合詞,看成是本族新詞。在《格物入門》第5卷中,mechanics 被稱作爲“力學”²⁶。在關於chemistry 的第6卷中,首次用“化學”這詞來指稱這一學科。在日語中,“化學”(讀作 kagaku)也指 chemistry²⁷。

在《格物入門》出版之前,只有《博物新編》中“地氣論”這章講述過化學現象的一些知識。該書由合信編纂,1854年出版。然而,這一學科在當時還沒有名稱(參見1.4.1和1.4.5節)。因此,似乎這樣說更有理由:“化學”這個合成詞是由丁韞良引入漢語的²⁸。

在1907年所寫的一則短記中,丁韞良對他命名“化學”這詞,感到自豪:

25. 日本人知道“電”,至少是從1776年開始的。那時 Hiraga Gennai 有個操作電機的報道。這個電機是他在長崎從荷蘭人那裏買來的。但是他用了一個音譯詞 erekiteru, 不用意譯詞“電”(日文讀若 den)來指這種現象。用來指 electricity 的“電”,傳到日本已經比較晚了(參閱 Tanaka, *History of Science in Japan*)。

26. 這類詞可詳閱附錄2中的詞表。

27. 《格物入門》中有關化學那一卷,曾以連載的形式在教會週刊 JHXB (《教會新報》)上轉載(見該刊1868年9月26日,1,4,第15頁正面至16頁起)。

28. 關於此詞源於日語的說法,也可見附錄2中的詞表。最近,一些中國科學史專家認爲,“化學”一詞由韋廉臣在其著作《格物探原》中最先使用。根據他們的這種說法,“化學”一詞出現的時間是在1856年(參閱 Pan Jixing, *Tan huaxue*; 在 Liu Guangding, *Gewu tanyuan*: 203, 注釋12中,對 Pan 的這種說法也有引用)。在 Pan Jixing 之後,Reardon (*Chemistry*: 51, note 40) 和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4; *Chū-Nichi taishaku*) 也認爲,自1856至1857年起,“化學”已見於漢語。但是, Liu Guangding (*Gewu tanyuan*: 203)說,韋廉臣的著作寫於1872年。在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中所列韋廉臣的書目裏,也不見《格物探原》。Wylie 這本書所收書目截止到1867年,一般認爲這本書是很準確的。由此可見,《格物探原》是在丁韞良的《格物入門》之後。

畢利干教授是中國化學之父，而丁韞良博士，在畢利干的著作出版之前，在那本論自然科學的書中以現代意義對這種科學命名，感到十分自豪²⁹。

很顯然，丁韞良所說的“那本論自然科學的書”就是他的《格物入門》。1866年，法國畢利干被聘到同文館，任第一位化學教習。1873年，他和聯子振合作出版了《化學指南》，此書譯自 Faustino Malaguti 的 *Leçons élémentaires de chimie* (Paris, 1853-68)。1882年，畢利干出版了《化學闡原》。這是畢利干跟承霖、王鍾祥合作翻譯的，其原本為 Karl R. Fresenius 的 *Chemical Analysis* (參見 Reardon, *Chemistry*: 35)。

張德彝在旅行遊記中，也使用過“化學”這詞，見1866年5月31日所記的那則日記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³⁰

《化學初階》是第一本用“化學”這詞來取名的書。該書第1卷由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和何瞭然編寫，1871年出版³¹。在該書的序言中，作者寫道：“這本專論化學的書，其主要論點取

29. 見 W.A.P. Martin “The Tungwen College”, 載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App. F, 475。丁韞良用“化學”一詞來指稱 chemistry 這一事實，也可在他的著作 *Cycle of Cathay* (p. 237) 中找到佐證，他在書中寫道：“(《格物入門》)……在政府的資助下印行出版，共薄薄的7卷，該書率先介紹了化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甚至還給這個學科創立了名稱”。

30. 1862至1865年間，張德彝在北京同文館求讀。他的英語教師是傅蘭雅和丁韞良。雖然，他出使歐洲時，丁韞良的《格物入門》尚未出版，但張德彝可能在丁韞良的講課中已聽到過他對化學的討論。這個遊記最早的手稿本寫於1870年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06)。因此，很可能當時張德彝已經讀過1868年出版的《格物入門》，張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談及電學時說過，《格物入門》是他電學知識的來源，這是他在1868年以後修訂過這本日記的佐證。

31. Chinese Recorder (IV, June 1871, 26-27) 和 JHXB: June 10, 1871 (III, 140, 第199頁正面) 上，對這本書有過評論。

自《格物入門》，但在本書中對《格物入門》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作了補正”³²。

後來，在中國所出版的許多化學著作對傳播化學知識以及這門學科的漢語術語有很大的貢獻³³。

有一點已經很明確，那就是不像有些中國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化學”來自日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近代化學著作是《舍密開宗》。此書由宇田川榕庵所著，在1837至1847年間出版。書名中的音譯詞“舍密”譯自荷蘭語“chemie” (化學)，不是譯自漢語“化學” (參見 Vos, *Dutch Influences*: no. 276; Needham, V, 3, 255; Tanaka, *History of Science in Japan*)。1862年，日語中仍見有“舍密”，那時 Ueno Hikoma 出版了他的《舍密局必攜》。1868年，在大阪設立了“舍密局”，這是日本第一個教化學的機構 (Tanaka, *History of Science in Japan*)。後來，“化學”這詞傳到了日本 (日語讀“化學”為 kagaku)。所以，可以明確

32. 見嘉約翰，《化學初階》，載 JHXB, June 10, 1871 (III, 140, 第199頁正面)。

33. 在1871和1883年間，上海製造局翻譯館出版了7本以“化學”為名的書。這些書是由傅蘭雅和徐氏父子 (徐壽和徐建寅) 合作翻譯的。1873年和1883年，北京同文館出版了畢利干翻譯的兩本化學著作 (參閱 Fryer, *An Account*: 22-23; *Jiangnan ji*: 卷 2, 第 21 頁;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152; Ailleton, *Terminologie*: 58)。這些著作出版以後，一些西方學者已消除了原先對“化學”一詞的顧慮。1871年，新教傳教士 Wilhelm Lobscheid 出版了一本漢英詞典，他在該詞典的序言中就談到了這種顧慮：“其他術語，如已經使用的‘化學’一詞，本詞典就沒有收錄，因為 Chemistry 不是有關變化的學說，而且我們現在對學科的了解又不允許我們使用黑暗時代中煉金士們的那些名稱 (Lobscheid, *Dictionary*, Preface: V)。”

地說，“化學”這個新詞是從中國傳至日本的，而不是由日本傳至中國的³⁴。

至於化學元素和化合物的名稱那就更複雜了。在《博物新編》(1854年)中，合信至少創造了4個元素的中文名稱：淡氣(nitrogen)、炭氣(carbon)、輕氣(hydrogen)、養氣(oxygen)(參見 *Bowu xinbian*: 卷1, 第2頁正面至背面; 也可參見附錄1)。在《格物入門》(*Gewu rumen*, 卷6, 第7頁背面至第8頁背面)中，丁韞良系統地介紹了化學符號的表示方法。這個方法是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拉瓦泄) 於乾隆年間(1736-1796)首次提出的。在丁韞良的這本書中，用新詞“原質”來表示化學元素。雖然，他說，已經知道的元素有62種，但他只列了42種元素，他用雙音節詞或音譯詞來對譯這些元素³⁵。丁韞良解釋說，化合物是各種元素合併的產物，“凡有二質相合者，以漢文二字配合名之亦可”(*Gewu rumen*: 卷6, 第7頁背面至第10頁背面)。在1.4.6節中，我們將看到，美國人傅蘭雅(John Fryer)和他的中國助手，在上海製造局成功地制定了一個化學元素漢字標記系統，選一個漢字去表示一個元素，這樣以利於表示化合物。

同文館出版的譯著，對漢語中許多新詞的傳播是有促進作用的。隨同早期赴歐考察團以及後來的官方外交使歐團出訪的該館學生，他們所寫的遊記也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這些遊記在中國知識

34. 有關《格物入門》在日本的情況，丁韞良寫道：“這本書已在日本重版，並加有注釋”(Martin, *Cycle of Cathay*: 237)。遺憾的是，我不知道日本圖書館是否有這本書。所以，我不能確定，這個詞是否就是通過丁韞良的《格物入門》傳至日本的。但是可以想象，《格物入門》跟丁所譯的《萬國公法》可能在日本是同樣受歡迎的，《萬國公法》在日本就曾多次重印。關於中國化學術語在日本的傳播，也可參閱1.6.2節。

35. 丁韞良給42個元素中的25個，取了中文名字(“華字”)，其餘17個，使用音譯(“字音”)。參閱 *Gewu rumen*: 卷6, 第9頁背面至第10頁正面; 也可參閱附錄1。

界有著一定的影響，而且它們是有關西方生活、習俗方面的第一手真實的資料。

1.4.4 早期中國訪問西方的外交使團

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和一些朝廷官員組成的中國第一個考察團，於1866年3月6日離京赴西，同年10月26日回國。前北京同文館學生張德彝是該團的成員。他後來寫了一本日記（《航海述奇》——譯者注），記述這第一次赴西旅行。這個年輕的學生曾多次參加出訪海外的中國使團，這是總理衙門中的一個很幸運的差使。1901年，他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國、意大利、比利時三國公使。次年專任英國公使。1905年任滿回國。（參見 *Zhongwai shiling*: 4, 15, 17）。離開中國之前，他是光緒皇帝（在位期1875年-1908年）的英語教師（參見 Hummel, *Eminent Chinese*: 732; Martin, *Cycle of Cathay*: 316-317）。

然而，張德彝並不是赴西旅行的中國青年學生中的第一人。在19世紀，有機會去國外學習的較早的一個中國人，可能就是容闈，在1847年到1854年間，他在耶魯大學讀書³⁶。遺憾的是，關於這次旅行的記述，他一直要到1901年才用英文寫了一本書，題目是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這本書後來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1915年，此書被譯成中文，取名為《西學東漸記》。因此，這本日記不能成為研究容闈在國外這段時期裏漢語詞匯演變的參考書（參

36. 前面已經說過（見1.3節中的注釋14），林阿適可能是第一個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然而就我所知，他沒有留下此次旅行的記述。容闈可能是在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學生。

見 Zhong Shuhe, *Zouxiang shijie*: 122-140;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02-405)。

僅僅過了兩年，也就是在1849年，廈門港粗通英語的林鍼，被送去紐約教漢語，當時他只有25歲。後來他寫了一個短篇的旅行日記，於1849年出版。這篇短記對研究19世紀前半葉末期的新詞是很有用的。例如，書中將照相機稱作“神鏡”。

然而，我們幾乎要等20年，才見到張德彝和斌椿的一些旅行日記的出版。斌椿是1866年那個外交使團的團長。在張、斌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一些新詞，這對研究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是很有用的³⁷。

我們已經指出，丁韞良的譯著對張德彝《航海述奇》的影響十分明顯。其實張德彝說過，《萬國公法》是各國間所訂協議的匯集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70)。他指出，美國是唯一的民主（或共和）國家，並用“民主之國”來稱之（見上引：556），而“民主之國”這一短語在丁韞良的譯著中就已經用過了。他首創新詞“判斷處”，來指稱英國 court（見上引：529）。丁韞良曾用動詞“判斷”來譯英語“judgement”。所以張德彝是根據丁韞良的“判斷”創造出“判斷處”這詞的。張德彝把《格物入門》當成是其電學知識的寶庫（見上引：489）。

這兩本日記中有一些技術產品的名稱，然而這迄今還不為中國所知。張德彝和斌椿在日記中一般盡量使用以前書中出現過的詞語，這些書如《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

我們已經看到，在19世紀40年代，“公司”這詞已在廣州使用，它主要用來指“聯合東印度公司”。1866年，張德彝和斌椿一般用

37. 斌椿和張德彝的日記，已由 Masci 摘要翻譯成意大利文，見 Masci, *L'oceano*: 39-63 和 65-130。

此詞來指外國公司。隨著中國外貿事業的發展，“公司”的本義已經擴大，它可用來指所有的外國公司了。

張德彝經常使用一類三音節複合詞，這就是“火輪”兩字後加一個後綴字。例如：“火輪車”(steam-train)、“火輪機”(steam engine)、“火輪船”(steam ship)，這些詞都在《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中出現過。另外，我們還在張德彝的日記中發現“新聞”和“新聞紙”(newspaper)，前者是英語意譯詞，後者是英語仿譯詞。

在這些日記中，還有一些由前綴“電”構成的術語。張德彝最早看到這些術語，可能還是在同文館讀書的時候，後來又在《格物入門》中看到這類詞。此外，用來指 electricity 的“電氣”，這也是一個很多產的前綴，它能創造一些新詞，用來指電器設備。例如，電氣燈 (electric lamp)、電氣機 (electric engine)、電氣線 (electric line)、電氣信 (telegram)，等等。在書中，“電氣信”與“電報”(telegram) 並存。後來，“電氣信”常用來指 telegraphic messages。應該注意的是，張德彝第一次聽到有電報機以及知道它的功能是在北京同文館讀書的時候。丁韋良是1864年開始在那裏教英語的，他還給學生上了有關電報機的課，題目叫“電報機的用途以及操作”³⁸。於是，電報機的雛形就於1865年在中國出現了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67)。

中國訪問西方第一個真正的外交使團是由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率領的。蒲安臣為美國駐華首任公使 (1861-1865,

38. “爲了介紹這一種奇特的發明，我曾在費城學習過怎麼操作；後來我自費帶了兩套設備，一個是莫爾斯系統的，另一個是字母盤，這樣簡單易學，而且印象深刻” (Martin, *Cycle of Cathay*: 299)。

1866-1867) (參見 *Zhongwai shiling*: 60)。這個代表團於1868年離開上海，在日本和美國作短暫逗留後，先後赴英國、法國、比利時、普魯士、丹麥、瑞典、荷蘭、俄羅斯、意大利以及西班牙。最後於1870年回到中國。1870年，蒲安臣在俄國死後，滿族人志剛率領代表團完成了最後的行程。後來志剛寫了一本旅行日記，書名是《初使泰西記》，此書於1872年出版。

志剛常提到西方一些機構和機器。我們在他的日記中，還發現“自由”(freedom)和“自主”(independence)這兩個詞。“上堂”和“下堂”用來表示“會堂”(parliament)中的兩個議院。Parliament一般叫“會堂”。還有“養瘋院”(lunatic asylum)和“萬獸園”(zoological garden)這兩個三音節詞，其中“院”和“園”為後綴(在志剛的這本日記中，在“萬獸園”之後，又有“野獸園”之稱，詳見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51 (譯者注))。

對於各種機器的名稱，志剛用過6個雙音節新詞，它們是由動詞加後綴“機”構成的(“機”在現代漢語中可用作所有機器的後綴):“織機”(textile machine)、“蕩機”(ironer)、“擠機”(press)、“軋機”(driller)、“拔機”(extractor)和“火機”(machine) (“拔機”(extractor)係“撥機”(pusher)之誤，詳見同上: 261。“火機”是指蒸汽機，所以確切地講，應該是 steam engine——譯者注)。志剛還使用了兩個多音節合成詞，而且都加有“機”:印文機(printer)、通信線機(information machine)。

日記中有兩個音譯詞:“且把孤”(tobacco)和“伯理喜頓”(president)。後者還被稱作為“總統領”，這是一個意譯詞，用來指美國最高行政長官。

另一本重要的參考書是郭嵩燾所寫的日記。郭嵩燾是中國駐英國和法國第一任公使（1876-1879）（參見 *Zhongwai shiling* : 3）。郭嵩燾在外國任職期間身邊有一本日記，這是他從中國（1876年12月）到倫敦（1877年1月）的那一部分日記。當他還在倫敦時，這本日記就在中國出版了，書名為《使西紀程》。這本書遭到中國保守派的猛力攻擊，他們譴責郭嵩燾崇洋媚外。這就是為什麼郭嵩燾大部分日記直到最近才得以出版的原因³⁹。

歷史學家認為，19世紀後半葉，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中國官員中，郭嵩燾是對西方觀察較為用心的一個。作為中國派赴西方的第一個常駐代表，在他的遊記中，對西方歷史、機構、風俗習慣，充滿了熱情洋溢的言詞。遺憾的是，他的日記，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沒有同等的價值，這可能是因為郭嵩燾只是創造了許多音譯詞。

郭嵩燾不會講英語，要用翻譯，翻譯中就有張德彝。在他的日記中經常提到新的學科、新的技術發明，這些都是他離開中國前幾十年中西方所產生的新事物。例如，化學（chemistry）、電氣（electricity）、電氣燈（electric lamp）以及一些機構的名稱，如“議院”（parliament）。在他的一些日記中，還有許多來自英語和法語的音譯詞。除了專有名詞必需使用音譯詞外，郭嵩燾還將別的詞作了音譯，如 telephone、microphone、phonograph，還有一些機構和職務的名稱，如 Foreign Office、Literary Fund、Court of Common Pleas、Police、Major，對於有些詞，他顯然知道漢語中已經有意譯詞了，但他有時也使用音譯詞。例如，對於

39. 郭嵩燾日記完整的版本《倫敦與巴黎》一直要到1984年才出版。它收於繆叔河主編的文集《走向世界叢書》（長沙，1984年）。在《倫敦與巴黎》中有：《使西紀程》、在倫敦和巴黎期間的全部日記、回國途中的日記，以及郭嵩燾離國之前和回國之後所寫日記的選錄本。郭嵩燾日記的一些選錄本，已用意大利文出版，見 Masci, *L'oceano*: 237-263。

parliament, 他既用“議院”，又用“巴力門會”；對於 chemistry, 他既用已經廣為流行的“化學”，又用譯自英語的音譯詞“鑑密斯得里”，等等（參見 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149; 也可參見2.2.2節）。

郭嵩燾所創造的音譯詞幾乎沒有一個還留在現代漢語詞匯中。他所創造的極大部分詞語，都被其他新詞所取代。

1.4.5.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上海的譯著

19世紀50年代早期，繼廣州之後，上海是新教徒活動的中心。在倫敦傳道會的支持下，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學者開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852年，中國數學家李善蘭（1810-1882）在上海與偉烈亞力·艾約瑟（Joseph Edkins）和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相識，接著他們便開始合作翻譯西方科學著作（參見1.4.2節中的注釋17）。

雖然，我們不可能對上海倫敦傳道會所譯的全部著作進行分析，也不能肯定地說，這些譯著中所使用的詞全是新創的，但是，一般我們可以說，這些譯者使用過某些領域中的舊詞，同時，他們也創造了一些新詞。

歐幾里德幾何是於17世紀由耶穌會教士傳入中國的，*Elements of Geometry* 前6卷已由利瑪竇和徐光啓譯出，並於1607年在北京出版，書名為《幾何原本》（D'Elia, *Fonti Ricciane*: II, 356-361; Bernard, *Adaptations chinoises*: 329;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19世紀，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

作翻譯了 *Elements of Geometry* 後9卷，並於1857年出版，書名為《續幾何原本》⁴⁰。

在利瑪竇和徐光啓去世兩個多世紀以後，這部西方科學著作的續譯本問世了。這部譯著猶如在兩個時代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寂寞了兩個世紀以後，如同耶穌會教士初次將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時那樣，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的合作再次出現了。

1865年，李善蘭請求曾國藩，希望支持出版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全譯本。該書前6卷於1607年出版，餘下9卷，由李善蘭和偉烈亞力於1857年譯出。1865年，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第一個全譯本終於在南京出版了。此書共有5篇序言：曾國藩寫了一篇，李善蘭寫了一篇，利瑪竇和徐光啓原有兩篇，偉烈亞力寫了最後一篇⁴¹。

通過比較，前6卷的早期譯本和後9卷的晚期譯本，它們的專業語言在這兩個世紀中不會有過變化。術語“geometry”仍舊翻譯成“幾何”，這是利瑪竇和徐光啓最先使用的。這個術語在現代漢語和現代日語中仍在使用（“幾何”在日語中讀作 kika）。像許多明朝耶穌會士所譯的其他著作一樣，《幾何原本》也傳到了日本，但在1630年遭到禁止。一直到1720年，這種禁令才得以解除（參見 Bernard, *Traductions chinoise* : list I, no.12; list IV, no.7）。

“幾何”一詞在漢語和日語中可能還會繼續使用下去，因為“幾何”既是拉丁語 geo 的音譯詞，又是一個意譯詞，“幾”、

40. 有關利瑪竇和徐光啓合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前6卷的始因，見 Moule, *Obligations of China* 和 D'Elia, *Euclide*。

41. 此書全譯本的書名為《幾何原本十五卷》（1865年，金陵）。曾國藩和利瑪竇序言的英譯文，見 Moule, *Obligations of China*。徐光啓和利瑪竇序言的意大利譯文，見 D'Elia, *Euclide*。李善蘭的序言轉載於 *Beizhuan ji bu*: 43, 1514。可參閱1.4.5節。

“何”這兩個字都是“多少”的意思。“幾何”之所以容易被漢語和日語吸收，是因為它有一個借托的含義，其實它是一個音譯詞⁴²。

耶穌會士所創造的其他純音譯詞有著不同的命運。例如，傳教士們把 algebra 譯作“阿爾熱巴拉”。後來，李善蘭和偉烈亞力把 *Elements of Algebra* 這書的書名譯作“代數學”，從而“代數學”取代了“阿爾熱巴拉”。此書原著者為 Augustus de Morgan，譯著出版於1859年⁴³。

還有這樣一些情況，用於數學翻譯的有些術語在漢語中已用了幾個世紀。例如“數學”(arithmetic)，在漢語中至少從1578年起就有了，只是沒有廣泛使用⁴⁴。在書名中有“數學”這詞的第一本近代著作是偉烈亞力翻譯的《數學啓蒙》，此書於1853年在上海出版(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

“微分”和“積分”這兩個數學術語，在漢語中自公元11世紀以來就用來指 differential calculus 和 integral calculus，

42. 不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很難知道17世紀耶穌會士所創造的漢語數學詞匯在當時有多少影響。關於這個問題，偉烈亞力在1887年寫道：“耶穌會上來到中國時，數學研究處於長期癱瘓狀態，只有少數幾個當地學者知道古書中的那些數學知識。傳教士重新傳授了許多新知識，這些知識古代的中國人早就了解。因此，在原有的數學術語系統上引進了新的命名法。但是原有的術語中國數學家們照舊使用，於是當時有兩種術語系統，它們在許多現代專著中還時有採用。這兩種術語系統既不嚴謹又不精確，對數學研究很不利”(Wylie, *Literature*: 118-119)。偉烈亞力在這裏所說的“現代專著”，顯然是指19世紀50年代在上海翻譯的數學著作。可參閱本書後面的進一步論述以及1.2節中的注釋3。

43. 參閱 Needham, III, 53;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4; *Beizhuan ji bu*: 43, 1514。

44. “數學”這一術語在數學書名中的第一次使用，是在《數學通軌》這一書中，此書由柯尙遷於1578年所著，柱知耕所寫的《數學論》一書(1681年)，其書名也有“數學”這個詞。這裏特別要感謝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 Catherine Jami，她向我提供了《數學論》這一書名。參閱 Needham: III, 714; *Siku quanshu zongmu*: 908。

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在他們的一本譯著中再次使用這兩個詞。這本於1859年在上海出版的譯著，叫《代微積拾級》，原著是 Augustus de Morgan 的 *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⁴⁵。“方程”(equation)這一術語的詞源也是這樣⁴⁶。

因此，在數學和天文學中，術語體系早已存在，倫敦傳道會的翻譯們只是從古書中找出他們所需的術語。但在其他學科中，如物理學和植物學，情況就不是這樣了，他們需要創造一些新詞。

鄧玉函和王徵在1634年出版的《奇器圖說》中使用過“重學”一詞。後來艾約瑟和李善蘭重新起用這個詞，用它來指 mechanics，還用它作為一本譯著的書名。此書於1858年在上海出版，原著是 William Whewell 的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f Mechanics*⁴⁷。他們還創立了其他兩個新術語：“靜重學”(static mechanics)和“動重學”(dynamic mechanics)⁴⁸。

“植物學”這個新詞是通過《植物學》這本書最先引入漢語的。這本植物學論著共有8卷，由李善蘭和韋廉臣合譯，1858年在上海出版，原本是 John Lindley 的一些著作。這本書在植物分類

45. 參閱 Needham: III, 143;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4; *Beizhuan ji bu*: 43, 1514, 此書收有李善蘭在《代微積拾級》中的序言。

46. 有關這段時期，上海翻譯家所創造的其他數學新詞，可參閱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4。

47. 參閱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88; *Beizhuan ji bu*: 43, 1514, 此書收有李善蘭在《重學》中的序言。

48. “重學”後來被丁韋良於1868年創造的新詞“力學”所代替；同樣，“靜重學”變成了“靜力學”，“動重學”變成了“動力學”，參閱附錄2中的詞表。

方面有幾個新詞，它後來成了中國和日本在植物學方面的主要參考書⁴⁹。

偉烈亞力、慕維廉和艾約瑟還編輯過第一本以討論科學爲主的中文雜誌，此刊從1857年1月至1858年1月在上海出版。該刊名稱爲《六合叢談》，“六合”即天地四方之意⁵⁰。新教傳教士們通過翻譯，在中國致力於技術科學知識的傳播。在這本雜誌中，他們還介紹了其他方面的西方文化，例如，地理學、希臘文學以及有關美國和英國議會體制方面的知識。

從詞匯角度看，該刊中使用的“議院”一詞 (parliament) 尤其值得注意。在早期著作中，我沒能發現這詞的蹤跡。這個詞與其他用來指這個特殊機構的詞語一起，同時並存。後來此刊於1858年在日本重印，1864年又翻譯成日文，於是，和“議會”（日語讀作 gikai）、“國會”（日語讀作 kokkai）一起，“議院”（日語讀作 giin）這詞也在日本廣泛使用⁵¹。

在此刊中，把 telegram 稱作是“電氣通標”，當時還沒有“電報”之稱。“電報”是一個後起的名稱，在《六合叢談》以後的出版物中，才有出現。我們只在1868年出版的丁韞良《格物入門》中找到了“電報”一詞。在《六合叢談》中，我們還發現了以下術語：“文學”（指 literature，已見於《海國圖志》），“國

49. 關於《植物學》一書對漢語和日語植物學詞匯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可參閱 Métaillé 的一些著作。在 *Botanique* 中，Métaillé 認爲有37個新詞，是由這本書最先使用的，其中18個在植物分類中仍在使用。也可參閱1.5節。

50. 見偉烈亞力的《六合叢談小引》，載 LHCT: 1857年，1，第1頁正面，《六合叢談小引》在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52中也有引用。關於這本雜誌，也可參閱 Ge Gongzhen, *Baoxue shi*: 68-69;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

51. 有關《六合叢談》的情況，可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 Ge Gongzhen, *Baoxue shi*: 68-69，以及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52。
《六合叢談》前13期（1857年1月26日-1858年1月15日）的索引，可參閱 *Jindai gikan*: 1-3。有關此刊在日本的傳播，可參閱1.5節。

債”(national debt)，“統計”，但它是當作動詞來用的，意思是“計算”(to calculate)；還有一個詞是“空氣”，用來指“air”。

該刊每期由三部分內容組成：第一部分是幾篇署名文章；第二部分是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短篇報導；第三部分是經濟信息，如貿易值、物價等。該刊的這種編排方式，在19世紀後半葉，是英美傳教士出版的各種雜誌所遵循的模式（可參見書後進一步的論述）。

這種有關西方知識的翻譯和傳播的活動，引起了一些中國官員的興趣。鑒於20年前林則徐和魏源在政治、軍事上的教訓，他們主張，中國要克服所有面臨的困難，就需要學習他們認為是對西方軍事優勢起過決定作用的那些實用知識。這種觀點後來成了著名的“洋務運動”的主題。

1862年，這場運動的主要支持者曾國藩，決定在其鎮壓太平軍的湘軍司令部駐地安慶，建立“安慶軍械所”。1861年和1862年，他招募了徐壽(1818-1884)和華蘅芳(1833-1902)。徐、華學有一些基礎技術知識，這都是從倫敦傳道會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早期科學著作中學來的⁵²。1867年底，安慶軍械所被併入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該局設有一個翻譯館，主持工作的是華蘅芳、徐壽以及徐壽的兒子徐建寅(1845-1901)⁵³。翻譯館裏有幾個外國人，專門選擇材

52. 徐壽和華蘅芳曾在江蘇無錫建立了一種知識學社，在這之前他們已讀過17世紀耶穌會士翻譯的科學著作，以及1854年合信在廣州出版的《博物新編》（參閱1.4.1和1.4.3節）。根據《博物新編》，徐壽和華蘅芳在安慶軍械所在沒有外國技術人員的幫助下，他們成功地製造了中國第一艘蒸汽船。1866年3月，這艘名叫“黃鵠”的蒸汽船下水了。這艘船“長五十餘尺（約17米），每一時能行四十餘里（約20公里）”。參閱 *Qing shi gao, liezhuan*: 292, 13929-13931; *Beizhuan ji bu*: 43, 1516-1517; Fryer, *An Account*: 1-3; Chen, *Tseng Kuo-fan*: 40-41 以及 Ros, *Steamship in China*: 148。

53. 徐壽主要研究化學和蒸汽機；華蘅芳主要研究數學和地質學。參閱 *Beizhuan ji bu*: 43, 1516。

料，以供翻譯。如同上海倫敦傳道會裏那樣，翻譯工作總是由西方口譯員和中國筆錄員合作進行⁵⁴。1867年，翻譯館譯出了第一批書⁵⁵。

自從上海製造局設立翻譯館以來，共出版譯著一百多部，其中大部分是有關軍事技術、工程、化學等方面的科技書籍⁵⁶。

北京同文館所翻譯的大多是法律和歷史方面的書籍。上海那個翻譯館，繼承了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以及幾年前的新教傳教士的遺志，專譯科技著作，於是，這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使之能重新接觸西方思想中的這些領域。

1.4.6. 上海製造局——科技詞匯的形成和傳播的搖籃

傅蘭雅是上海製造局中最為活躍的外國譯者。在1871年至1896年間，他和徐壽以及其他中國合作者合作翻譯了77部著作。另有14

54. Fryer (*An Account*: 12)對這種翻譯的具體方法作了這樣的描述：“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後，華士將稿改正潤色，令合於中國文法”。

55. 這些書是：《運規約指》，此書由傅蘭雅和徐建寅根據 William Burchett 的一本專著譯成；《汽機發軔》，此書由偉烈亞力和徐壽根據 J.T. Main 的一本手冊所譯；《地學淺譯》，此書由瑪高溫 and 華蘅芳根據 C. Lyell 的一本地質學著作譯成。這些譯著都是1867年在外國人的住地翻譯出來的，而且都在1871年出版。參閱 Fryer, *An Account*: 4, 22-23; Bennet, *Fryer*: 84, 106, 107。

56. 有三本有關上海製造局所出書籍的書目。一本收於 Fryer, *An Account* 中，此書所收書名截止於1880年。另一本收於1905年出版的 *Jiangnan ji* (卷2, 第15頁正面至23頁正面)。第三本是1910年出版的《上海製造局譯印圖書目錄》。據 Bennet (*Fryer*) 對這些目錄的分析，該局翻譯出版了約121本著作：傅蘭雅77本，金楷理23本，林樂知10本，偉烈亞力9本，瑪高溫2本。關於所有譯著的總目，讀者也可參閱 Bennet, *Fryer* 中的附錄。(參閱 Xiong Yuezhi, *Fanyiguan shilüe*: 30-32。)

本書是後來在美國翻譯的，並由製造局出版。他還為各種機構翻譯了38本著作，總計129本（Bennet, *Fryer* : 37）。由翻譯館和全國各地傳教士出版社印行並銷售的傅蘭雅譯著數以萬計⁵⁷。

從一開始，上海製造局的翻譯者們就意識到要推動漢語科學術語的發展，方法很重要。傅蘭雅和他的中國同事認為，在他們的翻譯工作中，應該採用以下標準：

為使本館譯事有序，經議特定如次：

（一）華文已有之名 設擬一名目為華文已有者，而字典內無處可察，則有二法：一、可察中國已有之格致或工藝等書，並前在中國之耶穌會傳教士及近來新教傳教士諸人所著格致、工藝等書；二、可訪問中國客商或製造或工藝等應知此名目等人。

（二）設立新名 若華果無此名，必須另設新者，則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為新名，仍讀其本音，或以字典內不常用之字釋以新義而為新名。二、用數字解釋其物，即以此解釋為新名，而字數以少為妙。三、用華字寫其西名，以官音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華字，凡前譯書人已慣用者則襲之，華人可一見而知為西名；所已設之新名，不過暫為試用，若後能察得中國已有古名，或見所設者不妥，則可更易。

（三）作中西名目字匯 凡譯書時所設新名，無論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隨時錄於一本小冊子，以後，把這些

57. 傅蘭雅說，到1879年6月止，當時已出版的98種著作，共印了31111套，已銷售的總數是83454卷（*Fryer, An Account*: 19）。

小冊子匯總成書。而各書內所有之名，宜匯成總書，製成
大部，則以後譯書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⁵⁸。

以上各點，由傅蘭雅和他的中國同事們於1867年共同擬訂的⁵⁹。
這些很概括的理論原則，傅蘭雅和他的同事們一直在使用。這些原
則是檢驗已有詞匯（傳統詞匯以及19世紀前半葉傳教士所創立的詞
語）和新創立的科學術語的標準⁶⁰。

在1.4.1和1.4.3節中，我們講了“化學”一詞怎樣被用來指
modern chemistry，同時也論及了合信和丁韞良著作中最先介紹的
化學知識。但在翻譯化學元素的名稱時，還是碰到了一個實際問
題。

1871至1875年間，廣州出版了《化學初階》（共4卷），這是最
早的化學譯著之一。書中有一節是關於無機化學的，此內容選自
David Ames Well's 的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New York & Chicago, 1858)。1871年，關於這部譯著

58. 這些話第一次在 Fryer, *An Account*: 9-10 上發表時用的是斜體；後來又刊
於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5。參閱下一個注釋。

59. 對於這些早期的翻譯準則，傅蘭雅在 *Scientific Terminology* 中有過解釋，
當時是1867年，他正好在上海製造局開始翻譯科學著作，他說：“……這些翻譯科學
術語的規定是經我的中國同事們同意的。但是沒有發表，一直到1880年1月才予以公
開，先是發表於 *N.C. Daily News* 和 *Herald*，最後發表於 *Nature*，全文如
下……”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5)。接著他就講了以上三點。

60. 1890年，傅蘭雅在回憶自己在上海製造局怎樣開始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他
說：“那時我所知道的有關近代科技的漢語書只有這樣一些：偉烈亞力先生有關天文學
和數學的著作；艾約瑟博士的力學著作；合信醫師的自然哲學和醫學著作；慕維廉牧
師以及其他人的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著作；韋廉臣博士的植物學著作。此外還應該提
到耶穌會士的大量著作，雖然是兩三個世紀前寫的，但是仍然十分有用，特別是在天
文學和數學術語方面。”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4-5)。

有一篇評論，文中講述了譯者在命名這些化學元素名稱時所採用的方法：

在術語命名方面，只有一些外語名稱顯然需要翻譯。熟悉的物質名稱，沿用了以前的叫法。元素中的有些名稱，取自傅蘭雅先生的補表。一個漢字表示一個元素，使用這種方法，化合物的名稱容易固定⁶¹。

因此，在漢語中，用新字表示尚未熟悉的元素，這一想法可能是傅蘭雅最先提出來的⁶²。

在《化學鑑原》這本書裏，傅蘭雅直接提出如何翻譯元素的問題。《化學鑑原》於1872年由上海製造局出版，共6卷。這本 Wells 的化學書，已經由嘉約翰和何瞭然翻譯過了，當時的書名叫《化學初階》。這次傅蘭雅和他的同事徐壽進行了重譯。傅蘭雅譯本中的第29章（卷1，第20頁背面至24頁正面）有一個包含64個化學

61. 這篇評論的題目是“Manual on Chemistry in Chinese”，由 *Chinese Recorder* 的編輯所寫，載該刊1871年6月第3期第26頁。傅蘭雅的那個補表可能是 *Vocabulary of Names of Chemical Substances*（《化學物質名稱表》）的初稿。這份初稿修改後刊於他的 *Translator' Vade-Mecum*（《翻譯手冊》）。可參閱本書後面更進一步的論述。

62. Alletton (*Terminologie*: 39) 認為：“徐壽根據這種想法，探求元素的音譯名，以使用來表示歐洲術語中的第一個音節”。關於這種特殊的方法是由誰最先提出來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均有過研究，論文目錄可閱 Reardon, *Chemistry*: 41, note 23。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在1896年，梁啟超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4) 堅持認為，傅蘭雅是這種方法的發明人，他說：“傅蘭雅譯化學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譯名物，宜通用其例”。但是梁啟超的這個觀點一直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Reardon(同上)也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中國歷史學家，將這份功勞主要歸功於嘉約翰·傅蘭雅或者其他外國人”（原文強調“沒有”這個詞）。

元素的表，前面有個按語，題為“華字命名”。在這個按語中傅蘭雅講了他命名新術語時所使用的方法⁶³。在這個表中有10個元素的名稱是漢語原來就有的，它們都是單音節詞（金〈gold〉、銀〈silver〉、銅〈copper〉、鐵〈iron〉、鉛〈lead〉、錫〈tin〉、汞〈mercury〉、硫〈sulphur〉、磷〈phosphorus〉、炭〈carbon〉）；還有48個尚未熟悉的元素，各創造一個新字（或以不同的意義來使用已有的字）。每個新字有一個偏旁，這個偏旁根據各元素所屬門類而定（金屬的用“金”，非金屬的用“石”），然後加上聲旁。這個聲旁根據各元素拉丁名字的第一個音節而定。對於 bromine，用已有的字“臭”，再加“水”來表之。讀音變成 xiu（溴）。用兩個字（雙音節）合成的名稱，用來表示5種氣體元素（養氣〈oxygen〉、輕氣〈hydrogen〉、淡氣〈nitrogen〉、綠氣〈chlorine〉、弗氣〈fluorine〉），第二個字是用“氣”字。傅蘭雅之所以決定保留這5個雙音節元素名稱，可能是因為這些名稱在一些書中已經使用了。這些書就是合信寫於1854年的《博物新編》，以及嘉約翰和何瞭然的《化學初階》，此書出版於1871至1875年間。然而，當這些元素出現於化合物時，他只用第一個字（參見 1.4.1和 1.4.3節）⁶⁴。後

63. 後來，傅蘭雅發表了 *Vocabulary of Names of Chemical Substances*（《化學物質名稱表》）（載於 Fryer, *Translator's Vade-Mecum*）。此表約有3000個詞目，其中有54個化學元素已經在1871年的《化學叢原》中刊印過，見本書附錄1。在1885年那個表的前言中，傅蘭雅寫道，這個表原打算作為“Bloxam 的化學著作”第一版的附錄。但是，他指的是哪一本不清楚，因為他翻譯的 Bloxam 的化學著作有好幾本（參閱 Fryer, *An Account*: 22-23; *Jiangnan ji*: 卷2, 第21頁正背面; Bennet, *Fryer*: 86）。

64. 傅蘭雅沿用了合信創造的一些名稱，它們是：“養氣”（oxygen）、“輕氣”（hydrogen）、“淡氣”（nitrogen）。合信還創造了“炭氣”，但傅蘭雅用單音節字“炭”來代之，因為 carbon 不是氣體，是非金屬（參閱 Hobson, *Bowu xinbian*: 卷1, 第2頁正背面）。傅蘭雅還沿用了嘉約翰和何瞭然用過的“綠”（chlorine）和“弗”（fluorine）（《化學初階》，博濟醫院，廣州，1871-1875：卷1, 第6面。在

來，上面這些名稱只用一個字來表示，“氣”成了表示類屬的偏旁，這5個元素的名稱成了單音節詞。這些名稱由“氣”和聲旁合成。

“氣”表示氣體元素，聲旁和金屬、非金屬一樣，是由拉丁文名稱中第一個音節的讀音決定的。

由於新的化學元素逐漸發現，新字的創造成了後來幾年中的主要方法，但是有些字的使用出現過反復，甚至引起過爭議 (Alletton, *Terminologie* : 42-46; Reardon, *Chemistry : passim*)⁶⁵。在近代漢語歷史中，這種方法只用於化學元素。在其他領域中，則需要創造一些新詞，比較傳統的方法是將原有的詞語加以引申，或創造一些多音節複合詞，甚至使用一些音譯詞。對於化合物，譯者們用元素名稱加分子量數來表示，當這種方法用不上時，那只能採用從英語借來的音譯詞⁶⁶。

Reardon, *Chemistry*: 377中也有轉載)。和其他氣體元素一樣，“綠”和“弗”的後面跟了一個“氣”字，這樣就創造了“綠氣”(chlorine)和“弗氣”(fluorine)。1890年，傅蘭雅在解釋為什麼沿用這些術語時說：“然而，以前的譯者所創造的術語，不免有些粗疏，但只要不是荒唐透頂的，我均不作更改。有名望的譯者比我更早刻版或出版的書中的術語，一般我都採用。可能有時沒有採用，那是由於倉促疏忽所致，決不是有意的。譯名權應該得到譯者們的承認，可惜常被忽視了。(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5-6)。傅蘭雅以“淡氣”(nitrogen)這一術語為例，解釋了他為什麼沿用此名的原因，那是因為這是合信命名的。Martin (*Gewu rumen*, 卷6, 第9頁背面)用“淡氣”來指 hydrogen, 而不是 nitrogen。參閱附錄1。

65. 傅蘭雅對近代化學術語的形成所做的貢獻是有真憑實據的：在他用漢語翻譯的64個化學元素中，有35個現在仍在使用。還有8個古已有之，它們用來表示在中國已經熟悉的那些元素（這8個名稱中只有表示 carbon 和 phosphorus 的術語有些變動）。參閱附錄1。

66. 對傅蘭雅的那個化學詞匯表中的所有新詞進行分析，顯然已不屬本書範圍了。在這裏我們只分析了那些譯者們創立新術語時所遵循的原則。關於漢語化合物術語的演變，在 Alletton, *Terminologie* 和 Reardon, *Chemistry* 中有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

在礦物學和藥物學中，譯者們曾為術語的統一作過努力。傅蘭雅曾編了一個礦物學和藥物學的詞匯表。其中礦物詞匯表刊於1883年出版的 J.D. Dana 的著作 *Mineralogy*，此書由瑪高溫和華蘅芳翻譯，取名為《金石識別》，1871年出版，共12卷⁶⁷。在這個詞匯表中，傅蘭雅給1600個左右礦物術語列出了相應的漢語術語，並指出別人已經使用的舊譯名和自己的新譯名。

1887年，傅蘭雅還發表了一個醫藥術語表，這個表他曾用來翻譯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中的幾個章節。此書作者是 J.F.Royle 和 F.W.Headland (J.Harley 編輯的第6修訂版，倫敦，1876年)。1879年，出版了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的中譯本，取名為《西藥大成》，共4卷（參見 Fryer, *An Account*: 24-25; *Jiangnan ji*: 卷2, 第18頁正面; Bennet, *Fryer*: 94)。這本詞匯集有6000個左右的拉丁文和英文詞目，這些詞目均配有漢譯名。

傅蘭雅在這些詞典（包括上述那個化學詞匯表）中，各有一篇簡短的序言，講了翻譯術語時他所遵循的原則。對於動物和植物種名的拉丁名稱，均採用音譯。對於一些描述性名詞，採用仿譯法，或者混合譯法。例如，*Chenopodium Vulvaria* 譯成“子宮形幾奴布提由末”。後面是拉丁文 *Chenopodium* 的音譯詞，但前面是 *Vulvaria* 的仿譯詞。

傅蘭雅說，他用漢語中相應的詞去對譯英語植物和動物的名稱，但當找不到相應的詞時，只能用音譯詞了。例如，“clove”這詞，按中藥名譯作“丁香”，但“pimento”只能音譯為“比門屠”。傅蘭雅盡量避免到處使用音譯詞。當實在沒有恰切的名詞可

67. 在三本現存的目錄中，對這本書出版的時間，各有不同的說法。傅蘭雅說此書出版於1871年 (Fryer, *An Account*: 22-23)。 *Jiangnan ji* (卷2, 第20頁背面) 說是1872年。 Bennet (*Fryer*: 107) 說是1885年。

供選擇時，他總是在最爲接近的漢語名稱後，補上一個音譯詞。例如，“lotus”譯作“蓮”和“陸佗斯”，“蓮”是漢語本族詞。

傅蘭雅對瑪高溫和華蘅芳所譯的礦物學名稱很不滿意，因爲這些名稱大部分是音譯詞。傅蘭雅主張使用現有的漢語詞，或者根據他所創立的化學術語翻譯原則，創造一些新詞。例如，瑪、華兩位譯者將“molybdenite”音譯作“目力別迭奈脫”。而傅蘭雅根據這種礦物的化學結構，翻譯成“鉛硫二礦”，因爲這種礦物是由一個鉛分子和兩個硫分子構成的。

學科新詞“光學”(optics)和“聲學”(acoustics)，也是由上海製造局的翻譯們最先使用的。金楷理(Carl Kreyer)和趙元益曾用“光學”來譯 *Light* 這書的書名。此書由 John Tyndall 所著，金、趙的譯本於1879年出版，共4卷(Bennet, Fryer: 105)。傅蘭雅和徐建寅曾用“聲學”來譯 *Sound* 這書的書名，此書由 John Tyndall 所著，傅、徐的譯本於1874年出版，共8卷(Bennet, Fryer: 82)。

1874年，傅蘭雅還參加籌建第一個西方科學著作圖書館——格致書院（“格致書院”主要還是一所學校——譯者注）。因此，這使得他的譯著以及西方科學知識，更加擴大了影響。他是該院的負責人，這一直到20多年後他離開中國爲止⁶⁸。1876年，他創辦了科學雜誌——《格致匯編》⁶⁹，1885年，還創辦了一個書店——“格

68. 格致書院設在上海租界內，這是由英國領事麥都思建議的。該院所宣佈的宗旨是“在中國人尚在睡夢之時，將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製造業用最現實可行的方法傳到中國”，該院還舉辦西方機器、產品展覽，組織科學會議，安排科學講座，建立圖書館和閱覽室等。格致書院籌建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麥都思、傅蘭雅、偉烈亞力、徐壽以及徐建寅（參閱 Biggerstaff, *Shanghai Polytechnic*: 73-74）。

69. 該刊是爲了傳播科學知識而創辦的，它繼承了月刊《中西聞見錄》的辦刊宗旨。《中西聞見錄》是丁韞良和艾約瑟於1872年在北京創辦的，後於1875年停刊。從《格致匯編》創辦之日起，傅蘭雅一直是該刊的編輯，直到1881年爲止。在1876年2

致書室”(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專門發行漢譯的西方科技書籍 (Bennet, *Fryer*: 63-66)。

1890年，也就是他首次闡明自己創立漢語新術語所採用的原則的23年以後，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傳教士會議上，他用舉例的方式講了這些原則是怎樣付諸實施的。傅蘭雅用當時的觀點，描述了過去幾十年中建立起來的創造專業術語的原則體系：

1. 新術語必須盡可能地採用意譯，不要只是音譯……。
2. 新術語如果確實不能意譯的，也必須用適當的漢字來音譯。……
3. 新術語必須盡可能地與漢語的一般結構相一致。……
4. 以後，新術語必須簡潔明瞭。……
5. 新術語的定義必須準確、清晰。……
6. 新術語與其他同類術語必須具有一種類似性。……
7. 總而言之，新術語必須富有彈性……，(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6-12)。

這樣把原來不嚴密又不確定的做法，變成了現在這樣一個確定的、嚴謹的方法：在將外語單詞譯成漢語時，主要的原則是要使用漢字，而且要盡可能地利用字義，也就是說，要用意譯的方法。用

月至1882年1月期間，該刊一直是按月出版；1890年復刊後，按季出版。我還沒有搞清楚，此刊正式停刊的確切時間。據 Britton 說，該刊月發行數為4000份（參閱 *Jindai qikan*: 411-423;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59-61; Bennet, *Fryer*: 50-55）。

單字表示外語術語，這種做法僅是個別的。一般來講，多使用多字術語。當絕對不可能創造意譯詞或仿譯詞時，那麼使用音譯詞是唯一的辦法，但是同一個外語語音，必須用同一個漢字。關於這一點，傅蘭雅提出了兩個問題：音譯詞依照哪一種西方語言來翻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在中國這個國家裏有多種方音，音譯詞該遵循哪一種作為統一這類詞的標準？“即使是把官話語音作為標準，也需要確定是官話中的哪一種變體。例如，在北京和南京官話中，按北京官話發一個與外語很接近的模擬音，到了南京語音就差遠了。對於貴州、安徽、河南那些官話變體更不用說了。”傅蘭雅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他說：“我相信，能找出這樣一些字，其讀音在全中國各方言中差別不是很大。”（同上：9）

在第3點中，傅蘭雅強調用來翻譯外語詞的漢字必須有所選擇，要從偏旁中能看出含義。換句話說，經常用來表示字的類屬的這些偏旁，應該使字義和字形有某種聯繫。例如，他建議用“火”字旁的字，去表示英語單詞“rifle”。傅蘭雅很贊同中國已有的這樣一種做法，那就是，用“口”字旁的字來音譯外國專有名詞。用這種方法讀者就能認識一系列字，知道這些字是表音不表義的。

傅蘭雅還主張在多音節詞中盡量減少字數。他認為“名稱越長，就越難記，越難寫。常見的做法就是縮寫”（同上：11）。因此，三音節詞“火輪船”，後來被雙音節詞“輪船”所取代（參見2.1節）。

在第6點中，傅蘭雅指出，當一些字是用同類意義聯繫起來時，這種聯繫將由整類事物中經常使用的字來表示。例如，“如果我們將 number 譯作‘數’，那麼 fractional number 就譯作‘分數’，root number 就譯作‘根數’，factor 就譯作‘乘數’，multiple 就譯作‘倍數’，同樣的方法也可用來譯 prime number，在沒有想出正式名稱之前，應該是‘X數’這樣的形式，

而不是目前在翻譯或編寫的算術書中所使用的‘數根’，在過去的漢語著作中也用‘數根’”（同上：12）（傅蘭雅的這個預見很正確，後來 prime number 就譯作“素數”或“質數”——譯者注）。很顯然，傅蘭雅懂得要通過某些漢字把術語聯繫起來，這些漢字就是同類詞中經常使用的那些字。利用這種前後綴的構詞方法，漢語可以發揮它的詞匯優勢，以滿足隨後幾十年中的需要（參見第2節）。

在最後一點中，傅蘭雅強調了編纂一部專業詞典的重要性，以便保證科學新詞匯的“系統性、公認性和一致性”（同上：4）。1885和1888年間，他編了一個化學、醫學及礦物學詞匯表，收在他的 *The Translator's Vade-Mecum* 裏（《翻譯手冊》），此書於1888年出版。

通過大量的翻譯實踐，傅蘭雅掌握了創造新詞的一些方法，這得感謝漢語有許多潛在的優勢，將這些優勢挖掘出來可以去對付它所面臨的增加詞匯的壓力。他認為，漢語有著一種自然趨勢：喜歡創造意譯詞或仿譯詞，而不用音譯詞。特別富有意義的是，他曾意識到應該從“詞”中區分出“字”的意義，這可能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因此他建議，在創造多音節詞時，譯者應該將它們與其他同類詞聯繫起來。雖然和中國同事們一樣，傅蘭雅還離不開“字”的概念，但他已經認識到漢語正在走的這條多音節詞的道路，是一條唯一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克服詞匯上所面臨的許多問題。雖然從傅蘭雅的觀點來講，他贊同尋找古字或創造新字，但這種方法只用於化學元素表。除此以外，他就使用創造多音節複合詞的這種很為恰當的辦法。

傅蘭雅跟徐壽和徐建寅一起分析了創造新詞的方法，兩徐是上海製造局的中國翻譯。梁啟超通過他倆了解並採用了傅蘭雅的創造

新詞的方法，且評價甚高。然而梁啓超還不能完全贊同創造多音節複合詞的方法。⁷⁰。

最後，傅蘭雅深信，漢語將會有一個現代科技詞匯。1886年5月26日，皇家亞洲協會在上海召開的這個會議上，其他幾位翻譯，如丁韞良、狄考文（C.W. Mateer）、慕維廉、韋廉臣以及瑪高溫，他們也深信漢語中存有這種可能性。但有的傳教士則認為，西方知識只有通過英語才能在中國傳播（持這種觀點的人有 Alfred J. Bamford、花之安〈Ernst Faber〉、George M.H. Playfair，等等）。按他們的觀點，漢語缺少創造現代科技詞匯的構詞能力。（參見 *To Convey Western Knowledge*）。前者最終證明是正確的。後者則是絕對錯誤的。

通過傅蘭雅的著作，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中物質和技術方面的興趣，達到了頂點（這些知識最早介紹於林則徐時代）。上海製造局幾十年來所出版的這些譯著，就是為了投合這種興趣，一些想獲得西方技術知識的中國人，這些書對他們來講大有裨益。上海製造局所做的這一工作，不只是反映了一種需要，它也為將來鋪平了道路。19世紀末，中國一些學者開始對西方的政治、社會思想產生了興趣，接著又對哲學學說產生了興趣。這些學科是西方學說的核心部分。

我們已經看到，上海製造局出版的譯著，對科學詞匯的形成是有貢獻的。改革者們在19世紀末所做的工作，對於法律、政治和哲學領域中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70. 參閱 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33。關於梁啓超對傅蘭雅著作的評價以及他在詞匯問題上的宏論，可參閱梁啓超論翻譯的文章以及在1.4.7節中的詳細分析。

1.4.7. 從科學到政治：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

19世紀80年代初期，關於西方地理、技術和科學方面，大量資料已被翻譯；也有關於西方歷史、法律方面的譯著，但稍微少一點。然而，利用這些書刊的只有與西方國家有接觸的那一小圈子中的一些人（如北京“總理衙門”中的官員），以及分佈在全國各地各種兵工廠中從事機器製造的那些人，而中國學者對西方著作卻很少關心。在官員培養中，沒有把“西學”看作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因此，參加國家科舉考試的那些年輕人，沒有學習西學的動力。科學不被列入傳統的課程中，那些語言學校的招生開始發生困難（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93）。

從廣州那時起，新教傳教士就努力與知識階層建立聯繫。在用漢語出版宗教著作以後，他們開始翻譯其他西方著作，如歷史、地理、法律以及科學技術等。正如已經提到的那樣，1874年，傅蘭雅在上海創辦了圖書閱覽室。1876年，由於他創辦了一份科學雜誌，從而增加了他譯著的發行人數。

19世紀80年代，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政治和機構，開始產生了興趣。這中間新教傳教士起了重要作用。美國傳教士林樂知（John Allen）是最早看到中國落後原因的外國人之一，他已經意識到非宗教知識傳播的重要性。

1874年，林樂知把自己在1868年創辦的周報《教會新報》，改變成了這樣一種期刊，它“致力於傳播有關地理、歷史、文化、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以及西方國家的發展通史”⁷¹。這本新的刊物叫做《萬國公報》，或叫 *The Globe Magazine*，它不久

71. JHXB: 第1期, 第1頁正面, 扉頁。在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53) 中也有引用。有關該刊創辦的情況, 也可參閱 Bennet, *Allen*。

便開始發表定期文章，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林樂知這樣做是為了促使中國人去學習西方制度，使他們認識到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應該改革教育和考試制度，當時中國的教育和考試制度完全基於傳統的典籍知識⁷²。

1887年，在上海的一些英美商人、外交官以及傳教士，創辦了“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89年，林樂知被任命為該會的負責人。1883年停辦的《萬國公報》由該會接收，作為月刊出版，並保持了原有的辦刊宗旨。通過這份刊物以及西方譯著的出版，廣學會開始為學者們，尤其是這樣一些學者所熟悉：他們不只是把西方簡單地當作是科學知識的發源地，還把它看作是從根本上改革這個國家的方法的策源地⁷³。

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對19世紀晚期中國的文化、政治生活有過深遠的影響。他們的許多知識是在上海學得的，他們讀過大量有關西方世界的漢語文獻，如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編寫的地理書，早期赴西遊記，上海和北京出版的譯著，以及各種有關西方科學和信息的雜誌：《西國近時匯編》、《格致匯編》和《萬國公報》。在譚嗣同的著作和康有為的早期著作中，西方科學思想的影響似乎特別明顯⁷⁴。

72. 關於林樂知和《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的有關情況，可參閱 Wang Shuhuai, *Wairen* 和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這兩本刊物的詳細索引，收於 Bennet, *Chiao-hui hsin-pao*、Bennet, *Wan-kuo kung-pao*。《萬國公報》的索引，還可見 *Jindai qikan*: 29-406。這兩份刊物我是在倫敦大英博物館中查到的。

73. 有關新教傳教士對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的影響，可專閱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74. 對這種影響作進一步的分析，已不屬本書範圍。有關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啟超所使用的從這些書上學來的知識，特別是從新教傳教士用漢語寫的宗教著作中學來的知識，可參閱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這本專著。

1893年，譚嗣同在上海拜會了傅蘭雅，當時譚才27歲，此後他便開始學習傅蘭雅的科學譯著。1895年，梁啟超在北京和譚嗣同會面以後，梁在一封信中寫道，對科學如此精通，除譚以外，別無他人了⁷⁵。1896至1897年間，譚嗣同寫了一本重要的哲學著作《仁學》，書中所提到的某些科學思想來自傅蘭雅的譯著以及《萬國公報》上的文章。尤其重要的是關於 ether 的概念，書中把它看作是充滿宇宙的普通物質，它允許所有現象相互影響。“ether”用音譯詞“以太”來漢譯。譚嗣同還將以太與電荷相聯繫⁷⁶。譚嗣同也使用了一些科學術語，這些術語是在19世紀新教傳教士的譯著中最先使用的。例如，“代數”(algebra)、“方程”(equation)、“全體學”(physiology)，等等。

1874年，17歲的康有為第一次看到《瀛環志略》，“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Kang nianpu*: 112)。1879年，他看到了一本《西國近時匯編》，這是由上海製造局出版的一份雜誌(同上: 115)。同年在香港，“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同上)。1882年回北京途中，在上海作了逗留，在那裏他“大購西書”(同上: 116)。次年，他“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同上)。1898年，他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在他的這份請願書中，還附去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原發表於《萬國公

75. 見梁啟超給康有為的一封信，引於 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28。

76. 譚嗣同可能讀過 Henry Wood 著作中有關 ether 的論述。Henry Wood 的著作就是 *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Lee and Shepard, Boston 1894)，此書由傅蘭雅於1896年譯成了漢語，書名為《治心免病法》，參閱 Shek, *T'an Ssu-t'ung*: 202 和 Bennet, *Fryer*: 97。

報》，後又由“廣學會”出版（參見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1, 15）。

讀了這些西學譯著後，康有為寫了幾本書，很顯然，這些書是受了漢譯科學著作的影響，如1885年至1887年間寫的《人類公理》和《實理公法》，在這些書中，康有為利用歐幾里德幾何中的推理方法，來推導人性和社會的真理以及制約道德和人性習慣的永恆大法⁷⁷。

在方法上，這兩本著作中的概念和術語顯然參照了1865年出版的歐氏《幾何原本》全譯本⁷⁸。在概念上，有關法律的研究，康有為的依據顯然是新教傳教士所譯的國際法著作⁷⁹。

康有為還對有關政治和政府的問題，特別感興趣，但對當時的漢譯著作很不滿意。1896年，他給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他這種不滿的看法：

77. 據有些學者說，《實理公法》是《人類公理》的修訂本（參閱 Howard, *K'ang Yu-wei*: 307, 311）。關於《實理公法》的寫作起因，也可參閱樓宇烈為此書1988年重印版所寫的前言，見 Kang Youwei, *Shili gongfa*。

78. 據 Chen Chi 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81)說，康有為在書名中所用的“公理”一詞，有著一種“強烈的宗教涵義”，“公理”一詞以前在天主教教義問答錄以及新教徒的佈道中經常使用。這本書是根據幾何邏輯安排總體結構的，所以康有為很可能是以幾何上的意義來使用“公理”一詞的。其實“幾何公理”確實也是用來翻譯“geometrical axiom”的（參閱 ZWCD, 9418.28）。這是《實理公法》重印本主編樓宇烈的觀點，參閱 Kang Youwei, *Shili gongfa*: 3。這也可從康有為的自傳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參閱 *Kang nianpu*: 118。

79. 在《實理公法》第60頁（*Shili gongfa*: 60）中，康有為引用過丁韞良的《萬國公法》（北京，1864年）和《公法會通》，他還引用過《各國律例》。《公法會通》是丁韞良根據 Bluntschli, *Volkerrecht* 翻譯的。《各國律例》可能是《法國律例》的另一個名稱，《法國律例》是畢利干根據 *Code Napoléon* 翻譯的。這些譯著均由北京同文館印行（參閱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App. F, 478 中的 W.A.P. Martin “The Tungwen College”；Liang Qichao, *Xixue Shumu biao*: 中冊，第3頁正面）。顯而易見，康有為讀過這些書。

中國西書太少，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甚要，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為最要事。⁸⁰。

康有為和其弟子梁啟超的書，比其他書更能證明19世紀末興趣轉移的一種傾向：從技術科學轉向有關政府和政治上的問題。

1890年，18歲的梁啟超在北京會試落榜後，離開北京。途經上海時，他發現了一本地理書。“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⁸¹。1892至1893年間，“斯時於國學書籍而外，更購江南製造局所譯之書，及各星軹日記，與英人傅蘭雅所輯之《格致彙編》等書。”(Ding Wenjiang, *Liangnianpu*: 19)。1895年，他回到北京，購買了並且閱讀了大量西書(同上: 27)。1896年初，梁啟超在北京和李提摩太相識，梁啟超可能還給李提摩太做過兩個月的秘書⁸²。李提摩太曾參加過康梁新創辦的“強學會”的一些會議，李還就有關西方科學發展史作過幾次講演(參見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87-88)。

同年(1896年)，梁啟超移居上海，被聘為《時務報》主筆(參見1.6.5節)並在此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政治論著《變法通

80. 見 *Kang nianpu*: 119。在 Howard, *K'ang Yu-w'ei*: 305中有這段文字的英譯文。

81. 見 Liang Qichao, *Yin hing shi*, *Wenji*: XI, 16 中的梁啟超“三十自述”。

82. 見 T.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1916, 255, 在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86中，也這樣說過。但在梁啟超的著作中找不到此事的證據。有關李提摩太和康梁之間的接觸，可參閱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86-87。

議》⁸³。在這段期間，梁啟超還編寫了《西學書目表》，這是一份收有329本西學漢語著作書目的注釋表，其中有119本是傅蘭雅所譯的著作，其他還有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各種譯著，此外還有《萬國公報》等⁸⁴。這份書目表還附有怎樣學西學的文章，題目叫《讀西學書法》。這份書目表很能證明當時興趣轉移的趨向。它已不再是像洋務派人士所追求的全是技術方面的，它已向西學中的其他領域拓展。書目中的內容分成“學”(technical)、“政”(political)、“教”(religious) 3類。這是第一本關於西學的漢語書目指南⁸⁵。

讀了新教傳教士和上海製造局所譯的科學著作，以及通過與北京的李提摩太和上海的徐建寅的接觸，梁啟超熟悉了這些科學著作中的新詞。因此，在《變法通議》和《讀西學書法》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一些詞語：“電學”、“化學”、“重學”、“數學”、“聲學”、“光學”、“醫學”、“醫院”、“全體學”、“幾何”、“代數”、“器機”，等等。

梁啟超還用了北京同文館譯著中最先使用的一些術語。例如，“公法”、“富國策”、“民主”、“民權”、“權利”，等等。

從觀念上看，在梁啟超的著作中，似乎有著“教會教育”的血統，他曾在1896年至1897年間接受過這種教育⁸⁶。梁啟超認為，中

83. 《變法通議》是由12篇文章組成的文集，這些文章曾以連載的形式在《時務報》上刊登。這個連載是從該刊第一期（1896年8月9日）上開始的。還有兩篇文章也是以連載的形式刊登在日本橫濱的《清議報》上，這兩篇文章是從該刊第一期（1898年12月23日）開始連載的。現收於 *Yin bing shi, Wenji*: 1, 1-92。

84. 見 Liang Qichao, *Xixue shumu biao*。也可參閱 Bennet, Fryer: 44和附錄IV; Wang Shuhuai, *Wairen*: 103-104。

85. 見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此文收於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122-126。

86. 有關基督教教義在政治、文化上對梁啟超的影響，可參閱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國傳統教育制度的改革是變法的根本。在當時，教育只適於文人學士，而且完全以漢語典籍為基礎。鑒於西方婦女、農民、商人和士兵均能讀書看報這樣的事實，梁啓超建議在中國為以前沒有機會學習書面語的社會階層建立學校。他認為，中國的識字教育是由於下列原因而受到極大的阻礙：書面語是基於字形，而不是像西方語言那樣，是基於語音。他建議在兒童識字教育中，使用一種類似西方國家的初級讀物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0-52)。換句話說，梁啓超似乎贊成一種漢字拼音系統，以便幫助孩子更容易地學習漢語⁸⁷。

1897年初，梁啓超在上海與徐建寅相識。徐建寅是上海製造局翻譯館的負責人之一，他與傅蘭雅合譯過幾本西方著作。梁啓超還跟馬建忠有過接觸，馬建忠是赴法學習最早的中國留學生之一 (1875年)⁸⁸。馬建忠曾請梁啓超閱過他的《馬氏文通》手稿，這是於1898年出版的第一本西方模式的漢語語法書。在《變法通議》中，梁啓超寫道：“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2)。他強調，在西方通過學習語法可以很快學會語言，他說，第一部漢語語法書

87. 19世紀初，關於這個問題已有人討論，但並不深入。有關漢語拼音的發展史，可參閱 Luo Changpei, *Hangyu pinyin*, 7-22。還可參閱1.7節。有關現在的“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經過，可參閱 Bressan, *Pinyin*。有關小學生漢字教育的一些新方法的實驗情況，也可參閱 F. Masini, “Scrivere in China”, 載 *Riforma della Scuola*, anno 30, no. 6, 1984, 36-37。

88. 梁啓超在1896年秋到1897年冬每天晚上跟馬建忠學習拉丁文。梁還跟福州船政學堂學生嚴復會過面。嚴復曾在英格蘭呆過兩年 (1877-1878年)。嚴復給梁啓超看過他翻譯的《天演論》手稿，此手稿於1898年出版 (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33)。馬建忠的傳記收於 *Yuyanxuejia*: I, 138-144。關於嚴復的情況，可參閱 Schwartz, *Yen Fu*。也可參閱1.7節。

……《馬氏文通》——尙未完稿⁸⁹。梁啓超表示，希望語法研究在中國能得到發展。

梁啓超並不認爲傳統的課程得統統廢除。他只建議補充一個“西政”科目。因此，西方政治著作譯成漢語最爲重要。《變法通議》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論譯書”⁹⁰。

梁啓超認爲，研究西方法律有助於變法。爲此，學習西方語言是必不可少的。他看到，當與中國建立關係後不久，西方傳教士就立即能將漢語著作翻譯成拉丁文、英文和法文，但中國人則沒有這樣做。因此，中國人學西方語言應從兒童開始，特別有用的西方著作應盡快譯成中文。對此，梁啓超強調三點：1. 選擇好書來翻譯尤爲重要；2. 建立翻譯總原則；3. 培養專門翻譯西書的中國人才。

由於剛創辦的機構（同文館、上海製造局等）在當時翻譯的所有著作全是技術和科學方面的，所以“當以盡譯西國章程之書，爲第一義”（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8）。歷史著作、政府年鑒（“藍皮書”）以及農業書籍，也需要翻譯。

梁啓超對翻譯原則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他對各種譯本中一名多譯現象有過批評，他說：“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書既與彼書異，一書之中，前後又互異，則讀者目迷五色，莫知所從”（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1-72）。他建議設計一份詞表，就每個外語術語如何譯成漢語，給以準確的提示：

89. 梁啓超是在1897年說這些話的。《馬氏文通》是在1898年出版的。

90. 此文曾以“論學校：譯書”爲題在《時務報》上發表過三節：1897年5月22日第27期；1897年6月10日第29期；1897年7月20日第33期。此文現收於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4-76。此文對於研究新詞極爲重要，這一點 Bertuccioli 在 *Letteratura cinese*: 324中早已強調過了。有關梁啓超所創造的新詞，也可參閱 Lanciotti, *Letteratura cinese*: 143。

今欲整頓譯事，莫急於編定此書。昔傅蘭雅在製造局，所譯化學、汽機各書，皆列“中西名目表”。廣州所譯之《西藥略釋》，亦有病名、藥名等表，皆中文、西文兩者並列⁹¹，其意最美。《時務報》所譯各名，亦於卷末附“中西文合璧表”。欲使後之讀者，知吾所譯之名，即西人之某名。其有訛誤，可更正之；其無訛誤，可沿用之。此整齊劃一之道也。(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2)

在上文的一個按語中，他加了這樣一句：“製造局之‘名目表’則大佳，他日可以沿用矣”。

由此可知，梁啟超有著一種給西書譯著增設一個詞表的設想，這類詞表與傅蘭雅在上海製造局所出版的那些詞表正好相反（梁啟超所設想的是中西詞表，而傅蘭雅所編的是西中詞表——譯者注）。這些詞表登在《時務報》的末版，題目為《中西文合璧表》，它從第13期（1896年12月5日）開始刊登。

接著，梁啟超試圖分析各領域中西名漢譯時所碰到的一些問題。他就各領域中詞語的規範和統一，提出了幾個解決的辦法。

對於人名和地名，梁啟超分析了音譯詞的字數後，斷言：“同一名也，百人譯之而百異”（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2）。他批評了《瀛環志略》中所採用的不實際的解決辦法。在《瀛環志略》中，徐繼畲將所有各種譯名列在一起，用來

91. 關於傅蘭雅所編的那些詞表，參閱1.4.5節。《西藥略釋》是由嘉約翰用漢語編寫的，於1871年在廣州印行。梁啟超所指的這本《西藥略釋》是1875年版的。1886年此書出版了第3版。《西藥略釋》中的部分內容，曾作為附錄重印於 Doolittle, Part. III, XXI, 295-300。也可參閱 Liang Qichao, *Xixue shumu biao*: 第6頁正面; Wong, *Chinese Medicine*: 393。

表示一個國家（參見1.3節）。他建議將所有英語中的音節與相應的讀以北京語音的漢字列成一表，“中國以京語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同上）。此表可作為西名漢譯的依據，反之亦然⁹²。

梁啓超指出，西方名稱早期的譯名是根據中國南方（廣東和福建）方言翻譯的，這應該廢除，應該用京音翻譯的音譯詞來代替。

關於西方官職（“官制”）的漢譯，梁啓超首先講述了一般原則：“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同上）。他接著說，但是，這比人名、地名更為複雜，因為“若徒譯音，則無以見其職位若何，及所掌何事……。若一以中國官比例之，則多有西官為中土所無者……。然則以中例西，雖品位不訛，職掌已未必吻合……，強為附合者；其為乖謬，益不待言”（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72-73）。

而且，他建議制定一份西方官職總表，內有等級和職能，然後用此表與古今中國官職相比較，“今有其官，則用今名；今無其官，則用古名；古今悉無，乃用西音；翻出名之”（同上）。

梁啓超的這一建議是根據日本所採用的那種方法提出來的：“日本近日官制，悉模仿西法，而其官名率多漢唐遺稱，若有中國古今悉無之官，則用日本名稱，亦大佳也”（同上）。

梁啓超所論及的第三個名稱問題，就是有關“名物”的翻譯。

有泰西所有中國所無者，有中國所有泰西所無者，有中西俱有而為用各異者，至名號則絕無相通。譯者不能知其詳，以意為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書異名。且其物為中國所本有者，亦不能舉中國之名以實之。今宜將泰西所

92. 1887年，傅蘭雅草擬了一個醫學和醫藥詞匯表（參閱1.4.6節），表後有附錄 *Vocabulary of Proper Names*，此附錄分為兩部分：1. 人名，2. 地名。梁啓超可能是受了它的啓發。

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質之類，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據。其為中國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國所無者，則遍考已譯之書，擇其通用者用之；其並未見於譯書者，則酌度其物之原質與其功用，而別為一名(同上)。

梁啓超還提到，與西方語言相比，漢語的書寫系統是“字”，而不是字母，所以在創造新的名稱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西人惟文字與語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則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國惟文字與語言分也，故古有今無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無存，則其字亦為無用。其今有之物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強名之，此假借之例……。且新出之事物日多，豈能悉假古字。故為今之計，必以造新字為第一義。近譯諸名如汽字之類，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質，銻、鉑、鉀等之類，造新字也。傅蘭雅譯化學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譯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屬魚類者加魚旁，屬鳥類者加鳥旁，屬木類者加木旁，屬器類者加匚旁。自餘一切，罔不如是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74)。

我之所以從梁啓超那值得研究的文章中作了這麼多的引用，那是因為它提供了梁關於語言和新詞創造的一幅絕對清晰的圖畫。作為一位學者，他受傅蘭雅造字法的影響頗深。但正是由於傳統的文字意識所致，他對文字方面的分析有餘，而在嚴謹的語言學方面分析不足。他沒有完全意識到創造多音節新詞的那種潛在優勢。這類

詞可以使漢語去吸收他那時期的大量新概念、新事物。根據梁啓超的觀點，如果出現某一新事物，我們只要從上世紀中所創造的大量新詞中，選取一個來表示就可以了，漢語除了字以外，沒有必要再創造詞了。雖然他曾探索過創造新詞的某些方法，如音譯詞和意譯詞的轉換，但囿於他的文字意識，其目光只停留在傅蘭雅譯化學元素名稱時所採用的那種方法，雖然這個方法極其成功，但它只限於很小的範圍內使用，因為它不可能提供一個解決漢語詞匯發展需要的切實可行的辦法。然而，他還是一個多音節新詞的偉大的發明家，通過他的政治著作，傳播了一大批新詞。

關於這一點，只要從梁著中去檢查一下後綴“學”的使用情況，就會感到特別明顯。19世紀後半葉，西方翻譯者用這個後綴創造了10多個新詞，用來表示當時已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的名稱。例如，化學 (chemistry)、力學 (mechanics)、光學 (optics)。他們還找到了一些複合詞，如醫學 (medicine)、重學 (mechanics)、數學 (mathematics)，這些詞曾經存在於漢語中，只是後來不用了。根據同樣的方法，梁啓超曾經用過（可能還是創造了）別的具有後綴“學”的雙音節複合詞。例如，天學 (the study of the sky)、氣學 (the study of steam)、地學 (the study of the earth)、圖學 (the study of the maps)。這些詞在後來不用了。

梁啓超所做的貢獻，不只是傳播了幾個帶有後綴“學”的雙音節複合詞，他自己也創造了一些複合詞。這一點恐怕還不為大家所知：梁對創造雙音節新詞這個已經在用的新方法不自覺地作出了貢獻。在以下的有關章節中，我們要講述梁啓超對早期日語借詞的傳播所做出的貢獻，在那裏我們還將看到，他也在這一特殊的領域中，對漢語詞匯的發展有過開創性的貢獻（參見1.6.5節）。

在論翻譯的那篇文章中，講到度量衡和曆法時，梁啟超贊成採用標準術語。而且，他建議設計一個對照表。他還全面分析了西書譯著的質量。“譯書有二蔽：一曰徇華文而失西義；二曰徇西文而梗華讀”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5)。

梁啟超對西方人的譯著在語言質量方面的評價，類似於早期徐繼畬的那些看法（參見1.3節）。他強調譯者對所譯學科必須十分熟悉，在這一方面，譯者應該跟著者一樣熟悉。在他眼裏，只有嚴復的《天演論》⁹³ 才是成功的譯著，其他譯著大部分翻譯得很糟糕，因此全得重譯（同上）。

在談到需要培養中國譯者時，他強調說：“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顯門之學……。近譯西書之中，算書最佳，而《幾何原本》尤爲之魁”。(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6)⁹⁴。

梁啟超建議有些年輕的中國口譯人員去從事譯書，不要叫他們去做簡單的口譯工作。最後，梁啟超還談到了日本和日語：

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勤，而獲益甚鉅。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

93. 原著是 Thomas Huxley 的 *Evolution and Ethics* (參閱1.4節中的注釋88)。

94. 梁啟超所指的這本書是由新教傳教士和李善蘭於19世紀50年代初在上海合譯的。他對《幾何原本》的這一評價很值得注意。《幾何原本》大部分內容是在17世紀由利瑪竇和徐光啓翻譯的（參閱1.4.1節）。

六七，五也。故黃君公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同上)。

可見，梁啟超關於日語的知識是從黃遵憲那裏了解來的（參見1.6.5節）。對於日語語法，他相信用不了半年時間，就能掌握。而且他很快意識到，中國人學日語要比學西方語言更容易，只是日語句法特別複雜。關於日語詞匯的那句話尤其值得注意。在講到日語詞匯與漢語相似時，梁啟超的言下之意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幾十年裏，中國發展新詞的主要趨勢是對日語詞匯的吸收，而且這種吸收已成了逐漸的又能感覺出來的一種遞增。

從梁啟超的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類新詞正在融合，一類是19世紀後半葉西方翻譯者和他們的中國合作伙伴所創造的新詞，另一類是19世紀末開始發展起來的新詞。

雖然，譯著中顯而易見的成果是對某些西方詞語創立了相應的漢語新詞，但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毫無疑問我們要感謝這些譯著，因為是這些譯著使得一些中國人（這裏我們選了梁啟超作為典型代表）開始研究漢語詞匯，懂得統一和更新詞匯的重要性。

在講述日本對漢語詞匯的影響之前，先分析一下漢語對日語的影響是很有用的，其實這種影響早在明治維新（1868年）前幾十年就開始了。

1.5 漢語對日語詞匯的影響

19世紀末，日本在教育領域和西方文化研究中已經變成了中國式的發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50年前，日本從中國人或外國人所著有關西方的著作中得到了在日本仍然缺少的信息。

1854年，神奈川條約簽訂後，日本向西方開放。此後，在日本港口經商的中西商人，向日本帶去了一批最早的西學漢書的副本以及在華新教傳教士翻譯的早期譯著。這些著作中的許多名稱直接被日本採用，當時正是進行漫長的立憲改革的初期。19世紀末，這中間的有些詞又回到中國，因為當時中國以日本為榜樣，也在開始考慮體制改革以及採用西方法律。

研究現代漢語詞匯的一些學者，他們通常一味強調後面這段過程，對於那些進入漢語的日語新詞，他們以為是借自日語的。而事實是，這類詞匯中有好多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幾十年後才又回到了中國¹。

雖然，關於漢語新詞在日本的傳播，已不屬本書範圍，但我還是要舉幾個例子，用來證實明治維新前夕，中國對日本有關西方信息的傳播以及表示新概念的一些詞語的使用是起過作用的。

1850年，《海國圖志》（1847年，60卷）第二版，有3套最早的副本傳到了日本，但即遭禁止。1854年，該書有8套印本銷往日本。1854年至1869年之間翻譯出版了25種取自該書各章的日譯本。這些書的第一部分都是日本迫切需要了解的那些國家的情況，如美國、法國、俄國、印度、英國等。接著是魏源《籌海篇》的譯文。

1. 尤其是高名凱、王立達和實藤惠秀的著作。按嚴格的語言學方法去處理日語借詞問題，可參閱2.2.4節。

1854年，《海國圖志》中的《夷情備采》出現了兩個譯本。《夷情備采》中有林則徐的譯員所譯的文章²。

和在中國一樣，《海國圖志》在日本也是有關西方國家最早的近代信息寶庫之一。因此，很可能有些新詞是通過這本書傳入日本的，而這些新詞在《海國圖志》編寫時已在漢語中使用了。在這本書中，魏源廣泛收錄了新教傳教士漢譯著作的節錄本。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所重錄的各種文獻裏，有摘自《貿易通知》的一些文章，這是荷蘭籍的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所寫的書，此書共63頁，1840年在廣州出版(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cs*: 61, 也可參閱1.3節)。在這些摘錄文章中，在其中的一篇裏(*Haiguo tuzhi*: 3019-3030)，我們發現了一個譯自德語“Eisenbahn”的仿譯詞“鐵路”，這個詞在書中用來指歐洲為促進貿易而修築的“railway”。因此，可以明確地說，這個詞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後來才產生的那個同義詞“鐵道”，也是從中國傳至日本的。這兩個複合詞在漢語和日語中，仍用來表示“railway”。在中國，多用“鐵路”；在日本，“鐵路”被看作是正式用詞，平時多用“鐵道”。

“新聞”這詞可能也是由《海國圖志》傳至日本的。在漢語的影響下，當時的“新聞”還不具有“消息”這一新義。但是，那時傳至日本的只是英語“newspaper”的仿譯詞“新聞紙”。這詞是林則徐用來指在澳門和廣州洋人所出版的期刊。“新聞”和“新聞紙”在日本仍然普遍用來指“newspaper”。在中國，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新詞“報紙”的使用要比“新聞紙”更為廣泛。“報紙”一詞可能是從“新聞紙”用類推方式而產生的。

2. 有關明治維新前《海國圖志》的各種日文版本的總表，可參閱 Ebisawa, *Christianity in Japan*: 2745-2769。

《海國圖志》對“公司”這詞在日本的傳播也起了作用，日本也用“公司”來指中國的“company”。我們已經看到，“公司”在漢語中原來是“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專稱(參見1.3節)，後來泛指所有外國的“company”，最後，也可指中國的“company”了。

林則徐的《四洲志》也收在《海國圖志》。《四洲志》中的“國會”(parliament)一詞，後在日本廣為使用(參見1.3節)。

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在日本也很有名。在中國，該書第一版出在1848年至1849年之間，在日本的重印本出在1859年至1861年之間，1874年譯成了日語(Drake, *Hsu Chi-yu*: 55, note 8; Hummel, *Eminent Chinese*: 310; *Zhongguo yi Riben shu*: 56; Matsui, *Yakusho no kango*: 35)。但是，1874年的日譯本，我一直沒能找到。在中文原本中，我沒能去追尋在以前的著作中不曾出現過的，後來被誤認是源自日語的那些詞。以前的著作是指《海國圖志》以及新教傳教士所著譯的那些書，這些書我在後面將要講到。

新教傳教士在中國所編著的其他一些西學著作，也流傳到了日本。我在這裏不準備談這些書中的一些詞在明治維新前夕曾對日語產生過什麼影響，我只指出，它們中的有些詞被誤認為是從日語中借來的，而事實上它們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不是從日本傳到中國的。

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在1867年出版的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中，提到了《六合叢談》(1857年，此刊由他主持出版於上海，辦刊一年)，他說：“一年後，此刊由日本官方重刻。重印本十分漂亮，但所有關於宗教的文章都被刪去了，並在原文中加上日語語法標記”(同上: 173; 也可參考 Ebisawa, *Christianity in Japan*: 3471 和 Sanetó, *Liuxue Riben*: 4)。1864年，該刊譯成

日語，刊名叫《官板六合叢談》，參見 Ebisawa, *Christianity in Japan*: 3472。

在該刊的中文版中，我可以找到一些被有的學者認為是借自日語的詞，如“議院”（parliament）和“文學”（literature）（這兩個詞在《海國圖志》中出現過）。

根據一項日本材料（參見1.3節中的注釋41），Pittau (*Meiji*: 14-15) 指出，1861年，日本印行了美國傳教士裨治文的《聯邦志略》的日譯本。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可能是此書的第3個版本（即上海出版的那個版本——譯者注）。該書第1版是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參見Wylic,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70; Drake, *Bridgman*: 101）。

我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個版本是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帙12）這本書中，但它只是一個摘抄本。據這個摘抄本判斷，它摘自1838年那個初版。我沒能去檢驗這個摘抄本與1861年日譯本的第3版在甚麼地方有重合。但這反而可能會促使讀者去注意我在裨治文的1838年那個版本中所找到的那些詞，這些詞在漢語中實際上已有幾十年不見了，但後來又通過日語復活了。對於第1版和第3版中都有出現的那些詞，從中我們可以證明某些詞在古漢語中已經存在了，後來在1838年由裨治文重新起用，然後這些詞於1861年傳入日本，在明治早年很快被日語吸收，最後作為來自日語的借詞，又傳回中國。我們將看到，這不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子。《萬國公法》中的許多詞，也有同樣的歷程。

1838年，裨治文用過以下這些詞：學校（日語讀 *gakko*，即 school）、政府（日語讀 *seifu*，即 government）、選舉（日語讀 *senkyo*，即 to elect）、保障（日語讀 *hoshō*，即 to protect）、刑法（日語讀 *keihō*，即 penal law）。裨治文的書中還有一些別

的詞，它們在1844年那一版的《海國圖志》中已經有了（參見1.3節）。

Henry Wheaton 的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的中譯本《萬國公法》，於1864年在北京出版，1865年在日本重印。我們已經指出（參見1.4.3節），此書曾對中國創造的一些新詞傳入口語起過重要作用。有些字或詞在古漢語中已經有了，後來在丁韞良的這個譯本又給以了新義，例如，權（日語讀 ken，即 right）、民主（日語讀 minshu，即 democracy）、自然（日語讀 shizen，即 nature）、公法（日語讀 kōhō，即 public law）。其他還有一些新的複合詞，例如，權利（日語讀 kenri，即 right）、特權（日語讀 tokken，即 privilege）、主權（日語讀 shuken，即 sovereignty）、自主（日語讀 jishu，即 independence）。

許多其他原在中國成書的西學著作，後來在日本重印。例如，1851年，合信在廣州出版的《全體新論》，後於1857年在日本重版（參見 Saneō, *Liuxue Riben*: 3）；1836年，由傳教士慕維廉和蔣敦復合譯的《大英國史》，後於1861年在日本重印（參見 Hummel, *Eminent Chinese*: 836）；1858年，李善蘭和韋廉臣合譯的《植物學》在上海出版，後於1867年在日本重印。“植物學”這個學科名稱，就是由這本書首次傳入口本的。其他還有一些漢語新詞，如“細胞”（cell），也是由這本書傳入口本的³。1872年，村田文夫出版了一本文集，書名叫《洋語音譯箋》，書中收入了明治前在中國出版的8本書⁴。

3. 參閱 Métaillé, *Botanique*，書中對從中國傳入口本的一些植物學術語作了分析。也可參閱1.4.5節中的注釋49。

4. 其中有三本為中國人所著，即徐繼畲的《瀛環志略》，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陳逢衡的《英吉利略記》（1841年）；新教傳教士著的有三本：裨理哲的《地球說略》（寧波，1856年），裨治文的《聯邦志略》（上海，1861年）以及丁韞良的《萬國

這些有關西方的最重要的著作，約於19世紀中葉在中國出版，後於1868年前在日本重版。它們構成了有關西方國家的信息寶庫，這些書可能還向日語傳去了在中國用來翻譯西方概念的那些新詞。

1868年後，中國學者和官員對日本正在進行的重大改革產生了興趣（參見 Jansen, *Japan*: 343-347）。起初，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興趣是極其謹慎的，顯示出中國人對日本那種傳統上的疑慮，而且，當時在中國，對日本的信息十分有限（參見 Sanetō, *Zhong-Ri Lianxi*: 99-108）。

旅行者和外交使節的赴日遊記是有關日本的第一手資料，這和早期的赴西遊記是一樣的。當時，受政治、社會變革的影響，日本人創造了一些新詞，這些新詞通過赴日遊記傳到了中國。

研究過日語詞匯對漢語的影響的學者認為，1896年後對於進入中國的第一批日語詞，中國赴日留學生曾起過重要作用。而且毫無疑問，日本和日語對漢語詞匯的影響在這個時期以前就產生了。19世紀末，中國旅行者和學者寫了一些有關日本的著作，這些著作在中國很有影響，以此就可以證實日語對漢語詞匯在1896年以前的那些影響。由於不可能將所有著作都拿來討論，我只能選取幾本對當時作家很有影響的著作，而這些作家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對漢語的發展最具推動作用⁵。

公法》（北京，1864年）。還有兩本是：慕維廉的《地理全志》（上海，1853-1854年）和《大英國志》（上海，1856年）。參閱 Matsui, *Yakusho no kango*。

5. 從明治維新（1868年）開始至中日甲午戰爭（1894至1895年）之間，關於日本的所有漢語著作的書目表，可參閱 Sanetō, *Zhong-Ri Lianxi*: 100-101。在表中所列的約30本書中，我將選取10本進行分析。

1.6 來自日本的影響

1.6.1 十九世紀的日本

在短暫的“甲午戰爭”(1894-1895)中，中國敗於日本。這標誌著兩國關係中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在這場戰爭，特別是在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的文人學士把日本看成是體制和教育改革的榜樣。

雖然，中國歷來或多或少地把日本看成是一個中國文化的殖民地，但是，在19世紀面對西方的威脅，日本比中國更為成功。日本已經將西方文化和技術中的各個方面吸收了過來，並且融合於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宏偉計劃中。

在此之前，日本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甚至要比中國更為頑固，所以當時它實際上處於孤立狀態。雖然天主教傳教士在一個多世紀中，一直受到寬容，但在1639年由於對外國人發佈了嚴格的新政策，這種狀態突然結束了，而這一直要到1853年才得以恢復。當時只有一個地方例外，即長崎港中的出島，在那裏仍然允許與荷蘭人和中國人貿易。

1854年，美國軍艦在海軍上將培理的指揮下，武力威逼日本，迫使它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議（即《神奈川條約》，也叫《美日親善條約》——譯者注）。和10年前的中國一樣，日本在西方武力的威脅下，被迫開放門戶，這中間沒有接受任何特定的貿易形式（諸如鴉片之類），而且在整個過程中，不發一槍。

與中國不同，日本爲了接受西方文化上的和技術上的成果已經作好準備。自從17世紀初以來，文人學士通過荷蘭在某些領域中一直在接觸西方文化。在出島有一個小小的荷蘭殖民地，它對“蘭學”在日本的傳播曾起過重要作用。18世紀，日本翻譯並研究了一些有關醫學、植物學和天文學方面的荷蘭文著作。18世紀末，日本

人對蘭學的興趣開始向其他西方知識領域擴展，例如，制圖學、地理學以及軍事科學等。1811年，翻譯荷蘭著作的政府機構“蘭書譯局”在日本建立 (Goodman, *Dutch Impact*: 118)。

雖然，蘭學的支持者們主要對自然科學和醫學感興趣，但是到了1854年，日本準備接受來自其他國家的思想和學說。1855年，第一個外語學校“洋學所”在日本創立，它比北京同文館早7年。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學生也要比中國早。向荷蘭派遣第一批日本留學生是在1862年。1865年，留學生手稿的出版，使西方公法和國際法首次傳入日本¹。

除了有幾個學生在新教傳道會的資助下赴美留學外（參見1.3節第14注釋），中國一直要到1872年才向國外（美國）派遣第一批官方留學生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04)。東京大學創辦於1877年，而中國教育改革一直要到1904年才開始 (Jones, *Live Machines*: 43; *Political Organization*: 574; Peake, *Education*: ch. 2)。

1872年，在東京和橫濱之間建成了日本第一條鐵路，這標誌著日本鐵路網絡迅速擴展的開始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03)。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歷盡曲折才於1875年建成，但不久便車停路毀，一直要到19世紀80年代才得以恢復。(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74 et seq.)

電報也一樣。在中國，從1865年起，經少數人零零散散的努力，天津和上海間的電報線路一直到1881年12月24日才正式建成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67)。但日本長崎至橫濱的電報線路

1. 西周和津田真道在荷蘭師從 Simon Vissering 教授，他倆各自出版了兩本著作：《萬國公法》和《泰西國法論》。參閱 Pittau, *Meiji*: 15。

在英國技術人員的幫助下早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就完工了(Jones, *Live Machines*: 170, note 59)。

1.6.2 中日首次直接接觸的兩個人：羅森和柳原前光

在日本和西方恢復關係之際，許多中國商人移居日本南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長崎。長崎自17世紀初開始，就有一個中國人聚居的社群。兩百多年來，這是唯一允許少數中國人居住的城市(參見 Kamachi, *Chinese in Meiji Japan*: 59)。

然而，中國的一些藝人、海員和商人對於日語詞匯在中國的傳播，他們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就我所知，傳至中國的有關近代日本第一個直接的信息，可能就是羅森所寫的那個短篇遊記。1854年，羅森曾隨海軍上將培理率領的第二次海上遠征隊到過日本。

羅森是通過韋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與培理相識的。韋廉士是一個新教傳教士，他曾在廣州學過漢語和口語。在1853年5月至8月的第一次赴日遠征中，他曾被這位美國指揮官僱為翻譯(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77; *Laihua waiguoren*: 513-514;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116)。1854年至1855年，羅森的遊記以《日本日記》為題，連載於漢語月刊《遐邇貫珍》，此刊由香港馬禮遜教育協會出版²。

因為羅森只在橫濱逗留幾天，他的日記中沒有後來在中國流傳開來的日語詞，日記中雖有“世界”(日語讀 sekai, 即 world)一

2. 這本《日本日記》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月刊《遐邇貫珍》在1853年至1856年出版於香港。此刊由麥都思創辦。編輯是愛禮爾(Charles Batten Hillier), 1856年由理雅各任編輯(參閱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34-35; Li Jiayuan, *Xianggang baoye*: 1)。

詞，但這是在一封日本學者的信中發現的，羅森在日記中只不過是抄錄了這封信。然而，這個詞一直要到本世紀末才開始在中國流行。

當時，日本仍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之下。外國著作譯成日語的，只有蘭學學者所譯的荷蘭著作，根據英語創造的新詞寥若晨星。羅森日記中有幾個漢語新詞，如“火輪車”(steam-train)、“電理機”(telegraph)³以及“日影像”(photographic camera)。

1867年，德川家族最後一個將軍被迫將統治日本達250多年的大權，移交給年輕的明治天皇，這位天皇后來立即進行宏大的維新變法。

1870年，明治政府派遣柳原前光(*Laihua waiguoren*: 529)前往中國，與清朝政府進行接觸，希望起草貿易和友好協議。剛20歲的柳原前光於8月9日抵達上海。然後北上天津，向李鴻章遞交了日本外務大臣給中國總理衙門的一封信。經過一些周折，李鴻章和曾國藩同意日本的提議，表示在下一年和日本簽訂貿易協議，但那時日本必須派遣一名全權特使來華。1871年，一個叫伊達宗城的全權特使到了中國。1871年7月29日，李鴻章簽署了第一個中日條約(參見 *Sanetō, Zhong-Ri lianxi*: 1-2;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4-596)。

在中國期間，柳原前光參觀了上海製造局翻譯館，購買了一批該局翻譯的早期西方科學著作，這對漢語科學術語在日本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⁴。

3.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120) 誤認為這個詞是指 telephone。

4. 在徐壽的一個傳記中寫道：“在局（指上海製造局）翻譯汽機化學等書，成數百卷。日本聞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訪，購載壽譯本以歸。今日本所譯化學名詞大率仍襲壽本者為多，人以此服其精審。”(*Beizhuan ji bu*: 43, 1516上)。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12) 也講過這件事，只是沒有提供依據。

1.6.3 外交官、旅行者和商人

中日友好條約簽訂以後，雙方互派常駐代表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66)。第一個日本駐華公使於1872年到任⁵。第一個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 (1838-1891) 一直要到1876年才被任命，第二年赴任⁶。到達日本後，何如璋週遊日本一個月，並且將他的所見所聞寫入一本叫《使東述略》的日記。除羅森1854年寫的那篇短記外，這是由中國人寫的有關日本的第一個官方記聞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67-373; Sanctô, *Zhong-Ri Lianxi*: 3-4)。

何如璋的日記中有一個日語新詞：“電信”（日語讀作 *denshin*），此詞後來在中國用過一段時期。在日語裏，這是“電報”（日語讀作 *denpo*，即 *telegram*）的同義詞。在中國，當“電報”用來指 *telegram* 以後，“電信”的含義有所擴大，它可指 *telecommunication* 了。在日本，“電信”和“電報”作為同義詞而共同存在（“電信”是日語詞，“電報”是漢語詞），但在中國，“電信”很可能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猶豫不決後而獲得了新義：“利用電的通訊方式”。何如璋還用過“電氣報”（顯然是把它作為“電信”的同義詞來使用的），這是一個新詞，只是不曾在漢語或日語中流行開來。在何如璋的日記中，我們還發現“政治”

5. 副島種臣在華擔任公使的任期為：1872年6月17日至1873年6月28日 (*Zhongwai shiling*: 67)。

6. 1876年9月30日，駐英國的全權使臣許鈴身，被任命為駐日公使。1877年1月15日，許鈴身正要赴日任職時，被解除了職務。同日，何如璋被任命為駐日公使，並於1877年12月24日赴任 (*Zhongwai shiling*: 28)。(1875年，許被任命為駐英副使，未行。次年，許改任駐日正使，何為副使，但許、何均未行。1877年許解職後，何昇正使，並赴任。參閱陳旭麓等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第243-244頁；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68 ——譯者注。)

(politics) 一詞，此詞在《海國圖志》中已經使用了，它當時就是用來翻譯英語“politics”的，但這個詞被有些學者誤認為是來自日語的借詞。

1877年，黃遵憲（1848-1905）被任命為中國駐日本公使館參贊。由於他的政治才幹和文學修養，他與當時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繫。黃遵憲是19世紀最後25年中，對日本最為關注的中國觀察家之一。在日本期間（1878年冬至1879年春），黃遵憲寫了一本有200首詩的集子，1879年以《日本雜事詩》為題，由總理衙門出版。每一首詩都有一個有關這個國家的概括性的按語，從各個側面評述了傳統的、現代的日本生活（Hummel, *Eminent Chinese*: 350-351;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89-407;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47-54）。

王韜（1828-1897）是香港中文報刊的創始人，也是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得力的助手。他於1879年訪問了日本。在回國後，他也寫了一本旅行日記，書名叫《扶桑遊記》。這本日記融詩歌和知識於一體，在日本很受歡迎，並多次重印（Hummel, *Eminent Chinese* 836-839）。

另一本日記是李筱圃寫於1880年的《日本紀遊》。李是一個曾去日本作過短暫逗留的上海商人。在《日本紀遊》中，有各個城市貿易情況的綜述。後來此書收於1891年中國出版的地理文集《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版）（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73-377）。

1876年，也就是在李筱圃赴日的前幾年，另一個寧波商人李圭，踏上了去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旅途。他的日記《東行日記》也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162-176）。

19世紀70年代末，這類日記中已經有許多日語詞，它們後來成爲現代漢語詞匯中的一部分。而且，黃遵憲與其他同時代的人相比，他所引進的日語詞肯定是最多的。《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史臣著《日本國志》（參見1.6.5節）中的一些詞，在20世紀廣爲流傳。

在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中，我們發現了三個由後綴“學”字構成的詞，它們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法學”（日語讀 *hogaku*，即 Law）、“動物學”（日語讀 *dōbutsugaku*，即 zoology）以及“地理學”（日語讀 *chirigaku*，即 geography）。我們已經看到，17世紀到19世紀後半葉，後綴“學”在漢語中用來創造表示某些西方學科的名稱，例如，“力學”（mechanics）、“化學”（chemistry）、“光學”（optics）、“植物學”（botany）。在漢語中由後綴“學”所構成的詞，幾乎總是雙音節詞；而三音節詞大部分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這些詞對於其他三音節新詞（兩個音節加一個後綴）的傳播曾起過很大作用。這些三音節新詞，爲現代漢語創造無數新詞，大開方便之門。

下面是黃遵憲在1879年那本詩集中使用過的兩個日語借詞（原語借詞或回歸借詞）⁷：“議院”（日語讀 *giin*，即 parliament）和“議員”（日語讀 *giin*，即 parliamentary）。這兩個詞曾在1913年的中國議院章程中使用過（*Political Organization*: 127-128），1949年後，只用來指資本主義國家的 parliament 和 parliamentary（這是指中國大陸——譯者注）。

特別值得一提的“議院”（parliament）一詞。我們已經講過，此詞首次出現在漢語是在1857年的《六合叢談》這份雜誌（參見1.4.5節）。由於這份刊物1858年在日本重印，所以“議院”一詞很可能從中國傳到了日本。在中國，“議院”一詞在此後的幾十年

7. 這幾種詞的定義，可參閱2.2.4節。

中不再出現了，但日本仍在使用的。19世紀70年代初，我們發現，在漢語中“議院”主要用來指日本的 parliament，而不表示西方國家的 representative assembly。因此，這個創立於中國的詞，後經日語又返回到了故鄉。

商業方面的詞語有：“市場”（日語讀 ichiba，即 market）、“商業”（日語讀 shōgyō，即 trade）。“人力車”（日語讀 jinrikisha，即 rickshaw）、“博物館”（日語讀 hakubutsukan，即 museum）、“幼稚園”（日語讀 yōchien，即 kindergarten），這些詞都是三音節詞，它們由後綴“車”、“館”、“園”構成。這些後綴後來在漢語中都是很能產的。黃遵憲也使用過日語詞“寫真”（日語讀 shashin，即 photograph）和“統計”（日語讀 tōkei 即 statistics），其中“寫真”這詞在中國不曾流行開來，因為此前在中國已經有了“照相”這個本族詞。

王韜和李筱圃也引進過少量的日語詞。王韜用過劇院方面的一些詞語，後來這些詞語在中國廣為流行。這些詞語如，劇場（日語讀 gekijō，即 theater）、演出（日語讀 enshutsu，即 to put on stage）。在三音節詞中，王韜和李筱圃都用過“博覽會”（日語讀 bakurankai，即 exhibition）。而李筱圃還用過“美術會”（日語讀 bijutsukai，即 exhibition of fine-arts），日語中的“美術”是英語“fine-arts”的仿譯詞。王韜和李筱圃也使用過一些存在於古漢語中的，後經日本使用，又回到中國的詞語，如，教育（日語讀 kyoiku，即 education）、教授（日語讀 kyōju，即 professor）、保障（日語讀 hoshō，即 to protect）、世界（日語讀 sekai，即 world）。19世紀末，“世界”這詞用來代替以前在漢語中使用的，諸如“天下”、“萬國”這類詞語。王韜也用過“公園”（日語讀 koen，即 public park），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我們還發現“會社”（日語讀 kaisha，即 company）一

詞，但這詞在中國使用時間不長，它不會取代已廣為流行的漢語詞“公司”。

1882年，黃遵憲從日本中國公使館調至美國舊金山領事館。同年，姚文棟以中國公使館隨員的身份到達日本。他與日本最有名的學者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這甚至為實藤惠秀所注意。中日關係方面最有權威的學者實藤惠秀，曾經把姚文棟譽為“第二個黃遵憲”(Sanetō, *Zhong-Ri Lianxi*: 69)。

在古典文學領域中，姚文棟協助駐日公使黎庶昌編纂了《古逸叢書》，這是一本中國古典文集，書中所收的文獻在中國都已經失傳了，但在日本還保存著。此書於1882至1884年間在東京出版⁸。姚文棟曾打算出版一本日本學者論中國的文集，但未成（參見 Sanetō, *Zhong-Ri Lianxi*: 76-77）。

姚文棟對日本文化和學術所表現出來的興趣，總有著他作為中國駐日代表所保持的那種政治立場。他曾抨擊日本對琉球群島無理的主權要求⁹。1884年，他翻譯並評述了一本有關這一群島的日文地理著作。這本著作是1884年出版的，書名叫《琉球地理志》¹⁰，這是日語著作現代漢語翻譯的第一本譯著。

姚文棟也曾計劃寫一本日本文化史，書名預定為《日本國志》，但沒有完稿。實藤惠秀 (Sanetō, *Zhong-Ri Lianxi*: 87-

8. 黎庶昌是繼何如璋之後的中國駐日本公使。黎的任期是：1881年4月5日至1884年10月5日，以及1887年9月13日至1890年1月29日。參閱 *Zhongwai shiling*: 28。有關黎庶昌的傳記，可參閱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83-484。

9. 1873年，日本公使對琉球群島一些居民在台灣被殺，要求中國賠償。中國拒絕這個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承認日本對這一群島具有主權。

10. 參閱 Sanetō, *Zhong-Ri Lianxi*: 81-83。根據《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Zhongguo yi Riben shu*: 730, 260)記載，《琉球地理志》出版於1883年。此書中的附錄《琉球說略》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把姚文棟當作是《琉球說略》的作者。據 Sanetō (*Zhong-Ri Lianxi*: 81) 說，此書是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小學生手冊的漢譯本。

88)認為，姚文棟的這一計劃，可能啓發了黃遵憲編著他的《日本國志》，此書在1890年出版。

姚文棟有一篇文章，題目叫《琉球說略》，我是在《琉球地理志》中看到的，這是該書中的一節，“支那”是日本人用來指稱中國的。在這篇很特別的文章中，只有“支那”這詞後來在日語的影響下在漢語中廣為流傳（參見1.6.4.節）。

儘管有著最美好的願望，但姚文棟在19世紀末對日本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其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是很小的。姚不及黃遵憲，他沒有別的外交官職，回到中國後，無論在政界，還是在文化界，都並不特別顯赫。可能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的著作沒有像黃遵憲的著作那樣流行。

在研究黃遵憲最重要的著作《日本國志》（此書開始寫於1880年，直到1890年才出版）之前，我將討論另外兩個中國旅行者的遊記，他倆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訪問過日本。

1.6.4. 傅雲龍和黃慶澄

1884年，總理衙門指示翰林院、六部，擬定了一份派往海外訪問的候選人名單，待他們回國後出版有關各地區的地理及概況的文獻。第一個選中的是傅雲龍，他被派赴日本、美國、秘魯和巴西去訪問。從1887年到1889年，他在海外旅行，收集了86卷有關這4個國家各個方面（186個）的圖表，內容涉及地理、工業、國家機關和公共教育。傅雲龍對每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的各個側面作了札記，後來還寫成15卷的遊記。對於日本，1890年他出版了30卷《遊歷日本圖經》和3卷《遊歷日本圖經餘記》。這裏我只討論《遊歷

日本圖經餘記》，此書收於《走向世界叢書》(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77-382)。

由於傅雲龍的記述簡要而客觀，這些書得到了總理衙門的好評。它們被看作是全書，或者是地理著作，後來這本書在1890年出版，李鴻章作序。在傅雲龍有關日本的著作中，他不知不覺地使用了大量日語詞。

傅雲龍的書中有日本教育體制的最早記述之一，它在20世紀初曾被用作中國教育改革的模式。在講到他對東京大學（創辦於1877年）的訪問時，傅雲龍使用了“大學”（日語讀 *daigaku*，即 *university*）一詞，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但直到1912年，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爲“北京大學”時，此詞才在中國正式採用 (CH: 884, 928)。除了“法科”在漢語中已用來表示督撫衙門下屬的司法部門外 (*Political Organization*: 822)，表示 *department* 的這個“科”後來在中國大學中全都使用了，例如：“文科”（日語讀 *bunka*，即 *literary subjects*）、“理科”（日語讀 *rika*，即 *scientific subjects*）、“醫科”（日語讀 *ika*，即 *medicine*）、“工科”（日語讀 *kōka*，即 *technical studies*)¹¹。

此外，在教育 and 學術領域中，下面這些回歸借詞，也是通過傅雲龍的書引進的：學校（日語讀 *gakkō*，即 *school*）、中學（日語讀 *chūgaku*，即 *middle school*）、博士（日語讀 *hakushi*，即 *doctor*）。還有複合詞“解剖室”（日語讀 *kaibōshitsu*，即 *dissection room*）中的“解剖”（日語讀 *kaibō*，即 *dissection*），這詞後來衍生出“解剖學”（日語讀 *kaibōgaku*，即 *anatomy*）。在

11. 但要注意的是，“大學”、“文科”、“理科”、“醫科”和“學校”這些詞，已經在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的漢語書中使用過，當時他在談到17世紀初西方教育體制時，用到這些詞的。除了極個別以外，這些詞後來在漢語中消失了，後通過日語才重新出現。參閱附錄2中的詞表和1.2節中的注釋3。

“物理”（日語讀 butsuri，即 physics）一詞後面跟有三音節日語原語借詞“物理學”（日語讀 butsurigaku，即 <the study of> physic）。下面這些日語原語借詞也是在此書中找到的：複合詞“師範學校”中的“師範”（日語讀 shihan，即 teachers' training）；還有“衛生”（日語讀 eisei，即 hygiene）和“衛生學”（日語讀 eiseigaku，即 hygiene），傅雲龍對這兩個詞還作了詳細的解釋。此外，書中還有“試驗所”（日語讀 shikensho，即 experimental laboratory），以及由後綴“館”構成的三音節詞“圖書館”（日語讀 toshokan，即 library）。

下面這些日語原語借詞，用來指機構和組織：如“銀行”（日語讀 ginkō，即 bank。1905年，“戶部銀行”的建立，宣告“銀行”這詞正式進入漢語詞匯，參見 *Political Organization*: 542），還有“協會”（日語讀 kyokai，即 association）和“會員”（日語讀 kaiin，即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其他原語借詞有：信號（日語讀 shingō，即 signal）、普通（日語讀 futsū，即 ordinary）、特別（日語讀 tokubetsu，即 special）、建築（日語讀 kenchiku，即 build）、主人（日語讀 shunin，即 director）、電話機（日語讀 denwaki，即 telephone set）。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有：警察（日語讀 keisatsu，即 police）、會計（日語讀 kaikai，即 accountant）、資本（日語讀 shihon，即 capital）。

傅雲龍還使用了兩個日語根據外語音譯的借詞：“曹達”（日語讀 soda，即 soda）和“瓦斯”（日語讀 gasu，即 gas）。這兩個詞也曾在中國流行過，後來逐漸被漢語中類似的音譯詞所取代，但這已經很晚了（“曹達”後來被“蘇打”所取代，但“瓦斯”不曾見有被別的音譯詞所取代，而且這詞現在仍在使用——譯者注）。

1893年，黃慶澄應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¹² 邀請，於5月至7月間訪問了日本，黃氏之行“蓋欲咨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國家安攘之略”¹³。黃慶澄的《東遊日記》於1894年出版，孫詒讓為該書作了序言。孫是當時著名學者，曾隨曾國藩鎮壓太平軍 (Hummel, *Eminent Chinese*: 677-679)。

從黃慶澄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西學著作十分熟悉。日記中有一些以前的旅行者所沒有使用過的日語新詞¹⁴。黃慶澄對日本在各領域（包括政府）中的成就的評論，要比傅雲龍深刻準確得多 (Zhong Shuhc, *Zou xiang shijie*: 382-388)。

在黃慶澄的日記中，有以下日語原語借詞：“教員”（日語讀 *kyōin*，即 teacher）；“校長”（日語讀 *kōchō*，即 head master of a school，“校長”這詞隨著“學校”的廣泛使用而流行全國）；“哲學”（日語讀 *tetsugaku*，即 philosophy）；“生理學”（日語讀 *seirigaku*，即 physiology）；“辯護士”（日語讀 *bengoshi*，即 lawyer。此詞雖被漢語吸收，但受到已在使用的“律師”這詞的限制）；“議會”（日語讀 *gikai*，即 parliament）。在他的日記中使用過的回歸借詞有：“倫理”（日語讀 *rinri*，即 ethics）和“判決”（日語讀 *hanketsu*，即 judgement）。

12. 汪鳳藻是1892年7月9日赴日本任公使的。他的任期於1894年8月4日結束（參閱 *Zhongwai shiling*: 28-29）。

13. 見1895年孫詒讓為《東遊日記》所作的序言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19)。

14. 在下面（指正文——譯者注）所列的黃慶澄用過的日語新詞中，我沒有列舉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已經使用過的那些詞。從時間上來講，《日本國志》雖然要比《東遊日記》早，但我還是將它放在後面去討論。

1.6.5. 十九世紀末日本知識的傳播人：黃遵憲和梁啟超

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寫於1880至1887年間。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在中國有關日本的知識，此書最有影響。此書第一版出版於1890至1895年間，1898年兩次重印。該書共40卷，分爲12個部分，附加一個年表。它系統介紹了日本古代最重要的歷史以及明治前10年間正在進行的改革¹⁵。

《日本國志》基本上是按傳統的中國史書體裁進行編寫的，依據的材料是幾本斷代史書，這些書是黃遵憲在日期間由日本學者推薦的¹⁶。由於黃遵憲不大會口語，所以他只能用“筆談”¹⁷的形式與日本人進行交流。

1897年，梁啟超爲《日本國志》（1898年重印版）所作的“後序”中，對黃遵憲傳播日本知識所做的貢獻，作了這樣的評價：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澤詠歎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慙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¹⁸。

15. 有關黃遵憲和他的著作的評論，參閱 Wu Tianren, *Huang Gongdu;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350-351 以及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389-407。

16. 黃遵憲《日本國志·凡例》，見 Wu Tianren, *Huang Gongdu*: 311-312。

17. 以前，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對漢語書面語很精通，他們能用筆談的方式與中國人交流。這種方法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在使用，當他們與只懂得漢語書面語的外國人接觸時，就用這種方法。這種方法甚至在中國人自己之間也在使用，操不同方言的人無法進行語言交談時，就用筆談的方式。

18. 見梁啟超《日本國志後序》，載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I, 50。

1896年春，梁啟超在上海與黃遵憲相識。後來梁受聘擔任《時務報》主編。該刊由黃遵憲創辦，它保持了《強學報》的一些特色。《強學報》是強學會的會刊，1896年初，因朝廷下令而停刊（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31; Zeng Xubai, *Xinwen shi*: 199）。因此，這得感謝黃遵憲，因為有了黃遵憲才使梁啟超能從事編輯這個職業，才使梁啟超有了這樣的名望。1897年秋，在黃遵憲的提議下，梁啟超被派到黃在長沙創辦的學校“時務學堂”，任“中學”總教習。1895至1898年間，湖南省正在進行宏大的變法實驗¹⁹。

1898年，光緒皇帝看到了《日本國志》的一個印本。當時正值變法醞釀之際（後來稱作“百日維新”），皇帝召黃遵憲等人進京面議。幸運的是，黃遵憲已不可能赴京，因為當時他由於健康原因已經離開了上海。因此維新變法失敗，梁啟超等人被迫逃亡日本尋求避難後，他沒有遭受鎮壓。

黃遵憲的所有著作，特別是《日本國志》，對有關日本及其政體改革成就的信息在中國的傳播，曾作出過巨大的貢獻。在黃遵憲的著作中，用過許多描述日本新生事物的日本詞語，所以他對這些詞語的傳播（有時可能還是引進）起過很大的作用。黃遵憲與日本學者的“筆談”寫本是有關口語新詞的珍貴原始資料。但我沒有對這些詞語進行詳細地分析，因為這些“筆談”在中國不會流行過，它們只是在很特殊的場合中使用²⁰。

19. 參閱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1, 130。有關梁啟超在湖南的活動，參閱 Chang,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124 和 Lewis, *Hunan*: 47-48。

20. 起初，中國駐日使館積極促進在日華僑、旅日華人與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日本人進行友好接觸。例如，為兩國學者組織會議，用“筆談”的方式交流觀點，互贈詩文。在這些會議中，黃遵憲拜見了一些日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不少有關日本的知識。有關這方面更為詳細的綜述，參閱 Sanetō, *Zhong-Ri lianxi*: 43-58。

下面是一些日語原語借詞和回歸借詞，這是在《日本國志》中發現的。我只列舉了以前書中所沒有的那些詞。

在教育 and 學術領域中來自日語的三音節原語借詞：“物理學”（日語讀 butsurigaku, 即 (study of) physics); “生物學”（日語讀 seibutsugaku, 即 biology); “政治學”（日語讀 seijigaku, 即 politics)。下面是來自日語的雙音節原語借詞：“歷史”（日語讀 rekishi, 即 history); “宗教”（日語讀 shukyō, 即 religion); “體操”（日語讀 taisō, 即 gymnastics); “農學”（日語讀 nōgaku, 即 agronomy)、 “藝術”（日語讀 geijutsu, 即 art)。

複合詞“主義”（日語讀 shugi) 特別值得一提。在現代日語中，這個詞的意義已經引申，用來指“學說”(doctrine)。20世紀，此詞先是作為一個自由詞在中國流行開來，後來，在日語的影響下，它作為一個後綴來使用了，用來表示某種學說，或思想學派。

下面這些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是政治、法律以及貿易等方面的：“憲政”（日語讀 kensei, 即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投票”（日語讀 tohyō, 即 vote); “商法”（日語讀 shōhō, 即 trade law); “民法”（日語讀 minpō, 即 civil law); “司法”（日語讀 shiho, 即 justice); “法庭”（日語讀 hōtei, 即 tribunal); “商務”（日語讀 shōmu, 即 trade)。下面這些是回歸借詞：“保釋”（日語讀 hoshaku, 即 release upon bail); “規則”（日語讀 kisoku, 即 rule); “刑法”（日語讀 keihō, 即 penal law)。

在軍事方面，黃遵憲使用過以下來自日語的雙音節、三音節原語借詞：“兵事”（日語讀 heiji, 即 military affairs); “預備役”（日語讀 yōbi-eki, 即 supporting troops); “常備兵”（日

語讀 *jobi-hei*, 即 *effective troops*); “後備兵” (日語讀 *kōbi hei*, 即 *second supporting troops*)。 “海軍” (日語讀 *kaigun*, 即 *navy*) 和 “陸軍” (日語讀 *rikugun*, 即 *army*) 這兩個詞是回歸借詞。

下面是來自其他方面的日語原語借詞: “電信機” (日語讀 *denshinki*, 即 *telegraphic machine*。由於該詞使用了漢語中罕用的詞根“電信”, 所以它不會在漢語中廣為使用); “改進” (日語讀 *kaishin*, 即 *to improve*); “幹事” (日語讀 *kanji*, 即 *executive secretary*); “工場” (日語讀 *kōjō*, 即 *workshop*); “廣場” (日語讀 *hiroba*, 即 *square*); “聯絡” (日語讀 *renraku*, 即 *contact*); “馬鈴薯” (日語讀 *bareisho*, 即 *potato*); “農場” (日語讀 *nōjō*, 即 *farm*); “破產” (日語讀 *hasan*, 即 *bankrupt*); “汽船” (日語讀 *kisen*, 即 *motor boat*); “消防” (日語讀 *shobo*, 即 *fire control*); “郵政” (日語讀 *yūsei*, 即 *postal system*); “政黨” (日語讀 *seitō*, 即 *political party*); “証券” (日語讀 *shōken*, 即 *negotiable security*); “植物園” (日語讀 *shokubutsuen*, 即 *botanical garden*)。下面是回歸借詞: “傳播” (日語讀 *denpa*, 即 *diffuse*); “方法” (日語讀 *hōhō*, 即 *method*); “進步” (日語讀 *shinpo*, 即 *progress*); “意見” (日語讀 *iken*, 即 *opinion*)、 “營業” (日語讀 *eigyō*, 即 *business*)。

後來, 黃遵憲著作成了梁啟超所用日語詞的一個重要來源, 這些詞後來進入了現代漢語詞匯。的確, 在黃遵憲著作中大約有一半日語借詞, 在梁啟超的《變法通議》這一文章中, 也能找到。

梁啟超著作中的一些日語原語借詞, 可舉例如下: “民法” (*civil law*)、 “歷史” (*history*)、 “宗教” (*religion*)、 “體操” (*gymnastics*)、 “商業” 和 “商務” (*trade*)、 “動物學”

(zoology)、“民權”(democratic right)、“郵政”(postal system)、“師範”(teachers' training)以及“農學”(agronomy)。回歸借詞的例子有：“世界”(world)、“中學”(middle school)以及“學校”(school)。梁啓超第一次使用“學校”一詞時，是用來指日本和西方的學校，當提到中國的學校時，仍用漢語本族詞。

顯而易見，我們不能絕對肯定梁啓超是讀了黃遵憲的著作才知道這些詞的。在本書附錄裏的詞表中就已經表明，在同時代或者前不久出版的著作中，這些詞中的某些詞也出現過。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說，黃遵憲的著作在詞匯上對梁啓超肯定有影響。

1899年12月25日，在從日本去夏威夷的船上所寫的日記中，梁啓超對作詩、黃遵憲詩詞的風格以及日語詞的使用，闡述了他的看法²¹。我們知道，梁啓超憎恨模仿古詩的作品，但是梁認為，將某些古人風格融於詩中還是需要的。“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為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但梁啓超說：“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轍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時彥中能為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然而，梁啓超接著說，黃遵憲，“新語句尚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

在談到鄭西鄉的一首詩時，梁啓超評論說：

21.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II, 189-191。以下引文均見於該書。這些引文在 Wang Xiaoping, *Zhong Ri jiaoliu*: 271-272中也有引用。

讀之不覺拍案叫絕。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

由此可知，梁啟超認為，黃遵憲只是少量地用了一些有違古詩風格的“新語句”，但他發現，在鄭西鄉的詩裏大量使用了日語詞，這更為投合他的意趣。

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那篇有關新詞的宏論和1899年在上述日記裏的反思中，我們看到在新詞這個問題上，他的觀點有著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時務報》上那篇有關新詞的宏論”是指《論譯書》，詳見1.4.7節以及該節的注釋90——譯者注）。1897年，他主要是對舊字和新字進行了分析。但他在日本呆了一年，通過研究語言以後，對於日語翻譯西語詞語時所創造的“新語句”，有更深的認識。他發現，漢語不僅僅可給舊字以新義或創立新字來創造新詞，而且還可用字來構成新的複合詞。在日本，梁啟超已經把握住了字與詞之間最根本的區別。由於古文的影響，在流亡日本的前兩年，他還沒有掌握這個根本的區別。

1898年以前，梁啟超只是無意識地使用日語詞語，沒有認識到這是發展漢語詞匯的一個重要途徑。但他剛到日本不久，就有所感悟了，而且從下面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他已經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新詞了，他說：“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

1922年，胡適在一篇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文章中，對梁啟超的文章風格是這樣描述的：

梁啓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也最大。(Hu Shi wencun: II, 206)

在這篇文章中，當談到梁啓超的散文對20世紀初那些作家的影響時，胡適寫道：

梁啓超當他辦《時務報》的時代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²²，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Hu Shi wencun: II, 202)

1.6.6. 學習和翻譯日本著作

20世紀初，日語成了新詞的礦藏，由於迫切需要新詞，它受到了漢語詞匯的歡迎²³。這種本來是純粹的詞匯現象，卻也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思潮有了密切的聯繫。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日本是中國維新派人士的第二故鄉，這些人在“百日維新”之際，試圖改變中國政治體制，但未能成功。這場運動的兩位領導人康有為和梁啓超被迫逃亡日本，這得感謝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的幫助。

22. 除了《時務報》和《清議報》外，《新民叢報》是梁啓超創辦的又一份報紙。這是1902年2月至1907年7月在日本橫濱出版的雙月刊（參閱 Zeng Xubai, *Xinwen shi*: 203）。

23. 有關本世紀最初十年漢語所吸收的日語新詞（當時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人數已達到了頂峰），可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199-243。也可參閱2.2.4節。

在那時以前，中國進步學者已經對日本很感興趣了。前面提到過的中國人寫的赴日遊記和傳教士的刊物，把有關日本的信息傳到了中國。在傳教士的這些刊物中，有一些簡短的日本新聞，這些新聞後來逐漸增多。從《教會新報》和《萬國公報》的首期來看，有關日本的信息，一般是經貿方面的。雖然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是值得研究的，但是這些新聞報導從語言的角度去觀察，不是特別重要。和所有別的外國新聞一樣，這些新聞也譯自西方報紙（大部分是英語報紙），所以不能把它們當作是傳播日語新詞的媒介。例如，《萬國公報》一直要到1889年後，才用日語原名“議院”（口語讀 *giin*）來指日本的 parliament [WGGB (2): III]。《教會新報》在1880年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日本計劃建立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時，仍用“公議堂”來指稱。

直接從日語資料翻譯過來的新聞報導，通常包含一些日語借詞。1877年，《萬國公報》發表了一組連載文章，這組文章原載日本出版的一份中文報紙——《華字新報》，該報是日本出版的最早的中文報紙之一。在這組文章中，我們發現“工業”（industry）一詞，這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WGGB: IX。431, 432）。這些刊物發表過一些旅行遊記，所以它們對傳播日語詞語也作出過貢獻。例如，《萬國公報》1879年1月4日和11日這兩期中，摘登了何如璋的日記（WGGB: 1879, XI 521, 第281頁背面至283頁正面；WGGB: 1879, 522, 第295頁正面至297頁正面）。何如璋的日記我們已在1.6.3節中詳細討論過。

我們已經看到，梁啟超所具有的日本知識在某些方面得感謝黃遵憲。康有為對日本的熱衷，也是受了黃遵憲的影響²⁴。梁啟超政

24. 康有為對黃遵憲著作的評價，參閱 Howard, *Japan's Role*: 299, note 82。我對康有為與日本的關係的評說，主要也是根據 Howard 的這本專著。

治思想的主要傳授者康有為第一次看到日本書目，大約是在19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這段期間²⁵。在1.4.7 節中我們講過，1886年，康有為曾說，他對上海製造局的譯著很不滿意。他不是指譯著的質量，而是指這些書的題材。這些書大部份是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而康有為卻對西方政府體制感興趣，他認為，中國還需要學習好的政體模式，以利在君主體制改革中仿效。

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上載文，提倡學習日語，以便從日本近幾十年學習西方所取得的無數成就中吸取營養。同年，梁啟超和康有為在上海共同創辦“大同譯書局”，主要目的是鼓勵翻譯日本著作。這是在中國創辦的第一個私營的，非傳教士的翻譯機構。1897年10月16日，在《時務報》上所發表的這個倡議中，梁啟超寫道：

舉一國之才智，而學西文，讀西籍，則其事又迂遠，恐有所不能待，即學矣，未必其即可用，而其勢又不能舉一國之才智而盡出於此一途也。故及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而國家將不能收一法之效。雖然，官譯之書，若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始事迄今，垂三十年，而譯成之書，不過百種，近且悉輟業矣。然則以此事望之官局，再自今以往，越三十年，得書可二百種，一切所謂學書、農書、工書、商書、兵書、憲法書、章程書者，猶是萬不備一，而大事之去，固已久

25. 康有為說過，他在光緒元年(1875年)得到過一本日本書目，這本書目是一個在日本做生意的中國商人給他的，見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2。也可參閱 Howard, *Japan's Role*: 289, note 39。

矣。是以憤懣，聯合同志，創為此局，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²⁶

康有為編纂了一部4卷的《日本書目志》，收書目約7750條，都是有關西方和日本各個方面的日語著作，此書是該局最早出版的著作之一（參見 Howard, *Japan's role*: 290, note 44）。在1897年出版的這部著作的序言中，和梁啟超在《時務報》上已經強調過的那樣，康有為也強調了學習和翻譯日本著作的重要性，他說：

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²⁷而要書畢集矣。使敏明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書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²⁸

在編《日本書目志》的同時，康有為還寫了一本有關明治時期日本改革的歷史著作——《日本明治變政考》，此書可能完稿於1896年（參見 Howard, *Japan's role*: 293, note 55）。由於這本

26. 見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I, 57-58。在 Huang Fuqing, *Liu Ri xuesheng*: 152-153 和 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39中，也引用過。有的是部分引用。在 Huang Fuqing 著作（第125頁）中有這段引文的英譯文。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序》中也發表過類似的議論，見 *Wan Qing wenxuan*: 439，也可參閱書後進一步的論述。

27. 以銀子計算價值的重量單位，它是19世紀中國主要的貨幣單位。

28. 見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序》，載 *Wan Qing wenxuan*: 439。這段話在 Howard, *Japan's role*: 290中也有引用。

書稿後來沒有出版，我只能查到此書的序言——《日本明治變政考序》，此序見於1898年康有為向光緒皇帝呈遞的請願書²⁹。

日本知識和西學譯著是康有為在19世紀末力主變法的主要動力。從純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雖然梁啟超著作的影響比康有為的更為深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寫於1898年僅3頁的《日本明治變政考序》中，已有6個日語詞³⁰。

由於中國在甲午戰爭（1894-1895）中的失敗，經一些學者提議，1897年，北京同文館開設了東文館³¹，後來在上海和廣州的廣方言館也開設了東文館（參見 Biggerstaff, *T'ung Wen Kuan*: 339）。這說明當時人們的看法已有了更本的改變。

歷史上，日本曾從中國學得知識，但中國從日本那兒學得的知識不是很多。僅1660至1895年間，就有129本漢語著作被譯成日文³²。這些書中的大部分（109本）是在1867年前翻譯的，其中有88本是文學譯著。但在同一時期，中國只有12本日本著作。其中只有兩本是中國人翻譯的，它們是《琉球地理志》和《歐美各國政教日記》。前一本是姚文棟於1884年出版的（*Zhongguo yi Riben shu*: no. 730.260；參見 1.6.3節），後一本是林延玉翻譯的，1889年在上海出版（*Zhongguo yi Riben shu*: no. 210.009）。

29. 見 *Jindai cankao ziliao*: 280-282。全書手稿由康有為的第二個女兒康同璧收藏。1947年，Mary C. Wright 和 Franz Michael 在北京將此書手稿縮微攝錄，現藏於美國 Hoover 圖書館。參閱 Howard, *Japan's Role*: 297, note 72。

30. 它們是：“汽船”、“革命”、“銀行”、“資本”、“藝術”、“文明”。參閱附錄2中的詞表。

31. 在一些書中，我發現有關北京同文館開設東文館的時間各不相同。在 Huang Fuqing (*Liu Ri xuesheng*: 151) 的這本書中，說該館開設於1896年；在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42) 的書中，說是1897年。

32. 關於漢語和日語譯本的數量係根據 *Zhongguo yi Riben shu* (p.41) 一書。

1895年以前，日本人用漢語寫的一些著作已在中國出版（參見 Sanetô, *Liuxue Riben*: 140, 注釋12）。

1895年是中日關係新紀元的開始。1896年至1911年，958本日語著作譯成了漢語，其中有三分之一（366本）是有關政治和社會問題的。

1896年，總理衙門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中國留學生，此後赴日學生逐漸增多。1905年至1906年這兩年中，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超過8000人³³。

當時，日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那種氣氛，極大地激勵著在日的中國留學生以及流亡人士，從而形成了一批政治和學術上的中國精英，他們後來在19世紀初中國改革的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康有為的追隨者們，對中國的前途，進行過辯論。但不久便無聲無息了。後來，一位新的政治人物孫中山及其支持者們，在20世紀初，使中國人的命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文化和文學方面，一批年輕的中國作家在20世紀20年代，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這些作家中有不少是在日本培養的，例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等，而這裏提到的僅僅是較有名望的幾個³⁴。

由於日語的學習，日語著作的翻譯，以及大批留日學生尤其是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的那些人上對1898年前不久在中國流行的日語詞語的使用，從而促使漢語吸收了大量新的日語借詞（參見 2.2.4.節）。

對本書內容所加的時間限制，不允許我繼續深入討論政治和語言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對詞匯現象作詳細分析之前，我想研究中

33. 有關赴日中國留學生的歷史，主要參考了 Sanetô, *Liuxue Riben* 和 Huang Fuqing, *Liu Ri xuesheng*。

34. 有關日本和“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可參閱 Sanetô, *Liuxue Riben*: 135-137。有關魯迅在日本的情況，可參閱 Coccia, *Lu Xun e la cultura cinese*。

國國家標準語言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同時還要探討日本在這方面所帶來的影響。

1.7. 新國語的誕生

中國很晚才正視語言問題。19世紀，對語言問題的傳統看法仍然佔優勢地位。雖然1840年後與西方及其語言有了初步的接觸，而且創造了第一批新詞，但是一直到19世紀末，漢語的性質和特點還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一些較為開明的學者，雖然已經意識到研究西方語言的重要性，但他們還沒有以西方語言為例來分析自己的語言。

只有到了19世紀末，隨著與日語的接觸，有些學者才開始考慮漢語言中的一些需要改變的不足之處。在世紀之交，語言問題被看成是政治改革中的關鍵問題。

因此毫不奇怪，黃遵憲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學者之一：

余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舉《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然則日本之假名，有裨於東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廢乎？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不相合也。然中國自蟲魚雲鳥，屢變其體，而後為隸書為草書。余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為愈趨於簡、愈趨於便者乎？……嗟呼！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62)

黃遵憲評說了有關日本的語言狀況，並且介紹了日本是如何提倡使用假名，甚至允許婦女和底層民眾用假名去認字。於是，黃遵憲提出，中國需要簡化漢字，縮小口語和書面語的距離。這些觀點引起了梁啟超的興趣。

有一位叫沈學和上海人，他是攻讀醫學的學生，他用英語寫了一篇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文章，題目叫 *Universal System*，梁啟超爲此文的漢譯本作了序——《沈氏音書序》，此序發表於1896年9月7日的《時務報》。梁啟超分析了語言和文字的關係。他說，在西方，有96-97%的人知道他們的文字怎麼讀，在日本知道日語漢字的讀音也有80%，但“在中國以文明號於五洲，而百人中識字者，不及二十人，雖曰學校未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¹ 此後梁啟超重申了黃遵憲的觀點，他說，縮小口語和書面語的距離，有利於識字。

按梁啟超的政治觀點來說，在政治改革當中教育體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由於中國老百姓識字讀書的能力極低，所以梁啟超對黃遵憲關於日本的評說特別感興趣，並提出制定一套拼音方案，使它成爲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橋樑。

當時中國還出版了其他提倡各種漢語拼音的書籍。然而，最早使用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卻是由17世紀的耶穌會士和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制定的。耶穌會士的目的是爲了幫助外國傳教士學習漢語；而新教傳教士則注重制定某些南方方言的拼音方案，爲的是可以給當地民眾講解，使他們能讀懂宗教著作²。

1. 梁啟超《沈氏音書序》，載《時務報》：1896年，第4期。現收於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I, 1-2。

2. 有關漢語拼音方案的歷史，可參閱 Luo Changpei, *Hanyu pinyin*: 2-6; De Francis, *Language Reform*: 14-28 以及 Chen, *Réformes de l'écriture*: 47-96。有關利瑪竇和金尼閣在16世紀制定的早期拼音方案，可參閱 Fang Hao,

中國近代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之一是一位叫盧懋章的南方人制定的，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盧懋章是福建廈門人，曾在新加坡學過英語，回廈門後，給新教傳教士當過翻譯。在1892年發表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中，他制定了一個廈門話拼音方案，使用55個拉丁字母的變體符號³。

受黃遵憲的那些觀點和當時那些拼音方案的啓迪，梁啟超終於發現了文字簡化與文盲問題之間的重要關係。很顯然，他也是受了日本的影響（當時日本已經使用假名），同時也受了曾經力圖制定拼音方案的那些新教徒的影響。然而，由於傳統觀念所致，面對中國的語文問題，他只抓住了語言和文字之間所存在的矛盾，而這只是整個語文問題中的一個側面。

1898年5月11日，江蘇無錫創辦了一份中國最早的自稱用白話寫的刊物⁴，報名叫《無錫白話報》，此報由裘廷梁創辦，其侄女裘毓芬任主編，裘毓芬是中國最早的女編輯之一。該報從1898年6月19日5至6期的合刊本開始，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在19至20期（1898年8月27日）的合訂本中，有一篇裘廷梁的文章，在這篇題為《論白話為維新之本》的文章中，裘廷梁寫道：

Ladingwen: 1-16。有關1550年至1800年天主教傳教士所制定的這類方案，請參閱 *Lexicographia missionaria*。新教傳教士在1867年以前用漢語方音記寫的著作有一個書目，可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325-331。

3. 參閱 Li Jinxi, *Guoyu yundong*: 4-14; Luo Changpei, *Hanyu pinyin*: 7-8; De Francis, *Language Reform*: 33-35。據 De Francis (同上: 33)說，盧懋章曾協助美國傳教士瑪高濶編纂了一本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Amoy Dialect* (《廈門方音英漢詞典》)，此書於1883年在廈門出版(出版者: A. A. Marcal)。

4. A Ying (*Baokan Shulüe*: 63-65)認為，1897年10月13日在上海創辦的《演義白話報》，可看作是第一份用白話出版的刊物。對此 Coccia, *Suzhou*: 101 也有引用。有關“白話”這個詞的解釋，也可參閱1.1節中的注釋2。

有文字為智國，無文字為愚國，識字為智民，不識字為愚民，地球萬國之所同也。獨吾中國有文字而不得為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為害矣。

……二千年來海內重望，耗精敝神，窮歲月為之不知止，自今視之，塵塵足自娛，益天下蓋寡。嗚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為有用之學，何至暗沒如斯矣。

……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Qiu Tingliang, *Lun baihua wei weixin zhi ben*: 38-39, 42）

在這篇文章中，裘廷梁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部分原因是由於日語“白話”的採用。這還證明了日本是中國早期語言改革提倡者的好榜樣。

如同在日本一樣（參見 Wang Xiaoping, *Zhong-Ri jiaoliu*: 278-285），隨著第一份白話報刊的出版，在中國，關於識字的問題，不再從文字和口語的分離這一問題去討論了，而轉向討論關於採用“白話”廢除“文言”這一更為深入的問題。但是，真正要超過文言，白話首先需要具有一個全國性的涵義，並且像文言一樣，它必需在全國範圍內採用。《無錫白話報》易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就表明了這一點，這是向全國推廣通用口語的第一步。

在幾十年中，中國學者關於白話和文言這一很為廣泛的問題的討論中，文字的簡化和拼音方案的採用，只是這個問題中的兩個方面。

20世紀，歷史學家們對白話運動的產生，主要持有兩種觀點。一些人認為，白話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遠，在這裏他們把白

話文學理解成民間文學。主張這一觀點的兩個代表人物是胡適和周作人。在1928年出版的《白話文學史》中，胡適將白話文學的產生上溯到周朝（公元前1121-222），考證了語言和文學的發展源流。而這種發展源流正好與整個漢語發展史相平行。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則認為：白話運動起源於最早提出要求廢除文言的19世紀末。他們認為，白話運動是“自我覺醒”過程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在中國，這個“自我覺醒”過程產生於從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直至“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演變時期⁵。很顯然，這整個問題是屬於政治、歷史、語言範疇，後者還有待全面闡釋。

不參與這種爭論，反而可能有助於分析19世紀末文言和白話的真實情況。

在整個19世紀中，所有詔書、公文和官方讀物仍舊使用文言。雖然與幾個世紀前同樣的文獻相比，在風格上無疑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它們的語言基本上屬於同一類型。地理、科技著作以及有關西方和日本的譯著或著作中也使用文言，但是，當談到現實的事物時，卻不能再用典雅的比喻，反而經常要求使用文言傳統詞匯所沒有的一些新詞。來自西方語言的音譯詞（例如，通常在商務場合中使用的詞語），傳教士創造的借詞和新詞以及日語詞，通過上述這些文獻，全都進入典雅的官方語言。如果作一下仔細的研究，譯自西方著作的那些書，其中的句法很可能還會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⁶。

19世紀，在傳統的文言詞匯中就這樣無意識地增加了幾百個新詞。這可能是19世紀語言復興最為引人矚目的例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有些學者決心順著這個方向，用純文言語體翻譯西方著

5. 可詳見 Tan Bi'an, *Baihuawen yundong*。

6. 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就20世紀以前西方語言對漢語句法的影響作過研究。有關1911年以後現代漢語中的所謂“歐化”，可參閱 Wang Li, *Xiandai yufa*: 299-383; Knibler, *Europeanized Grammar* 和 Xie Yaoji, *Qinghua yufa*。

作，並且用各種方式創造新詞，以確保內容的傳達，這對漢語詞匯的現代化是有貢獻的。嚴復的許多譯著，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⁷。

梁啟超認為，作為一個譯者，必需具備三個條件：傳統的文化素養、外語以及對所譯題材的知識。閩南人嚴復可能是具備這三個條件的第一個中國翻譯家（參見1.4.7.節）。

嚴復於1871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他是中國赴海外的早期留學生之一。1877年，他到了英國，呆了近兩年，在那裏他學了英語，受到了英國文化的薰陶⁸。1879年，嚴復回到了中國，他的西學譯著及有關評論，在當時擁有無數讀者。1898年，他出版了《天演論》，這是他第一本翻譯兼評述的書，原著是 T.H.Huxley 的 *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⁹。梁啟超對《天演論》的印象頗深

7. 嚴復的名字通常與另一位偉大的翻譯家林紓（1852-1924）連在一起。然而，與嚴復所不同的是，林紓不懂外語，他是與通曉外語的中國人合作翻譯的。林紓翻譯了180多本西方文學著作，這些譯著他是聽別人口譯，然後用古文記錄而成。他的譯著發行甚廣，通過這些譯著，使許多西方文學著作在中國家喻戶曉。在這裏我不準備討論他的譯著，但有一事需要指出，在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中，在以前書裏所不會出現過的新詞一個也沒有。此書原著是 Alexandre Dumas fils (小仲馬) 的 *La Dame aux camélias*，譯著始譯於1897年，1899年在福州出版。有關胡適對林紓譯文的評價，可參閱 *Hu Shi wencun*: II, 197-201。也可參閱 Lee, *Lin Shu*。

8. 有關嚴復的情況，可參閱 *Hu Shi wencun*: II, 194-201 和 Schwartz 的專論: *Yen Fu*。可惜，Schwartz 對嚴復譯著在語言上的分析，只有寥寥數頁（第92至98頁）。

9. 除《天演論》外，嚴復的主要譯著有：《原富》（1901-1902），譯自 Adam Smith 的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1776)；《群學肄言》（1903），譯自 Herbert Spencer 的 *A Study of Sociology* (New York, 1883)；《群己權界論》（1903），譯自 John Stuart Mill 的 *Essay on Liberty* (London, 1859)；《社會通詮》（1904），譯自 Edward Jenks 的 *A History of Politics* (London, 1900)；《法意》（1904-1909），譯自 Charles-Louis Montesquieu 的 *De l'esprit des Loix* (Geneva, 1748)；《穆勒名學》（1905），譯自 John Stuart Mill 的 *The System of Logic* (London, 1843)；但沒

(參見1.4.7.節中的注譯88)，此書在20世紀初對中國的文化學人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雖然嚴復認為，好的翻譯應該做到“信”、“達”、“雅”¹⁰，但是他自己的譯文卻是過分雕琢，用的又是先秦（公元前221年以前）古文體。這種古文體晦澀難懂，對此書持批評態度的人常說，他的譯文是現代內容用古代語言來描述的一種極端的嘗試。

然而，仔細研究嚴復的有些譯本¹¹，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的詞匯實際上是千變萬化的。從嚴復的一貫主張來看，他基本上是傳統古漢語堅定的擁護者，這可能是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從文學的本身去考慮的¹²。所以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嚴復寧可尋找一個古詞，去表示西方概念，或者重新起用一個過了時的近義詞，也決不採用已經廣為使用的詞語¹³。儘管如此，他還是使用了19世紀在科學和地理著作中開始使用的一些新詞。例如，“化學”（chemistry）、“民主”（democracy）、“自由”（freedom）、“文學”（literature）、“議院”（parliament）、“國債”（national debt）、“保險”（insurance）。

嚴復曾試圖保護漢語詞匯，免遭日語借詞的侵入，他寧可創造新詞，也決不使用當時著作中已經使用的詞語。例如，他不用廣為

有全部譯完；《名學淺說》（1909），譯自 William Stanley Jevons 的 *Logic* (New York, 1879)。參閱 Yan Fu, *Tianyan Lun*: 1581。

10. 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論·譯例言》中，嚴復對這三個標準作過解釋（參閱 Yan Fu, *Tianyan lun*: 1321-1323）。由 C.Y.Hsu 翻譯的《譯例言》英譯文，載於 *Renditions*: I, Autumn 1973, 4-6。

11. 考慮到出版的年份，我只考查了嚴復在《天演論》和《原富》這兩本譯著中所使用的詞匯。

12. 最近只有在 Schwartz 的 *Yen Fu* 中，否定了這種陳舊的觀點。

13. 下面是嚴復用古詞去表示西方食物的一些例子：麩麩 bread（見 Yan Fu, *Yuanfu*: 87）、廬 butter（見 Yan Fu, *Yuanfu*: 205）和爛齋 cheese（同上）。有時，他甚至加上按語，來解釋這些古詞的含義。

熟知的“資本”(capital)，而創造了“母財”這詞，他還將這詞與 capital 有關的經濟學上的詞語聯用(如 floating capital、fixed capital, 等等)；他還用“鈔店”、“鈔商”、“版克”來表示“bank”，而不用已為大家所熟悉的日語借詞“銀行”。然而，這種“詞匯民族主義”仍然沒有保證他不用日語外來詞，例如“市場”(market)這詞，他還是用了(1901年)。

值得注意的是，嚴復於1898年創造了新的譯名“計學”(economy)和“群學”(sociology)，的時候，還不知道已經有日語借詞。在1898年以前的書中，我還沒有發現日語借詞“經濟”(economy)的蹤跡(“經濟”這詞後來在中國廣為流傳)。可以推測，嚴復創立“計學”這詞時，他還不知道有其他類似的詞。但是在發現有口語借詞“經濟”以後，他仍然使用“計學”。我相信，“群學”也是這樣。雖然嚴復在1898年的《天演論》中已經使用“群學”這詞，但一直要到1903年在《群學肄言》的序言中，他才表示要保留他的這個新詞，不用日語詞“社會學”(此詞後來在漢語廣為使用)¹⁴。由此可見，我們首先應該把嚴復看成是一位新詞創造者而不把他只看成是一位反對日本借詞的人。

嚴復還廣泛使用音譯詞，他用這種方法來表示人名、地名以及西方機構的名稱。例如，university 音譯作“優尼維實地”(參見 Yan Fu, *Yuanfu*: 113)。

雖然嚴復著作讀的人很多，但是他所創造的新詞很短命。只有少數幾個詞在後來還有人使用，例如，“烏托邦”(utopia)以及曾一度使用的“爭存”(struggle for existence)(參見 Chow, *May Fourth*: 64, note t)。

14. 參閱 Yan Fu, *Qunxue yiyen*: XI。嚴復喜歡用“群學”，不用“社會學”，這是 Schwartz 書中所舉的唯一例子 (Schwartz, *Yen Fu*: 259, note 8)。

根據胡適的研究¹⁵，嚴復和林紓的譯文是19世紀“古文復興運動”中的四大文體之一（同上：181），其他三大文體是：譚嗣同和梁啟超的議論文，章炳麟（1868-1936）的學術文章以及章士釗（1881-1973）的政論文。胡適認為，章炳麟的文章在使用古詞方面最為成功，是古漢語發展中的頂峰。章士釗的文章則介於嚴復和章炳麟之間。

在用詞方面，嚴復、林紓、譚嗣同和梁啟超是具有創新意識的僅有的幾個作家。從文體上講，嚴復的譯著極為古雅，以至於一般讀者難以讀懂。林紓的譯文比較活潑，在某些方面有著北方白話小說的文學傳統，但對讀者的影響遠不及梁啟超那些議論文¹⁶。譚嗣同的文章很富創新意識，它從西方譯著中成功地吸取了科技新詞，這在哲學和理論文章中可能還是第一次使用。梁啟超很早就大量使用日語詞，而且盡可能地不用音譯詞。當白話作為一種國語開始流行的時候，有些文言詞語仍能沿用下來，這確實要感謝梁啟超的文章。

在1.1.節中，我們說過，唐宋時，有作家開始用各種北方白話來寫作，先是短篇故事，後是小說。明朝最有名的小說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和《西遊記》。清朝前期至1840年鴉片戰爭這段時期，另有三部名著：《紅樓夢》、《儒林外史》和

15. 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於 *Hu Shi wencun*: II, 180-261。

16. 胡適在四十歲所寫的自傳中，這樣寫道：“《天演論》（T.H. Huxley 原著，作者注）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Hu Shi, Sishi zishu*: 46, Schwartz, *Yen Fu*: 259, 注14也引用過）。接著他又說：“我在澄衷·年半（1905-1906, 作者注），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群己權界論》（John Stuart Mill 原著，作者注），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Hu Shi, Sishi zishu*: 47）。

《鏡花緣》。雖然這些明清小說的語體仍然是書面語式的，但這些小說中沒有一本是用文言寫的，作者基本上是使用自己家鄉方言的表達形式。例如，《紅樓夢》使用的是北方方言，當然它也有一些其他方言中的詞語。《金瓶梅》和《水滸傳》主要是用山東方言寫的，但也有一些其他方言中的詞語¹⁷。

19世紀後半葉，許多小說是用北方白話寫的。最有名的是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和石玉昆的《七俠五義》，這兩部小說都是用北京方言寫的。

也有一些小說是用各種南方白話寫的。而且，和北方地區的民間文學一樣，這些小說（大多數是用吳方言寫的）主要根據歌謠和口頭說唱編寫的。例如，韓邦慶用蘇州方言寫的《海上花列傳》和鄒必顯用揚州方言寫的《飛陀子傳》。再往南，我們可以看到邵彬儒的《俗語傾談》，書中有一些粵方言詞語，還有李桂玉的《榴花夢》，此書有福州方言中的某些成分¹⁸。

這種文學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輕鬆娛樂文學”，它植根於北方，後來逐漸傳播開來，但在南方影響不是很大。這種文學所描寫的常常是貴族故事、英雄事蹟、古代世系、愛情婚姻以及青樓艷事

17. 參閱 Zhou Zhenhe, *Fangyan*: 182-189。有關清朝的幾部著名小說的文體及語言特徵，可參閱 Hanan, *Vernacular Story*: 15。在 Doleželová, *Novel*: 12中也有轉述。

18. 有關民間文學，特別是華南民間文學的研究，可參閱 Zheng Zhenduo, *Suwenxue*。有關吳語文學，可參閱胡適的《海上花列傳》，此書收於 *Hu Shi wencun*: III, 473-496。《海上花列傳》前13回已由 G. Casacchia 譯成意大利文（參閱 Casacchia, *Hai shang hua liezhuan*）。有關南方文學，可參閱 Van Der Loon, *Regional Languages of Southeast China*。有關粵語文學，可參閱 P. Masini, “Una ‘Divina Commedia’ cantonese”（“用粵語寫的一種‘神曲’”），載 *Mondo Cinese*, XIX, 1, marzo 1991, 27-48。有關南方方言文學的評論，可參閱 Zhou Zhenhe, *Fangyan*: 182-189。

等。雖然它們的風格和內容各不相同，但它們還是可以看作是爲了消遣和逃避現實的一種文學。

因此，一直到19世紀末，嚴肅又重要的著作仍然是用文言寫的，而那些描寫日常生活的輕鬆瑣碎的故事，則用各種白話。不用文言，而使用白話，這決不是要跟文言和文言文爭個高低。胡適這樣寫道：

一千年來，白話的文學，一線相傳，始終沒有斷絕。但無論是唐詩，是宋詞，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說，總不曾有一種有意的鼓吹，不曾明明白白的攻擊古文學，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的文學。(*Hu Shi Wencun: II*, 183)

雖然在19世紀末，早期的一些白話刊物上，已經出現對使用文言的批評，但是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對文言的評論還沒有實質性的進展。20世紀初，被稱作是“晚清小說”的新文學流派已在華南興起，這是一種介於新舊體裁之間的小說。這種小說能作爲一種文學流派而得以發展，這與第一批純文學雜誌的創刊密切相關。1903年，梁啓超創辦了第一份文學雜誌《新小說》（參見 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148）。同年5月，李寶嘉和吳沃堯在上海創辦了《繡像小說》。劉鄂（1857-1909）《老殘遊記》前30回，就曾在《繡像小說》上（1903-1904）連載。1906年，吳沃堯在上海創辦了《月月小說》（參見 A Ying, *Baokan shulüe*）。吳沃堯、李寶嘉、劉鄂以及曾樸都曾在這些文學雜誌上連載過小說。在後來，中國文學評論家通常把這些作品稱爲“社會諷刺小說”，但他們一般都沒有提到這些文學作品創新的一些特點以及它們對產生現

代中國文學所做出的貢獻¹⁹。這種用南方白話寫成的短篇小說第一次明明白白地譴責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現象²⁰。

這種文學在20世紀初產生了許多新的特點，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所使用的詞匯——當時剛開始用的表達某些事物的詞（參見 Doleželová, *Novel*: 14）。所以，最初這些新詞既可用於口語，也可用於文學小說。這些新詞語通常與一些學科中的新思想、新現象和新領域密切相關。這些學科就是19世紀通過用文言寫的地理、科學、技術以及後來的政治著作逐漸傳入中國的。

因此，爲了使文學語言國語化，“晚清小說”是使白話轉變的這一複雜過程中的關鍵性的一步，白話與民間文學語言還是有區別的，民間文學語言是極其地方化的。在20世紀，這種過程的終點是新國語的建立，新國語逐漸取代了以前的文言。

在各種文學白話中，沒有一種白話可以直接拿來當作正式語言，因爲它們仍然沒有全社會所必需的詞語。首先需要有一個從“娛樂”語言轉變到“嚴肅”語言的過程。

舊小說的白話實在太簡單了，在實際應用上，大家早已感覺有改變的必要了。²¹

19. 魯迅曾經建議，這種文學應該叫做“譴責小說”。這一名稱後來被中國文學評論家採用。參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8章），此書收於 *Lu Xun quanji*: IX, 282-292; A Ying, *Wan Qing xiaoshuo shi*。最近，西方文學評論家在綜述中國現代文學時，常常要對這些著作進行分析。參閱 Doleželová, *Chinese Novel*; Doleželová, *Novel*: 13 20。

20. 1897年至1899年，梁啟超、嚴復、夏穗卿等人率先撰文，承認這些短篇小說在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參閱 A Ying, *Wan Qing xiaoshuo shi*: 2。

21. 胡適的《新文學建設理論》，載《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42-43，轉引自 Xie Yaoji, *Ouhua yufa*: 11。

19世紀後半葉用文言寫的西學著作，20世紀初的短篇小說以及留日學生的許多政論著作，它們對“新式國語化的白話”的形成都作出了貢獻。

詞匯方面，“新式國語化的白話”採用的是19世紀文言所使用過的那些詞匯的變體；句法方面，主要是仿效早期的北方白話著作。可能由於這個原因，一般評論家們沒能注意到：文言詞匯對新國語的發展有多麼大的影響。

現代漢語詞匯的起源史對我們有這樣一種暗示：現代文學史否定“晚清小說”所起的作用，和語言史學家對19世紀科學、技術和政論著作缺乏興趣，這兩種現象可能有平行相似之處。

西方學者最近著重研究：產生於1919年的新文化中的文學運動，在何種程度上是得益於“晚清小說”。他們還研究，新文學倡導者，純粹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怎樣地不把他們自己和晚清學者聯繫在一起²²。由於同樣的原因，“新式國語化的白話”的支持者們可能不承認，這種新的語言在何種程度上曾受到19世紀後半葉西學著作的影響。

雖然，關於“新式國語化的白話”得益於“晚清小說”這一點，最近已受到人們的重視，但就我個人的觀察，人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新的語言曾經在何種程度上得益於“19世紀的文言”及其所產生的新詞²³。如果從更為寬廣的角度去研究“新式國語化的白話”的起源，我相信可以證明：“新式國語化的白話”不僅僅

22. 有關西方學者對當時中國文學的最新研究概況，可參閱 Doleželová, *Novel*: 11 20。

23. 就我所知，從這方面去研究的只有 Doleželová 的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該文作者寫道：“就我所知，關於現代標準漢語的產生，至今仍然沒有人對此進行廣泛的研究。因此，本文中所討論的19世紀中國語言的概況只是一種假設”（同上：410, Note 4）。

是五四運動革命的結果，而且實際上還是幾種不同風格的語言（白話、文言，等等）和地方方言的匯合。

現代漢語詞匯的發展並不是北方文學傳統簡單地加上五四運動革新派的現代觀念而自然產生的結果，它是早在19世紀就開始演變的更為複雜而漫長的過程的產物。這一發展過程中的缺一不可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用各種方言寫的文學著作、明清小說、晚清文學、日本科技著作、19世紀的各種文章以及西學譯著。

第2章 一些詞匯現象

2.1. 從單音節語言發展到多音節語言

在本書第1章中，我們討論了19世紀漢語中具有代表性的約500個詞的產生及其傳播，並從歷時的角度分析了這些詞最初的發展以及後來的流傳。在這一更爲專業的語言學專節中，我將闡明這些詞對漢語詞匯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同時還要闡明這些詞與較早或較後的漢語詞匯相互之間的關係。由於我只是根據書面材料進行評說，所以，我僅就19世紀的漢語書面詞匯的發展作一些分析。

首先，我們將討論漢語詞匯的音節個數以及在19世紀漢語詞匯的影響下音節個數的變化。長期以來，漢學家們對漢語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單音節語言，一直在進行爭論¹。由於中國傳統詞匯學沒有注意到字與詞的區別，許多西方學者常常誇大漢語單音節的特性，而把古漢語中早已存在的那些多音節詞只看作是一種例外，於是他們堅持認爲，漢語基本上是一種單音節的語言。

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強調，多音節詞在漢語中早就使用了，即使在19世紀以前，特別是在白話文學中，多音節詞已屢見不鮮。在《水滸傳》（約1649年）、《紅樓夢》（1765年）和《兒女英雄傳》（1840年）中，多音節詞和單音節詞的比例大約爲 1：1。在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1935年）中，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但在1949年以後，文學著作中的這種比例有了明顯的增加，單音節詞和多音節

1. 可參閱 Karlgren, *Sound and Symbol*; De Francis, *Language Reform*: 147-165; Zhou Fagao, *Monosyllabism* 以及 Korotkov, *Modern Literary Chinese*.

詞的百分比分別是 14.2% 和 85.8% (在多音節詞的 85.8% 中, 有 73.7% 為雙音節詞)²。

遺憾的是, 對於政論作品, 我們還沒有類似的統計。一般來說, 官方文件所使用的語言多為簡明扼要, 避免重複, 盡量不用雙音節詞。然而也有例外, 例如, 在清朝的官方語言中, 兩個實際為同義的單音節詞, 通常合併成一個雙音節詞, 單音節詞則與字義中性的字相組合。因此, 似乎可以說, 在清代, 官方語言寧願用雙音節詞, 而不用單音節詞³。

毫無疑問, 漢語詞匯是逐漸向多音節化方向發展的。王力說, 這基本上反映了語言中語音簡化的發展規律。這種簡化的過程是很緩慢的 (例如粵語), 其發展進程不易察覺。王力 (Wang Li, *Hanyu shigao*: 342-346) 還認為, 多音節化的傾向是受外語影響的一種反映, 他還以漢語詞匯中那些在古代 (公元三世紀) 從外語借來的詞為例, 作了說明⁴。

從我所研究過的那些新詞來看, 我認為, 來自西方語言的那些借詞, 是促使漢語向多音節化方向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

2. 《水滸傳》: 多音節詞有 54.5%, 單音節詞有 45.5%; 《紅樓夢》: 多音節詞有 50.7%, 單音節詞有 49.3%; 《兒女英雄傳》: 多音節詞有 50.06%, 單音節詞有 49.04%。在 Chen Wenbin, *Duoyinci* 和 Wenbin, *Tongji* 中所作的抽樣分析的基礎上, 我對這些數據以及老舍小說中的那些數據作了改進。根據另一個抽樣調查, 《西遊記》(16世紀) 有 26% 的多音節詞和 74% 的單音節詞; 《紅樓夢》有 69% 的單音節詞和 31% 的多音節詞 (Sheng-Zhang, *Shuangyinjiehua*: 60)。有關 1949 年以後出版的文學作品的綜述, 可參閱 *Pinlü cidian*: 1489。除了 1949 年以後的作品之外, 所有這些數據都是在小範圍抽樣調查 (約 500 個詞) 的基礎上得出的, 所以, 如果進行更大範圍內的抽樣調查, 這些結論可能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3. 這些評述出自 Metzger, *Ch'ing Bureaucracy*: 113-114, 117。

4. 當談到這兩個因素對多音節化的影響時, 王力寫道: “即使語音不簡化, 也不吸收外來語, 漢語也會逐漸走上複音化的道路的, 因為這是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不過, 由於有了這兩個重要因素, 漢語複音化的發展速度更快了” (Wang Li, *Hanyu shigao*: 第 343 頁, 注釋 2)。

如果不包括化學元素名稱（參見1.4.6.節）、日語漢字（參見2.2.4.節）、用來表示度量衡單位的音譯詞（參見2.2.2.節）以及一些方言字（參見 Wu-Wang, *Cihui* : 396），那麼19世紀所產生的本族新詞都是多音節的。

除了上述這些例外，在那個時期，我只能找出兩個自然而然地獲得新義的語素詞：“權”（right）和“電”（electricity）⁵。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權”和“電”只能與其他語素連用⁶。

在討論多音節新詞時，我準備把雙音節詞和多音節詞區分開來。從歷史上來看，雙音節詞最為普遍的語素結構是聯合結構：組成一個詞的兩個單音節語素在句法上沒有任何從屬關係；這兩個語素被看作是同義的，它們聯合在一起構成一個雙音節複合詞。在19世紀以前，在所有雙音節複合詞中，這類結構的詞佔 70~80%（Wang Li, *Xiandai yufa* : II, 304）。我們已經看到，在19世紀或者在19世紀以前⁷，源於外語的雙音節新詞一般都是偏正結構的（參見 Wang Li, *Hanyu shigao* : 343 ; Wang Li, *Yufa shi* : 166）⁸。事實上，這種結構在附錄2中的詞表所收約300個雙音節新詞中佔半數以上；聯合式只佔十分之一。

5. 在附錄2中的詞表裏所收入的其他單音節詞有：“躉”（ton），這是一個來自英語的音譯詞；“洋”（foreigner），這個詞至少是在18世紀就開始使用了；還有一個是“站”（station），這是一個來自蒙古語的音譯詞，此詞流行較早。

6. 關於自由語素和粘著語素的定義，可參閱 Zhao Yuanren, *Mandarin Primer* : 33-34; Zhao Yuanren,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 143-146 和 Lu Shuxiang, *Ziyou he nianzhuo*。

7. 例如，17世紀耶穌會士創造的那些新詞，就都是偏正結構。參閱1.2節中的注釋2。

8. 漢語詞兒有9種組合結構：1) 主謂式（例如，年輕）；2) 補充式（例如，嚇壞）；3) 動賓式（例如，寫字）；4) 偏正式（例如，羊肉）；5) 聯合式（例如，兄弟）；6) 多音節式（例如，玻璃）；7) 重疊式（例如，哥哥）；8) 前綴式（例如，老黃）；9) 後綴式（例如，桌子）。參閱 Lu Zhiwei, *Goucifa* : 11; 也可參閱 F.

用詞綴法（前綴法和後綴法）構成的新詞約有60個。從構詞法上來講，詞根與詞綴的關係可以看作是普通偏正關係中的低一級的偏正關係。在兩個語素當中有一個被降格，它只起著詞綴作用，但詞中的句法關係仍然是偏正關係。有所改變的是，在具有同一前綴或同一後綴的整類詞中的聯想關係⁹。在漢語中，詞綴原來是自由語素，但後來它降格了，成了一種在某類詞中重複出現的語義標記。在詞根前面的是前綴；在詞根後面的是後綴。

19世紀以前，漢語中已有前綴和後綴，這些詞綴主要是以下兩個封閉類，它們的數量極其有限：1. 前綴：初、老、小，等等；2. 非詞化後綴：子、頭、兒（此為非音節單位）等。但在語言的整個發展過程中，還有一類詞綴（連一點兒非詞化特性也沒有的詞綴），和上述那類詞綴所不同的是：它們是開放性的。對這些詞綴人們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們與詞根的關係簡單地看作是偏正關係；但另有一些人把它們看作是狹義上的專用詞綴¹⁰。為了將

Masini, "Relazioni fra le unita dell'analisi sintattica e dell'analisi lessicale in cinese moderno: premessa per uno studio dell'evoluzione lessicale del *Putonghua*", 載 *Cina*, XXII, 1990, 201-220。

9. 有關現代漢語中的詞綴，可參閱 Heřmanová-Novotná, *Affix-like Word-formation*, Zhao Yuanren,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211-256以及Lu Zhiwei, *Gouci fa*: 126-133。

10. 除“嚴格意義的前綴”、“名詞後綴”、“動詞後綴”以及“從屬後綴”外，趙元任 (Zhao Yuanren,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211-256) 把所有其他前綴看作是“複合詞中結合面寬的第一語素”和“新興前綴”，把所有其他後綴看作是“複合詞末了的結合面寬的語素”和“新興後綴”（參閱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1979年，112-133頁，譯者注）。陸志章 (Lu Zhiwei, *Gouci fa*: 126-133) 只把封閉類中的那些看作是詞綴，而在構詞上具有偏正關係的看作是“詞綴式構詞成分”。朱德熙也持這種觀點，參閱 Zhu dexi, *Yufa jiangyi*: 28-32。Charles N. Li 和 Sandra A. Thompson 提出過一個折衷的辦法（參閱 Li-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36-45）。實際上，他們所分析的前綴和後綴，被有在

嚴格意義上的專用詞綴和詞匯性詞綴加以明確區分，Heřmanová-Novotná 把後者看作是“前綴式構詞成分”和“後綴式構詞成分”（參見 *Affix-like Word-formation*）。這位學者將詞匯性詞綴作了詳細的分類。詞匯性詞綴至今仍然是創造漢語新詞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本書中，我們不準備重複介紹 Heřmanová 那種嚴格的共時分析，而是將這種特殊的現象從歷時的角度來描述¹¹。

19世紀以前，狹義上的專用詞綴在漢語中已經有了。詞綴式構詞成分雖然不能說一點沒有，但至少是還沒有充分發揮它們那種創造新詞的優勢。在此之前，比較常用的前綴詞，就是表示外來事物的那些前綴詞，它們具有形容詞功能，意思是“野蠻的”、“外來的”。它們變成了前綴式構詞成分以後，就作為語素材料用來創造新詞：胡、番、洋、西。“洋”和“西”在19世紀尤為常用：“洋煙”（opium）、“洋布”（calico）（參見 Ding Zhenglin, *Wailaici*: 108-109）。在這種情況下，“洋”不能再簡單地看作是形容詞，因為詞的整個意義不是構詞成分各種意義的總和。

在19世紀，後綴式構詞顯示出了它們創造新詞的優勢。在書後詞表裏所收的新詞中，我們看到，“學”（study）和“機”（machine）是用得最多的後綴式構詞成分。雖然它們早就有了，但是被廣泛地使用，卻是在19世紀。在書後的詞表中至少有17個雙音節詞是由後綴“學”構成的，例如，“化學”、“光學”，等等。

分類之間作進一步的區分。有關中外語言學家各種觀點的更為詳盡的討論，可參閱 Heřmanová-Novotná, *Affix-like Word-formation*: 17-27。

11. 1981年，俄羅斯漢學家 Frolova 出版了一本專著。該書分析了多音節複合詞的語素結構，尤其是用詞綴方法構成的多音節複合詞，作者一共劃分出70種詞綴，其中前綴和後綴各為35種，參閱 Frolova, *Slovoobrazovanie*: 86-93。

約有10個雙音節詞是由“機”構成的，例如，“電機”、“火機”，等等。

詞綴式構詞成分的發展與雙音節詞根的應用有著密切的聯繫。從構詞學這一角度來看，這是20世紀中新詞的主要來源。

三音節新詞的產生更為新鮮。只不過，在19世紀以前一些三音節詞已經有了。統計研究表明，在《西遊記》和《紅樓夢》中，三音節詞約佔總詞匯的1%（參見 Sheng-Zhang, *Shuangyinjiehua*: 60）。1949年後，在漢語文學詞匯中，三音節詞的百分比增加到6.2%（參見 *Pinlu cidian*: 1489）。但我相信，如果對1949年以後這段時期的詞匯作深入地調查，這個百分比可能會大大地增加¹²。

雙音節詞和三音節詞的增多，首先是由於“詞根+後綴式構詞成分”結構的流行，隨後是“前綴式構詞成分+詞根”結構的流行。我們已經看到，詞根和後綴式構詞成分間的關係，可以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偏正關係。這可以通過對後綴式構詞成分“學”的歷時分析得到印證。19世紀以前，漢語已經有了一些單音節詞根加上“學”的雙音節詞。例如，“算學”。由於漢語已經有了創造雙音節詞的可能性，“算”和“學”之間的偏正關係，不需要再用助詞“之”來表示了。

但是，如果“學”作為後綴加於雙音節詞根之後，構成一個三音節詞，那麼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這時，詞根一般由助詞“之”與“學”相聯，這使“學”成了一個單音節詞，不是後綴式構詞成分了，例如，“幾何之學”（study of geometry）。在19世紀，“學”也直接與雙音節詞根相聯，成爲一個後綴式構詞成分，從而創造了一些三音節複合詞。經研究，我認爲，這類複合詞中最早之一就是

12. *Pinlu cidian* 中的統計數字是指1950年至1987年這段時期的，但在這些年當中這個比例有什麼變化，該書沒說。

“植物學”(1859年)。據我所知，在1859年至19世紀末之間，這類複合詞共創造了15個，其中有10個來自日語，其餘5個是本族新詞。但在這5個本族新詞中，現在還在用的只有2個了，即“植物學”和“地質學”。

在19世紀末或者更晚，作為雙音節詞根の後綴式構詞成分的“學”，當作一個單音節詞使用時，還猶豫不決。1872年，在志剛《初使泰西記》(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15)中，我們發現了“天文之學”(study of astronomy)，這種稱法後來演變成“天文學”。1898年，嚴復(Yan Fu, *Tianyan lun*: 1369)選用“動物之學”(study of animals)，不用“動物學”(zoology)，但“動物學”一詞在當時已經廣為使用，它來自日語(參見2.2.4.節)。在日語的影響下，這類三音節複合詞增加了不少，後綴式構詞成分“學”非常能產，它在漢語中用來創造某些學科的名稱¹³。

另一個極為常用的後綴式構詞成分是“機”(machine)，它在19世紀也有一段與“學”相似的演變歷程。用詞根加“機”構成的詞，約有一半是本族雙音節新詞。其餘則是由雙音節詞根加“機”構成的三音節詞。這類三音節詞中較早的例子是“法郎機”，此詞見於明朝，它既可指法國人，也可指一種火繩槍，這種槍據說是從法國傳入中國的¹⁴。但是，這個由後綴式構詞成分“機”構成的三音節詞，其詞根為 Franc 的音譯詞。從詞匯的角度來講，這與《海國圖志》(第3022頁)中所使用的那類三音節詞(例如，“火輪機” <steam engine>)是有所差別的。後來，這種結構的詞用於表

13. 在《漢英逆引詞典》(*Niyin cidian*: 1083-1089)中，有200多個三音節詞具有後綴式構詞成分“學”。有關後綴式構詞成分“學”的共時分析，可參閱 Heřmanová Novotná, *Affix-like Word-formation*: 69-74。

14. 此詞已見於 Aleni, 1623, *Zhifang waiji* (卷2, 第14頁背面)。參閱 Dai Yixuan, *Falangji zhuan*: 1, 21; Chen, *Lin Tse-hsu*: 15-16。

示從外國來的各種機器。由“機”構成的三音節詞，早在19世紀就開始流行了。但與20世紀相比，這種雙音節詞加上詞綴式構詞成分的三音節詞，其數量顯然少多了。本世紀初，在日語的影響下，引進了許多別的詞綴式構詞成分（尤其是後綴式的），這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詞匯。但在我看來，應該強調的是：這種發展過程早在19世紀就已經開始了。

在結束三音節詞的討論之前，我還想補充一點。用雙音節詞代替單音節詞是漢語的一種趨勢。同樣，漢語也習慣將三音節詞縮減成雙音節詞，其縮減的方法常常是將三音節詞中的第一個音節或中間一個音節或最後一個音節加以省略。

省略中間一個音節是我所收集的新詞中用得最多的一種縮略方法¹⁵。這裏有兩組詞，其第一音節分別是：“火”（fire）和“電”（electricity）。在下面的例子中，括號中的是首見年份。有關詞源的情況，讀者可查閱附錄 2 中的詞表。

- 火輪車（1838）> 火車（1838）；
 火輪船（1838）> 火船（1838）；
 電氣報（1877）> 電報（1868）；
 電氣燈（1866）> 電燈（1868）> 氣燈（1872）；
 電氣光（1872）> 電光（？）；
 電氣機（1866）> 電機（1866）；
 電氣鈴（1869）、電線鈴（1866）> 電鈴（？）；
 電氣線（1866）> 電線（1868）；

15. 值得注意的是，當漢語還基本上是單音節時，這種省略音節的方法已經使用了。例如縮略雙音節詞。有些佛教音譯詞，原來是雙音節的，後來成了單音節。例如，“禪那”（梵語 *dhyāna* 的譯音詞），後來縮略成“禪”（參閱 Feng Youlan, *Philosophy*: II, 387）。

電氣信 (1866) > 電信 (1875) ;
電氣行車 (1892) > 電車 (1891) 。

由於上面的首見年份不能說是絕對正確的，所以，不能肯定，我們所討論的這種現象是三音節到雙音節的縮減，還是雙音節的擴展。然而，如果我們從各詞的最後發展結果去看，這更像是縮減，而不是擴展。以上各個例子中的那些詞，它們都在一段時間內共同存在過，只不過這段時間有的長，有的短。但此後似乎還是雙音節詞佔優勢¹⁶。

關於漢語詞匯音節的個數，在19世紀似乎有多種發展趨勢。但是，總的趨勢是向多音節化方向發展。在這個總趨勢的內部主要趨勢是向雙音節化方向發展：要麼是單音節的擴展，要麼是三音節的縮減。然而，在這一總趨勢中，也產生了許多三音節詞和四音節詞，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16. 這種現象傅蘭雅在19世紀已經注意到了（參閱1.4.6節）。鄭奠對此也作過分析 [Zhen Dian, *Cihui shi* (4), 436-437]，但他不作全面分析，因為在他看來，可用的資料不夠充分。最近，Frolova (*Slovoobrazovanie*: 69-76) 提出了關於三、四音節詞縮略成雙音節詞的問題，但他只作了共時分析。

2.2. 借詞和新詞

2.2.1. 借詞、新詞的分類以及分析

漢語詞匯由三個基本部分組成：古詞、借詞和新詞。根據本書的研究範圍，我所注重的是有變化的那一部分，尤其要把重點放在借詞和新詞上面。只是在下面這種情況下，我才對古詞加以分析：

一些古詞在借詞和新詞的影響下有所演變。

借詞和新詞是詞匯中的一部分，這部分詞匯是隨著與其他文化（在社會或在語言上）的接觸而發展、變化的，或者也可看作是語言系統內部自然演變的一種結果。在理論上，由於在接觸中受到外來影響，於是吸收了某些語言的特點。這反映在詞匯上，要麼是直接採用其他語言中的一些東西，要麼是按自己的語言體系，把這些東西加以改變，然後再採用。但在實際上，一種語言在吸收外來詞時，總是或多或少地經過一些改變。

在外來詞的吸收中，外語詞語的語音常常是吸收的對象。我們所說的音譯詞 (phonemic loans) 是指：在一種語言中，詞義和語音借自外語某個單詞的詞，其中詞義通常是外語單詞所具有的幾個意義中的一個，而語音則是按照接受語言的語音系統加以改變而成的。對於語音，我們將看到，由於漢語語音系統的不兼容性，使得來自西方語言的音譯詞在吸收過程中歷盡艱難，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它們的傳播。

音譯詞和本族語言成分結合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混合詞 (hybrid)。

我們所說的詞形借詞 (graphic loan) 是指：既吸收詞義又採用了外語詞語的書寫形式的詞。詞的語音仍然是按本族語音系統發音的，不去考慮所借語言中那些詞的實際語音。詞形借詞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成爲可能：兩種語言具有相同的表意文字系統，詞的

義和形的關係是直接的，不必通過語音來傳遞。來自口語的詞形借詞可分成原語借詞 (original loan) 和回歸借詞 (return loan) 兩種。原語借詞是日語本族詞，或者是那些雖然見於早期的漢語書籍，但後來在日本詞義發生了變化的詞，原語借詞也可以指日本人根據西方語言創造的那些詞。回歸借詞是見於早期漢語著作，意義仍然相同的那些詞，它們經日語使用，後又回到中國，並在漢語中使用。

漢語還根據外語單詞的意義或構詞結構，吸收了一些借詞。我們所說的意譯詞 (semantic loan) 是指這樣一種詞：它們原來是傳統詞匯中固有的詞，但後來從某些外語詞中吸收了新的意義。我們所說的仿譯詞 (syntactic loan 或 loan-translation) 是指：根據外語詞語的語素或句法結構而創造的漢語詞語。仿譯詞和原詞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對應的。

本族新詞 (autochthonous neologism) 是這樣一種詞：它們可能是受了外語單詞的影響而產生，但不是根據外語原詞的結構創造的。這些新詞還對漢語詞匯的現代化起過作用。

對漢語借詞和新詞的這種簡明扼要的論述，主要是根據 Zdeňka Heřmanová-Novotná 的那本著作 (Novotná, *Loan-words*: 613-615)。在俄國，Ivanov 也根據這種思路作過研究 (參見 Ivanov, *Zaimstvovanija*)。值得注意的是，在借詞的這一研究領域中，還沒有一個中國學者對借詞的分類有過一個令人滿意的描述。這可能是由於術語問題。在漢語中，對 loan 最常見的名稱是“外來詞”¹，這一名稱是日本人創造的，在日本，該詞是指來自外語的音譯詞 (Shibatani, *Japan*: 142-147)。

1. 還有一個名稱，叫“外來語”，這個名稱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不用了 (只能說是不太常用了，岑麒祥就編過一本叫《漢語外來語詞典》的書，此書於1990

本世紀初，一些在上海的外國人已經出版了幾本新詞語詞典和新詞語雙語詞典，但是，很少中國學者對外語借詞感興趣²。1949年以前，本世紀初期出版的用來幫助讀者閱讀許多譯自日語和其他語言的第一批新詞詞典，不被看作是具有語言學研究價值的詞典³。

第一本專門收集外來詞的詞典是胡行之的《外來語詞典》，此書於1936年在上海出版。在該書的序言中，作者把外來語分成5類：a) 全譯音；b) 全譯義；c) 全輸入；d) 半音半義；e) 音義兼顧⁴。作者基本上把所有 loan 都歸入“外來詞”的範疇 (Hu Xingzhi, *Wailaiyu cidian*: 2-3)。除了這篇簡短的序言外，早期還有一些文章，討論過某些個別問題。例如，陳獨秀1916年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論述西方專有名稱的漢語音譯；1935年和1936年，余又孫寫過兩篇文章，討論了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⁵（在本節開始，我將原著中一般意義的 graphic loan 譯作“詞形借詞”。從這裏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註），但台灣仍在使用。在此之前，常稱作“借字” (Zhou Fagao, *Jiezi*: 99) 和“借語” (Zhao Yuanren, *Yuyan wenti*: 131-132)。關於中國學者指稱 loan 的各種名稱的綜述，可參閱 Zhu Xiaoyun, *Gairaigo*: 10。

2. Morgan, *New Terms & Expressions* (1913年, 上海); Mateer,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1924年, 上海); Morgan, *New New Terms* (1926年, 上海); Morgan,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 (1932年, 上海); Wieger, *Neologie* (1935年, 上海)。

3. 最早的一本是王榮寶和葉蘭編纂的《新爾雅》(1903年, 東京)。岡商夫編纂的《新名詞訓纂》(1918年, 上海)收有約500個被看作是來自日語的詞，作者自稱這些詞均在早期的漢語著作中找到過首見例證。後來，最為流行的兩本詞典是：吳念慈、柯柏年和王慎名合編的《新術語詞典》(1929年, 上海)，另一本是邢墨卿編的《新名詞辭典》(1934年, 上海)。

4. 最後這種詞可以看作是音譯詞，但是用來音譯外語語音的那些漢字表示了這個詞的總體意義。我這裏要感謝台灣師範大學姚榮松教授，是他向我介紹了胡行之的這本書。

5. 本書引用的所有文章均收於書後附錄的參考文獻。沒有直接引用的著作，讀者也可在參考文獻中列出的書目索引中查到：*Yuyanxue lunwen*, *Yuyan wenzi*, *Chinese Lexicology* 以及 *Linguistique Chinoise*。

開始，凡作者談的是來自日語的 graphic loan 時，我一律譯作“漢字借詞”。這樣譯是爲了更加具體些——譯者注）。

1945年，羅常培發表了一篇文章 (Luo Changpei, *Jiezi*)，他把借詞分成4類。在這4類借詞中，有各種音譯詞和混合詞，但沒有意譯詞、仿譯詞或者日語漢字借詞。1950年，當這篇文章收入《語言與文化》時，羅常培在4類音譯詞和混合詞上，又增加了2類詞，即“新諧聲字”和“借譯詞”（參見 Luo Changpei, *Yuyan yu wenhua*）。10年後，台灣周法高 (Zhou Fagao, *Jiezi*) 把音譯詞、意譯詞和仿譯詞統統歸入外來詞的範疇。他不用“外來詞”而用“借字”這一名稱。中國大陸的學者，一直要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才真正開始注意借詞和新詞的問題。早期的漢語詞匯教科書和文章中，都把音譯詞和義譯詞當作是“外來詞”，其實這是參照了胡行之在他的詞典中所採用的那種做法⁶。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表面上沒有外來成分的詞（意譯詞和仿譯詞），人們不喜歡把它稱作“外來詞”⁷。因此，在早期的外來詞研究中，首要的研究對象是音譯詞，其次是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而意譯詞只當作是新詞中的內容，至於仿譯詞則完全被忽視了。

6. 鄭奠 (Zheng Dian, *Cihui guifan*: 76)、周祖謨 [Zhou Zumo, *Cihui jianghua*: (12)]、張世祿 (*Cihui*: 41) 以及周定一 (Zhou Dingyi, *Yinyici he yiyici*) 等人，均持這種觀點。張清源 (Zhang Qingyuan, *Wailaiyu*: 150, 注釋1) 提出了一種折衷的觀點：他既不把意譯詞當作是外來詞，也不將它們與其他新詞相提並論，建議把這類詞叫做“借詞”。

7. 王力 (Wang Li, *Hanyu shigao*: 516)、高名凱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高子榮、張應德 (Gao-Zhang, *Wailaici*)、劉喜印 (Liu Xi Yin, *Yiyi*) 以及陳忠 (Chen Zhong, *Jieci*) 等人，都批評把意譯詞當作是外來詞。但是，王力在這場辯論中的態度似乎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堅定。例如，他曾寫道：“近代漢語裏，也就出現了一些西洋語言的借詞和譯詞”（同上：523）。他還說，“鐵路”是來自法語 *chemin de fer* 的華借詞（同上：527）。有關“鐵路”詞源的另一種解釋，可參閱附錄2中的詞表。

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第一本關於外來詞的專著出版了。這本《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是全面分析音譯詞和漢字借詞的第一本著作，作者是高名凱和劉正琰，出版時間是1958年。此書只把音譯詞和漢字借詞當作是外來詞，把意譯詞排斥在外了⁸。作者分析了漢以後漢語中所吸收的最早的那些音譯詞，研究了漢語中來自西方語言，特別是來自英語的那些音譯詞（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145-158）。書中把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分成了3類：a) 真正的借詞，即來自日語本族語的借詞；b) 利用漢語古詞去翻譯西方語言的那些意譯詞；c) 日本人創造的那些詞，如根據西方語言創造的音譯詞、仿譯詞以及新詞（同上：82-98）。

關於音譯詞，高名凱和劉正琰的著作是絕對具有新見的。但在漢字借詞方面，該書基本上是根據王立達所提出的那種分類進行劃分的。這種分類是王立達於1957年提出的，十分詳細，他把漢字借詞分成8大類：1) 用漢字書寫的日語音譯詞；2) 用漢字書寫，有“訓讀”的日語本族詞；3) 借自西方語言，用“音讀”不用“訓讀”的日語詞；4) 在漢語中獲得新義的日語詞；5) 見於漢語古籍，但後來日本人用去表示新義的那些詞；6) 日本人創造的新字；7) 中國人翻譯日語詞語時所創造的新詞；8) 現在已經廢棄的20世紀初期的日語借詞〔Wang Lida: (1)〕。高名凱和劉正琰把日語音譯詞的(1)類，與原語借詞(c)類放在一起，省略了(4)類、(6)類、(7)類以及(8)類。

有關高、劉的著作和王立達的文章，人們有許多評論，他們一致認為日語本族詞是典型的外來詞（即王立達的1和2類，高、劉的a類），但對其他各類的處理意見不一。只有一個學者斷然否定其他

8. 也是在這個時期，王力出版了《漢語史稿》。在書中，王力把來自日語的借詞，也列入外來詞範疇，但把意譯詞當作是新詞。王力對外來詞的研究，其所遵循的是高名凱、劉正琰、王立達的那種研究路線（可參閱書後進一步的論述）。

各類借詞在漢語中的存在⁹。對於漢語古籍中已經存在的，後在日本增添了新義，最後又回到了中國的那些詞（5類和 b 類詞）¹⁰，大多數評論者竭力貶低它們的重要性，縮小它們的分類範圍。最富權威的評論是1959年在中國出版的有關現代漢語史的極爲罕見的專著《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的變遷和發展》（*Wusi yilai*）。在此書中，把來自日語的借詞分成3類：I）日語原語借詞，II）回歸借詞（王立達的第5類詞，高、劉的第 b 類詞），III）來自外語的日語音譯詞（高、劉的第 c 類詞）和日語新字（王立達的第1、6類詞）（*Wusi yilai*：78-83）。對於原來在漢語中就有的，後來經日語再返回中國的那些詞（5類、b 類、II 類），它只稱做是“詞僑歸國”（同上：78）。

顯而易見，這種本來是純語言學的討論，卻包含著民族感情，令人難以接受。王立達說：在漢語新詞詞典中所收的詞匯幾乎有一半是借自日語的〔Wang Lida：(1)〕。現代漢語中確實存在著日語借詞，不過，至少在理論上，這種現象受到竭力地限制，雖然在實際上這些詞已廣爲流傳。因此，《漢語外來詞詞典》（此書由高名

9. 張應德 (Zhang Yingde, *Riyu jieci*) 認爲，只有音譯詞、真正的日語詞和日語新字，才是日語借詞。他把語素結構和漢語詞兒相同的且用音讀的所有日語詞，都看作是漢語本族詞。因此，他將日語中在翻譯西方語言單詞時用仿譯的方法所創造的那些複合詞以及由日本人所賦予新義的那些詞，從漢語外來詞中排除出去了。這兩種詞就是王立達分類中的第3類詞和第5類詞。他指責王立達過高地評價了日語詞匯在中國的影響，並說這是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王立達在答覆〔Wang Lida：(2)〕中表示，要判斷一個詞是否爲日語詞，必須確定它最初是誰開始使用的，這才是唯一正確的準則。因此，他不同意語素準則，也不同意語音準則。幾年後，陳忠 (Chen Zhong, *Jieci*) 再次用張應德對王立達的那種批評，來指責《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一書 (即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在確定一個詞是否爲外來詞時，陳忠強調了使用語素和語音準則的重要性。

10. 鄭奠 (Zheng Dian, *Riyu cihui*) 和邵榮芬 (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yanjiu*) 對這類詞的劃分，提出了批評。

凱和劉正燏開始編寫，但一直到1984年才出版）和在中國出版的許多其他外來詞研究專著，都竭力限制來自日語的借詞範圍，並且努力從早期的漢語典籍中去尋找這些詞在日本流行前的用詞例證¹¹。

在中國的大陸和台灣，如果某個詞見於漢語古籍，那麼這個詞就不被看作是從日語來的原語借詞；即使這個詞從日本歸來以後，詞義已經變了，也仍然不把它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由於語言符號總是形和義的結合體，所以，當這兩者之間有一個變了的時侯，這就意味著新的符號已經產生了。根據這一假設，我把從日語來的回歸借詞只看作是這樣一種詞：它早期的形義和近代的形義是一致的¹²。

11. 爲了這一目的而編寫的較早的一本詞典，就是1918年周爾夫的《新名詞訓纂》。但是，王力在《漢語史稿》關於詞匯的第三節裏，並不是這樣做的，王力這種做法很具權威性，而且這本書在1958年就已經出版了。

12. 除了《漢語外來詞詞典》(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以外，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於日語借詞的論述，只見於綜合性的著作（例如 Wu-Wang, *Cihui* 和 Zhou Zhenhe, *Fangyan*）或者通俗性的文章。關於外來詞的新著，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出現：岑麒祥的詞典 (Cen Qixiang, *Wailaiyu cidian*)、史有爲的專著 (Shi Youwei, *Yi wenhua de shizhe*) 以及周有光的文章 (Zhou Youguang, *Wenhua chuanbo*)。1979年，香港出版了陳原的一本書。書中把意譯詞也列入“借詞”或“外來詞”的範圍 (Chen Yuan, *Yuyan yu shehui*: 64-71)。在香港，陳張美美和郭張凱倫出版了兩本極好的著作，專門研究了英語與香港話之間的詞匯關係 (Chan-Kwok, *Lexical borrowing from Chinese* 和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在香港，從1993年8月起，開始出版第一本專門探討現代漢語詞匯的學術出版物——《詞庫建設通訊》，上面刊登了好多有關於外來詞的學術文章。在台灣，除了已經引用過的周法高的文章 (Zhou Fagao, *Jiezi*, 1955年) 外，在本世紀70年代，張希曾出過一本打印稿 (Zhang Xizeng, *Wailaiyu de yanjiu*)。在這本書裏，只把音譯詞、混合詞以及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此類詞中沒有包括回歸借詞）當作是“外來詞”。在此我要感謝台灣師範大學姚榮松教授，是他向我介紹了這本書。1981年，台灣出版了《國語日報外來語詞典》(*Guoyu ribao wailaiyu cidian*)，這本詞典只收音譯詞和混合詞。編者認爲：來自日語的借詞不應該當作是外來詞。但是，在1974年寫的一篇短文 (Huang Xuanfan, *Wailaiyu*) 和1986年寫的一篇未出版的碩士論文 (Zhu Xiaoyun, *Gairsigo*) 中，把來自日語的意譯詞和仿譯詞列入外來詞之

大陸和台灣的這種做法，其結果是把外來詞的範圍縮得很小，屬於這個小範圍的，只是音譯詞、混合詞以及來自口語的漢字借詞（並且盡可能地限制回歸借詞的數量）。對於意譯詞和仿譯詞的研究，只局限於新詞這一小範圍之內¹³。

最近，在中國以外的一些國家裏，已經有人在對漢語詞匯進行研究，這些歷時研究至少是根據原始資料進行的。世界上，中國是具有歷史最悠久的詞匯研究傳統的國家之一。然而，雖然對於古詞已有詞源詞典，但是對於19至20世紀所出現的詞語，到現在還沒有一本詞源詞典能提供充分的首見例證，所以中國的詞源詞典還不夠完整¹⁴。

實藤惠秀通過中國留日學生，曾經研究過1896年至1918年間關於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他主要是從19至20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進行研究的。實藤惠秀提供了一個最為完備的漢語中的日語借詞表 (Sanetō, *Liuxue Riben: 198-243*)¹⁵。Wolfgang Lippert 在德國出版了一本專著，書名叫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 (Lippert,

內。通過研究日本出版的一些漢語借詞專著，朱曉雲認為，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實際上是日語從漢語借去的詞，而它們已不是古漢語中的詞了，而是通過日語這個媒介又傳回中國的那一種詞了（參閱 Zhu Xiaoyun, *Gairaigo*）。

13. 在本世紀50年代，關於新詞曾有過一些歷時研究，例如，鄭奠的《漢語辭匯史隨筆》(Zhen Dian, *Cihui shi: (4)*) 和向超《關於新詞和新義》(Xiang Chao, *Xinci*)。最近，特別是在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那個呼籲 (Lu Shuxiang, *Guanxin xinci xinyi*) 之後，關於新詞和新詞詞典的進一步研究開始興起。然而，這些研究只涉及80年代的那些新詞。

14. 33卷的《中文大辭典》(ZWD CD) 很少列示19世紀那些詞的首見例證。最近，上海出版的《漢語大詞典》(HYDCD)，在這方面做得好多了。

15. 有關研究漢語中日語借詞的其他日文專著有：Kumano-Sawamura, *Nihongo: Sanetō, Chūgokugo*; Iida, *Kindai yakugo*; Sane, *Shakuyogo*; Lin Liuyan, *Zhong-Ri cihui*; Zhu Xiaoyun, *Gairaigo*; Matsui, *Yakusho no kango*。

Chinesischer Termini), Lippert 對漢語和口語的原始資料進行了考查, 分析了漢語中幾十個日語借詞的詞源情況。

通過對19世紀漢語的研究, 我收集了一批詞匯, 希望它們相對於當時的漢語詞匯來說,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參見附錄2中的詞表) 我現在準備將這些19世紀的詞匯按上面講過的分類加以劃分, 這些分類就是: 音譯詞、混合詞、意譯詞、仿譯詞、漢字借詞以及新詞。我的目的是想說明上述每一類詞, 在當時是怎樣演變的, 各類詞之間的相互關係又是怎樣的。

2.2.2. 音譯詞和混合詞

漢語在漢朝時所吸收的最早一批外語音譯詞是從中亞來的有關植物和動物的名稱(一般認為, 這批音譯詞的吸收是從前漢開始的, 後漢所吸收的借詞, 則以佛教詞語為代表——譯者注)。後來, 隨著佛教的傳播, 大批印度詞語也在中國流行開來, 並且作為音譯詞或意譯詞或仿譯詞進入了漢語。此後, 又有來自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蒙古語的音譯詞。歐洲詞語一直到17世紀才由耶穌會士傳到了中國, 當時有幾百本西學著作(特別是製圖學、數學和天文學方面)譯成了漢語, 有的還是直接用漢語寫的¹⁶。

16. 有關來自中亞的第一批音譯詞, 可參閱 Luo Changpei (*Jiezi*)、Zhou Fagao (*Jiezi*)、Wang Li (*Hanyu shigao*: 517-519)、Chmielewski (*P'u-t'ao*)和 (*Two early loan-words*)、Pan Yunzhong (*Jieci*)。有關佛教借詞, 可參閱 Wang Li (*Hanyu shigao*: 519-523)、Liang Xiaohong (*Fojing fanyi*)、Liang Xiaohong (*Yuanyu Fojiao de shijianci*)。關於蒙古語借詞, 可參閱 Zhang Qingchang (*Mengyu jieci*); 關於阿拉伯語借詞, 可參閱 Dai Yixuan (*Alabo mingcheng*)。雖然, 關於在華耶穌會士對詞匯所作的貢獻, 有人作過一些很籠統的評述(例如,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102; Pan Yunzhong, *Jieci*: 111), 但是, 實際上人

19世紀，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貿易活動，促使一些特別是從英語來的音譯詞逐漸向外擴散。最初，這些音譯詞是表示重量單位的名稱，例如，“噸”（ton）、“磅”（pound）；還有一些是在中國聞所未聞的產品名稱，例如，“咖啡”或“架非”（coffee）；還有一些用來表示特殊階層的詞語，例如，“馬占”（merchant）、“沙文”（servant）。

新教傳教士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有一些表示西方機構或官職的音譯詞，例如，“巴厘滿”（parliament）、“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伯理喜頓”或“伯理璽天德”（president）。因此，新教傳教士對這些音譯詞的傳播是有貢獻的。

早期赴國外旅行的中國人，他們將所見的西方產品，也用音譯詞來翻譯。例如，“三鞭”（champagne）、“舍利”（sherry）、“炒朥來”（chocolate）、“羔求”（caoutchouc），等等。

在1840年後的幾年裏所寫的一些書中，除了一些表示人名和地名的專有名詞外，音譯詞是很少的。其中專有名詞中的極大部分是17世紀由耶穌會士創造的，這些詞到19世紀得以廣泛傳播¹⁷。與之相反的一種觀點通常是說，音譯詞只用到19世紀末為止。中國學者對音譯詞提出這一問題，言下之意是在說，外來詞在吸收過程中，有著一種很富邏輯性的次序：外語詞語先是作為音譯詞被漢語吸收，但到了後來，則被意譯詞取代了¹⁸。然而，對這些音譯詞和意譯詞的詞源以及首見例證進行仔細地考證以後，發現情況並不總是這樣。有些音譯詞，例如“巴厘滿”或“巴力門”（parliament）、

們對此還是忽視了。因此，在附錄2的詞表中，我列舉了這樣一些詞：它們通常被看作是現代詞語，但實際上這些詞語早在17世紀傳教士的著作中已經出現了。

17. 通過歐洲地圖進入漢語的那些地名，可參閱 D'Elia, *Mappamondo*。

18. 例如，最近武占坤、王勤在《現代漢語詞匯概要》一書中，就這樣認為（Wu-Wang, *Cihui*: 370）。

“得利風”(telephone), 確實被新詞“議院”、“國會”以及漢字借詞“電話”所取代。然而, 卻有許多音譯詞是在意譯詞之後很久才產生的。例如, “德謨克拉西”(democracy) 這個音譯詞, 有人誤認為它產生於仿譯詞“民主”之前¹⁹。

有些早期的音譯詞, 甚至當它的同義詞——意譯詞或新詞——產生以後, 它仍然使用, 有的還要比它的同義詞更為流行。例如, 音譯詞“鴉片”(opium), 早在16世紀就已經有了(ZWDCD, 47689.6)。但它沒有被19世紀的新詞“洋煙”(HYDCD, V, 1185)所取代。

提出意譯詞到音譯詞這種所謂的演變過程, 有人把它解釋成: 這種過程與使用語言的有些人缺乏外語修養有關, 他們不了解外語原詞的確切含義, 於是不根據語義而是根據語音去重新創造一個詞。然而, 除了地理術語和用來表示對中國來講尚屬新鮮物品的名稱以外, 指說話人不知道外語名稱的原義是什麼而用音譯詞來表示它, 這種解釋不太靠得住。

郭嵩燾是中國派赴西方的第一個常駐公使, 他通常被看作是傳播西方知識的先驅(參見1.4.4.節)。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的日記中有許多音譯詞, 這要比我們已經分析過的其他著作中的音譯詞多得多。嚴復是第一個沒有西方人幫助就能翻譯英文的譯者(參見1.7.節), 他也廣泛使用音譯詞。這兩種情況好像說明了, 對外國

19. 學者們在分析音譯詞和意譯詞的關係時, 所列舉的都是這個例子。顯然他們尚未發現, “德謨克拉西”是在“民主”之後很久才產生的。在1989年寫的一篇文章中, 我們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這篇文章就是 Li Leyi, *Milaici*。我提及這個例子, 也是為了給我的另一篇文章作一個訂正。這篇文章就是 “Trasformazioni nella lingua e mutamenti politici”, 載於 E. Collotti Pischel 主編的 *Cina Oggi*, Laterza, Bari 1991, 150-160。

文化和語言的熟悉促進了音譯詞的使用，而不是抑制了音譯詞的使用。

郭嵩燾把音譯詞用於表示地理術語和西方概念，甚至當他知道有現成的借詞或者新詞時，他也不用。例如，在1877年，他使用過有關歐洲科學現成的漢語名稱（有些是19世紀的新詞），但在這些名稱之後，加注了一串外語音譯漢字（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149）。在提到英國 Parliament 時，他用了音譯詞“巴力門”，接著又加上了“議院”這詞，這是當時漢語中已經使用的新詞（同上：213）。

20世紀上半葉，音譯詞和拉丁字母原形詞，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常用，如梁啟超、郭沫若以及魯迅（參見Zhang Qingyuan, *Wailaiyu*: 150, 注2）。

因此，使用音譯詞，常常並非只是為了去表示某個名稱或概念，似乎還有其他目的。例如，當沒有理想的漢語對應詞時，就會使用音譯詞，或者把音譯詞當作是走向外部世界的通道（例如郭嵩燾）。在文字上，漢語和西方語言沒有共同之處，因此，音譯詞是向讀者表示外語單詞語音的唯一方法，特別是在19世紀，那時中國人實際上還不認得西方字母，所以這種方法更為常用。

在意大利文中，音譯詞常常用來“表示一種風格氣氛，這種風格氣氛在本族語中沒有與之相應的詞可以來表示……”²⁰。可能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本世紀初，中國一些作家常常喜歡使用拉丁字母原詞，從而給讀者創造這樣一種氣氛：這個詞在概念上是全新的。

20. “……a suscitare risonanze stilistiche estranee all’eventuale equivalente non esotico……” (De Mauro, *Storia*: 214)。

1949年以後，由於風格上的原因而使用音譯詞，實際上已經沒有了。最近的一個例子表明：音譯詞和本族詞或意譯詞在意義上的含量是不相同的。在1989年6月的那個事件中，在北京的學生使用“坦克”(tank)、“瓦斯”(gas)這兩個詞語²¹，就是不用官方使用的本族詞或仿譯詞“裝甲車”(armed car)和“催淚劑”(tear gas)。這正好和1919年所出現的現象相一致，當時學生在街上高呼“德謨克拉西”(democracy)、“賽因斯”(science)，就是不用“民主”、“科學”²²。

作為音譯詞進入漢語的所有外語詞語，都必定經過兩種不同的歷程，然後才被漢語中的借詞系統吸收。當借詞初次出現時，先有一個用音譯方式吸收的過程。漢語和英語在音素上有些相似之處，但是漢語語素的結合性能是很有限的。因此，漢語的語音系統是不通融的，它不準備與外語音素去合併組成本系統已經包括的音素以外的新的連接體。由於語音和文字之間存在著一種形與影的關係，所以當借詞準備吸收時，其語音方面必須與本族詞相一致。從語言使用者的角度去看，語音與詞的翻譯用字之間有著一種形與影的關係。因此，同一個外語語音序列，可用不同的漢字來音譯，這是由於各種方言之間的語音是各不相同的。例如，“chocolate”在漢語

21. 從表面上看，“瓦斯”似乎是漢語中的一個音譯詞，但實際上它是日語中的一個音譯借詞，後來被漢語借用。

22. 由於風格上的原因，各地對音譯詞的使用有所不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陸，一般不大喜歡將音譯詞中的漢字在意義上與外語單詞的原義有所聯繫。在台灣、香港以及海外的中文社區，不會出現這種問題。例如，在漢語中，通常用來指 AIDS 的名稱是一個混合詞，它是由 ai 和 zi 加上後綴“病”構成的。在中國大陸，對於 ai 和 zi 所選用的兩個漢字與 AIDS 的詞義沒有任何聯繫。但在台灣和香港，用了“愛”(ai)和“滋”(zi)這兩個字，它們分別表示 love 和 develop，然後在這兩個字後面加上一個後綴“病”，這樣讀者可從“愛滋病”這個意譯複合詞中去聯想：這是一種由“愛”所“滋”生的病。

中至少有12種不同的音譯形式（參見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286）。

由於漢語的表意文字系統與西方語言的文字系統毫無共同之處，所以音譯詞還必須經過字形的吸收過程。在漢語的文字系統中，字的音和形之間總是有著一種強烈的語義關係。因此，在決定怎樣翻譯外語語音時，語言使用者在語音層面上所框定的有限範圍內，總是傾向於選用在組合中具有語義價值的字。

當一種組合是用來表示語音，不具有語義價值時，那麼就在這一組合中的各個漢字上加上某種偏旁，例如，偏旁“口”²³。還有一些偏旁在字的組合中表示詞義類屬²⁴。此外有這樣一些音譯詞，其中的字既表示外語單詞的語音，又表示外語單詞的詞義，這類詞把它們音譯詞的本來面目完全偽裝起來了²⁵。

在吸收音譯詞時所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漢語和西方語言中它們的語素平均個數各不相同。現代漢語傾向於使用兩個語素的詞，西方語言則多使用較長的多音節單詞。實際上，漢語中音譯詞的吸收還直接與音素個數有關²⁶。

23. 例如，把偏旁“口”加於“加”和“非”，從而表示這是一個音譯詞：咖啡。

24. 把偏旁“艹”加於“葡”和“萄”之上，構成“葡萄”（grape），表示這是一種植物。加“犴”的“獅”字，表示是一種動物（參閱 Pan Yuanzhong, *Jieci*）。近代的例子是表示化學元素的那些漢字，這些漢字加有“金”（metal）、“石”（metalloid）、“氣”（gas），參閱1.4.6節。

25. 中國學者把它們稱作是“音譯兼意譯詞”。例如，“幾何”（geometry）這詞，除了表示拉丁語 *geo* 的語音外，還有“多少”的意思。但是，這通常是一種文字翻譯上的“流俗詞源說法”。又如，烏托邦（來自英語“utopia”的音譯詞）曾寫做“烏有幫”，意思是“沒有幫會”（Hu Xingzhu, *Wailayu cidian*: 3, 203）。

26. Novotna 作過統計，已同化的音譯詞音節的平均個數是2.52個，非同化的音譯詞音節的平均個數是3.27個（Novotna, *Low Adaptability of Loan words*: 113）。

音譯詞的引進使漢語雙音節詞大為增加，但在意大利語中，情況正好相反。有人對此評論說：“外來詞是用意大利語語音規則去大加更改的最為典型的代表，這是互為因果的現象。意大利語常常是增加盡可能的組合（也包括短語）個數，盡量少用現成音素去音譯外來詞”²⁷。

最後一點是，音譯詞還要克服在進入漢語語法體系時所帶來的困難。在漢語音譯詞中，幾乎都是名詞，沒有可以執行謂語功能的詞（動詞或形容詞）。雖然有幾個形容詞，但是，它們如果沒有繫詞連接，就起不了謂語作用²⁸。

混合詞的創造，至少是緩解了漢語吸收外來詞的難度。混合詞由借詞加本族語成分構成，這個本族語成分通常表示音譯詞的意義類屬。在這種情況下，本族語成分的功能，像是“類屬”偏旁加於音譯字之上。

本族語成分通常加於音譯詞之後。本族語成分的功能類似於加在雙音節詞後面的後綴式構詞成分（參見2.1.節）。漢語中這類混合詞遠在19世紀之前就有了，特別是用來指“宗教”的本族語成分“教”字，它常與外國宗教名稱一起構成混合詞，例如，“基督” | “教” > Christianity。在《海國圖志》中所列舉的外國宗教

27. “Gli esotismi sono infatti il segno più evidente, a un tempo un effetto ed una causa, di una notevole trasformazione delle norme di utilizzazione dei fonemi italiani, una trasformazione tendente ad un impiego più economico dei fonemi esistenti attraverso un accresciuto numero di possibilità combinatorie e comportante la possibilità di parole più brevi” (De Mauro, *Storia*: 214)

28. 這一段我主要是根據 Novotna 的兩本著作寫的，這兩本著作就是 *Loan words* 和 *Low Adaptability of Loan words*。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這兩本書仍然是最好又最詳盡的。

名稱全都這樣翻譯，即本族語成分“教”作為後綴，加於音譯教名之後。

一般來講，這類混合詞必需與由後綴式構詞成分所創造的本族新詞加以區分。然而，在日語的影響下，漢語後綴式構詞成分體系的發展似乎促使了混合詞的傳播。19世紀，這類混合詞中的本族語成分，常常是“教”、“國”、“人”，它們分別表示宗教、國家、民族。除此之外的混合詞，就很少了²⁹。20世紀初，由於與日語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後綴方法的發展促使了混合方法的傳播。因此，並非偶然的是，在19世紀末，從日語來的漢字借詞中沒有由漢語中尚未使用的後綴式構詞成分構成的複合詞³⁰。

混合詞在音譯詞和仿譯詞之間似乎起著一種中介調和作用，它彌補了吸收音譯詞時的某些局限性。例如，它們的語素組合的自由度要比音譯詞大得多³¹。

有關漢語中所存在的音譯詞和混合詞，我們沒有一個絕對準確的數字。如果只考慮來自英語的借詞（從西方語言來的借詞中，這類詞的數量最多），那麼，當今詞典中所收音譯詞和混合詞的數量，最多是在3500個左右³²。與來自日語的約850個漢字借詞相比（參見2.2.4節），這個數字看來很大，但是，如果把這些數字與這兩

29. 在一些原著中，我只找到了4個混合詞，這雖然不能作為統計數字，但是值得注意。這4個混合詞是：巴厘滿衙門、必耳酒、冰積凌、來夫大炮。

30. 尤其是來自日語的後綴“化”和“性”（它們後來在漢語中極為能產），一直要到20世紀初才開始傳播（參閱2.2.4節）。

31. 對混合詞進行深入的共時研究，可參閱 Novotná, *Loan-words*: 48-75。

32. 根據朱曉雲的統計 (Zhu Xiaoyun, *Gairaigo*: 104-113)，胡行之1936年出版的詞典 (Hu Xingzhi, *Wailaiyu cidian*) 中，收有來自英語的2210個外來詞。在高名凱和劉正燾的那本專著 (Gao Mingkai, *Wailaicí yanjiu*) 中，共分析了547個詞，而在他們的詞典 (Gao Mingkai, *Wailaicí cidian*) 中，解釋了3433個詞。Novotná 在她的文章 *Loan-words* (第622頁) 中，對650個詞作了計算，其中約有69.85%的詞來自英語 (第642頁)。

類詞的使用頻率聯繫起來，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漢語8000個高頻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音譯詞（普通名詞）是“蘇維埃”（4193次）和“邏輯”（4438次）（*Pinlu cidian* : 572, 577），而在現代漢語中前3817個高頻詞中，有143個是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Sano, *Shakuyōgo* : 27）。

2.2.3. 仿譯詞和意譯詞

對於仿譯詞和意譯詞，我們很難看得出它們的外語原詞的痕跡。在音譯詞和混合詞中，外語原詞提供意義並充當語音模式。在仿譯詞和意譯詞中，外語原詞的意義和語素結構是它們的模式³³。

我們已經指出，漢語將同樣的語素既用於音譯詞又用於本族詞。在音譯詞中，雖然它們的語音單位與語言中其他詞語的語音單位是一樣的，但是這些語音單位的連接體卻顯露出外語原詞的模式。意譯詞和仿譯詞與語言中的其他詞語一樣，具有同樣的語音單位。但除此之外，意譯詞和仿譯詞與漢語本族詞之間還有兩個共同特徵：詞的音和形之間有著一種語義上的聯繫；語義單位的連接體

33. 對現代漢語中的仿譯詞進行系統研究的只有兩位學者，他們就是 Heřmanová-Novotná (*Morphemic Reproduction*) 和 Frolova (*Slovoobrazovanie*)。Heřmanová-Novotná “根據翻譯的準確程度”，把仿譯詞（她喜歡把 loan-translations 叫做 loan-creations）分成3類：完全準確類、部分準確類和大致近似類。Frolova 專門分析了生物學詞匯中仿譯詞的重組結構。Ivanov (*Zaimstovovaniya* : 95-117) 討論了意譯詞和仿譯詞。關於意譯詞和仿譯詞的綜述，可參閱以下書中有關“譯意詞”或“新詞”的章節：Wang Li (*Hanyu shigao* : 525-528) · Zhou Dingyi (*Yinyici he yiyici*) · Xiang Chao (*Xinci*) · Ding Zhenglin (*Wailaici*) · Zhou Zumo [*Cihui jianghua* : (12)] · Zhao Yibo (*Wailaici*) · Liu Zhengtan (*Bianzuan wailaici cidian*) · Zhou Fagao (*Jiezi*) · Huang Xuanfan (*Wailaiyu*) · Ehara (*Gairai chūgokugo*) · Zhu Xiaoyun (*Gairaigo*)。

是根據詞素組合規則決定的。因此，漢語總是傾向於用意譯或仿譯的方法來創造新詞。

關於古代的意譯詞或仿譯詞，我們了解甚少。由於曾與漢語有過接觸的許多中亞語言已消亡了幾個世紀，因此，許多古代的音譯詞已很難找到準確的詞源，甚至從這些語言中產生出來的詞，哪些是意譯詞，哪些是仿譯詞，都已很難確定了。我們知道，從印度語可以考證出隨著佛教的傳播而進入漢語的某些詞的詞源。由於音譯詞與意譯詞或仿譯詞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源於佛教的音譯詞仍留在宗教場合使用，而佛教意譯詞或仿譯詞則在語言中傳播了開來，最後還成了基本詞匯中的一部分³⁴。

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翻譯或者編寫了一些有關西方的著作，這為漢語創造了一些來自拉丁語的意譯詞或仿譯詞³⁵。和源於佛教的意譯詞或仿譯詞一樣，這些詞已沿用了幾個世紀，講漢語的本族人已看不出這些詞與傳統詞匯有甚麼差別³⁶。

在音譯外語語音時，音譯詞的用字是不確定的，同樣，在翻譯外語詞義時，意譯詞和仿譯詞所選用的語素也是不確定的。在音譯詞中，同一種借詞，一般有幾個變體，而其中一個通常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長期沿用。同樣，同一種意譯詞或仿譯詞也會有幾個變體，而其中一個會趨向於穩固，逐漸戰勝其他同類詞，最後促使它們自我淘汰。

34. 音譯詞的例子有：“佛”、“僧”（複合詞“僧伽”的縮略詞，“僧伽”是來自梵語 *sangha* <宗教社團> 的音譯詞）、“菩薩”，等等。意譯詞和仿譯詞的例子有：現在、過去、將來、世界（參閱 Wang Li, *Hanyu shigao*: 519-523; Pan Yunzhong, *Jieci*: 103-111）。其中“世界”是在19世紀末經日語回歸到漢語的，參閱2.2.4節。

35. 參閱1.2節中的注釋2以及附錄2中的詞表。

36. 在其他語言中也是這樣的，如意大利語，參閱 De Mauro, *Storia*: 208, 362。

意譯詞和仿譯詞的差別是：在意譯詞中，外語原詞給漢語中業已存在的某個詞增添了一種在當時還不為人們所知的新義。對於仿譯詞（作者在本書中所說的“仿譯詞”既可指“仿譯單詞”，也可指“仿譯短語”——譯者注），要分兩種情況：在仿譯單詞中，原語中的單詞提供了意義和詞法結構；在仿譯短語中，原語中的短語提供了意義和句法結構。這兩類詞關係十分密切。意譯詞常常是根據外語單詞的詞法結構為這種新的複合詞提供素材。意譯詞所採用的詞通常是本族詞，這些所採用的本族詞的原意可能在某一方面與剛獲得的新義有些聯繫。

通常認為，現代漢語詞匯喜歡吸收仿譯詞，不大喜歡吸收意譯詞³⁷，這在20世紀確實如此。但是，從歷時的角度來觀察，情況並不總是這樣。意譯詞的使用是以古詞知識為基礎的。20世紀，只有極少數幾個學者，才熟悉古籍中哪些詞適於表示外來新義。反之，在19世紀，創造新詞的人們對中國文學傳統都是十分熟悉的。在翻譯佛教或者拉丁文著作時，譯者們總是要尋找一些與所譯外語單詞意義接近的漢語詞語。所以，過去的意譯詞通常作為來自佛教和拉丁文的詞來使用的（專有名詞和地理名稱除外）。

19世紀，對仿譯詞的興趣有所增加。當然，這種趨勢與當時對方興未艾的高度複雜的科學詞匯的需求有關，而且特別與日語漢字借詞在中國的傳播很有關係。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已經有著多音節詞的良好發展勢頭的漢語詞匯，逐漸顯示出後綴造詞法那種無窮的詞匯優勢，這種造詞法與仿譯詞的創造也有關。

37. 參閱 Novotná, *Loan-words* : 618-619 和 Heřmanová-Novotná, *Morphemic Reproduction* : 147: “……歐洲語言單詞向漢語詞語(意譯詞)傳遞意義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不但在意譯詞的數量方面是這樣，而且它們對現代漢語詞匯系統的影響方面也是這樣”。

雖然，在20世紀，現代漢語詞匯強烈地傾向於創造仿譯詞，但是，這些詞的創造依據卻是本族意譯詞或者19世紀從日語來的漢字借詞³⁸。

“新聞”是19世紀文獻中發現的一個較早的本族意譯詞，它原指“新近聽來的事”或者“有別於正式朝報的小報”（HYDCD, VI, 1078 ---譯者注），後來它獲得英語“news”的意思。在這個例子中，新舊意義之間有著一個明顯的語意連續。根據英語“newspaper”翻譯的仿譯詞“新聞紙”，就是在這個意譯詞“新聞”的基礎上創造的。但是，根據德語“Eisenbahn”翻譯的仿譯詞“鐵路”是這樣一個例子：它是用兩個不是意譯詞的本族語成分創造的仿譯詞。

單音節意譯詞的作用尤為重要。這些詞獲得了新義以後，成了借詞，它們在仿譯詞中特別能產。例如“電”，其原義表示“閃電”，後來據此去譯新義“electricity”，結果它被用在一批仿譯詞和新詞之中，例如，電池（electric battery）、電車（tramcar）、電燈（electric lamp），等等。“權”仍然具有“威勢”這一原義，但也獲得了新義“right”，它被用來創造另一批仿譯詞。

人們有時也從現存的詞語中選取與外語原詞結構相似的語素組合，來充當意譯詞。例如複合詞“民主”，它似乎既是一個根據英語“democracy”翻譯的仿譯詞（demo=民，cracy=主），又像是一個意譯詞。作為意譯詞，“民主”是一個古漢語複合詞，但是詞法結構是外來輸入的。原先，“民”和“主”被看作是偏正關係的，

38. 我們將在2.2.4節中更清楚地看到，許多根據漢語古詞創造的意譯詞，是作為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傳到中國的。例如，“經濟”（economy）、“社會”（society）、“革命”（revolution），等等。

意思是“民之主”。但是後來作為仿譯詞時，這種關係變了，成了主謂結構了，即“民作主”。

由於漢語在詞法和句法之間具有相似性，所以，當用來組合複合詞的語素之間的詞法關係趨向穩定下來時，這種語素之間的詞法關係就變成了句法關係。當“民主”這一複合詞出現後不久，在同一個文獻中，它既作為一個複合詞來使用，也作為一個由自由詞語構成的句法聯合體來使用，例如，“民主”（democracy 或 democratic）和“民主是邦”（the people rule this country）。又如，“主權”（sovereignty）和“自主之權”（the right to self-government）（參見附錄2詞表中的詞條 *minzhu*〈民主〉和 *zhuquan*〈主權〉）。

由於詞法和句法之間具有連續性，所以在歸化過程中某些詞在詞法上具有易變性。這在三音節詞中更為常見。在同一個文獻中，我們發現，“通線信”和“信通線”都是指 telegram。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意譯詞或仿譯詞創造的這類複合詞的地位日趨鞏固，有時甚至成為創造新詞的模式。例如，複合詞“新聞紙”和“鐵路”產生後不久，便穩定下來了，並促進其它新詞的創造。這兩個詞看上去好像是直接根據外語原詞翻譯的。但是後來這兩個詞卻成了本族詞，並且還成了創造其他新詞的模型。例如，根據英語 newspaper 翻譯的仿譯詞“新聞紙”，對後來（通過模仿）創造的新詞“報紙”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樣“鐵路”對“鐵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意譯詞中，由於同一個外語原詞可以用幾個本族詞來翻譯，所以不穩定性不存在於同一個複合詞裏，而是存在於幾個本族詞當中。王韜在《扶桑遊記》中有“總統”和“總領”這兩個詞，它們都是美國 President 的意譯詞。在當時，至少還有三個意譯詞表示同樣的意思，例如，“總理”、“總統領”、“首領”。

有時，對於同一個外語詞，意譯詞和仿譯詞要勝於音譯詞。例如，對於美國 President，有5個意譯詞，至少還有2個音譯詞（“伯理喜頓”和“伯理熹天德”）³⁹。在這7個新詞中，只有兩個意譯詞現在還在用。一個是表示共和國的 President——總統；另一個是表示議會制共和國的 the chief of the executive——總理。

事實證明，日語漢字借詞的引進，對於解決同一名稱共存多種意譯詞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是很有幫助的。用來表示“exhibition”和“museum”的那些漢語名稱，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子。19世紀，至少創造了三個複合詞用來表示中國參展的或者中國旅行者參觀過的 exhibition of products: “炫奇會”（1866年）、“博物會”（1873年）、“賽奇會”（1880年）。1879年，第一次出現了來自口語的複合詞“博覽會”，最後，它取代了其他詞。最早用來指 museum 的名稱是“博物院”，這是1838年裨治文用來指美國的一個 museum。1880年，出現了“博覽院”。1889年又出現了“博物場”。1879年，第一次出現了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博物館”，這詞終於戰勝了表示“museum”的其他所有詞語。（“博物館”這詞在1844年林則徐的《四洲志》中就有了，詳見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2帙，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重印本，第31頁背面和第40頁正面。——譯者注）

雖然，意譯詞和仿譯詞是根據外語原詞創造的，但是它們在語音和句法方面和本族語中的新詞是一樣的。因此，這些詞的意義或者句法的來源完全隱藏起來了。所以，不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任

39. 在高名凱等人的詞典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54) 中，給英語 president 列出了5個在書面語中使用的音譯詞。這些詞中的音譯字雖不相同，但都表示相同的語音。

何國家，這些詞不會引起主張語言“純潔”的那些人們的異議。由於漢語在語素組合上具有這種值得注意的本能，所以它總是可以通過意譯詞或仿譯詞來更新自己的詞匯。

2.2.4. 1900年以前的日語漢字借詞

在討論本族新詞之前（這些詞與意譯詞和仿譯詞不同，它們的創造並不以外語原詞為依據），我想評述一下日語（特別是漢字借詞）對漢語詞匯的影響。如果純粹從數量上講，這類詞並不算很多，但是，事實上它們構成了現代漢語借詞中的主體，而且是借詞中使用最為普遍的一種。

我們知道，日本人不曾制定過自己的文字系統。在公元後幾個世紀，日本人通過朝鮮接觸到了漢字，然後將它移植到自己的語言中（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91-92）。在他們的歷史進程中，日本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漢字：根據它們的語義價值而利用漢字；將漢字當作語音符號，用來拼寫日語語音，並且將它們作為制定語音符號系統的基礎。

由於日本學者一直在研讀漢語古籍，所以，到了19世紀中葉，日語詞匯中已擁有60%的“漢語詞”和“音讀詞”。這些詞中，有一部分是漢語的，還有一部分是日本創造的（Shibatani, *Japan*: 142）。特別是在明治維新以後，當日本人亟須翻譯外語（多為英語）詞語創造新詞時，他們就從漢語古籍中去尋找有關詞語；只要有可能，就把新義加在漢語古詞上。此外，複合詞都是根據漢語詞匯的詞法結構來創造的，這些詞法結構就是偏正結構、聯合結構、動賓結構以及這三種結構的各種組合。

這些新詞與傳統的漢語詞匯相一致，但是，它們與按日語詞法結構創造的那些新詞相比，就不一定相同了。例如，日語句法要求動詞放在其賓語之後，而漢語則將動詞置於賓語之前 (Sanetō, *Liuxue Riben*: 200)。

明治年間，日本學者研讀並翻譯了許多西方著作。事實證明，日語吸收借詞要比漢語更爲容易，日語詞匯的發展要比漢語詞匯更爲迅速。明治初年，日本人所創造的新詞數以千計⁴⁰，而當時在中國，上海製造局和北京同文館的翻譯活動才剛剛開始（參見1.6節）。

由於19世紀日語詞匯發展迅速，無數新詞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詞匯寶庫，後來它成了漢語用來豐富自己詞匯的重要源泉。近代中日關係史學家們都十分重視：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後，許多中國留日學生是怎樣把數以百計的日語新詞傳入中國的（參見 Huang Fuqing, *Liu Ri xuesheng*: 147-209, 尤其是 Sanetō, *Liuxue Riben*: 199-243）。

在本書中，我將闡明：在漢語裏，一般被看作是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其中有約五分一的詞，其實在早期赴日旅行的中國人寫的旅行日記中就有了（參見1.6.節和附錄2中的詞表）。

由於日本創造的多音節複合詞與漢語詞語具有相容性，所以這類借詞很容易被現代漢語詞匯吸收。事實上，漢字借詞的形式與漢語本族詞是一樣的。然而，語言學上的分析表明：原語借詞（非漢語詞）與回歸借詞（見於漢語古籍中的詞）還是有差別的。對於回

40. 美國傳教士平文 (James C. Hepburn) 編纂了一本《和英英和語林集成》(*A Japanese-English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他在該書第4版 (東京, 1888年) 的序言中寫道：他給14年前出版的這本詞典，至少增加了一萬個“流行”新詞，而且他還沒有收入當時已進入日語的具有同樣數量的“純技術術語”。他還寫道：“這些新增加的詞大多源於漢語” (Hepburn, 1886: iii)。

歸借詞，我們需要觀察一下，漢語原意在日語中是否還保持不變，還是有所變化。如果漢語原意和日語新意之間沒有差別，那麼這些借詞是回歸借詞。反之，它們必定是原語借詞⁴¹。

雖然原語借詞要比回歸借詞多，但是回歸借詞吸收快，這是由於它們在漢語中古已有之。它們是這樣一類詞：它們原來在漢語中某一很特殊的場合裏使用，後來在日本得到了廣泛傳播，最後又回到了中國。如果，這一個從特殊詞匯到一般詞匯的擴展過程自然地發生在漢語詞匯當中，那麼這些複合詞就會被看作是從特殊詞匯演變到一般詞匯的結果。例如，源於佛教的一些漢語詞，就是通過日語這個中介語，使它們走出了原先的範圍，成了漢語基本詞匯中的成員。“世界”，這是一個漢語佛教詞語，它是源於梵語 *Loka* 的借詞。在中國，“世界”是指宇宙，也就是說，把宇宙理解成“世”（時間）和“界”（空間）的組合（Wang Li, *Hanyu shigao*: 521）。後來，該詞也用來表示現代意義的 *world*。只不過它是在19世紀末作為從日語來的回歸借詞返回中國後才廣為使用的。由於有了回歸借詞“世界”，後來漢語中用來表示同一概念的所有別的詞（例如，天下、萬國，等等），逐漸被取而代之了。20世紀初，“世界”成了用來表示 *world* 的極為常用的詞，而先前的那些詞已被人們淡忘了。

還有一類有關教育的詞，它們最早見於17世紀耶穌會士的譯著，這些詞也是通過日語這一中介語，從原先狹小的範圍內走了出來。例如“大學”（*university*），此詞在漢語中古已有之，但意義

41. 1958年，王立達根據日語詞匯的功能，作出了一個分類系統。如果將這個系統加以簡化，那麼漢語中的日語借詞，可分成如下4類：1. 用漢字書寫的日語音譯詞，2. 雖用漢字書寫，但只有“訓讀”，沒有“音讀”的日語詞；3. 譯自西方語言的，用音讀不用訓讀的日語借詞；4. 日語新字。參閱 Wang Lida: (1)。也可參閱 2.2.1節。

不同。“大學”用來表示“university”，最早見於耶穌會教士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此書是1623年用漢語寫的。“大學”（日語讀作 daigaku）在日本用來指東京大學（Tokyo daigaku），這最遲也是1877年（Sanetō, *Liuxue Riben*: 5）。通過口語，此詞於20世紀返回中國，並且最終勝戰了所有用來指這種模仿西方學校的其他同義詞（參見附錄2詞表中的詞條 *daxue*）⁴²。

除上述這兩類詞之外，對其他詞也要作出如此準確的描述，那是極其困難的。一般來講，明清時期創造的漢語回歸借詞，旁證材料極少。

大部分日語漢字借詞是原語借詞。它們使用於以下領域（以重要程度為序）：哲學、經濟、政治、教育以及軍事等⁴³。

通過對原始文獻的歷時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起初原語借詞只限於教育、軍事以及政治方面⁴⁴，一直到了後來，當西方著作的日譯本轉譯成漢語以後，原語借詞才擴展到經濟學和哲學方面。

42. 17世紀至20世紀初期，“大學”可能只在描述西方事物的漢語文獻中才用來指“university”。例如，在《清朝文獻通考》中有關意大利那一章裏，就有“大學”的這種用法，這一章裏幾乎全部是根據傳教士著作中所提供的信息編寫的。參閱 F. Masini “L'Italia descritta nel Qing Chao Wen Xian Tong Kao”，載於 *Rivista di Studi Orientali*, LXIII, 4, 1989, 285-298。

43. 高名凱和劉正琰在《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114-138）中提出了按詞義內容所作的借詞分類。朱曉雲分析了高名凱和劉正琰的著作（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和 *Wailaici cidian*）以及胡行之的詞典（Hu Xingzhi, *Wailaiyu cidian*）以後，在上述高、劉的分類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分類。但是，朱曉雲的分類只是一個很概括性的分類，而且它所依據的對日語借詞的判別標準，就是以上這些著作中的那些標準，這些標準各不統一。

44. 例如在下面這些著作中就有對日本教育體制的描述：1889年的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餘紀》（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1）；1890年的黃遵憲《日本國志》（Huang Zunxian, *Riben guozhi*: 650）；1894年的黃慶澄《東遊日記》（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

粗略統計，漢語中現在約有850個日語漢字借詞⁴⁵。在本書中，我已作了考證，其中有170個左右的詞在19世紀的文獻中已經有了，這就是說，在現代漢語的日語漢字借詞中，有五分之一的詞，在19世紀後半葉的漢語文獻中已經有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日語借詞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影響（尤其是在19世紀）。當新來的漢字借詞與最新出現而已經穩定下來的本族新詞發生沖突時，它就會被本族新詞徹底淘汰，或者只限於很小的範圍內使用。例如，借詞“會社”（日語讀作 *kaisha*）曾經進入漢語，用來表示“company”，但當時漢語新詞“公司”已廣為使用。在共存了很短的一段時期以後⁴⁶，“會社”最終淘汰了。當借詞“電信”（*telegram*）最初到達中國時，“電報”已用來指“*telegram*”了（這是中國輸往日本的一個詞）。後來，表示“*telegram*”的“電報”逐漸流行開來，並取代了“電信”，而“電信”轉而用來指通訊方式。

當漢字借詞與漢語古詞發生沖突時，通常是漢字借詞取勝。例如，“世界”取代了“天下”和“萬國”這兩個古詞，因此，它容易成爲本族同義詞中的佼佼者。

45. 很顯然，要給出一個準確的數字是很困難的。但是，作爲一種參考數據，我將從各種專著中估算出一些數字，或者從朱曉雲的研究（Zhu Xiaoyun, *Gairaigo*）中推算出某些數據：胡行之《外來語詞典》（Hu Xingzhi, *Wailayu cidian*）：59個日語借詞；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459個；高名凱等人《漢語外來詞詞典》（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862個，但是根據曾根博隆的統計（Sane, *Shakuyōgo*），《漢語外來詞詞典》有891個日語借詞（據羅國忠統計，有880個，參閱羅國忠“關於現代漢語中借自日語的詞匯”，重慶《外國語文》，1988年第1期，第85頁——譯者注）；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Sanetō, *Liuxue Riben*）：844個。

46. 例如，19世紀末，梁啟超似乎喜歡使用“會社”。

有時，日語借詞的詞義從日本到達中國時發生了變化。例如，“職工”（日語讀作 *shokkō*）原指“workers”，但到了漢語以後變成“clerks and workers”的意思了⁴⁷。

漢語特別喜歡吸收早年日本從中國借去的與漢語新詞結構類似的日語借詞。用“電”作為後綴式構詞成分的某些複合詞之所以能被漢語接受，就是因為“電”的這種用法是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例如“電話”就是其中一例。“電話”後來戰勝了音譯詞“德律風”。

用後綴式構詞成分“學”構成的日語借詞，特別值得研究。某些雙音節詞（例如“化學”）從中國傳到了日本，但有更多的三音節詞卻從日本傳到了中國（在19世紀這類詞至少有14個）。雖然起初這些三音節詞在中國的傳播十分困難，但是它們為後來其他三音節詞的吸收鋪平了道路：先是吸收了這類日語借詞，然後仿照這些詞，創造了一些本族新詞（參見2.1.節和2.2.5.節）。

日語借詞的詞法結構是多樣化的。其中有一種詞法結構在日本要比在中國更為流行，那就是後綴構詞法（這種方法在漢語中不是絕對沒有）。在日本明治早期，這種構詞法在創造西方語言的仿譯詞時特別有用（參見 *Shinbun no yōgo*: 274-287）。

19世紀後半葉，大多數三音節日語借詞帶有後綴式構詞成分“學”。後來，其他後綴式構詞成分也顯示出極高的構詞能力，它們促使現代漢語吸收了更多的三音節詞⁴⁸。

47. 高光宇 (Gao Guangyu, *Wailaiyu*) 認為，漢語拒絕吸收借詞“鐵道”，是因為已有本族詞“鐵路”了。事實上，它們都是後來被日語吸收的漢語詞。在中國，老詞“鐵路”較為常用；在日本，“鐵道”較為常用。

48. 特別是“化”這個用來構造形容詞和名詞的後綴式構詞成分，還有一個是“性”，它是用來構造定語和名詞的（參閱 Lu-Zhu, *Yufa xiuci*: 34-36; Hermanova-Novotná, *Affix-like Word-formation*: 98-114; Xie Yaoji, *Qubua*

在現代漢語詞匯所吸收的各種類型的借詞中，口語漢字借詞肯定是構詞能力最高的，而且對漢語詞法結構的影響也是最大的。的確，語言純正主義者對音譯詞的使用批評甚少。然而在世紀之交，有許多人（也有外國人）指責日語漢字借詞的使用是難以接受的，不規範的。

較早公開批評日語借詞的學者是荷蘭漢學家 Gustaf Schlegel（他是權威刊物 *T'oung P'ao* 〈《通報》〉 的創辦人之一），1892年，他寫道：

我斷然否定：日語有能力就外來概念創造恰切的漢語名稱：在許多情況下，這幾乎是不必要的，因為漢語對這些新概念多數具有很好的對應詞。我一直在竭盡全力從漢語文獻的海洋中精心挑選對應詞，然後把它們收入我的大荷漢詞典。在詞典中，學生們能很快查到這些對應詞，而且會覺得這些詞十分可靠又通俗易懂。日本漢學家所創造的詞對於地道的中國人來講是難以理解的（Schlegel, *New Chinese Terms*: 184）。

由中國人寫的較早批評使用日語漢字借詞的文章，可能是彭文祖寫的《盲人瞎馬之新名詞》，此文1915年發表於東京。彭文祖反對濫用口語詞語，因為當時有其他更為合適的本族新詞。他特別譴責梁啟超在年輕人中間鼓勵他們使用日語詞。但他的呼籲毫無作用，他批評過的59個日語借詞，現在幾乎都在使用⁴⁹。

yufa: 40-41)。在20世紀，具有後綴式構詞成分的三音節借詞，還對漢語本族語中的後綴式構詞成分（如“家”、“者”之類）的傳播起過促進作用。

49. 有關彭文祖和他的這篇文章（此文我沒能找到），可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213-216)。關於本世紀初贊成或反對使用日語借詞的早期文章，可參閱 Wang Xiaoping (*Zhong-Ri jiaoliu*: 267-272)。

許多西方學者就日語借詞對漢語的持續影響，也表示過困惑和擔憂。1913年，Evan Morgan 在上海出版了一本新詞詞典，在此書第一版的序言中，他寫道：

日本人為中國創造新詞顯得特別繁忙。他們辛勤地挖掘語言礦藏，使得許多過時的詞語重見天日，獲得了新生。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思想意識的類同，反映在新詞中，造就了日語借詞的顯著地位。應該承認，日本人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值得讚賞。但是不得不存疑的是：他們的成果是否會有永恆的價值呢？中國人的漠不關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語的這種“顯著地位”。有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人自己已經在著手進行詞匯工作。一旦他們認真地去做這項工作時，外人將再無置喙餘地。(Morgan, *New Terms & Expressions*: v-vi)

2.2.5. 新詞

新詞是新近創造的詞，是語言中自然產生的新成員，它不是外語原詞直接影響下的仿造詞。但這並不一定是說，它與各種外語借詞之間相互沒有影響。

19世紀在中國創造的某些詞語，反映了這樣一種需要：創造合適的詞語來傳遞外語單詞的意義。但是，如果外語單詞與漢語新詞之間沒有語言上的直接聯繫，那麼這些新詞不能被看作是借詞。

更新漢語詞匯的傳統方法是將新義歸併到現有的語言符號（由字組成的書寫形式）中去。在這種情況下，新創造的詞就是語義新詞。如果用漢字的重新組合來創造新詞，那麼這種新詞是組合新

詞。在語義新詞中，只是在詞的意義或功能方面有一種變化。在組合新詞中，新詞的新意義和新功能全是創新的。

至於日語漢字借詞，一般認為，原有語素的一種新的組合，比更換原有詞語的意義更好一些。創造語義新詞，要有深厚的語言傳統知識。這樣才能選擇最恰當的詞來表示新義，使語義和概念相一致。因此，語義新詞的創造要比組合新詞更需要知識修養。事實上，與簡單的、易於使用的組合新詞相比，語義新詞在教育界、學術界更為常用。與語義新詞所不同的是，組合新詞還可帶動其他詞語（包括借詞）連同發展。因此，需要創造標準術語的專業詞匯領域中，組合新詞的使用必定更為廣泛。欲將古代聯繫起來發展概念，語義新詞則更為常用。

在19世紀以前，中國人似乎喜歡使用語義新詞。組合新詞一直要到19世紀末才開始流行。李善蘭在翻釋西方著作中的一些術語時，他根據中國傳統數學，選用了與西方近代術語最為接近的漢語詞語，例如，“方程”（equation）、“代數”（algebra）、“微分”（differential calculus）、“積分”（integral calculus）。“electricity”用原指閃電的漢語詞“電”來表示。“進口”和“出口”原為名詞，為了表示 import 和 export，它們被改變成動詞。仿照帶有後綴式構詞成分“學”的雙音節詞，將原先用來指醫科學校的複合詞“醫學”，轉而來指“medicine”這門學科。這詞是17世紀由耶穌會傳教士創造的。

由於有了組合新詞，我們便可從現有的語言中，或者從已傳入漢語的日語漢字借詞中，挖掘出許多構詞能量。從本質上來講，這類新詞具有這樣的功能：它可以通過組合各種已知語義成分，用來翻譯新的更為複雜的意義。例如，“化學”（chemistry）、“自行車”（bicycle）、“飛機”（aeroplane），等等，這些都是組合新詞。

隨著日語漢字借詞的傳入，組合新詞增強了它們的優勢。這些借詞的傳入，還發展了後綴構詞法。由於組合新詞、日語漢字借詞和仿譯詞這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地道的本族新詞與借詞之間，常常難以區分，情況逐漸變得十分複雜。

附錄 1：漢語化學元素名稱對照表

1.	2.	3.	4.	5.	6.	7.	8.
Aluminium	Al		礬精	釵	鋁	鋁	鋁
Antimony	Sb			銻	銻	銻	銻
Arsenic	As		信石	礬	鉍	鉍	鉍
Barium	Ba			鋇	鋇	鋇	鋇
Bismuth	Bi			鉍	鉍	鉍	鉍
Boron	B		硼精	硼	銻	銻	銻
Bromine	Br			溴	溴	溴	溴
Cadmium	Cd			鐳	鎘	鎘	鎘
Calcium	Ca		石精	鈣	鈣	鈣	鈣
Carbon	C	炭	炭精	炭	炭	炭	炭
Cerium	Ce			鐳	銻	銻	銻
Cesium	Cs			銻	銻	銻	銻
Chlorine	Cl		鹽氣	綠	綠氣	綠氣	氯
Cobalt	Co			鎳	鈷	鈷	鈷
Copper	Cu		銅	銅	銅	銅	銅
Chromium	Cr			鎳	鉻	鉻	鉻
Dysprosium	Dy			鈷	鐳	鐳	鐳
Erbium	Er			鈷	鐳	鐳	鐳
Fluorine	F			弗	弗氣	弗氣	氟
Glucinum	G			銻	銻	銻	銻
Gold	Au		黃金	銻	銻	銻	銻
Hydrogen	H	輕氣	淡氣	輕	輕氣	輕氣	氫
Indium	In			銻	銻	銻	銻
Iodine	I		海藍	碘	銻	銻	銻
Iridium	Ir			銻	銻	銻	銻
Iron	Fe		鐵	鐵	鐵	鐵	鐵
Lanthanum	La			鐳	銻	銻	銻

1.	2.	3.	4.	5.	6.	7.	8.
Lead	Pb	鉛	黑鉛	鉛	鉛	鉛	鉛
Lithium	Li			鋰	鋰	鋰	鋰
Magnesium	Mg			鎂	鎂	鎂	鎂
Manganese	Mn		蒙石	錳	錳	錳	錳
Mercury	Hg		水銀	汞	汞	汞	汞
Molybdenum	Mo			鉬	鉬	鉬	鉬
Nickel	Ni			鎳	鎳	鎳	鎳
Niobium	Nb			鈮	鈮	鈮	鈮
Nitrogen	N	淡氣	硝氣	淡	淡氣	淡氣	氮
Osmium	Os			鏷	鏷	鏷	銱
Oxygen	O	養氣	養氣	養	養氣	養氣	氧
Phosphorus	P		光藥	磷	磷	磷	磷
Palladium	Pd				鈀	鈀	鈀
Platinum	Pt		白金	鉑	鉑	鉑	鉑
Potassium	K		灰精	鉀	鉀	鉀	鉀
Rhodium	Rh			銻	銻	銻	銻
Rubidium	Rb			銻	銻	銻	銻
Ruthenium	Ru			銠	銠	銠	銠
Selenium	Se			硒	硒	硒	硒
Silicon	Si		玻精	玻	矽	矽	硅
Silver	Ag		白銀	銀	銀	銀	銀
Sodium	Na		鹼精	鈉	鈉	鈉	鈉
Tin	Sn		錫	錫	錫	錫	錫
Strontium	Sr			銻	銻	銻	銻
Sulfur	S		硫磺	磺	硫	硫	硫
Thallium	Tl			鉍	鉛	鉛	鉍
Tantalum	Ta			鉭	鉭	鉭	鉭
Tellurium	Te			碲	碲	碲	碲
Terbium	Tb				鉕	鉕	鉕
Titanium	Ti			鈦	鈦	鈦	鈦
Thorium	Th			鈷	鈷	鈷	鈷

1.	2.	3.	4.	5.	6.	7.	8.
Tungsten	W			鎢	鎢	鎢	鎢
Uranium	U			鈾	鈾	鈾	鈾
Vanadium	V			釩	釩	釩	釩
Yttrium	Y			鈦	鈦	鈦	鈦
Zinc	Zn		白鉛	鋅	鋅	鋅	鋅
Zirconium	Zr			銻	銻	銻	銻

注釋：

1. 元素名稱。
2. 化學符號。
3. 合信,《博物新編》, 1854年, 卷1, 第2頁正面至背面。
4. 丁韋良,《格物入門》, 1868年, 卷6, 第9頁背面至第10頁正面。
5. 嘉約翰、何瞭然,《化學初階》, 博濟醫院, 廣州, 1871年至1875年。轉引自 Reardon, *Chemistry*, 377-380。
6. 傅蘭雅、徐壽,《化學鑒原》, 1872年, 卷1, 第22頁正面至第24頁正面。
7. J. Fryer, *Vocabulary of Name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Introduction 1885. 載 *Translator's Vade-Mecum*, 1888.
8. 現代漢語術語。見《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 北京, 1987年)中的“元素周期表”。

說明：

- i) 當時已知化學元素只有64個。
- ii) Glucinium (G) 現在叫做 Beryllium (B)。
- iii) Niobium (Nb) 原來叫做 Columbium。

附錄 2：十九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

本詞表收錄了19世紀中國書刊上所發現的新詞，同時還收錄了一些比較古的或者比較新的詞目，因為這些詞目的歷史與其他19世紀的詞有些關係。

各詞條在詞目的漢語拼音後，為以下內容：1. 漢語詞目；2. 英語對應詞語；3. 當這個詞被認為是來自日語的借詞時，此處是按照本式羅馬轉寫法轉寫的日語拼音；4. 音節個數（單音節、雙音節、三音節，等等）；5. 詞法結構（主謂結構、補充結構、動賓結構、偏正結構、聯合結構、多音節語素、前綴、後綴）；6. 詞源：a) 本族詞（19世紀以前見於漢語的詞，但常被誤認為是很晚才出現的新詞）；b) 本族新詞（19世紀創造的真正的新詞）；c) 音譯詞；d) 意譯詞；e) 仿譯詞；f)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g)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7. 詞類（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

接著便是，詞源解釋，出處說明以及有關詞目的其他見解。在編寫這些說明時，為了確定詞的始見出處和首見年份，所有可以利用的原始資料，我都用了。書中引用參考文獻時，我只注縮略名稱，通過這些縮略名稱，可以在書後的參考文獻中查到書名全稱以及有關內容。

本詞表所收詞目十分有限，只有500個左右的詞目，它不能當作是一個絕對完整的詞表，這只不過是我所研究過的約50本書中所找出來的一些新詞的代表。

本詞表後是附錄3。它是一個英語和日語單詞（用斜體排印）的索引，該索引還列出了本詞表中相應的漢語詞。

- an xiaoxi* 暗消息, secret informer,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07)*, 指室內通話裝置。參閱“*chuanshengtong* 傳聲筒”, “*xiaoxi* 消息”。
- anhuolunchuan* 暗火輪船, wheel steamship, 四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91)*。“暗”字是指螺旋槳放於暗處, 這樣就可與其他明輪蒸汽船相區別。
- baihuodian* 百貨店, department, *hyakkaten*, 三音節詞, “店”為後綴, 來自口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在1876年的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106頁背面)* 中有“大雜貨店”。*Wang Lida (1)*說,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參閱“*dahuopu* 大貨鋪”。
- baji* 拔機, extractor (?),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 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1)*。
- bailiman* 巴厘滿, parliament, 三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tuzhi: 2944*。也見於 *Lin Zexu (Si zhou zhi: 第30頁背面)*。也可參閱“*baliman yamen* 巴厘滿衙門”。
- bailiman yamen* 巴厘滿衙門, parliament,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混合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1809*。也見於 *Lin Zexu (Si zhou zhi: 第30頁背面)*。
- balimen* 巴力門, parliament, 多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章廉臣的一篇文章, 此文發表於 *JHXB: 1874 (VI, 295, 311)*。後又重刊於 *WGGB: 1876 (VIII, 375, 344-346)*, 文章說, 日本曾用“巴力門”作為政治制度改革的一種可行的模式。據章廉臣說, 日本的議院是根據“巴力門”建立的(此說在 *Wang Shuhuai, Wairen: 14*, 注釋13中也引用過, 但 *JHXB* 的出版日期, 錯寫成“1871 72, IV”)。1877年, 郭嵩焘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巴力門會即議院”(*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213*)。也可參閱“*yi yuan* 議院”。
- bang* 磅, pound, 單音節詞,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1874*。這是來自英語的音譯詞, 它是根據“磅”的粵語語音 *bong* 翻譯的。一磅比12兩(447克)多一點。
- banquan* 版權, copyright, *hanken*, 雙音節詞, “權”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最早用於1878年黃遵憲與日本學者石

川英的“筆談”中（見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戊寅筆話》，26卷，170話，轉引自 Wu Tianren, *Huang Gongdu*: 316）。此外，黃遵憲還用過“免許”（日語讀作 *menkyo*），這也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但現已不用。“版權”這詞也見於 Hepburn, 1886、根據 Matcer, *New Terms* 和 Morgan, *New Terms*，這是一個新詞。

banzhu 半主, semi sovereign, 雙音節詞, “半”為前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26頁正面) 中的短語“半主之國”, 此短語用來譯英語“semi sovereign” (#34, 關於“#34”這類記號的說明, 請見“參考文獻”中 *Wanguo gongfa* 那一條——譯者注)。此詞後來淘汰了; 但是前綴“半”在翻譯英語前綴“semi”時, 顯得十分有用。

baoshi 保釋, release upon bail, *hoshak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動詞。據 HYCD (I, 1397) 說, 此詞最早見於1825年以前的一個文獻。“保釋”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3)。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1) 說,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日語中, 它為名詞。由於今義和本義相同, 所以此詞不能看作是原語借詞。它是一個回歸借詞, 因為它是通過日語的傳遞, 才回到中國並開始流行的。

baoxian 保險, insurance,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為“據守險要之處”(HYCD, I, 1395)。19世紀中期, 王韜在短語“保險公司”中, 用“保險”這詞來翻譯“insurance”的概念 (HYCD, I, 1395)。“保險公司”這一短語也見於 JHXB: 1868 (I, 6, 第4頁正面)。1869年, 林樂知在 JHXB (I, 26, 第113頁背面)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對“保險”作了解釋。此詞還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73) 和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103)。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4)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都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但 *Duogongneng cidian*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baoxianquan 保險圈, life-belt, 三音節詞, “圈”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47)。參閱“*baoxian* 保險”。

baozhang 保障, protect, *hoshō*,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動詞。本意為“保護、保衛”(HYDCD, I, 1394)。以這個意義使用的, 最早見於1838年的 Bridgman (*Meiligeguo zhi lue*: 第3頁背面)。也見於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44)。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5; *Wailaici cidian*: 37),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Duogongneng cidian* 認為它是一個原語借詞。由於今義與本義相同, 所以不能把它看作是原語借詞。它是一個回歸借詞, 因為它是通過日語的傳遞, 才回到中國並開始流行的。

baozhi 報紙, newspap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此詞於19世紀末才出現。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也見於1909年的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八回), 參閱 HYDCD, II, 1157。日語中沒有這個詞。它是仿照“新聞紙”(來自英語的仿譯詞)和“日報”, 用漢語創造的詞。Mateer, *New Terms* 把該詞看作是新詞。

beiji 北極, North Pol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指“北極星”或“北天極”(ZWCDC, 2615.301)。最早以現代意義使用此詞的人是1602年的利瑪竇(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 隨後是1623年的艾儒略(Aleni, *Zhifang wajji*: 1312)。該詞還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668, 2676), 它出現於該書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北極圈”這個詞是利瑪竇創造的(參閱 D'Elia, *Mappamondo*: 160), 這顯然是一個派生詞。

bianhushi 辯護士, Lawyer, *bengoshi*, 三音節詞, “士”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這個詞由黃慶澄於1894年最先使用(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65), 他還說:“辯護士即律師”。“律師”原是一個佛教詞語, 意思是“善解戒律的人”。19世紀, 它用來翻譯英語“lawyer”。因此, 日語詞“辯護士”的傳播, 受到了“律師”的限制, 因為“律師”是早已進入漢語的意譯詞。但是這個日語詞卻使漢語產生了它的變體“辯護人”。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45), “辯護士”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lüshi* 律士”。

bierjiu 必耳酒, beer,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混合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68)。現在的“啤酒”這

詞，是由粘著語素“啤”加後綴“酒”構成的複合詞，它是後來才出現的。

bingjiao 冰窖, refrigerato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8)。

bingjiling 冰積凌, ice cream,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混合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66)。

bingshi 兵事, military affairs, *heij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3)。

bolanhui 博覽會, exhibition, *hakurankai*, 三音節詞, “會”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名詞。1872年, 在 JHXB (IV, 193, 第215頁正背面) 中, “博覽會”用來指當時在奧地利舉行的展覽會。也見於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394)。1880年, 李筱圃 (Li Xiaopu, *Riben jiyou*: 175, 273) 也使用過“博覽會”, 他還使用過複合詞“美術博覽會”(177)和“教育博覽會”(177), 這兩個詞分別用來指“art exhibition”和“educational exhibition”。黃遵憲在1890年說過, 第一個貿易展覽會是在1871年由日本舉辦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0)。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4), 這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bowuhui* 博物會”。

bolanyuan 博覽院, museum, 三音節詞, “院”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80年的 Li Xiaopu (*Riben jiyou*: 164)。此詞是模仿日語詞“博覽會”而創造的。參閱“*bowuguan* 博物館”和“*bowuyuan* 博物院”。

bolixidun 伯理喜頓, president (US), 多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9)。在一個按語中, Zhigang (志剛) 指出, 這是“總統領”的音譯詞。1866年, 張德彝將它寫作“伯理璽天德”(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56)。張德彝還將第一個音譯字“伯”, 與“王”相對, 以示君主國與民主國(美國)之區別。

bolixitiande 伯理璽天德, president (US), 多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1858年, 此詞用於天津條約 (*Yiwu shimo*: 卷27, 990), 但該詞可能在此之前在一些美國傳教士用漢語寫的有關美國的著作中就已經使用了。此詞也見於1876年的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99頁正面), 1877年的 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227), 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2), 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586)。1879年, WGGB (XI, 546, 第585面右頁至左頁) 將該詞寫作“伯理天德”。

boshi 博士, doctor, *hakush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占義為“博學之人”(Hucker, no. 4746)。1889年, 傅雲龍在複合詞“文學博士”中用過此詞, 他在談及京都大學時, 用過“文學博士”一詞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1)。1901至1902年, 嚴復在一個按語中對此詞有過這樣的解釋: “博士西名達格特兒 (doctor), 其品第視中國貢士, 凡醫例稱達格特兒, 律家格致家亦用此號” (Yan Fu, *Yuanfu*: 113, Hucker: no. 3474)。根據 *Wusiyilai*: 8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4) 以及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bowu 博物, natural scienc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為“通曉眾物”或“萬物”。19世紀, 此詞引申出新意: “自然科學” (HYDCD, I, 910)。1854年, 此詞用於合信《博物新編》(*Bowu xinbian*) 這本書的書名。在 Morrison, *Dictionary* (1815-1822) 和 Lobscheid, *Dictionary* (1871) 中不見此詞。在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 中有“博物”這詞。“博物”還傳至日本, 但 Hepburn, 1886 未收入。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55) 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借詞。在中國, 或在日本, 該詞還派生出下列複合詞: *bowuyuan* 博物院、*bowuchang* 博物場、*bowuhui* 博物會、*bowuguan* 博物館。

bowuchang 博物場, museum, 三音節詞, “場”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1)。此詞後來沒有流行。參閱“*bowuyuan* 博物院”、“*bowuguan* 博物館”以及“*bowuhui* 博物會”。

bowuguan 博物館, museum, *hakubutsukan*, 三音節詞, “館”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在 JHXB: 1871 (IV, 167, 第84頁背面至85頁) 中, 有一篇關於香港一個博物館落成典禮的報導, 當時將這個博物館叫做“聚珍院”。“博物館”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39, 789)。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73)。在1904年1月13日批准的一份中國的新教育計劃中, 計劃建造一個“教育博物館”(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618b)。參閱“*bowuyuan* 博物院”、“*bowuhui* 博物會”以及“*bowuchang* 博物場”。

bowuhui 博物會, exhibition, 三音節詞, “會”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ZXWJL: 1873, XVII 中關於英國的一篇文章中。在 GZHB: 1881, XI 中, 徐建寅在一篇文章中也使用過這個詞。1896年, 梁啓超用“博物大會”來指美國費城的世界博覽會 (Liang Qichao, *Du Yixueshu fa*: 第15頁)。參閱“*bowuyuan* 博物院”、“*bowuguan* 博物館”以及“*bowuchang* 博物場”。

bowuyuan 博物院, museum, 三音節詞, “院”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此詞始見於1838年的 Bridgman (*Meiligequo zhilue*: 第7頁正面)。ZXWJL: 1874, XXI 中有一篇文章, 題目叫“上海近事: 議設博物院”。也見於 ZXWJL: 1874, XXVII。1875年, 一些建議在京滬建立博物館的文章中也使用過這個詞 (參閱 WGGB, 1875, VIII, 362, 第159頁背面至160頁)。1880年, 李筱圃模仿日語“博物館”, 使用過“博物院”。“博物院”還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3)。參閱“*bowuguan* 博物館”、“*bowuchang* 博物場”以及“*bowuhui* 博物會”。

budongchan 不動產, real property, *fudōsan*,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說, 在日語中, 此詞是英語的仿譯詞。參閱“*zhiwu* 植物”、“*dongchan* 動產”。

caoda 曹達, soda, soda, 雙音節詞, 音譯詞,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2)。據 *Wusi yilai*: 90,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日語中, 這是一個來自荷蘭語“soda”的音譯詞, 參閱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62)、Vos (*Dutch Influences*: no.288)。在漢語中, 此詞後被音譯詞“蘇達”所代替, 其中“達”字不變, 這可能是模仿日語“曹達”的關係。

changbeibing 常備兵, effective troops, *jobi-hei*, 三音節詞, “兵”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0), 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2)。根據 Wang Lida(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64), 此詞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chaokoulai* 炒扣來, chocolate,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6)。
- chepiao* 車票, train ticke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5)。也見於1876年的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98頁正面)。
- chudao* 赤道, equato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為“天球表面距離南北兩極相等的圓周線”(HYDCD, IX, 1169; ZWDCD, 37843.274)。1602年的利瑪竇 (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 和1623年的艾儒略 (Aleni, *Zhifang waiji*: 1312), 最早以現代意義使用這個詞。1844年, 此詞又出現於 *Haiguo tuzhi* (2667, 2676) 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王力誤認為此詞是《海國圖志》中最先出現的新詞 (Wang Li, *Hanyu shigao*: 524)。
- chongxue* 蟲學, entomology,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90至1891年, 英國參贊華約翰 (John Walsham) 發表過4篇題為“蟲學略論”的文章, 這4篇文章載於 GZHB: 1890, I—1890, III 和 1891, I。
- chuanbo* 傳播, diffuse, *denpa*,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動詞。此詞早在唐朝的漢語文獻中就有了 (HYDCD, I, 1627), 後來在日本的影響下, 再次在中國流行。在日語中, 它為名詞。在中國, 此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7)。根據 *Wusi yilai*: 82, 它是一個回歸借詞; 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chuauranbing* 傳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densenbyō*, 三音節詞, “病”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漢語用“染病”來指“患病”(HYDCD, IV, 937), 用“傳染”來指“因病疫傳播蔓延而致病”(HYDCD, I, 1621)。“傳染”在 LHCT: 1857 (13, 第12頁背面) 中用來指霍亂的傳染。該詞也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85)。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傳染病”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這個三音節詞“傳染病”極有可能是日本人創造的。它見於 Hepburn, 1886。1874年, 在 WGBB (VII, 312, 第164頁背面至165頁背面) 上, 曾使用過複合詞“傳染症”(“症”為後綴)。

- chuanshengqi* 傳聲器, microphone (?), 三音節詞, “器”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在 GZHB: 1878: XII 中, 此詞見於一篇題爲“上海初用傳聲器”的文章。
- chuanshengtong* 傳聲筒, interphone,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0)。參閱 “*anxiaoxi* 暗消息”。
- chuanzhen zhi qi* 傳真之器 (?),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1)。可能是傳遞信息的某種設備。
- chuban* 出版, publish, *shuppan*,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口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1879年, 黃遵憲與日本學者龜谷省軒的“筆談”中最先使用此詞(見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己卯筆話》, 15卷, 88話, 轉引自 Wu Tianren, *Huang Gongdu*: 317)。根據 *Wusi yilai*: 83、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6)、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以及 *Duogongneng cidian*,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chukou* 出口, expor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44年, 在 *Haiguo tuzhi* (2939) 中, “出口”已以“export”的意思來使用。根據 HYDCD (II, 476), 首次使用該詞的文獻是邱逢甲(1864-1912)的“汕頭海關歌”。根據 Wang Lida (1),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dahuopu* 大貨鋪, department store, 三音節詞, “鋪”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30)。此詞不見於任何詞典。中國早期的 department stores 是用口語原語借詞“百貨店”來指稱的。參閱 “*baihuodian* 百貨店”。
- daibiao* 代表, delegate, *daihy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9年, 梁啟超曾將此詞當作是一個日語原語借詞的例子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 II, 190)。該詞見於 Hepburn, 1886。根據 *Wusi yilai*: 79、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以及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daishu* 代數, algebra,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59年在上海, 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出版了《代數學》(14卷), 此書譯自 Augustus de Morgan 的 *Elements of Algebra*。他們還出版了《代

微積拾級》(18卷)，此書譯自 Elias Loomis 的 *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4; Wylie, *Literature*: 129;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 *Beizhuan jibu*: 43, 1514)。1873年，傅蘭雅和華蘅芳在翻譯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8版) 中 William Wallace 寫的“Algebra”條時，將“algebra”譯作“代數學”(參閱 Bennet, *Fryer*: 84)。“代數”這詞也見於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97) 和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57)。Mateer 把此詞當作是新詞 (Mateer, *New Terms*)。高名凱等人將它誤認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但他們在 *Wailaici cidian* 中，卻不收此詞。參閱“weifen 微分”和“jifen 積分”。

danao 大腦, brai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51年, 合信最早將它用來指 brain, 並且將它看作是與“小腦”相對的詞 (Hobson, *Quantixue*: 卷3, 第4頁背面)。1896年, 梁啟超在一個接語中指出, 這是西方“全體學者”(physiologists) 使用的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46)。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7) 和 Hepburn, 1886。參閱“quantixue 全體學”、“xiaonao 小腦”。

danbagu 且把孤, tobacco, 三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7)。1879年, 黃遵憲將此詞寫作“淡巴菰”, 並把它解釋為“煙”(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19)。實藤惠秀認為, 此詞最先在漢語中使用是在黃遵憲的書中, 因此, 此詞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Sancto, *Liuxue Riben*: 229)。

daxue 大學, university, *daigak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自漢至唐, “太學”用來指皇朝最高學府。“大學”第一次用來指西方學校是1623年的 Aleni (*Zhifang waiji*: 1360)。在19世紀末以前, 這個詞實際上沒有流行。但有很少的幾個例子屬於例外情況, 例如, 樊守義約於1720年寫的一本書中就有這個詞 (見 Fan Shouyi, *Shenjianlu*: 857)。葉鐘進於1834年寫的《英吉利國夷情記略》中也有這個詞, 此書收於 *Haiguo tizhi* (第1872頁)。後來通過日語, “大學”又在中國流行起來, 所

以應當把它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1838年，裨治文用“大書院”來指哥倫比亞大學 (Bridgman, *Meiligeguo zhihua*: 第8頁正面); 他還用過“大學公堂”(第9頁正面)和“大學館”(第14頁背面), 兩個詞都是用來指倫敦大學的。張德彝用“大學院”來指倫敦郊外的大學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3)。1869年, 志剛用“大學館”來指巴黎大學 (Zhiqiang, *Chushi Taixi ji*: 319)。1896年, 在 JHXB (I, 26, 第114頁背面)上, 意大利的大學, 被稱作“書院”。1876年, 李佳把美國的大學稱作“大書院”(Li Gui, *Dongxing riji*: 第104頁背面)。19世紀60年代早期, 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了同文館, 後來在19世紀末, 建立了幾所近代學校: 1895年, 北洋西學; 1897年, 南洋公學; 1898年, 京師大學堂〔參閱 Peake, *Education*: 31-35; WGGB (2): 1898, CXVII〕。“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以“大學堂”命名的學校。1912年, 該校的名稱正式改爲“北京大學”(CH: 884, 928)。在1904年1月13日批准的新教育計劃中, 已經使用“大學”一詞, 但它是指大學的學系, 不是指學校本身 (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584-591)。自從1895年開始, WGGB (2)發表了一些新教傳教士呼籲改革中國教育制度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 使用了“大學堂”、“小學堂”、“中學堂”等詞語 (Wang Shuhuai, *Warren*: 30, 71)。赴日旅行者在介紹日本學校體制時, 只用“大學”一詞。1889年, 傅雲龍用“大學教授”來指 university professor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9)。1894年, 黃慶澄把日本學校分成“大學”、“中學”和“小學”(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 梁啟超也使用過“大學”(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20, 34)。

de li feng 得利風, telephone, 三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WGGB: 1877 (X, 468) 有一則發自英國的新聞報導: “中國欽差試看得利風”。1877年9月12日, 郭嵩焘在日記中提到了一種由蘇格蘭 A. G. Bell 發明的新機器, 他稱之爲“聲報”(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299)。1880年, WGGB (XII, 586, 第322頁正面)發表了一篇關於日本流行電話的文章, 文中稱電話爲“得力風”。1882年, WGGB (XIV, 678, 第250頁背面)發表了一篇關於上海設立電話公司的文章, 文中將電話稱之爲“德律風”。“德律風”這種寫法被廣泛採用, 可見 WGGB (2): 1891, XXVI; 1891, XX

VIII: 1892, XXXIX: 1892, XLV: 1895, LXXV。GZHB: 1891, I, 發表過一篇題為“公用德律風”的文章。

dian 電, electricity, 單音節詞, 意譯詞, 名詞。這個詞至少是在1854年已開始用於各種複合詞。我們在1854年羅森赴日遊記中, 發現了“電理機”這詞。1865年, 中國開始嘗試架設第一條電線(參閱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67)。1879年, 上海製造局翻譯的第一部有關電的著作, 書名叫做“電學”。王力稱, 帶有前綴“電”的所有複合詞, 都來自口語(Wang Li, *Hanyu shigao*: 526, 注釋1)。參閱“*dianxue* 電學”、“*dianqi* 電氣”。

dianbao 電報, telegraph 或 telegram, 雙音節詞, “電”為前綴, 仿譯詞, 名詞。在 LHCT (1857) 中, 總是將 telegraph 稱作“電氣通標”(LHCT, 1857, 4, 第15頁正面; 5, 第10頁背面; 10, 第12頁正面)。1866年, 張德彝用過“電報房”一詞, 他還將 telegram 說成是“電氣信”(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8)。1868年, 丁韜良作過這樣的解釋: “問: 濕電之用何為最大? 答: 通音信也, 故名千里信, 又名法通線, 又名電報(Martin Gewu rumen: 卷4, 第41頁正面)。在 JHXB: 1868 (I, 5, 19) 中, 將 telegram 稱作“電線報”; 在另一處稱作“電報”(JHXB: 1868, I, 8, 第32頁)。

“電報”這詞是在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流行的。此詞也見於 ZXWJL: 1873, VII, 1877年, 何如璋在日本用“電氣報”來指 telegram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üe*: 125)。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也可參閱 Zhu Xiaoyun, *Gairaigo*: 270)。在日語中, “電報”和“電信”都是指“telegram”; 在漢語中, 本族新詞“電報”仍用來指“telegram”, 但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電信”, 現在是指使用電的一種通訊方式(ZWDCD, 43195, 73)。在中國, 天津至上海的電報線路, 一直要到1881年才建成(參閱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67; WGGB: 1881, XIV, 658, 第71頁正面)。但在日本, 長崎至橫濱的電線線路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就完工了(Jones, *Live Machines*: 170, Note 59)。

dianbaoju 電報局, telegram office, 三音節詞, “局”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77)。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24)。參閱“*dianbao* 電報”。

dianche 電車, tramcar, *densha*, 雙音節詞, “電”為前綴, 仿譯詞, 名詞。作為“電氣行車”的縮略詞, 它見於 WGGB (2): 1892, XLVII。

“電車”見於 GZHB: 1891, II 中“電車鐵路”一文, 它還見於 WGGB (2): 1893, LIII 中來自瑞士的一篇新聞報道。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 Hepburn, 1886 中未收此詞, 根據 Mateer, *New Terms* 和 Morgan, *New Terms*, 它是一個新詞。它究竟是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 還是本族新詞, 尚難確定。

dianchi 電池, electric battery, 雙音節詞, “電”為前綴, 仿譯詞, 名詞。1868年, 丁韞良用此詞來指稱意大利 Alessandro Volta 發明的 electric battery (Martin, *Gewu rumen*: 卷4, 第1頁正面)。在《英華萃林韻府》中刊行的科學詞語匯編裏, 丁韞良將“電池”譯作“galvanic battery” (Doolittle, *Vocabulary*, 1872, III, 309)。*Wusi yilai*: 83、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diandeng 電燈, electric lamp, 雙音節詞, “電”為前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JHXB: 1871 (III, 138, 第189頁背面) 上的一篇文章, 此文是根據丁韞良《格物入門》(Martin, *Gewu rumen*, 1868年) 編寫的。據1934至1935年間印行的一本上海指南說: “首次公開展覽電燈是那一年(1882年)的7月26日”(Shanghai: 30)。但在1879年的 WGGB (XIII, 566, 第142頁正面) 上, 也有過類似的報道。

diandui 電堆, electric pile, 雙音節詞, “電”為前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4, 第23頁正面)。

dianhua 電話, telephone, *denwa*, 雙音節詞, “電”為前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的出現, 很快取代了以前的所有音譯詞。在 *Xin mingci* (1934年) 中, 此詞用來解釋“德律風”。在19世紀的文獻中, 我還沒有發現“電話”這詞。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 Hepburn, 1886 中, 收有此詞。參閱 Zhu Xiaoyun, *Gairaigo*: 270。參閱“*delifeng* 得利風”。

dianhuaqi 電話機, telephone set, *denwaki*,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65)。參閱“*dianhua* 電話”。

- dianji* 電機, electric machine, 雙音節詞, “機”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11)。也見於 *WGBB* (2): 1898, CXIX。
- dianjixin* 電機信, telegram,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11)。參閱“*dianbao* 電報”。
- dianlan* 電纜, electric cable, 雙音節詞, “電”爲前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owu rumen*: 卷4, 目錄)。
- dianliji* 電理機, telegraph, 三音節詞, “機”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1854年, 羅森用它來指稱培理給日本人的一個禮物 (*Luo Sen, Riben riji*: 38)。參閱“*dianbao* 電報”。
- dianlu* 電路, electric circuit, 雙音節詞, “電”爲前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owu rumen*: 卷4, 第25頁背面)。
- dianqi* 電氣, electricit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在慕維廉的《地理全志》(上海, 1853-1854年)中, 第一次用“電氣”來指 electricity phenomenon (參閱 *Matsui, Yakoshu no kango*: 43)。1854年, 合信《博物新編》第5章的題目爲“電氣論”, 該章對電作了詳細的論述 (*Bowu xinbian*)。也可參閱合信在這本書中所用的詞匯表, 此表收於 *Doolittle, Vocabulary* (III, 315-318)。在 *LHCT*: 1857 (2, 第9頁背面)中, 我們發現, 短語“電氣秘機”被譯作“Atlantic submarine telegraph”。1868年, 丁韞良對電作過詳細的介紹 (*Gowu rumen*: 卷4, 第1頁正面)。1866年, 張德彝描述過電的這種現象, 還提到了丁韞良的《格物入門》(*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8-489)。丁韞良是張德彝在北京同文館的英語教習 (同上: 451)。在另一處 (同上: 513), 張德彝也用“電氣”來指“compressed air”。此詞還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0)、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125)、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55)、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7)。上海電氣公司建立於1882年 (*Shanghai*: 30), 這可能是中國第一家電氣公司。參閱“*dian* 電”以及所有用“電”作爲後綴的複合詞。
- dianqibao* 電氣報, telegram, 三音節詞, “報”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125)。也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65)。

- dianqideng* 電氣燈, electric lamp,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36)。也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80) 和1878年的 *WGGB*: XI, 513, 第177頁正面。參閱“*diandeng* 電燈”。
- dianqiguang* 電氣光, electric light,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6)。
- dianqiguang shixian weijing* 電氣光視顯微鏡, electric microscope,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6)。參閱“*xianweijing* 顯微鏡”。
- dianqiji* 電氣機, electric engine, 三音節詞, “機”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8)。
- dianqiju* 電氣局, Post Office, 三音節詞, “局”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97)。
- dianqiling* 電氣鈴, electric bell,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JHXB*: 1869 (I, 49, 第229頁) 上的一篇文章, 此文報道了上海外國洋行內普遍使用的電玲。參閱“*dianxianling* 電線鈴”。
- dianqixian* 電氣線, electric line,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8)。
- dianqixin* 電氣信, telegram, 三音節詞, “信”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8)。參閱“*dianbao* 電報”。
- dianxian* 電線, electric line, 雙音節詞, “電”爲前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4, 第1頁正面)。也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0)、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65)、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參閱“*dianxianling* 電線鈴”。
- dianxianling* 電線鈴, electric bell,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6)。參閱“*dianqiling* 電氣鈴”。
- dianxin* 電信, telegram, *denshin*, 雙音節詞, “電”爲前綴, 來自口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最早見於丁韞良寫的有關俄羅斯的一篇文章, 此文題爲“電信總會”, 後發表於 *ZXWJL*: 1875, XXX VI。根據 *Zheng Dian* (*Cihui shi*: IV, 437) 考證, 此詞早在1874

年的《申報》上就有了。也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üe*: 100)、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9)、WGGB (2): 1891, XXXI。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此詞沒有在中國流行, 因為至少從1866年開始, 本族新詞“電報”就已經開始使用了。參閱“*dianbao* 電報”。

dianxinji 電信機, telegraphic machine, *denshinki*,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9)。參閱“*dianbao* 電報”和“*dianxin* 電信”。

dianxue 電學, electricity (the study of),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丁韞良《格物入門》第4章之題目 (*Gewu rumen*)。此詞曾作為傅蘭雅一本譯著的書目, 此書譯自 Henry M. Noad 的 *The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 1879年由上海製造局出版 (Bennet, Fryer: 82)。此詞還見於 GZHB: 1890, X、1887年的 Wang Tao (*Man you suilu*: 116)、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65)、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8)。參閱“*dian* 電”。

diguo 帝國, empir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參閱 HYDCD, III, 712。1901至1902年, 嚴復將英語“empire”音譯作“英拜兒”, 並加上“近人譯帝國”這樣一個按語 (Yan Fu, *Yuanfu*: 567)。此詞是否借自日語, 我還不能確定。

dilixue 地理學, geography (the study of), *chir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風水之術” (HYDCD, II, 1028)。從今義來看,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此詞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5)。在 GZHB: 1891, II 上, 有一篇題為“地理質學啓蒙”的文章。1896年, 梁啟超用過“地理”一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

dinei huolunche 地內火輪車, underground,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用“地內火輪車”來指倫敦地下鐵路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10)。1872年, 在 JHXB 上的一篇文章中, 稱作為“地下火輪車路” (JHXB, 1872, IV, 183 第164頁背面)。

- diqu* 地球, glob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參閱 ZWDCD, 4996.228、HYDCD II, 1028。此詞是1602年由利瑪竇創造的 (D'Elia, *Mappamondo*: tav. III - V)。1844年, 此詞又出現於 *Haiguo tuzhi* (2688) 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此詞可能從中國傳到了日本, 後又見於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3) 和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9)。王力誤認爲此詞是由《海國圖志》(*Haiguo tuzhi*: 524) 首先使用的新詞 (Wang Li, *Hanyu shigao*: 524)。
- dixue* 地學, geology, 雙音節詞, “學”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3年一本叫《地學淺釋》的書名。此書原著是 Charles Lyell 的 *Geology*, 由瑪高溫和華蘅芳翻譯出版 (參閱 Bennet, *Fryer*: 107)。
- dizhi* 地質, geology, *chishits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參閱 HYDCD, II, 1034。1896年, 梁啓超將此詞解釋爲“專言地中金石各事”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3)。根據 *Fusi yilai*: 83、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80),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dizhixue* 地質學”。
- dizhixue* 地質學, geology, 三音節詞, “學”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據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4; *Chū-Nichi taishaku*) 考證, 此詞始見於慕維廉的《地理全志》, 該書於1853年至1854年在上海出版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68)。該詞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6)。在 GZHB: 1891, II 上, 發表過一篇題爲“地理質學啓蒙”的文章。在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 和1896年的 Liang Qichao (*Du Xixue shu fa*: 第5頁正面) 中, 均見有“地質學”一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80), 該詞爲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近代, 日語對該詞在中國的傳播, 很可能起過作用。參閱“*dizhi* 地質”。
- dongchan* 動產, personal property, *dōsan*, 雙音節詞, “動”爲前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名詞。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在日語中, 它是譯自英語的仿譯詞。參閱“*zhiwu* 植物”和“*budongchan* 不動產”。

- dongwu* 動物, personal propert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4年的 *Wanguo gongfa* (卷2, 第7頁正面), 當時它是用來翻譯英語 “personal property” (#77)。後來, 可能是因為它與表示 animal 的 “動物” 相同, 在日語的影響下, “property” 不用 “物” 而用 “產” 來翻譯。於是, “real property” 和 “personal property” 就用日語借詞 “動產” 和 “不動產” 來翻譯。
- dongwuchang* 動物場, zoological garden, *dobutzujō*, 三音節詞, “場” 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1)。
- dongwuxue* 動物學, zoology, *dōbutsugaku*, 三音節詞, “學” 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5)。在 *GZHB*: 1891, II 上的一篇題為 “動物學啓蒙” 的文章中, 使用過此詞。該詞還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 梁啓超在描述日本學校時使用過此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1898年, 嚴復仍然使用 “動物之學 (者)” (*Yan Fu*, *Tianyan lun*: 1369)。參閱 “*dongwu* 動物”。
- dongwuyuan* 動物院, zoological garden, 三音節詞, “院” 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4)。此詞是仿照日語 “動物園” 創造的。
- dongzhongxue* 動重學, dynamic mechanics, 三音節詞, “學” 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58年李善蘭為《重學》(共12卷)所作的序言, 此書由李善蘭和艾約瑟合譯, 原為 W. Whewell 的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88;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可參閱 *Beizhuan ji bu*: 卷43, 1514。後來, 由於 “重學” 被 “力學” 所取代: “動重學” 也就被 “動力學” 所取代了。參閱 “*lixue* 力學”、 “*zhongxue* 重學” 以及 “*jingzhongxue* 靜重學”。
- dun* 躉, ton, 單音節詞,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3005。這是一個用粵語語音 *den* 翻譯的英語音譯詞。在 *Haiguo tuzhi* 中有一個按語解釋說: 一躉相當於1680斤。1680斤約840公斤。這可能是指短噸, 因為一短噸約907公斤。

- dunchuan* 躉船, tonnag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混合詞, 名詞。始見於 1844 年的 *Haiguo tuzhi*: 2947, 這是一個根據英語 “tonnage” 翻譯的音意兼譯詞。
- falü* 法律, law,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詞, 名詞。此詞在漢語中早就使用了 (HYDCD, V, 1041)。它也見於 1623 年的 Aleni (*Zhifang waiji*: 1370)、1838 年的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 12 頁背面)、1844 年的 *Haiguo tuzhi*: 3034、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0)、1894 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 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6)。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5)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其實它不是來自日語的借詞, 因為它在漢語中古已有之, 1838 年, 裨治文也使用過。的確, 它是一個本族詞, 後來由於它在口語中的使用, 使得現代漢語也將此詞傳播開來。
- fangcheng* 方程, equatio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此詞在公元前 1 世紀的數學著作《九章算術》中已經使用了 (HYDCD, IV, 1567)。1723 至 1736 年, 梅文鼎《方程論六卷》是一本研究方程的專著 (參閱 *Zhongguo congshu zongmu*: II, 881; Wylie, *Literature*: 112)。該詞也見於李善蘭和新教傳教士早期在上海合譯的有關代數的著作。1896 年, 譚嗣同使用過“方程式”一詞 (Tan Sitong, *Renxue*: 97)。根據 *Wusi yilai*: 8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但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 “*daishu* 代數”。
- fangfa* 方法, method, *hōhō*,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在唐朝, 此詞已具今義 (HYDCD, VI, 1560)。後來通過日語的影響, 在中國重新起用。根據 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9) 和 *Wusi yilai*: 8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但 Wang Lida(1) 和 Huang Xuanfan (*Wailaiyu*: 199)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fating* 法庭, tribunal, *hōt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名詞。本義為“孔廟正殿” (HYDCD, V, 1041)。具有今義的這個詞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始見於 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3)。根據 *Wusi yilai*: 8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

- 的回歸借詞。但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Wailaici cidian*: 96) 說，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fatongxian* 法通線, French communication wire, telegraph,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8)。參閱“*dianbao* 電報”。
- faxue* 法學, law (the study of), *hogaku*,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刑名、法治之學”(HYDCD, V, 1048)。1637年, 艾儒略用它來指西方法律 (Aleni, *Xifang da wen*: 卷1, 第12頁背面)。最早以現代意義使用此詞的是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shi*: 645)。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1)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由於今義與本義相同, 它不能看作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19世紀末, 日語對此詞在漢語中的傳播可能起了作用。
- fayuan* 法院, tribuna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9年的 Lin Zhen (*Ji hai ji you cao*: 46)。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35頁背面) 將該詞用來翻譯英語“court” (#101)。
- feiche* 飛車, airplane, 雙音節詞, “車”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ZXWJL: 1872, IV 中題為“飛車異聞”的一則新聞。後又見於 WGGGB (2): 1893, LI 中發自英國的一篇題為“飛車將成”的新聞報道。
- feiji* 飛機, airplane,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WGGGB (2): 1893, LIV 中發自英國的一篇題為“飛機試新”的新聞報道。
- fengjing* 風鏡, wind glasses (?),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3)。
- fuguoce* 富國策, 參閱“*jingji* 經濟”。
- gaijin* 改進, improve, *kaishin*, 雙音節詞, 補充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1894年, 黃慶澄將此詞用於複合詞“改進黨”(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9)。
- gailiang* 改良, improve, *kairyō*, 雙音節詞, 補充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始見於康有為《大同書》(HYDCD, V, 398)。據

-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3), 它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angbi* 鋼筆, fountain pe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在 ZXWJL: 1871, XV 冊中, 丁韞良發表過一篇題為“製造鋼筆”的文章。根據 Mateer, *New Terms* 和 Morgan, *New Terms*, 它是一個新詞。
- ganshi* 幹事 executive secretary, *kanj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在漢語中原指“辦事”(HYDCD, II, 948)。作為一個名詞, 它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根據 Wang Lida (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anwen haosi* 甘文好司, House of Commons, 四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958, 書中在描述1803年的英格蘭時, 用到了此詞。它是用粵語語音 gemmen houxi 翻譯的英語音譯詞。音譯詞“好司”(粵語讀作 houxi, 即 house) 常用來指其他英國機構, 例如, “律好司”(House of Lords)(*Haiguo tuzhi*: 1801)。
- gaoqiu* 羔求, caoutchouc 或 India rubber,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30)。
- geming* 革命, revolution, *kakumei*,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據陳少白說, 當孫中山於1895年10月抵達日本神戶時, 他看到當地報紙稱他為“支那革命黨首領”, 參閱 Liu Zhongtan, *Bianzuan wailaici cidian*: 116。此詞還見於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1) 和1904年的 Sun Zhongshan (*Sun xuanji*: 51)。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5)、Wang Li (*Hanyu shigao*: 529)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0) 把它看作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ezhi* 格致, science, 雙音節詞, 補充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此詞為“格物致知”之縮略詞(HYDCD, IV, 995)。18世紀, 它是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統稱。此詞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98)、1898

年的 Yan Fu (*Tianyan lun*: 1397)。“格致家”是“格致”的派生詞。

gongchang 工場, workshop, *kōj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0年, 黃遵憲用它來指 factory, 這是日語用法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8)。在漢語中, “工場”只用來指 workshop, 只有“工廠”才用來指“factory”。參閱“*gongchang* 工廠”。

gongchang 工廠, factory, *kōsh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3)。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8)。在日語中, 它用來指兵工廠。參閱“*gongchang* 工場”。

gongfa 公法, public law 或 international law,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本義為“國法”(HYDCD, II, 66)。1864年, “公法”用於《萬國公法》這一書名。“萬國公法”是“international (public) law”的譯名。“公法”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28)。1886年, 在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這一書名中, “公法”是指“universal law”(參閱 Howard, *K'ang Yuwei*: 307)。

gongfa zhi sitiao 公法之私條,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在 *Wanguo gongfa* (卷2, 第17頁背面) 中, 此詞用來翻譯英語“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77)。後來, private law 譯作“私法”。

gonghe 共和, republic, *kyōwa*,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據 HYDCD (II, 85) 說, 以“republic”之義來使用“共和”這詞的人, 首推1903年的章炳麟。但事實上, 1890年黃遵憲在複合詞“共和黨”中就使用這個詞了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1899年, 梁啟超曾將這個詞作為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的例子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II, 190)。此詞見於 Hepburn, 1886。根據 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7)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由於古義和今義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詞應該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梁啟超也持如是觀。

gonghui 公會, parliament,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指“因公事集會”(HYDCD, II, 75)。1850年, 徐繼畲用“公會所”來指 parliament (Xu Jiyu, *Yinghuan zhilüe*: 卷7, 第44頁正面)。這詞也見於 LHCT: 1857 (2, 第10頁正面)。1872年, 志剛仍用它來指 public assembly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1)。魯迅曾用“公會”的派生詞“公會堂”, 來指“parliament”(其實魯迅的“公會堂”是指“公眾議事和集會的廳堂”, 他說:“利用了公會堂, 小學校講堂之類來開演的宣傳電影, 往往是不收費用的”。參閱 HYDCD, II, 75 譯者注)。但是, 後來“公會”和“公會堂”都失去了 parliament 之義。“公會”後來轉指“同業公會”。在 JHXB: 1868 (1, 2, 8)中, 它曾以“公司”這個意義來使用。

gongke 工科, technical studies, *kōka*, 雙音節詞, “科”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ji Riben*: 211)。也見於1895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在1904年1月13日批准的新教育計劃中, 正式使用此詞 (*Political Organization*: 591)

gongshi 公師, juris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4, 第68頁背面) 將該詞用來翻譯英語 public jurist (#540)。

gongshihui 公使會, congress, 三音節詞, “會”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26頁正面) 將該詞用於“唯也納公使會”(Congress of Vienna)(#34)。後綴“會”在漢語中已經使用, 它用來創造帶有“會”的一類新詞。

gongsi 公司, compan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該詞的詞源意義為“公共性事務”。18世紀, 在福建和廣東, 此詞已用來指中國公司。當時在東南亞有不少來自華南的中國商人, 他們與荷蘭有著貿易關係。通過貿易, “Kongsi”這詞自1770年起就見於荷蘭文了(在此我要感謝 Leiden 的 Koos Kuiper 先生, 是他向我提供了該詞的最早詞源以及它在荷蘭文中的用法)。19世紀初, “公司”作為仿譯詞用來指聯合東印度公司 (HYDCD, II, 60)。1838年, Bridgman (*Meiliguo zhilüe*: 第2頁正面) 用此詞來指聯合東印度公司。在1844年的 *Haiguo tuzhi*: 147, 1875中, 也有這種用法。此詞也見於 Hunter (*Fan Kwae*: 30)。在19世紀晚期, “公司”

最初用來指外國公司，後來通指任何公司。馬禮遜在1815年出版的漢英詞典中，對此詞的詞義是這樣解釋的：“term by which Chinese designate European Companies”（這是華人專指歐洲公司的名稱）(Morrison, *Dictionary*: II, 1, 651)。1866年，斌椿用它來指法國公司 (Binchun, *Chengcha biji*: 140)。王韜在“保險公司”這一短語中用過該詞。“公司”也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2)、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2)、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1)。Heřmanová-Novotná (*Economic terms*: 59) 認為這是一個本族新詞，而且“很可能是在1899至1910年間創造的”。

gongye 工業, industry, *kōgyō*, 雙音節詞, “業”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始見於一篇文章的題目: “論工業製造之利”, 該文先是在日本發表, 後來在1877年的 WGG (IX, 431, 432) 上作了轉載。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3)。根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121) 和 Wang Lida (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ongyitang 公議堂, parliament, 三音節詞, “堂”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裨治文在《聯邦志略》1862年的新版中, 用“公議堂”來指美國國會。《聯邦志略》曾在 JHXB: 1868 (I, 4, 第15頁正面) 作了摘要刊登。在 WGG: 1875 (VII, 340, 第555頁) 上, 曾就此詞作過詳細的解釋。在 WGG: 1880, XII, 598, 第431頁正面和1882, XIV, 695, 第405頁正面中, “公議堂”和“議院”曾短時並存, 日本的 parliament 稱作“公議堂”, 而英國的 parliament 稱作“議院”。1889年, 在 WGG (2) 上, “公議堂”不再使用了, 取而代之的是“議院”。參閱“yiyuan 議院”。

gongyiting 公議廳, parliament, 三音節詞, “廳”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66年, 斌椿用該詞來指美國國會 (Binchun, *Chengcha biji*: 114)。

gongyuan 公園, public park, *kōe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 “古代官家的園林” (HYDCD, II, 74; ZWDCD, 1480.613)。1879年的王韜和1889年的傅雲龍, 曾以 public park 的意義使用過此詞, 這是日本的用法 (Wang Tao, *fusang youji*: 435;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5)。該詞收於 Hepburn, 1886、1890年, 黃遵憲介紹了1873年在日本開設的一些公園

-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01)。此詞也見於1887年的 Wang Tao (*Manyou suilu*: 110)。
- gongzi* 工資, wag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ji Riben*: 213)。此詞可能是仿照日語“工賃”(日語讀作 *kochin*) 創造的。
- guan shui huo qiju zhe* 管水火器具者, machine operator, 多音節詞, “者”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95)。
- guangchang* 廣場, square, *hiroba*,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51)。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126)、Wang Lida (1) 和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uangxue* 光學, optics, 雙音節詞, “學”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雖然, 丁韋良在1868年出版的《格物入門》第3章的後半部分裏, 專門討論過 optics, 但未見“光學”這詞。“光學”這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1)。1879年出版了《光學》一書, 這是第一本以“光學”爲書名的書。此書由金楷理和趙元益合譯, 原著是 John Tyndall 的 *Light* (參閱 *Jiangnan ji*: 卷2, 第21頁背面; Bennet, *Fryer*: 105)。此詞也見於1887年的 Wang Tao (*Manyou suilu*: 116)、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124)。
- guanli* 管理, manage, *kant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詞, 動詞。此詞在明清時用來表示一種官職 (Hucker: no.3315)。在清朝已用來表示“監督和管理某些特殊事務”(Sun, *Ch'ing Terms*: 69)。1838年, 裨治文已將此詞當作 to administer 來使用 (Bridgman, *Meiligeguo zhi*: 第13頁背面)。該詞還見於 Lin Zexu (*Sizhou zhi*: 第30頁背面)。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18) 和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36) 在談到日本陸軍省和內務省的管理權限時, 用到過該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uannian* 觀念, idea, *kanne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7)。根

- 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uding ziben* 固定資本, fixed capital, *kotei shihon*, 四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901至1902年, 嚴復使用“常住母財”(Yan Fu, *Yuanfu*: 231)。Wang Lida (1) 說,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uina* 歸納, intuition, *kinō*,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9年, 梁啟超將此詞作為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的例子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II, 190)。Hepburn, 1886 未收此詞。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 *Wailaici cidian*: 126),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guize* 規則, rule, *kisok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自唐以來就開始使用了 (ZWDICD, 35643.34), 後經日語返回中國使用。始見於1890年的黃遵憲 (*Ribenguo zhi*: 620, 634)。根據 *Wusi yilai*: 80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6),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guofa* 國法, constitutio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64年, 在 *Wanguo gongfa* (卷4, 第67頁正面) 上此詞用來翻譯英語 Constitution (#538)。
- guohui* 國會, Congress 或 parliamen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1844年, 林則徐在談到英國時用過此詞 (Lin Zexu, *Si zhou zhi*: 第30頁背面)。1864年, *Wanguo gongfa* 用該詞來翻譯英國的 Parliament (卷1, 第16頁正面, #17) 和美國的 Congress (卷4, 第67頁背面, #538)。該詞可能通過這些書傳到了日本。現在漢語中, 此詞只用來指某些國家的 parliament, 特別是日本的國民議會。參閱“*zonghui* 總會”。
- guowen* 過問, interference,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意譯詞, 動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44頁正面) 將此詞用來翻譯英語 interference (#110)。
- guozhai* 國債, national deb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LHCT: 1857 (3, 第10頁正面)。在 JHXB: 1873 (V, 245, 314) 上, 在一篇關於西方國家債務的文章裏用到了這個詞。這詞還見於 ZXWJL: 1873, XVIII。在 WGGB (2): 1891, XXIV 上, 在一篇

有關俄羅斯的文章裏也用過此詞。“國債”這詞還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73)、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36)、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754) 以及 Hepburn, 1886。根據 Morgan, *New Terms*, 它是一個新詞。參閱“*gongzhai* 公債”。

haijun 海軍, nav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本義為“在海軍作戰的軍隊”(ZWDCD, 17933, 171; HYDCD, V, 1225)。1885年, 此詞正式用於新設的“海軍衙門”(Hummel, *Eminent Chinese*: 384)。在 JHXB: 1874 (VI, 300, 第351頁正面) 和 WGGB (2), 1892, XLIII上, 仍舊使用“水軍”。“海軍”這詞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105)。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17)、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9) 以及 WGGB (2): 1897, XCVIII。雖然這個詞像是以日語 *kaigun* (海軍) 的原語借詞的形式出現在漢語中的, 但它可能是通過日本的使用後來在漢語中重新起用的詞。

hamapao 蛤蟆炮, frog cannon (?), 二音節詞, “炮”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55)。

hanshubiao 寒暑表, thermometer, 三音節詞, “表”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3, 目錄)。還見於1872年丁韋良 (Martin) 為 Doolittle (*Vocabulary*: III, 315) 編制的科學術語表。參閱“*hanshuzhen* 寒暑針”。

hanshuzhen 寒暑針, thermometer, *kanshohari*, 三音節詞, “針”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7)。此詞在漢語中不曾流行, 因為本族新詞“寒暑表”已經使用。參閱“*hanshubiao* 寒暑表”。

houbeibing 後備兵, second supporting troops, *kobi-hei*, 三音節詞, “兵”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0)。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2)。

huabao 畫報, illustrated magazin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77年, 《申報》編輯、英國的 Ernest Major, 在上海創辦了《瀛寰畫報》, 這是中國最早的畫報之一。在這個報名上第一次使用了該詞。參閱 A Ying, *Baokan shulue*: 90-91。

huashi 化石, fossil, *kasek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根據 *Wusi yilai*: 8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1866年6月10日, 張德彝在日記中用“化爲石”一語來指他在瑞典博物館中所看到的化石。Ileburn, 1886 未收“化石”這詞。可能它是一個本族新詞。

huaxue 化學, chemistry, 雙音節詞, “學”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
 “畢利干教授是中國化學之父, 而丁韞良博士, 在畢利干的著作出版之前, 在那本論自然科學的書中以現代意義對這種科學命名, 感到十分自豪”(W.A.P. Martin, “The Tungwen College”, 載於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App. F, 475)。丁韞良所說的那本論自然科學的書是指1868年出版的他的《格物入門》, 書中有一章詳細討論了化學 (*Gewu rumen*: 卷6, 第1頁正面至84頁背面)。1879年, 法國畢利干開始在北京同文館開設化學課程。1882年, 他和承霖、王鐘祥合作出版了《化學闡原》一書。1870年出版的《化學初階》是第一本用“化學”來作書名的書。1866年5月31日, 張德彝在日記中用過“化學”一詞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此詞也見於1887年的 Wang Tao (*Manyou suilu*: 116)。1871年, 上海製造局出版了傅蘭雅和徐壽合譯的《化學鑑原》, 該書的原著爲 D.A. Wells 的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紐約, 1858年)。在《化學鑑原》這本譯著中, 詳細討論了化學術語的漢語譯名 (*Huaxue jianyuan*: 卷1, 第21頁背面至24頁背面)。此詞還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8) 和 1898年的 Yan Fu (*Tianyan lun*: 1328)。根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化學”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日本第一本近代化學著作是《舍密開宗》, 此書由宇田川榕菴 (1798-1846) 翻譯, 1839年出版。書名中的“舍密”(seimi) 是荷蘭語 “chemie” (化學) 的音譯詞 (參閱 Needham: V, 3, 255; Goodman, *Dutch Impact*: 134; Vos, *Dutch Influences*: no. 276)。“化學”這詞從中國傳至日本, 它用來指東京大學開設的 chemistry 課程 (Huang Zunxian, 1879, *Riben zashi shi*: 645)。參閱1.4.3節中的注釋。

- huazhuang* 化妝, *makeup*, *keshō*,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53)。
- huazhuangpin* 化妝品, *cosmetic*, *keshōhin*, 三音節詞, “品”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2)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4),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Mateer (*New Terms*) 認為, 它是一個新詞。
- huihua* 會話, *converse*, *kaiwa*,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口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動詞。此詞自唐以來就在漢語中使用了 (HYDCD, V, 790)。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144),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由於日語的意義與漢語的原意相同, 所以不能把它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huishe* 會社, *company*, *kaisha*,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80)。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2)。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144),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此詞在中國不曾流行過, 因為漢語中已有“公司”一詞了 (HYDCD, V, 785)。參閱“*gongsi* 公司”。
- huitang* 會堂, *congress* (US) 或 *parliament* (GB),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0, 302)。
- huiyi* 會議, *assembly*, *kaig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在漢語中原是一個動詞, 意思是“聚會論議” (HYDCD, V, 792)。1838年, 裨治文將它當作名詞來使用 (Bridgman, *Meiligequo zhilüe*: 第13頁背面)。此詞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參閱“*baliman* 巴厘滿”、“*baliman yamen* 巴厘滿衙門”。
- huiyuan* 會員,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kaiin*, 雙音節詞, “員”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2)。
- hunningtu* 混凝土, *cement*, *konkurito*,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14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shuini* 水泥”。

- huoche* 火車, *trian*, 雙音節詞, “車”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38年, 裨治文將此詞解釋為“惟以火力施輪”(Bridgman, *Meiligeguo zhilüe*: 第5頁正面)。此詞還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3021。1854年, 羅森用它來指培理送給日本人的一個禮物 (Luo Sen, *Riben riji*: 38)。此詞還見於 JHXB, 1896 (I, 19, 第77頁正面)、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2) 以及 ZXWJL: 1872, I。1877年, 何如璋在日本也使用此詞 (He Ruzhang, *Shidong shulüe*: 100)。參閱“*huolunche* 火輪車”。
- huochuan* 火船, *wheel steamship*, 雙音節詞, “船”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此為“火輪船”之縮略詞。始見於1838年的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üe*: 第9頁正面)。還見於1854年的 Luo Sen (*Riben riji*: 31)。
- huoji* 火機, *machine (steam)*,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2)。參閱“*huolunji* 火輪機”。
- huolun* 火輪, *machine (steam)*,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08)。
- huolun qushui qiju* 火輪取水器具, *mill*,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用於抽水的蒸汽機。1866年, 斌椿用“火輪取水器”來指水磨 (Binchun, *Chengcha biji*: 122)。
- huolunche* 火輪車, *steam-train*, 三音節詞, “車”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38年, 裨治文對該詞和“火輪船”是這樣解釋的: “在車則云火輪車, 在船則曰火輪船。此皆賴水蒸之力施轉而行”(Bridgman, *Meiligeguo zhilüe*: 第6頁背面)。後來此詞還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3021、1850年的 Xu Jiyou (*Yinghuan zhilüe*: 卷7, 第49頁正面)、1854年的 Luo Sen (*Riben riji*: 38)、LHCT: 1857 (2, 第10頁正面)、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72)、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2, 第41頁正面)、JHXB, 1869 (I, 21, 第89頁正面)。
- huolunchuan* 火輪船, *wheel steamship*, 三音節詞, “船”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也稱“火輪舟”。1838年, 裨治文將此詞和“火輪車”作了這樣的解釋: “在車則云火輪車, 在船則曰火輪船。此皆賴水蒸之力施轉而行”(Bridgman, *Meiligeguo zhilüe*: 第6頁背面)。後來此詞還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3020、1850年的 Xu

- Jiyu (*Yinghuan zhilue*: 卷7, 第48頁正面)、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46)、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2, 目錄)。
- huolunji* 火輪機, steam engine,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3022。也見於1850年的 Xu Jiyu (*Yinghuan zhilue*: 卷7, 第49頁正面)、1854年的 Luo Sen (*Ribenriji*: 38)、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49)。參閱“*huolun* 火輪”。
- huolunjiqu* 火輪機器, machine (steam), 四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JHXB: 1869 (1, 21, 第89頁背面)。
- huolunqiju* 火輪器具, machine (steam), 四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04)。
- huoqiang* 火槍, rifl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2)。
- huoxing* 火性, heat, 雙音節詞, “性”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1)。
- huoxue* 火學, study of fire,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3)。
- huoyanzhou* 火煙舟, wheel steamship, 三音節詞, “舟”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9年的 Lin Zhen (*Xi hai ji*: 36)。
- jiancha* 檢查, inspect, *kensa*,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始見於1898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26)。在日語中, 它為名詞。Hepburn, 1886 收有此詞。
- jianzhu* 建築, to build, *kenchik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HYDCD (II, 910) 說, 此詞始見於陳康祺約於1880年寫的一本書。其實該詞在1876年的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93頁正面) 中就有了。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2) 和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0)。在 WGGB (2): 1890, XXII [], 有一篇關於美國的報道, 在這篇報道中也見有此詞。根據 *F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Wang Lida (I) 和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此詞也見於 Hepburn, 1886。根據 Mateer, *New Terms* 和 Morgan, *New Terms*, 它是一個新詞。

jiaoji 交際, relationship 或 relations,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意譯詞, 名詞。在《孟子·萬章下》中, “交際”已經以“來往應酬”這個意義來使用了 (HYDCD, II, 341)。1864年, 在 *Wanguo gongfa* (卷3, 第1頁正面) 上, “交際”用來翻譯英語 political relations (#206)。Mateer (*New Terms*) 把它看作是一個新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此詞現指“社交”。

jiaoshou 教授, professor, *kyōj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自宋以來用來指“掌管學校課試等事的學官”, 它還可指“傳授知識” (HYDCD, V, 449; Hucker: no.740)。現代意義的“教授”, 見於1880年的 Li Xiaopu (*Riben jiyou*: 174)、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9)。在 Hepburn, 1886中也收有此詞。1896年, 梁啟超仍以古義“學官”來使用該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7)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jiaotache 腳踏車, bicycle, 三音節詞, “車”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GZHB: 1876, IV。在 HYDCD, VII, 1312中, 說該詞是“自行車”的俗稱。參閱“*zixingche* 自行車”。

jiaotong 交通, communication, *kōtsū*,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6年, 梁啟超把它當作名詞來使用, 並在它的下面列舉了有關交通的各種方式: 車通、電通、郵通, 等等, 其中“通”為動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85)。根據 *Wusi yilai*: 8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2) 和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Mateer, (*New Terms*) 把它當作是一個新詞。此詞也見於 Hepburn, 1886。

jiaoyi 交易, trade,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詞, 動詞。此詞在《易經》中已經使用 (HYDCD, II, 332)。後來它見於1623年的 Aleni (*Zhifang waiji*: 1439)、1637年的 Aleni (*Xifang da wen*: 卷1, 第17頁正面)、1844年的 *Haiguo tuzhi*: 3005。1901至1902年, 嚴復把“交易”解釋為“謂相易以物者” (Yan Fu, *Yuanfu*: 1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 稱, 該詞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但 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yanjiu*: 347) 不同意這一觀點。

- jiaoyu* 教育, education, *kyōik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見於《孟子·盡心上》(參閱 HYDCD, V, 447), 但它後來是通過口語才回到漢語使用的。1880年, 李筱圃使用過複合詞“教育院”和“教育博覽會”(這兩個詞均指 museum)(Li Xiaopu, *Riben jiyou*: 172, 177)。1889年, 傅雲龍使用過“教育會”(Fu Yunlong, *Youli Riben*: 256)。1887年, 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寫了一篇題為“新學八章”的文章, 此文發表於 1889年3月的 WGG(2): I, 第14至18頁。在這篇文章中, 我們發現了複合詞“教育新部”。此文剛好是李提摩太從日本回來以後撰寫的, 他可能是從那裏學到了這個新詞的(參閱 Wang Shuhuai, *Wairen*: 30)。1896年, 梁啟超在描述日本的教育體制時, 在一個按語中, 對“教育”作了這樣的解釋: “言教授及蒙養之法”。在20世紀初以前, 此詞在中國似乎不見流行。1901年, The Educational Society of China 還稱作“中國學塾會”, 一直到了1905年此名才改作“中國教育會”(參閱 Wang Shuhuai, *Wairen*: 65, 注釋1)。此詞見於 Hepburn, 1886。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7)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2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jiaoyuan* 教員, teacher, *kyōin*, 雙音節詞, “員”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
- jiaoyuxue* 教育學, pedagogy, *kyōiku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40)。參閱“*jiaoyu* 教育”。
- jiepou* 解剖, surgery 或 dissection, *kaibō*,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靈樞經》, 這是唐朝的本醫學教科書(CY, 286)。1869年, 志剛用“大開剖”來描述外科手術, 而不是用“解剖”。“解剖”這詞原為中國創造, 但後來被遺忘了。在20世紀, 隨同“解剖學”(日語讀作 *kaibōgaku*, 即 anatomy) 這詞, “解剖”從日本回到了中國。1889年, 傅雲龍在“解剖室”(日語讀作 *kaibōshitsu*, 即 dissection room) 中使用了“解剖”一詞(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6)。此詞也見於 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8)。根據 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161) 和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jifen 積分, integra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據 Needham(III, 143)說：“現代數學家們可能不知道，他們所採用的‘微分’和‘積分’這兩個詞，早在11世紀一個中國思想家就已經使用過了，而且意義基本相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巧合”。1859年，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譯的《代微積拾級》(18卷)在上海出版。此書原著為 Elias Loomis 的 *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4*; Wylie, *Literature: 129*;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 *Beizhuan ji bu: 卷43, 1514*)。在譯著的序言中，李善蘭解釋了為什麼選擇“積分”這詞的原因。在這以後的1896年，梁啟超也使用了“代微積”這一短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6*)。高名凱等人誤認為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但在他們編纂的《漢語外來詞詞典》(*Wailaici cidian*) 中卻不見此詞。根據 *Wusi yilai: 80*，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參閱 “*daishu* 代數”、“*weifen* 微分”。

jiguan 機關, office 或 organ, *kikan*,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名詞。此詞的本義為：“計謀；心機”(HYDCD, IV, 1334)。19世紀初，該詞只用來表示能起特殊功能的機構。但在那個世紀末，日語中好像未見此義，參閱 Hepburn, 1886。由於今義和本義不相一致，所以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根據 *Wusi yilai: 80*、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6*)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jihe 幾何, geometr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1607年，利瑪竇和徐光啓合譯了歐幾里德 *Elements of Geometry* 的前6卷，譯本取名為《幾何原本》，從此這門學科被命名為“幾何”。1857年，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譯了歐氏著作的其餘9卷，譯本取名為《續幾何原本》(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此書全本《幾何原本十五卷》於1865年首次出版。“幾何”這詞還傳至日本。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6*)。1896年，譚嗣同還用過“幾何學”(Tan Sitong, *Renxue: 98*)。1898年，嚴復在談到馬爾薩斯人口論時，使用過“幾何級數”(geometrical growth) 這一短語 (Yan Fu, *Tianyan lun: 1329*)。

- jihui* 機會, opportunity, *kika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4*)。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6*)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jiji* 擠機, press,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1*)。
- jinbu* 進步, progress, *shinpo*,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動詞。本義指: “向前行步”, 或指“人或事物向前發展”(HYDCD, X, 982 譯者注)。它是通過日語再回到漢語中使用的。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9*)。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7*)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jingcha* 警察, police, *keisats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金史》(ZWDCD, 36872.51)。後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7*)。1890年, 黃遵憲說, 1875年日本制定了行政警察規則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4*)。1895年, 黃慶澄在複合詞“警察署”中用到過此詞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24*)。此詞還見於 Hepburn, 1886。Wusi yilai: 79 認為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但是 Wang Lida(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認為,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jingji* 經濟, economy, *keiza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始見於6世紀的短語“經世濟民”, 意思是“開墾土地, 救濟人民”, 從而“去治理國家”(ZWDCD, 28103.252; Wang Li, *Hanyu shigao, 530*)。WGGB 在1878年8月1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仍然使用這個意義 (參閱 Wang Shuhuai, *Wairen: 15*)。1896年, 梁啟超也以這個意義來使用“經濟”這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5*), 而且他也知道“經濟”這詞在日語中的意義: “富國學之書日本名為經濟書”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1*)。在一個按語中, 梁啟超列舉過早期經濟學漢譯著作: 《富國策》(由丁韞良在1894年以前所譯, 參閱 Fryer, *Catalogue: 32*); 《富國養民策》(由艾約瑟在1894年以前所譯, 參閱 Fryer, *Catalogue: 32*); 《保富述要》

(由傅蘭雅和徐家寶在1896年所譯，參閱 *Jiangnan ji*: 卷2, 第15頁正面; Bennet, *Fryer*: 101)。由此可見，丁韞良是第一個在漢語中用“富國策”來譯“economy”的人(也可參閱 HYDCD, III, 1568)。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建立了“經濟學會”。1895年，上海出版了《萬國通商史》，這是第一本有關經濟的漢語譯著，此書轉譯自英語日譯本(參閱 *Zhongguo yi Riben shu*: no. 550.218)。1901年，在《譯書匯編》上發表了“經濟學史”一文，這可能是在題目上出現“經濟”這詞的第一篇經濟學譯文(參閱 Sanctò, *Liuxue Riben*: 148)。1902年，上海出版了《經濟教科書》，這可能是在書名上出現“經濟”這詞的第一本著作(參閱 *Zhongguo yi Riben shu*: no. 550.241)。根據 Wang Lida(1)、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0-26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6)、*Duogongneng cidian*、Wang Li (*Hanyu shigao*: 530)、Zhou Zhenhe (*Fangyan*: 233)、ZWDCD (28103.252) 和 Lippert (*Chinesischer Termini*: 187-192)，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Mateer (*New Terms*) 把它當作是新詞。

jingjixue 經濟學, economy, *keiza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905年, 在上海和湖北分別出版的日語漢譯著作《社會經濟學》和《法制經濟學》(*Zhongguo yi Riben shu*: no. 550.115, 550.121), 是最早在書名中出現“經濟學”的書。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3)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 Hepburn, 1886 中, “經濟學”用來翻譯 “political economy”。參閱 “*jingji* 經濟”。

jingxian 經線, meridia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參閱 ZWDCD, 28103.233。這是利瑪竇於1602年在他的世界地圖上首創的新詞(參閱 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此詞也見於1623年的 *Aieni* (*Zhifang waiji*: 1313)。1844年, 此詞又出現於 *Haiguo luzhi* (2672, 2677) 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D'Elia (*Mappamondo*: 160) 早已認為, “經線”和“緯線”是利瑪竇首創的新詞。參閱 “*weixian* 緯線”。

jingyan 經驗, experience, *keiken*,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 JHXB: 1868 (I, 2, 第8頁正背面)。根據 *F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2) 和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jingzhongxue* 靜重學, static mechanics,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58年李善蘭給《重學》(12卷)所作的序言。《重學》是李善蘭和艾約瑟合作翻譯的, 其原著為 W. Whewell 的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88: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也可參閱 *Beizhuan ji bu: 卷43, 1514*。後來由於“力學”取代了“重學”, 所以“靜力學”也就取代了“靜重學”。參閱“*zhongxue* 重學”、“*lixue* 力學”以及“*dongzhongxue* 動重學”。
- jinkou* 進口, impor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940*。
- jishi* 技師, technician, *gish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口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jiumingquan* 救命圈, life-belt, 三音節詞, “圈”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47*)
- jizhe* 記者, journalist, 雙音節詞, “者”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以今義使用“記者”, 始見於馬禮遜的刊物《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第2期), 該刊於1815年創辦於馬六甲(參閱 Ge Gongzhen, *Baoxue shi: 66*)。高名凱等人稱: 複合詞“新聞記者”是來自口語的原語借詞(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74*)。但是, 由於“記者”在19世紀上半葉的漢語中已找到例證, 所以我推測這是一個本族新詞。1890年, 黃遵憲曾用過“新聞館記者”一語(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98*)。
- juchang* 劇場, theater, *gekijō*, 雙音節詞, “場”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72*)。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雖然龔自珍在1841年以前寫的一首詩中使用過此詞(HYDCD, II, 748), 但是它一直要到20世紀初才在漢語中流行。因此, 我推測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juefang* 爵房, House of Lords,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50年的 Xu Jiuyu (*Yinghuan zhi: 卷7, 第44頁正面*)。

- junshi* 軍事, military affairs, *gunj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6*)。高名凱等人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但邵榮芬不同意這一觀點, 他認為這是一個本族詞 (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yanjiu: 348*)。
- kafei* 咖啡, coffee,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馬禮遜於1815年編纂的詞典中已收入該詞 (Morrison, *Dictionary: II, 1, 504*)。1838年, 裨治文使用過“架非” (Bridgman, *Meiligequo zhilue: 第15頁背面*)。1844年, 在 *Haiguo tuzhi: 2941* 中見有“架非”這種寫法。在1850年的 Xu Jiyu (*Yinghuan zhilue: 卷7, 第51頁背面*)、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6*) 以及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469*) 中, 均見有“加非”這種寫法。據邵榮芬說, “咖啡”這種寫法是1879年才開始使用的 (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yanjiu: 347*)。
- kecheng* 課程, course, *kat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在漢語中的本義為“功課之進程” (ZWDCD, 36468.26)。最早以現代意義使用此詞的是1876年的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104頁背面*)。此詞也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6*)。在 WGGB: 1881 (XIV, 666, 第136頁正面) 上, 有一篇林樂知寫的文章, 在該文的題目中就有“課程”一詞。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6*)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kexue* 科學, science, *kagaku*,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6年, 梁啟超仍以本義“科學制度”來使用該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9*)。Hepburn, 1886 中收有此詞。根據 *Wusi yilai: 83*、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以及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kongqi* 空氣, ai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參閱 ZWDCD, 25994.176。據中山茂說, 此詞始見於1857年的 LHCT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4*)。中山茂在後來的一本專著 (*Chū-Nichi taishaku*) 中指出, 該詞在日語中首次使用是在1823至1828年之間。

- kuaiji* 會計, accountant, *kaika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參閱 HYDCD, V, 787。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3)。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由於漢語本義和今義相同, 所以應該把該詞看作是一個回歸借詞。
- laifu* 來福, rifle,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42)。此詞譯自英語 “rifle”。
- laifudapao* 來夫大炮, big rifle, 四音節詞, 偏正結構, 混合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55)。參閱 “*laifu* 來夫”。
- lanpishu* 藍皮書, blue book,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96年, 梁啟超寫道: “西人每歲必有一籍, 紀其國之大政大事, 議院之言論。近世譯者, 名之爲藍皮書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ji*: I, 70)。”
- lengdai* 冷帶, cold zon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此詞是利瑪竇於1602年創造的新詞 (D’Elia, *Mappamondao*: tav. III - V), 1623年艾儒略也用過這個詞 (Aleni, *Zhifang waiji*: 1314)。在利瑪竇時, 此詞尚屬自由複合詞, 但到了艾儒略時, 它顯然已是一個固定複合詞了。1844年, 此詞出現於 *Haiguo tuzhi* (2670, 2677), 它見於利瑪竇和艾儒略關於地球的一篇摘錄文章。王力誤認爲此詞是《海國圖志》中首次出現的新詞 (Wang Li, *Hanyu shigao*: 524)。
- liangtianchi* 量天尺, sextant,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 *Haiguo tuzhi*: 3411 中的《海島逸誌》。此文由中國人王大海於1791年所寫。王大海在乾隆年間 (1736-1796) 曾駕船航行到巴達維亞 (Batavia, 印尼雅加達的舊稱——譯者注)。此文也收於文集 *Xiaofanghu zhai*, 帙10, 第479頁正面至489頁背面 (參閱 Wylie, *Literature*: 65)。由此可見, 該詞至少從18世紀就開始使用了。王力誤認爲它是《海國圖志》中最先使用的新詞 (Wang Li, *Hanyu shigao*: 524)。
- lianluo* 聯絡, contact, *renrak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senguo zhi*: 590)。Wang Lida (1)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lihun* 離婚, divorce,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本族新詞, 動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59頁背面) 用此詞來翻譯英語 “to divorce” (#151)。1623年, 艾儒略將“離婚”這個意義譯作“相休離”(Aleni, *Xifang da wen*: 卷1, 第22頁背面)。
- like* 理科, scientific subjects, *rika*, 雙音節詞, “科”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1623年, 艾儒略已用今義來使用該詞了(Aleni, *Zhifang waiji*: 1360)。此詞後經日語返回漢語使用, 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1)。1896年, 梁啟超在一個按語中將此詞解釋作“格致”(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43)。參閱“*wenke* 文科”。
- lishi* 歷史, history, *rekish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漢語本意為: “過去事實的記載”(HYDCD, V, 362)。後來在日語中, 它用來指“歷史事實”本身(ZWDCD, 16702.15)。1890年的黃遵憲和1894年的黃慶澄, 曾將該詞以日語中的這個意義來指日本學校所教學的 history 課程(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50;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52)。此詞還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43)、根據 *Wusi yilai*: 83、Wang Lida(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4)、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以及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liuxuesheng* 留學生, student studying abroad, *ryūgakusei*,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79年, 黃遵憲對該詞作了這樣的解釋: “學校卒業者, 則遣往各國, 曰海外留學生”(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6)。據黃遵憲說, 1863年, 第一批日本留學生被派往荷蘭學習(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9)。1868年, 在海外學習的日本留學生已有50多個, 1869年增至150個。後來, “留學生”取代了早期的詞語“洋學業生童”(JHXB, 1873: VI, 262, 第82頁正面)和“出洋學生”(Liang Qichao, 1896, *Yin bing shi*, *Wenji*: 1, 27)。
- lixue* 力學, mechanics,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5)。“力學”這詞可能是通過 *Gewu rumen* 傳至日本的。此詞在現代漢語中得以流行, 日語可能起了很大作用。在日語的影響下, “重學”後來完全被“力學”取代了。參閱“*zhongxue* 重學”。

- longkou* 龍口, “dragon mouth”,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用此詞來指 “drain-pipe” (排水管)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4)。
- longzui* 龍嘴, “dragon mouth”,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用此詞來指 “tap” (水龍頭)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4)。現在用來指 “tap” 的 “龍頭” 這詞, 與 “龍嘴” 出現於同一時期。 “龍嘴” 可能沒有什麼比喻意義, 但 “龍頭” 是指 tap 這種像龍頭的形狀 (CY, 3616)。
- lujun* 陸軍, army, *rikugu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自3世紀開始就已在漢語中使用了 (ZWCDC, 42620.151)。它是經日語返回漢語中使用的詞。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üe*: 105)、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17)、WGGB (2): 1892, XLIV、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36)、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11)。
- lunchuan* 輪船, wheel-boa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傅蘭雅認為它是 “火輪船” 的縮略詞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11)。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06)。也見於1868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46)。
- lunji* 輪機, engine, 雙音節詞, “機” 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54年的 Luo Sen (*Riben riji*: 34)。
- lunli* 倫理, ethics, *rinri*,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51)。根據 *Wusi yilai*: 8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王立達認為它是一個日語原語借詞 [Wang Lida (1)]。由於本義和今義相同 (參閱 HYDCD, I, 1510), 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回歸借詞。
- lushi* 律士, lawy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962。HYDCD 未收此詞。 “律士” 這詞在漢語不曾流行, 因爲佛教詞 “律師”, 已經用來表示 lawyer 之意。
- mali* 馬力, horsepow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19)。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6)。

- malingshu* 馬鈴薯, potato (拉丁學名 *Solanum tuberosum*), *bareisho*,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參閱 ZWDCD, 45550.674。始見於 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7)。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8)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maoyi* 貿易, trad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始見於《史記》(ZWDCD, 37577.5; HYDCD, X, 171)。也見於 1623 年的 Aleni (*Zhifang waiji*: 1398)、1637 年的 Aleni (*Xifang da wen*: 卷 1, 第 17 頁正面)、1838 年的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 8 頁背面)、1844 年的 *Haiguo tuzhi*: 2935、1901 至 1902 年的 Yan Fu (*Yuanfu*: 302)。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1) 誤認為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mazhan* 馬占, merchant,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這是以粵語語音 *majim* 去譯英語 “merchant” 的音譯詞。1844 年, *Haiguo tuzhi*: 2804 把此詞釋作“馬占通夷語者也”。也可參閱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221)。
- meiqideng* 煤氣燈, gas lamp, 三音節詞, “燈” 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1862 年, 中國建立了第一個煤氣公司——上海煤氣公司。1865 年 11 月 1 日, 上海首次製成用作照明的煤氣 (*Shanghai*: 29)。1865 年 1 月 1 日, 香港首次引進了煤氣街燈 (Endacott, *Hong Kong*: 120)。此詞見於 1872 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05)。在 JHXB: 1872 (V, 221, 第 74 頁正面至背面) 中, 在談到上海煤氣管道的建設時, 使用過“煤氣”這詞。1877 年, 何如璋在談及上海時也使用過“煤氣燈”這詞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89)。GZHB 1877: VII 中有一篇題爲“論煤氣燈”的文章。“煤氣燈”這詞還見於 1879 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40)。
- meishu* 美術, fine-arts, *bijuts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80 年, 李筱圃曾在用來指 art exhibitions 的“美術會”和“美術博覽會”中使用過此詞 (Li Xiaopu, *Riben jiyou*: 174, 177)。此詞也見於 1889 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2)。根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8)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meishuhui* 美術會, fine-arts exhibition, *bijutsukai*, 三音節詞, “會”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0年的 Li Xiaopu (*Riben jiyou*: 174), 書中使用此詞來表示他在東京參觀過的畫展。
- meiyou* 煤油, kerosen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51)。
- mianbao* 麵包, bread,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6)。
- minfa* 民法, civil law, *minp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人民的法律”。以 civil law 之意使用此詞的最早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2)。根據 *Wusi yilai*: 79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241),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由於今義不同於本義, 所以應該將此詞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1896年, 梁啟超使用過“民律”一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9)。
- minjian dahui* 民間大會, people's assembly, 四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16頁正面) 用此詞來翻譯英語“corporation” (#17)。
- minquan* 民權, democratic right, *minken*, 雙音節詞, “權”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586)。由於日本人是通過1864年的《萬國公法》(*Wanguo gongfa*), 才知道了“權”(right) 這個詞, 所以“民權”也可能是在中國首次使用的。但是我只是在黃遵憲的書上找到這個詞, 故暫且把它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1896年, 梁啟超將“民權”作為“君權”的對立詞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8)。參閱“quan 權”。
- minzhu* 民主, democrac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本義為“民之主宰者”, 所以它是指帝王、君主 (HYDCD, VI, 1422)。1864年, 在 *Wanguo gongfa* (卷1, 第17頁背面) 上, 首次以“人民治國”這個意義來使用此詞。在這部書中, 將國家分成“君主之國”和“民主之國” (#19)。張德彝稱他旅行過的漢堡為“民主小邦”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40)。他還使用《萬國公法》(*Wanguo gongfa*) 上的詞語“君主之國”來指當時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國家——美國 (同上: 556)。他還用過“民主是邦”這句話 (同

上：570)，這裏的“民主”不是詞，而是一個短語（主謂結構——譯者注）。此詞後來由中國旅行者傳到日本去使用，如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2) 和 1894 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50)。王立達和高名凱等人誤認為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ang Lida (1);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4, 110, 注釋7]。此詞也見於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318, 328)。《萬國公法》上有許多詞傳到了日本，“民主”可能也是其中之一。1879年，黃遵憲還在使用“君主之國”這一短語來指日本的政治制度。但到了1890年，“民主”這詞似乎已流行開來，而且用來指當時巴西的民主變革 (WGGB (2): 1890, XIII)。1896年，梁啟超在談到馬建忠提議翻譯的的一類西方著作時，用過“民主”這詞：梁啟超稱這類西方著作為“民主與君主經國之經”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9)。在 WGGB (2) 上，此詞也用來指民主國家的統治者，並且將它與君主國家的統治者——君主——相對立。

nanji 南極, South Pol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指“南極老人星”或“天球的南極” (ZWDCD, 2798.594)。最早以今義使用此詞的人為1602年的利瑪竇 (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 接著是1623年的艾儒略 (Aleni, *Zhifang waiji*: 1312)。1844年, 此詞又出現於 *Haiguo tuzhi* (2668, 2676) 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利瑪竇創造的“南極圈”顯然是一個派生詞 (參閱 D'Elia, *Mappamondo*: 160)。

neirong 內容, content, *naiy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7年的 Sun Zhongshan (*Sun Xuanji*: 21)。根據 *Wusi yilai*: 83,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2) 和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niuhou 牛喉, “ox throa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72年, 志剛用“牛喉”來指 hydrant (消防龍頭)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05)。

nongchang 農場, farm, *nōjō*, 雙音節詞, “場”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9)。

nongmin 農民, farmer, *nōmi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史記》 (ZWDCD, 39554.14)。後又見於

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7) · *Wusi yilai*: 81 把它看作是一個回歸借詞；但 Wang Lida (1) 認為它是一個原語借詞。

nongxue 農學, agronomy, *nōgaku*, 雙音節詞, “學”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5)。1874年, WGGB (VI, 316, 220b-221b) 也用過“農政”這詞。“農學”也見於 WGGB (2): 1893, LII。1896年, 梁啓超還用過“工學”和“商學”(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4)。

nongxuejia 農學家, agronomist, 三音節詞, “家”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8)。

nuanfang 暖房, hothous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4)。在另一處, 他把它叫做“大玻璃房”(同上: 567)。參閱“*wenshi* 溫室”。

ouxinpao 藕心炮, machine-gun (?),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ji*: 312)。

paimai 拍賣, sell by auctio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動詞。始見於 WGGB (2): 1889, IV。

panduan 判斷, judge,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新詞, 動詞。本義爲: “分析裁定”(HYDCD, II, 647)。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35頁正面) 用它來譯英語 judgement (#101)。1866年, 張德彝用“判斷處”來指英國法庭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9)。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1)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panjue 判決, judgment 或 judge, *hankets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或動詞。本義爲“裁斷: 確定”(HYDCD, II, 645)。此詞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24)。根據 *Wusi yilai*: 8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1) 認為它是一個原語借詞。Mateer (*New Terms*) 把它看作是一個新詞。由於本義和日語新義相同, 所以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回歸借詞。

pingquan 平權, equality, *heiken*, 雙音節詞, “權”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9年, 梁啓超將此詞作爲日語原語借詞的例子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

II, 190)。Hepburn, 1886 和 ZWDCD 未收此詞。HYDCD 列舉了一個很晚的例證。

pochan 破產, go bankrupt, *hasan*,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本義為: “家產消散”(ZWDCD, 24673.88)。新義是由日語引申出來的。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67)。高名凱說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邵榮芬說, 此詞的本義和今義相同。因此, 他認為, 不應該將它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yanjiu*: 347)。

putong 普通, ordinary, *futs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形容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36)。HYDCD (V, 777)說, 此詞在19世紀的小說《兒女英雄傳》中以“普遍”的意義來使用。從“ordinary”或“common”這個意義上來講, “普通”應該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qianju 錢局, mint, 雙音節詞, “局”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96)。

qiche 汽車, locomotive, 雙音節詞, “車”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2, 第15頁正面)。也見於 GZHB: 1877, X。參閱“*xuhuoji* 蓄火機”。

qichuan 汽船, motor boat, *kise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13)。也見於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0)。HYDCD (V, 972)說, 它一直要到20世紀初才開始出現。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28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qi'eng 氣燈, electric lamp, (?)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66)。此詞是“煤氣燈”的縮略詞嗎?

qiji 汽機, steam engine,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1年的《汽機發軔》(共4卷)這一書名。此書為偉烈亞力和徐壽所譯, 原著是 John Thomas Main 的 *Manual of the Steam Engine* (參閱 Bennet, Fryer: 106)。該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47)。

- qiqiufeiche* 氣毬飛車, aerostat, 四音節詞, “車”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JHXB: 1873 (V, 231, 第217頁背面)。
- qixue* 氣學, study of air, 雙音節詞, “學”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2)。
- quan* 權, right, 單音節詞, 意譯詞, 名詞。本義爲“威勢”(HYDCD, IV, 1360)。1838年, 裨治文仍使用此義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13頁正面)。1864年, 在 *Wanguo gongfa* (卷1, 第16頁正面) 上, “權”這個詞用來翻譯英語 “right” (#17)。於是, 此詞的意義從“威勢”引申出“權利”。“權”這個詞在構造複合詞時很能產。在 *Wanguo gongfa* 上就有: 國權 (national right)、私權 (private right)、自主之權 (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專權 (special right)。
- quanguo* 全國, nation, zengok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形容詞。本義爲: “使敵國不戰而降”或“保全國家”(HYDCD, I, 1163)。從今義 “whole country” 來講, 它是一個來自於口語的原語借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0)。
- quanli* 權利, right,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爲“權勢和貨財”(HYDCD, IV, 1361)。以今義使用此詞, 始見於1864年的 *Wanguo gongfa* (卷1, 第17頁正面, #60)。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6) 誤認爲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關於此詞的漢語詞源, 鄭雙巳作了考證 (Zheng Dian, *Riyu cihui*)。在日語中, 此詞始見於1866年 J. S. Mill 著作的一個譯本 (Dore, *Education*: 304)。1896年, 梁啟超在引用李提摩太的著作時, 曾用過“權利”這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參閱 “quan 權”。
- quanquan* 全權, plenipotentiar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形容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3, 第5頁正面) 用它來翻譯英語 “full power” (#218)。參閱 “quan 權”。
- quantu* 全體, physiolog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爲“整個身體”(HYDCD, I, 1166)。此詞先是指生理學, 後來也指解剖學。1851年, 英國傳教士合信在廣州出版了一本題爲《全體新論》(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26)。1894年, 上海製造局出版了 H. T. Whitney 的《全體闡微》(共4卷), 這是合

信《全體新論》的增訂版。同年，還出版了傅蘭雅的《全體須知》（參閱 Fryer, *Catalogue*: 5-6）。1896年，梁啓超還使用過本族新詞“全體學”（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28）。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98)。“全體”和“全體學”這兩個詞，後來被日語借詞“生理學”和“解剖學”所取代，但是“全體”仍以“整個身體”這個本義在漢語中使用。參閱“shenglixue 生理學”和“jiepouxue 解剖學”。

redai 熱帶, torrid zon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參閱 ZWDCD, 19793.47。此詞是1602年利瑪竇所創造的新詞（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1623年，艾儒略也使用過該詞（Aleni, *Zhifang waiji*: 1313），1637年，他還作過詳細的解釋（Aleni, *Xifang da wen*: 卷2, 第4頁背面）。在利瑪竇時，此詞尚屬自由複合詞，到了艾儒略那時，它顯然已是一個固定複合詞了。1844年，此詞又出現於 *Haiguo tuzhi* (2669, 2677) 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王力誤認爲它是一個在 *Haiguo tuzhi* 中創造的新詞（Wang Li, *Hanyu shigao*: 524）。Wang Lida (1) 說，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ren zhi quanli 人之權利, personal right, 多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短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33頁正面) 將該詞用來翻譯英語 personal right (#140)。在另一處 (卷2, 第23頁正面), “人民之權利”用來翻譯 “personal rights of the citizens” (#84)。

renliche 人力車, rickshaw, *jinrikisha*, 三音節詞, “車”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它取代了本族詞“東洋車”。在 WGGB: 1875 (VII, 330, 第412頁正面) 上刊登的一篇新聞報道中, 對“人力車”作過這樣的解釋: “人力車即暹上華人所推之東洋車” (人力車應該是拉的, 而不是推的——譯者注)。此詞還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73)、1880年的 Li Xiaopu (*Riben jiyou*: 163)、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9)。1883年, 黃慶澄寫道: “……人力車, 華人所謂‘東洋車’也”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69)。根據 Wang Lida (1)、(2)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1887年, 此詞以“ricksha”或“richshaw”這種音譯形式首次在英語中使用 (*Webster*: 1014)。

- ribao* 日報, daily newspap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本義為“天天審判定罪”或“逐日早報”(HYDCD, V, 549)。1864年, 香港創辦了《華字日報》, 這可能是在報名上使用此詞的第一份報紙(參閱 Li Jiayuan, *Xianggang Baoye*: 89)。此詞也見於 1879 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24)、1896 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3)。Matcer (*New Terms*) 把該詞當作是一個新詞。此詞後被日語借用(在日語中“日報”讀作 nippō)。
- riyingxiang* 日影像, photographic camera 或 photograph,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54 年, 羅森用此詞來指培理送給日本的一件禮物(Luo Sen, *Riben riji*: 38), 他還用此詞來指照片(同上: 43)。參閱“yingxiang 影像”。
- rukou* 入口, entranc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44 年, *Haiguo tuzhi*: 3006 以 import 之意使用過此詞。Wang Lida (1)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aiqihui* 賽奇會, exhibition, 三音節詞, “會”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80 年, 李筱圃用此詞來指在美國和法國舉行的兩個展覽會, 在這兩個展覽會上, 中國均為參展國(Li Xiaopu, *Riben jiyou*: 173)。
- sanbian* 三鞭, champagne,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 1866 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44)。
- shanfengji* 扇風機, fan, *senpūki*,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 1889 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53)。
- shangdian* 商店, store, *shōten*, 雙音節詞, “店”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66 年, 張德彝將巴黎的商店稱作為“鋪戶”或“鋪店”(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1)。“商店”這詞收於 Hepburn, 1886。
- shangfa* 商法, trade law, *shōh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 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67)。1896 年, 梁啟超用過“商律”這詞(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9)。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09)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minfa 民法”。

- shangfang* 上房, Upper Hous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
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34頁正面) 在談及美國國會時, 使用過這個詞。這是英語“Upper House”的仿譯詞 (#53)。參閱 “*xiafang* 下房”。此詞後來被“上議院”所取代。參閱 “*yi yuan* 議院”。
- shanghui* 商會, chamber of commerce, *shōka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此詞一直到19世紀末才作為日語原語借詞傳至中國 (HYDCD, II, 375)。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67)。在日語中它指“貿易公司”。由於此詞在中國改變了意義, 所以不應該把它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借詞。
- shanghuitang* 上會堂, Upper House,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72年, 志剛在談及英國議會時, 使用過這個詞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13)。
- shangtang* 上堂, Upper Hous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
1872年, 志剛在談及美國國會時, 使用過這個詞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0)。
- shangwu* 商務, trade, *shōmu*, 雙音節詞, “務”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參閱 HYDCD, II, 373。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8)。也見於 WGG (2): 1892, XLVII、1896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3)。
- shangye* 商業, trade, *shōgyō*, 雙音節詞, “業”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66)。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27, 246)、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9)、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1907年, 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55回, 也見有此詞, 參閱 HYDCD, II, 375。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angyiyuan* 上議院, Upper House,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75年, WGG (VII, 346, 第636頁正面) 在談及英國議會時, 用“上議院”來指“Upper House”, 用“下議院”來指“Lower House”。“上議院”一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7)。參閱 “*yi yuan* 議院”和 “*xiaiyuan* 下議院”。

- shawcn* 沙文, servant,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此詞是英語“servant”的音譯詞, 但這是根據粵語語音 *samen* 翻譯的。1844年, 在 *Ilaiguo tuzhi*: 2804 上, 對該詞作了這樣的解釋: “沙文者僱於夷”。參閱 HYDCD, V, 951。
- shehui* 社會, society, *shaka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在春秋社日迎賽土神的集會”或“由志趣相同者結合而成的組織或團體”(HYDCD, VII, 833-834; ZWDCD, 25190.52) 在日本明治初年, 後面這個意義被引申為“society”。此詞一直要到 20 世紀早期才傳至中國(參閱 Lippert, *Chinesischer Termini*: 100-112)。1879 年和 1890 年, 黃遵憲用它來指商人“協會”(*Riben zashi shi*: 766; *Ribenguo zhi*: 590, 650)。 *Wusi yilai*: 8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7) 把此詞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根據 Wang Lida (1)、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0)、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ehuixue* 社會學, sociology, *shaka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6 年, 譚嗣同還用過“群學”這詞(Tan Sitong, *Renxue*: 98)。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和 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shehui* 社會”。
- sheli* 舍利, sherry,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 1866 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44)。
- shengchanli* 生產力, productive forces, *seisanryoku*, 三音節詞, “力”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901 至 1902 年, 嚴復創造了一個新詞語“生財能事”(Yan Fu, *Yuanfu*: 8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說, “生產力”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engli* 生理, physiology, *seir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一篇題為“生理啓蒙”的文章(GZHB: 1891, II)。Wang Lida (1)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englixue* 生理學, physiology, *seir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 1894 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13)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engwuxue* 生物學, biology, *seibutsugaku*, 三音節詞, “學” 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6)。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engxue* 聲學, acoustics, 雙音節詞, “學” 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4年傅蘭雅和徐建寅的一本譯著《聲學》。此書的原著爲 John Tyndall 的 *Sound* (1869年第2版, 倫敦) (參閱 Bennet, *Fryer*: 82)。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4)。
- shenjing* 神鏡, “magic mirro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49年, 林鍼用它來指照相機 (Lin Zhen, *Xi haiji*: 38)。
- shenshi* 紳士, parliamentaria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爲“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的人” (HYDCD, IX, 780)。在 LHCT: 1857 (3, 第10頁正面) 中, 此詞用來指美國國會議員, 在另一處, “紳士” 用來指英國議會議員 (5, 第8頁正面)。後來此詞被“議員” 取代。參閱 “*yiyuan* 議員”。
- shichang* 市場, market, *ichiba*,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66)。也見於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1, 14)。根據 *Wusi yilai*: 83、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shifan* 師範,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shiha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爲“學習的模範” (HYDCD, III, 722; ZWDCD, 9129, 178)。今義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最先是在日本引申出來的, 後來通過“師範學校” 這一短語傳至中國。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105)。在 JHXB: 1874 (VI, 288, 第267頁正面) 中, 將德國師範學校稱作爲“師道院”。“師範” 這詞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6)、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53)、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據梁啟超說, 日本第一所師範學校創辦於1872年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4, 34)。“師範” 這詞還見於 WGG (2): 1897, C。據黃遵憲說, 日本第一所女子師範學校創辦於1876年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53)。

shiji 世紀, century, *seik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記錄帝王世系的書”(HYDCD, I 499)。新義“century”是在日本引申出來的。1896年, 梁啟超在“十九世紀”這一短語中, 用到了該詞(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0)。在一個按語中, 他對“十九世紀”作了這樣的解釋:“西人以耶穌紀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謂之十九世紀”。他接著說, 1895年, 在 WGGB (2), LXXV LXXVI 上出版的李提摩太的著作《太西新史攬要》是本“世紀”最富價值的漢語專著。1898年, 嚴復用更通俗的“期”字來表示“century”, 例如“十八期”(the XVIIIth century)(Yan Fu, *Tianyan lun*: 1345)。在 Hepburn, 1886 中收有“世紀”這詞。*Fusi yilai*: 80 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i (*Wailaici cidian*: 317),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shijie 世界, world, *sekai*,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 原為佛教用語, 意指“宇宙”。“世”指時間(過去、未來、現在);“界”指空間(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 參閱 HYDCD, I, 498; ZWDCD, 33.138; Wang Li (*Hanyu shigao*: 521)。該詞後來表示“人間”或“人類活動的任何地方”。19世紀後半葉, 此詞返回漢語時, 用來指“地球上的所有地方”。1866年, 張德彝把比利時的玻璃建築稱作為“玻璃世界”, 這裏就用到了“世界”這個詞(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71)。在 WGGB: 1878 (X, 500) 上, A. Williamson 的一篇文章中曾出現過此詞。以今義來使用此詞, 始見於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62) 和 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1)。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世界”取代了所有別的同義詞, 如“天下”、“萬國”等。“世界”這詞還見於 WGGB (2), 1890 (參閱 Wang Shuhuai, *Fairen*: 86)、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74)。1896年, 譚嗣同在“娑婆世界”(即受難世界)這一短語中用過“世界”這詞(Tan Sitong, *Renxue*: 91), 他還以“world”的意義使用過“世界”(同上: 107)。

shiyan 試驗, experiment,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詞, 名詞。此詞在宋朝已經使用(ZWDCD, 36258.66)。後見於1868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4, 第1頁正面)。1889年, 傅雲龍在“試驗場”這一複合詞中, 用過“試驗”這詞(Fu Yunlong, *Youli Riben*:

- 206)。此詞尚見於 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7)、1896 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2) 以及 Hepburn, 1886。高名凱說，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邵榮芬對這一錯誤的觀點曾作過分析 (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yanjiu*: 348)。
- shiyansuo* 試驗所, experimental laboratory, *shikensho*, 三音節詞, “所”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 1889 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5)。在 Hepburn, 1886 中也收有此詞。參閱“*shiyān* 試驗”。
- shiyóu* 石油, petroleum,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此詞自宋朝以來就開始使用了 (HYDCD, VII, 989)。張德彝在談及油燈時, 使用過此詞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49)。王立達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ang Lida (1)]。
- shouling* 首領, president (US),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1864 年, *Wanguo gongfa* (卷 4, 第 67 頁背面) 上, “首領”用來翻譯英語 “president” (#538)。在 LHCT: 1857 (3, 第 10 頁正面) 上也用來指美國總統。
- shouqiang* 手槍, pisto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1866 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72)。也見於 1872 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3)。
- shouxiang* 手箱, handbag,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1866 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3)。
- shuilong* 水龍, hydran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此詞最初用來指“戰船” (HYDCD, V, 887)。在 JHXB, 1868 (I, 11, 第 43 頁正面) 上, “水龍”用來指消防隊使用的消防龍頭 (hydrant)。在 GZHB: 1891, II 中, 有一篇題為“水龍治民亂”的文章。
- shuini* 水泥, cemen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本義為“泥漿” (HYDCD, V, 865)。雖然此詞與日語借詞“混凝土”並存, 但它現在是表示“cement”最為常用的詞。“水泥”還見於 WGGB: 1883 (XV, 723, 第 207 面左頁)。參閱“*hunningtu* 混凝土”。
- shuixue* 水學, hydraulics,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1868 年的 Martin (*Gewu rumen*: 卷 1)。

- shuoshi* 碩士, master (degre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最初用來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ZWDCD, 24887.2)。1901至1902年, 嚴復在“格致碩士”(指大科學家)中用過此詞 (Yan Fu, *Yuanfu*: 40)。根據 *Wusi yilai*: 8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shuxue* 術學, art (?), technology (?),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
- shuxue* 數學, mathematics,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詞, 名詞。此詞至少是在16世紀就開始使用了, 例如, 1578年, 在柯尚濂《數學通軌》一書的書名中, 就有此詞。又如, 1681年, 在杜知耕《數學鑰》一書的書名中, 也有此詞 (參閱 Needham: III, 714; *Siku quanshu zongmu*: 908)。1634年, 鄧玉函和王徵在他們的譯著《奇器圖說》(Schreck, *Qiqi tushuo*, 卷1, 第8頁正面)中, 也用過“數學”這詞。19世紀, 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在《數學啓蒙》(1853年, 上海)一書的書名中用過此詞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數學”這詞也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5)、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 梁啓超在談到日本學校體制時用過此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此詞也見於1898年的 Yan Fu (*Tianyan lun*: 1397)。高名凱等人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6)。但是此詞在日本的使用推動了它在現代漢語中的傳播。
- si huo shi zhe* 司火食者, stoker, 多音節詞, “者”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95)。
- sifa* 司法, (administrate) justice, *shihō*,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在唐朝, 它是“一個後綴, 常加於諸州司法官名之前” (Hucker: no. 5815; HYDCD, III, 62)。就該詞的現代意義來講,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此詞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105)、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17)。1894年, 黃慶澄在日語複合詞“司法省”(日語讀作 *Shihōshō*)中用過此詞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36)。

- tangji* 燙機, ironer (?),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1)*。
- tanxing* 炭性, carbon, 雙音節詞, “性”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54)*。
- tebie* 特別, special, *tokubets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形容詞。1889年, 傅雲龍在談及藝術協會的4種會員時, 用到了這個詞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2*。另外3種會員為: 名譽、贊助、通常——譯者注)。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3*)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tequan* 特權, privileg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4年, 在 *Wanguo gongfa* (卷2, 第1頁正面) 上, 丁韋良將英語 “conditional or hypothetical right” 譯作 “偶有之特權”, 與此相對, 他將 “primitive or absolute right” 譯作 “自有之原權” (#60)。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7*),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tianchuan* 天船, montgolfi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志剛《初使泰西記》, 志剛還說: “謂之船者, 借稱也”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4*)。
- tiaowu* 跳舞, dance,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本族新詞, 動詞。參閱 ZWDCD, 38383.28。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774*)。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98*)。
- ticao* 體操, gymnastics, *tais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ng (*Ribenguo zhi: 650*)。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52*)、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 41*)。Hepburn, 1886 也收有 “體操” 這詞。Mateer (*New Terms*) 把它當作是一個新詞。根據 *Wusi yilai: 83*、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7*),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ticdao* 鐵道, railwa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此詞很可能是仿照同義詞 “鐵路” 而創造的。1868年, 丁韋良用 “鐵道”, 不用 “鐵路” (Martin, *Gewu rumen*, 卷2, 第41頁正面)。在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7* 中收有此詞, 但 *Wailaici cidian*

未收，高名凱等人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雖然中國和日本都使用此詞，但在中國多用“鐵路”，日本多用“鐵道”（參閱 *Pinglu cidian*）。對此只能作這樣的解釋：可能“鐵道”也是從中國傳至日本的，而且這可能是通過丁燮良的《格物入門》（*Ge wu rumen*）傳去的。邵榮芬也認為它是一個本族新詞（Shao Rongfen, *Ping wailaici cidian*: 348）。1877年，何如璋曾用“鐵道”來指大阪至神戶以及橫濱至東京間的鐵路（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95, 100）。1872年建成的東京至橫濱的鐵路是日本第一條鐵路（Huang Zunxian, 1890, *Ribenguo zhi*: 601）。中國於1876年開始修築上海至吳淞的鐵路。但在第二年這個工程便被迫下馬了。其他的鐵路一直要到19世紀80年代才建成通車。參閱“*tielu* 鐵路”。

tielu 鐵路, railwa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在 HYDCD, XI, 1412中, 列有一個19世紀晚期的例證。其實, 早在1840年, 在傳教士郭實臘的《貿易通志》中就見有該詞（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61）。此詞也見於1844年 *Haiguo tuzhi*: 3022所摘錄的郭實臘的著作。王力說, 此詞是來自英語“rail way”或法語“chemin-de-fer”的借詞（Wang Li, *Hanyu shigao*: 527）。由於郭實臘是普魯士人, 所以這個詞很可能是德語“Eisenbahn”的仿譯詞。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116) 認為此詞到1864年才出現。它還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2)、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6)。參閱“*tiedao* 鐵道”。

tiezhe 鐵軌, track,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41年的 *Haiguo tuzhi*: 3021。

tongfengji 通風機, fan, *tsūfūki*,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8)。

tongji 統計, statistic, *tōk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 “總括地計算” (HYDCD, IX, 848)。在 LHCT: 1857 (3, 第10頁正面) 上, 此詞曾作為動詞來使用。在 JHXB: 1868 (1, 1, 第4頁正面至背頁) 中有過“統計表”這詞, 其中就使用了“統計”。後來, 此詞似乎由“清單”所取代。“統計”還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26)。黃

憲憲說，日本統計院建立於1881年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0)。Hepburn, 1886 也收有“統計”這詞。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45) 說，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tongling 統領, president (US),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為“總司令”(Hucker: no.7494)。1838年, 裨治文曾用此詞來指美國President, 將 Vice President 稱作“副統領”(Bridgman, *Meiligeguo zhi lue*: 第12頁正面)。此詞還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56)、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72) 以及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8)。

tongxianxin 通線信, telegram,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0)。通過“通線信”和“信通線”的比較, 我們可以看到, “通線信”是由複合詞“通線”加後綴“信”構成的。因此該詞合起來的意義為“通過線的信”。參閱“*xintongxian* 信通線”、“*dianbao* 電報”。

tongxinxianji 通信線機, information machine (?), 四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1872年, 志剛用此詞來指監視紡織機運轉的裝置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89)。

toupiao 投票, vote, *tōhyō*,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67)。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7)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tuanti 團體, organization, *dantai*,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9年, 梁啟超將此詞當作是日語原語借詞的例子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II, 190)。在 Hepburn, 1886 中未收此詞。HYDCD (III, 664) 將1903年劉鄂《老殘遊記》(第1回) 上的例句, 作為該詞的首見例證。

tushuguan 圖書館, library, *toshokan*,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72年, 志剛將紐約圖書館稱為“大書院”(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8)。1877年, 在 WGGB (X, 460, 第135頁正面至137頁背面) 上, “大書院”也用來指另一個美國圖書館。1887年, 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一篇題為“新學八章”的文章中, 使用了“圖書館”這詞。此文發表於1889年的 WGGB (2): II, 第14至18頁。由於當時李提摩太剛好從日本回來, 所以他可能

- 是從日本那裏學到這個詞的（參閱 Wang Shuhuai, *Wairen*: 30）。此詞也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53)。根據 Wang Lida (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 Hepburn, 1886 中收有該詞。1896年, 梁啟超在談到日本的學校體制時, 曾用過該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1, 37)。
- waibu* 外部,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US),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1)。
- wanban* 晚報, evening newspap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04)。
- wanguo* 萬國, internationa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字面意義為“一萬個國家”。始見於1854年的 Luo Sen (*Riben riji*: 36)。丁韜良的譯著《萬國公法》於1864年出版, 他用“萬國”來翻譯英語書名裏的“international”。此詞也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08)。後來, “萬國”由日語原語借詞“國際”所取代。
- wanshouyuan* 萬獸園, zoological garden, 三音節詞, “園”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93)。1877年, 郭嵩燾稱“萬生園”(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112)。
- wasi* 瓦斯, gas, *gasu*, 雙音節詞, 音譯詞,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89年, 傅雲龍把此詞解釋成“煤油”(Fu Yunlong, *Youli Riben*: 270)。根據 *Wusi yilai*: 90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在日語中, 它是荷蘭語“gas”的音譯詞, 這始見於1822年(參閱 Vos, *Dutch Influences*: no. 72)。1934年, 魯迅說, 在日語中, 它是一個德語借詞 (*Lu Xun quanji*: V, 523; *HYDCD*, V, 284)。雖然漢語另有音譯詞“加斯”(譯自英語 gas), 但它未能取代這個日語借詞“瓦斯”。
- weifen* 微分, differentia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Needham (III, 143) 說: “現代數學家們可能不知道, 他們所採用的‘微分’和‘積分’這兩個詞, 早在11世紀一個中國思想家就已經使用過了, 而且意義基本相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巧合。”1859年, 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在上海出版了譯著《代微積拾級》(18卷),

該書的原著是 Elias Loomis 的 *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4; Wylie, *Literature*: 129;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 *Beizhuan ji bu*: 卷43, 1514)。在該譯著的序言中, 李善蘭解釋了為甚麼選擇“微分”這詞的理由。在這以後的1896年, 梁啓超也使用了“代微積”這一短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6)。高名凱等人誤認爲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但在他們的《漢語外來詞詞典》(*Wailaici cidian*) 中卻不收此詞。參閱“*daishu* 代數”、“*jifen* 積分”。

weisheng 衛生, hygiene, *cisci*,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爲“養生; 保護生命”(HYDCD, III, 1094)。1872年, 志剛在講到西方人有“洗海澡”的習俗時, 仍以本義使用該詞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5)。1889年, 傅雲龍在訪問“內務省之衛生局”時, 得知“衛生學”這詞在日本有如下詞源解釋: “明治八年設司藥, 醫學一端耳。十六年, 易名衛生試驗所。表飲食之比較, 圖服用之損益, 固合化學、算學、醫學、物理學, 而自成一衛生學矣”(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5)。“衛生”和“衛生學”這兩個詞創造於日本, 後於19世紀末傳至中國。在1878年第II期至1882年第XII期中, GZHB 發表了24篇題爲“化學衛生論”的連載文章, 專門討論了化學衛生法。在1890年第I和第IV期中, GZHB 還發表了兩篇題爲“居宅衛生論”的文章, 專門討論了家庭衛生。“衛生”這詞還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4)。1896年, 梁啓超在談到傅蘭雅的譯著《幼童衛生編》(1894年)時, 也使用過“衛生”這詞 (參閱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3; Bennet, *Fryer*: 94)。*Wusi yilai*: 81認爲該詞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根據 Wang Lida (1)、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1) 以及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Mateer (*New Terms*), 把它看作是一個新詞。由於該詞在日本所獲得的意義與本義不相同, 所以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eishengwu 微生物, microbe, *biseibutsu*, 三音節詞, “微”爲前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2年, 在 GZHB, I 上, 發表了一篇題爲“人與微生物爭戰論”的文章, 在此文的題目中就用了

- “微生物”這詞。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3)、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7)。
 Mateer (*New Terms*) 把它當作是一個新詞。
- weishengxue* 衛生學, hygiene (study of), *eiseigaku*, 三音節詞, “學”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5)。參閱“*weisheng* 衛生”。
- weixian* 緯線, paralle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參閱 ZWDCD, 28268.32。1602年, 利瑪竇在他的世界地圖上創用了這個新詞 (參閱 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此詞也見於1623年的 Aleni (*Zhifang waiji*: 1313)。該詞還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672, 2677), 它出現於該書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D'Elia (*Mappamondo*: 160) 早已認爲, “緯線”和 “經線”是由利瑪竇創造的新詞。參閱“*jingxian* 經線”。
- weiyuan* 委員, member, *iin*, 雙音節詞, “員”爲後綴, 意譯詞, 名詞。在清朝, 此詞用來指“特派員”(Hucker: no. 7688)。在晚清政府中, “委員”也可以指“代理”的某種職位 (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passim)。1872年, 志剛用“委員”來指在阿爾卑斯山意大利邊境前來迎接中國代表團的那位意大利代表 (Zhang, *Chushi Taixi ji*: 357)。一直到了很晚, “委員”才用來指委員會的成員。1903年, 李寶嘉在《文明小史》中, 以現代意義使用了這個詞。
- wendai* 溫帶, *temperate zon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參閱 ZWDCD, 18417.156。1623年, 艾儒略創造了這個新詞 (Aleni, *Zhifang waiji*: 1313)。1602年, 利瑪竇使用過“正帶”這詞 (D'Elia, *Mappamondo*: tav. III-V)。“溫帶”這詞還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677, 它出現於該書所摘錄的利瑪竇和艾儒略有關地球的著作。王力誤認爲它是一個由 *Haiguo tuzhi* 創造的新詞 (*Hanyu shigao*: 524)。
- wenfa* 文法, grammar, *bunp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在《史記》中, 此詞用來指“法制; 法規”。後來, 此詞用來指“文章的作法”(HYDCD, VI, 1524)。以後這個意義來使用該詞的, 見於《名理探》一書。此書由葡萄牙耶穌會士傅泛濟和中國的李之藻於1631年合作翻譯。在該書中有這樣一句話: “業藝有二: 一制言語; 一制雜用。制言語者有二: 一設語言; 一設文

法”（見該書卷1，第9頁正面），也可參閱 Zheng Dian (*Riyu cihui*)。1878年，黃遵憲在與日本學者石川英的“筆談”中，以現代意義“grammar”使用了此詞（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戊寅筆話》，26卷，170話，轉引自 Wu Tianren, *Huang Gongdu*: 315）。1896年，梁啟超也以 grammar 的意義用過此詞（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48, 50），並且寫道：“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同上：52）。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3)，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wenke 文科, literary subjects, *bunka*, 雙音節詞, “科”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1623年和1637年, 艾儒略以現代意義使用過此詞 (Aleni, *Zhifang waiji*: 1360; Aleni, *Xifang dawen*: 卷1, 第12頁背面)。然而, 此詞是經日語傳到漢語後才使用開來的。它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1)、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在中學裏, 將課程分為: “文科”和“實科”, 這是在1909年正式採用的 (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no. 581)。參閱 “like 理科”。

wenming 文明, culture, *bunmei*, 雙音節詞, 主謂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參閱 HYDCD, VI, 1522。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0)。也見於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1)。Mateer (*New Terms*) 認為它是一個新詞。根據 *Wusi yilai*: 8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3)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Duogongneng cidian* 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enping 文憑, diploma,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 用作憑證的官方文書 (參閱 Sun, *Ch'ing Terms*: no. 394; HYDCD, VI, 1544; ZWDCD, 13766.808)。以今義使用此詞, 最早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5)。此詞還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也可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215。

wenshi 溫室, hothouse, *onshits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 “暖和的房屋” (HYDCD, V, 1468)。此詞以 “hothouse” 之義來使用, 一直要到19世紀末

(HYDCD, V, 1468)。1866年，張德彝還在使用本族新詞“暖房”。在漢語中，“暖房”和“溫室”同時並存，但“暖房”被看作是地方性用詞，“溫室”才是標準用詞。根據 Wang Lida (1)，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nuanfang* 暖房”。

wenxue 文學, literature,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意譯詞, 名詞。在《論語·先進》中, 此詞是指孔門四科之一。理雅各曾將“文學”翻譯作“literary acquirements”。1623年, 艾儒略以現代意義“literature”使用過此詞, 在他的一本書中, 有這樣一句話: “歐羅巴諸國尙文學”(Aleni, *Zhifang waiji*: 1360)。1838年, 裨治文也以“literature”之意使用過這個詞 (Bridgmen, *Meiligequo zhilue*: 第5頁正面)。1844年, *Haiguo tuzhi*: 2934曾提到過馬禮遜的這樣一句話: “馬禮遜自, 以略識中國之字, 若深識其文學即為甚遠”。1866年, 張德彝使用過“文章”這詞, 這似乎是指“literature”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在 LHCT: 1857 (1, 第1頁背面) 上, 發表過“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的文章。此詞還見於1879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02)、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5)。1889年, 傅雲龍在介紹東京大學時, 用過“文學”這個詞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1)。WGBB (2): 1891, XXV在有關德國的一篇報道中用過這個詞。此詞尙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的 Liang Qichao (*Du xixueshu fa*: 第9頁正面)、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1)、1898年的 Yan Fu (*Tianyan lun*: 1385) 以及 Hepburn, 1886。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Wang Li (*Hanyu shigao*: 529) 和 Sanctō (*Lixue Riben*: 199-200) 說,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實藤惠秀 (Sanctō) 說, 在日本, “文學”是“文章博學”的縮略詞。由於19世紀此詞已以“literature”之意來使用了, 所以不應該把它看成是日語借詞; 然而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日本對此詞在漢語中的傳播, 肯定起過很大的作用。

wenxueguan 文學館, university, 三音節詞, “館”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979。

wuji 無機, inorganic, *muki*,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形容詞。1899年, 梁啟超曾作為日語原語借詞的例子使用

過此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II, 190)。
Hepburn, 1886 收有此詞。根據 *Wusi yilai*: 8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uli 物理, physics, *butsur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1634年, 鄧玉函和王徵在譯著《奇器圖說》(卷1, 第3頁背面)中使用過此詞, 參閱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2 和 *Chū-Nichi taishaku*。1889年, 傅雲龍在談到日本學校所教的一些課程時, 用過“物理”這詞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36)。*GZHB*: 1892, III, 發表過一篇題為“物理推原”的文章。1896年, 梁啓超在介紹日本的教育體制時, 曾使用過此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梁啓超還以本義“事物的原理”使用過“物理”這詞, 他說, “物理”這一學科包括: 原質 (chemical elements)、動物、植物以及微生物 (同上: 53)。1901至1902年, 嚴復用過“物性之學” (Yan Fu, *Yuanfu*: 627)。*Hepburn, 1886* 收有此詞。Wang Lida (1) 把它看作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但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4)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注釋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王力說, “物理”二字在古漢語中常常是連用的, 但是“物理學”三字沒有連用過。

wulixue 物理學, physics (the study of), *butsur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6)。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Hepburn, 1886* 收有此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64)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utuobang 烏托邦, utopia,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98年 Yan Fu (*Tianyan lun*: 1338)。有些人把該詞看作是描述性新詞。例如, 1918年3月15日, 《新青年》(IV, 3, 267) 發表了錢玄同的一封信。錢在信中把“烏托邦”解釋作“烏有寄託”。在回答錢的這一封信, 劉復說這是一個純音譯詞 (同上: 281-282)。此詞也寫作“烏有幫”, 參閱 Hu Xingzhi (*Wailaiyu cidian*: 3, 263)。

wuxing 悟性, comprehension, *gos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自宋朝以來就在漢語中使用了

(ZWDCD, 10887.10; HYDCD, VII, 540)。1896年，梁啟超將“悟性”當作是“記性”的相對詞來使用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46)。Hepburn, 1886 收有此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64)，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由於此詞早就存在於漢語中，而且意義相同，所以它只能是一個回歸借詞。

wuzhi 物質, matter, substance, *busshits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口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物的形體” (HYDCD, VI, 256)。此詞在日語中始見於1784年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3 和 *Chū-Nichi taishaku*)。此詞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87)。根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9) 和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Hepburn, 1886 收有此詞。Mateer (*New Terms*) 認為它是一個新詞。由於本義與日語的意義不相同，所以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口語原語借詞。

xiafang 下房, Lower Hous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34頁正面) 在談到美國國會時, 使用過此詞。它是英語 “Lower House” 的仿譯詞 (#53)。參閱 “*shangfang* 上房”。後來被 “下議院” 所取代。參閱 “*yi yuan* 議院”。

xianfa 憲法, constitution, *kenp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口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公佈法令” 或 “法典, 法度” (HYDCD, VII, 728)。此詞的現代意義是在日本引申出來的。1838年, 裨治文稱美國憲法為 “國例”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12頁背面)。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9) 和 Hepburn, 1886。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71)，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xiangshenfang 鄉紳房, House of Commons,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50年, 徐繼畲用此詞來指英國議會 (Xu Jiuyu, *Yinghuan zhilue*: 卷7, 第44頁正面)。

xianweijing 顯微鏡, magnifying glass (microscope), 三音節詞, “鏡” 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用此詞來指一種普通放映機中的放大鏡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45)。JHXB:

- 1868 (I , 9 , 第35頁正面至背面) 以現代意義“microscope”使用過“顯微鏡”這詞。GZHB: 1876, IV 發表過一篇題為“顯微鏡辨血”的文章。此詞也見於1877年的 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233)。
- xianzheng* 憲政,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kens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0年, 黃遵憲在“憲政體”中使用過此詞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7)。
- xiaofang* 消防, fire control, *shobō*,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5)。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這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xiaohua* 消化, digestion, 雙音節詞, “化”為後綴, 本族詞, 名詞。在晉朝 (公元3-4世紀), 此詞已經以“digestion”之意來使用了 (HYDCD, V, 1200)。中山茂說: 此詞在日語始見於1784年 (Nakayama, *Chū-Nichi taishaku*)。1851, 合信用過此詞 (Hobson, *Quanti xinlun*: 卷3, 第5頁正面)。高名凱等人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邵榮芬曾分析過高名凱等人的這一錯誤觀點 (Shao Rongfan, *Ping Wailaici yanjiu*: 348)。
- xiaonao* 小腦, cerebellum,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51年的 Hobson (*Quanti xinlun*: 卷3, 第4頁背面)。1896年, 梁啟超在一個按語中說, 該詞為西方“全體學者”(physiologists)的用詞。此詞也見於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7)。Repburn, 1886 也收有此詞。參閱“*quantixue* 全體學”、“*danao* 大腦”。
- xiaoxi* 消息, signal 或 informatio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1866年, 斌椿用此詞來指電鈴 (Binchun, *Chengcha biji*: 107)。1868年, 張德彝用它來指升降機的按鈕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0)。JHXB: 1868 (I , 2 , 第8頁正面至背面) 以“information”之意使用過該詞。參閱“*anxiaoxi* 暗消息”。
- xiaozhang* 校長, head master, *kōch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25)。此詞在中國的傳播是由於日語原語借詞“學校”在漢語中先行使用的結果。參閱“*xuexiao* 學校”。

- xiatang* 下堂, Lower Hous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
1872年, 志剛在談到美國國會時用過此詞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70)。
- xiayiyuan* 下議院, Lower House,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75年, 在 WGB (VII, 346, 第636頁正面) 上, 當談到英國議會時, 使用過“上議院”(Upper House) 和“下議院”(Lower House) 這兩個詞。參閱“*yiyuan* 議院”和“*shangyiyuan* 上議院”。
- xibao* 細胞, cell,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Métailié 說, 此詞始見於李善蘭和韋廉臣的《植物學》(1858年, 上海) 一書, (Métailié, *Botanique*: 66 和 *Réforme et modernisations*: 201)。此書重印本於1867年在日本印行 (Métailié, *Botanique au Japon*: 27)。據中山茂考證, 此詞始見於宇田川榕菴《植學啓原》(1834年, 江戶。江戶爲日本東京之舊稱——譯者注), 參閱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4 和 *Chū-Nichi taishaku*。根據 *Fusi yilai*: 83 和 Wang Lida (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xiehui* 協會, association, *kyoka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2)。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2)。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7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xiezhen* 寫真, photograph, *shashin*, 雙音節詞, 動賓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爲: “畫人的真容”, “肖像畫”或“如實描繪事物”(HYDCD, III, 1625)。1879年, 王韜用“寫真”來指照片, 並解釋說: “寫真即西法影像”(Wang Tao, *Fusang youji*: 446)。1879年, 黃遵憲用過“鏡寫真”這詞。我們發現, 在20世紀初, 漢語中曾使用過這樣一些日語複合詞, 如“寫真鏡”和“寫真器”, 這兩個詞均指照相機, 參閱 HYDCD, III, 1626。但是, “寫真”沒有在漢語中流行開來, 因爲本族新詞“照像”自1866年開始, 就已在漢語中使用了。“照像”與“影像”共存了一段短暫的時期以後, “照像”成了一個表示“photograph”的標準用詞。參閱“*zhaoxiangfa* 照像法”、“*yingxiang* 影像”。

xingfa 刑法, penal law, *keih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HYDCD, II, 604。1838年, 裨治文使用過此詞 (Bridgman, *Weiligequo zhilue*: 第12頁背面)。黃遵憲說, 在日本, 《刑法》頒佈於1881年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2)。此詞還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4)。根據 Gao Mingkai (*Wailiaci yanjiu*: 93),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邵榮芬指出, 不應該把此詞看成是日語原語借詞, 因為漢語中早就有這個詞了, 而且意義相同 (Shao Rongfen, *Ping Wailiaci yanjiu*: 348)。但是, 日語對此詞在現代漢語中的傳播還是起過作用的。1896年, 梁啟超使用過“刑律”這詞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9)。參閱“*minfa* 民法”、“*shangfa* 商法”。

xingzhe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gyōs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 “執掌國家政權, 管理國家事務” (HYDCD, III, 900; ZWDCD, 34850.177)。以今義使用此詞, 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4)。根據 *Wusi yilai*: 7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王立達認為它是一個日語原語借詞 (Wang Lida (1))。在漢語中, 它原來主要用作動詞, 但在日語中它只當作名詞。因為在現代漢語中此詞為名詞, 所以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xin hao 信號, signal, *shing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54)。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iaci yanjiu*: 9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xinju 信局, post office, 雙音節詞, “局”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ji*: 496)。此詞可能是英語“post office”的仿譯詞。後來, “信局”由“郵局”所取代。在日本, 現代郵政系統建立於1872年, 郵局稱作“郵便局”(日語讀作 *yūbinkyoku*), 參閱 Huang Zunxian, 1890 (*Ribenguo zhi*: 601)。參閱“*youju* 郵局”。

xinlingxue 心靈學, psychology, *shinre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Du Xixueshu fa*: 第5頁背面)。後來此詞被日語原語漢字借詞“心理學”所取代。王立達說, 只有“心理”是來自日語的原

語借詞 [Wang Lida (1)]。但高名凱等人認為，“心理學”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73)。Hepburn, 1886 收有“心理學”，但未收“心靈學”。Morgan (*New Terms*) 和 Mateer (*New Terms*) 把“心理學”和“心靈學”看作是兩個新詞。

- xinping* 信憑, letter of credenc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為“信任; 相信”。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3, 第5頁正面) 用“信憑”來譯英語“letter of credence” (#217)。
- xintongxian* 信通線, telegraph,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62)。參閱“*tongxianxin* 通線信”、“*dianbao* 電報”。
- xinwen* 新聞, news 或 informatio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自唐朝開始, 此詞用來表示“新近聽來的事”。至宋朝, 它用來指有別於正式朝報的小報 (HYDCD, VI, 1078)。1828年, 此詞見於《天下新聞》這一雜誌的名稱, 這是一份較早的漢語雜誌, 由西方人編輯, 在馬六甲印行 (參閱 Ge Gongzhen, *Baoxue shi*: 67)。此詞也見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2921、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19)。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這詞很有可能是從中國傳至日本的。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此詞被新詞“報紙”所取代。
- xinwenzhi* 新聞紙, newspaper,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此詞作為英語“newspaper”的仿譯詞, 始見於葉鍾進“英吉利國夷情記略”(1834年)一文。此文收於 *Haiguo tuzhi* (第1893頁)。葉文說, 報紙創辦於意大利。此詞還見於 *Haiguo tuzhi*: 2899。“新聞紙”這詞在19世紀末仍在使用。曾經使用過該詞的書還有: 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2)、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67)、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24)、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8)。此詞很可能是從中國傳至日本的。參閱“*xinwen* 新聞”。
- xuanju* 選舉, elect, *senkyo*,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意譯詞, 動詞。本義為: “擇善而推舉之”(ZWDICD, 39991.94)。1838年, 裨治文以“to elect”美國眾議員之意使用過此詞 (Bridgman, *Meiligequo zhilue*: 第2頁背面)。他還使用過本族新詞“公舉”。公舉”這詞還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14)、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 以及 1872 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07)。“選舉”在現代漢語中得以傳播，日語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語的影響下，後來“公舉”完全被“選舉”所取代。Hepburn, 1886 收有“選舉”這詞。根據 *Wusi yilai*: 7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xuanqihui 炫奇會, exhibition, 三音節詞, “會”為後綴。本族新詞, 名詞。張德彝曾用“炫奇會”來指 1867 年在巴黎舉行的 Universal Exhibition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92)。此詞尚見於 ZXWJL: 1873, XI。

xuehui 學會, study association, *gakka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見於 1894 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2)、1896 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1)。第一個稱“學會”的組織可能就是 1887 年創辦的“廣學會”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5 年建立的“強學會”, 可能是含有這一名稱的第一個中國人自己的學會。在此後的幾年中, 至少有 76 個學會相繼成立 (參閱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278, 332)。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76),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xuexiao 學校, school, *gakk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在《孟子·滕文公上》中, 已經以“school”之意使用過此詞 (HYDCD, IV, 246)。1623 年的艾儒略和 1720 年的范守義在談及歐洲的教育體制時, 曾使用過此詞 (Aleni, *Zhifang waiji*: 1360; Fan Shouyi, *Shenjianlu*: 857)。1838 年, 裨治文用此詞來指英國殖民者在美國創辦的第一所學校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 1 頁背面)。雖然該詞早已見於漢語典籍, 但在 19 世紀末以前, 它似乎不見廣泛流傳。在日語的影響下, 此詞完全取代了“學堂”、“書院”以及“學塾”。例如, 1876 年, 李圭在談及美國教育體制時, 還在使用“書院”這詞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 104 頁背面), 所以我們應該把“學校”看作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1873 年出版了德國傳教士花之安的著作《德國學校論略》, 此書對該詞的傳播, 起了很大的作用。1874 年, ZXWJL (XXL) 轉載了李善蘭為該書所作的序言“德國學校論略序”。JHXB (1874, VI, 271, 第 145 頁背面至第 147 頁正面) 還評論了該書。

1897年，此書以《西國學校》為名，收於梁啓超所編的文集《西政叢書》(Liang Qichao, *Xizheng congshu*, 卷2, 第1頁背面至第22頁背面)。WGGB: 1879 (XI, 546, 第592頁背面)上有一篇專論東京幾所公立學校的文章，此文中也使用“學校”這詞。此詞尚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6)、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9)。1891年以前，WGGB (2) 尚使用“學堂”和“學塾”；1891年以後，在第XXXIV 期中有一篇來自日本的報道，文中就開始使用“學校”了。從1893年起，“學校”用來指歐洲的學校，“學堂”仍用來指中國的學校。“學校”這詞還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25)、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梁啓超用“學校”來指日本和歐洲模式的現代學校，而“學堂”、“學舍”等用來指中國傳統的學校。1898年，嚴復總是用“學校”來譯英語的“school” (Yan Fu, *Tianyan lun*: 1339)。

xuhuoji 蓄火機, locomotive,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5)。參閱“*qiche* 汽車”。

yanchu 演出, put on stage, *enshutsu*, 雙音節詞, 補充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動詞。本義為: “演變而出, 演變而來”或“偷偷地出行”(HYDCD, VI, 104)。1879年, 王韜以現代意義使用過此詞 (Wang Tao, *Fusang youji*: 441)。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8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yang 洋, foreign, 單音節詞, 本族新詞, 形容詞。此詞從基本意義“海洋”引申出“外來事物”這個意義, 並且具有了形容詞的功能。《紅樓夢》曾以這個引申義使用過該詞 (HYDCD, V, 1182)。19世紀, 它常常作為前綴去創造本族新詞, 用以表示西方事物, 如“洋火”(matches)之類。19世紀末, “洋”逐漸取代了較為古老的形容詞“番”。現在, “洋”和“番”已再也沒有當年的那種詞匯能產性了, 由它們構成的複合詞也已淘汰, 但有些詞是例外的, 這就是詞的基本意義與外語原詞已不再有聯繫的那些詞, 例如, “番茄”(tomato)。

yangfengyuan 養瘋院, lunatic asylum, 三音節詞, “院”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8)。

- 1876年，李圭用過“瘋入院”這詞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 110 頁正面)。
- yangqin* 洋琴, piano, 雙音節詞, “洋”為前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1866 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1)。
- yangtan* 洋毯, carpet (?), 雙音節詞, “洋”為前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1872 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1)。
- yangyayuan* 養啞院, institute for the dumb, 三音節詞, “院”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1866 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31)。
- yangyu* 洋語, foreign language, 雙音節詞, “洋”為前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 1872 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9)。
- yihui* 議會, parliament, *gika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 1894 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50)。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yijian* 意見, opinion, *ike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和今義相同, 都指“見解, 主張; 對人對事不滿意的想法”(HYDCD, VII, 639; ZWDCD, 11107.30)。此詞見於 1890 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0) 以及 Hepburn, 1886。此詞可能是在日語的影響下再次在漢語中流行的。
- yike* 醫科, medical science, *ika*, 雙音節詞, “科”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參閱 HYDCD, IX, 1439; ZWDCD, 40906.25。1623 年, 艾儒略在談及歐洲醫科學校時用過此詞 (Aleni, *Zhifang waiji*: 1361)。在日語的影響下, 此詞返回漢語使用。它也見於 1889 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1)、1894 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此詞正式出現是在 1904 年 1 月 13 日批准的中國新教育計劃中 (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nos. 574, 588)。
- yinguan* 銀館, bank,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1844 年的 *Haiguo tuzhi*: 3026。
- yingxiang* 影像, photograph,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始見於 1879 年的 Wang Tao (*Fusang youji*: 446)。參閱 “*xiezhen* 寫真”、“*zhaoxiang* 照像”。

- yingye* 營業, business, *eigy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此詞在漢語中早已具有“營謀生計”或“職業; 工作”這些意義了 (HYDCD, VII, 273; ZWDCD, 19936.115)。此詞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6) 以及 Hepburn, 1886。此詞可能是在日語的影響下再次在漢語中流行的。
- yinhang* 銀行, bank, *gink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日本第一批銀行是在1872年建立的 (Huang Zunxian, 1890, *Ribenguo zhi*: 601)。1876年, 香港建立了“中國銀行” (參閱 WGG, 1876, VIII, 383, 456)。此詞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70)、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3)。1896年, 梁啓超用此詞來指日本和西方銀行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9, 84)。“銀行”也見於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1)。雖然此詞似乎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已廣為流行了, 但是, 中國第一個正式叫“銀行”的機構“戶部銀行”遲至1905年9月27日才在北京開張營業 (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no. 542)。為了避免使用口語借詞, 1901至1902年嚴復使用過以下名稱“鈔店” (Yan Fu, *Yuanfu*: 37)、“鈔商” (同上: 243)、“版克” (同上: 246、249、259、262)。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9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yinwenji* 印文機, printer (?), 三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2)。
- yinxing* 銀性, silvering (?), 雙音節詞, “性”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2)。
- yishiting* 議事廳, parliament, 三音節詞, “廳”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
- yishu* 藝術, art, *geijuts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六藝以及術數方技等各種技能” (HYDCD, IX, 601-602; ZWDCD, 33103.34)。後來, 在日語的影響下, 此詞用來指“art”。它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9)、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1)。根據 *Wusi yilai*: 8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4) 以及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Duogongneng cidian 把它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yitai* 以太, ether, 雙音節詞, 音譯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Tan Sitong (*Renxue*: 106)。Shek (*T'an Ssu-t'ung*: 202) 說, 譚嗣同 (Tan Sitong) 可能是在《治心免病法》(1896年) 這本書中知道了“ether”的概念。《治心免病法》是由傅蘭雅所譯, 原著為 Henry Wood 的 *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 yiwu* 義務, duty, *gim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始見於1864年的 *Wanguo gongfa*。此詞可能是通過該書傳到了日本。在日本, 它始見於1869年 (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199)。Hepburn, 1886 也收有“義務”這詞。根據 *Wusi yilai*: 83、Wang Lida (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以及 *Duogongneng cidian*,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yixue* 藝學, technology,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 WGGB (2): 1893, LI。
- yixue* 醫學, medicine, *igaku*,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意譯詞, 名詞。自宋朝以來, 此詞用來指“培養醫藥人才的機構”(Hucker: no. 2958; HYDCD, IX, 1440)。後來, 它用來指“the study of medicine”, 例如, 1631年的 Furlado 和李之藻 (*Mingli tan*: 卷1, 第9頁背面)、1634年的 Schreck 和王徵 (*Qiqi tushuo*: 卷1, 第2頁正面) 以及1637年的 Aleni (*Xifang da wen*: 卷1, 第12頁正面)。1838年, 裨治文將西方醫科大學稱作為“醫治大學館”(Bridgman, *Meiligeguo zhilüe*: 第14頁背面)。1866年, 張德彝使用過“醫道”(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21)。1876年, GZHB (1876, III) 發表了一篇題為“醫學論”的文章。1876年, 上海製造局出版了一本叫《儒門醫學》的書, 此書由傅蘭雅和趙元益合譯, 原著是 Frederick W. Headland 的 *A Medical Handbook* (倫敦, 1861年)(參閱 *Jiangnan ji*: 卷2, 第17頁背面; Bennet, *Fryer*: 94)。1889年, 傅雲龍在“醫學校”中用過此詞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6)。此詞也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8)、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42) 以及 Hepburn, 1886。 *Wusi yilai*: 81 把它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雖然此詞是作為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而出現在漢語中的, 但它可能是由於上海製造局的翻譯們將它作為英語“medicine”的譯詞以後, 才又重新流行起來的。

yi yuan 醫院, hospital, 雙音節詞, “院”為後綴, 意譯詞, 名詞。在中國歷史上, 歷來將朝廷醫學院叫做“太醫院”(Hucker: no. 6184; HYDCD, IX, 1439; ZWDCD, 40906.30)。19世紀初, “醫院”首次以現代意義來指稱在中國創辦的首家西方醫院(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82)。此詞見於 JHXB: 1868 (I, 10, 第38頁)。1869年9月18日, JHXB (II, 53, 第12頁)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醫院來歷”, 在此文中, 作者 F. Porter Smith 說, 第一個叫“醫院”的 hospital 就是1819年由馬禮遜在澳門創辦的那一家。其實, 馬禮遜和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 John Livingstone 在澳門創辦這家醫院的時間是1820年(參閱 Coates, *Macao*: 148-149)。1879年, 黃遵憲使用過此詞(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38)。1896年, 梁啟超在“西國教會醫院”這一短語中用過該詞(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7)。

yi yuan 議員, parliamentarian, *giin*, 雙音節詞, “員”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105), 也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19)、WGGB (2): 1894, LXIV 以及 Hepburn, 1886。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0: *Wailaici cidian*: 3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yi yuan 議院, parliament, *gii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LHCT: 1857 (2, 第12頁正面)用此詞來指美國 Congress, 在另一處(5, 第8頁正面)用來指英國 Parliament。由於 LHCT 於1858年在日本重印, 所以該詞很可能是通過 LHCT 傳至日本的, 但後又返回中國, 當然這要感謝它在日本的廣泛使用。1873年, 此詞見於《西國近事匯編》(I, 第11頁背面), 這是上海製造局出版的一本雜誌(Howard, *K'ang Yu-wei*: 314, 注釋 73)。JHXB: 1874 (VI, 295, 311)上發表過韋廉臣的一篇文章, 文章說, 日本可以作為中國改革的模式。在此文中, 韋廉臣也使用過“議院”這詞。後來這篇文章分4個部分轉載於 WGGB: 1876 (VII, 374-375-376-377)。韋廉臣解釋說, “議院”就是“巴力門”(也可參閱 Wang Shuhuai, *Wairen*: 14, 注釋 13, 但是作者將出版日期錯寫成“1871 72, IV”)。此詞還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19)、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8)、1898年的 Yan Fu (*Tianyan lun*: 1353) 以及 Hepburn,

1886。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89),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參閱 “*balimen* 巴力門”、 “*shangyiyuan* 上議院” 以及 “*xiayiyuan* 下議院”。

yizhengyuan 議政院, Congress, 三音節詞, “院” 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76年, 李圭用此詞來指美國國會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100頁背面)。

youju 郵局, post offic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1)。也見於 WGG (2): 1891, XXVI。此詞爲 “郵政局” 的縮略詞。參閱 “*youzheng* 郵政”、 “*youzhengju* 郵政局”。

youpiao 郵票, postage-stamp,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62年12月8日, 香港發行了第一批中國郵票。後來這些郵票在中國向外開放的所有港埠內使用 (Endacott, *Hong Kong*: 112; Crow, *China*: 55)。1878年, 中國官方發行了第一批郵票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62)。由於郵票上有龍的圖案, 所以人稱 “龍頭”。1876年, 李圭稱郵票爲 “小票” (Li Gui, *Dongxing riji*: 第101頁正面)。“郵票” 這詞不是日語借詞, 因爲在日本叫 “郵卷” (日語讀作 *yūken*)。“郵票” 可能是英語 “postage-stamp” 的仿譯詞。

youzheng 郵政, postal system, *yūs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參閱 ZWDCD, 40365.16。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1)。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6)。日本的現代郵政系統建立於1871年 (參閱 Huang Zunxian, 1890, *Ribenguo zhi*: 641)。在中國, 早期的軍用郵政在1874年附設了 “模仿歐洲國家的郵局”。當時將這些 “郵局” 叫做 “郵政” (參閱 *Political Organization*: no. 273)。在 WGG: 1877 (X, 454, 第48頁正面)上, 用 “公信局” 來指郵政。中國的國家郵政系統一直要到1896年才批准運行 (參閱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I, 57-71)。現在用來表示 “post office” 的 “郵局” 是本族新詞 “郵政局” 的後來的縮略詞。參閱 “*youju* 郵局”、 “*youzhengju* 郵政局”。

youzhengju 郵政局, post office,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參閱 ZWDCD, 40365.17。始見於1876年的 Li Gui (*Dongxing*

- riji*：第101頁正面)。李圭 (Li Gui) 在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的郵政系統。參閱 “*youzheng* 郵政”、 “*youju* 郵局”。
- youzhiyuan* 幼稚園, kindergarten, *yōchien*, 三音節詞, “園” 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WGGB: 1877 (IX, 431, 431) 中有一篇報導, 這是從日本的一家中文報紙上選來的, 該文報導了日本創辦的 “幼稚學塾”。“幼稚園” 這詞始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55)。後來此詞被 “幼兒園” 所取代。
- yuanzhi* 原質, chemical element,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8年, 丁韞良《格物入門》(*Gewu rumen*) 第6章前一部分的題目, 叫做 “論物之原質”。在這本書中, “原質” 是指化學元素。中山茂謨認爲該詞是在《化學鑑原》中首次使用的。《化學鑑原》由傅蘭雅和徐壽合譯, 1871年由上海製造局出版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Nakayama, *Chū-Nichi taishaku*)。此詞一直用到20世紀初, 此後該詞被日語原語借詞 “元素” 所取代。參閱 “*huaxue* 化學”。
- yubeiyi* 預備役, supporting troops, *yobi-eki*, 三音節詞, “役” 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30)。1894年, 黃慶澄用過 “預備兵” 這詞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2)。根據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397),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zazhi* 雜誌, magazine,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中國第一份使用這一名稱的刊物, 可能就是1862年在上海由麥嘉湖 (John Macgowan) 出版的《中外雜誌》(參閱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52)。1867年, 日本出版了《西洋雜誌》(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4)。Hepburn, 1886 收有 “雜誌” 這詞。根據 Wang Lida (1),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梁啓超也似乎把它看作是日語借詞 (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201)。此詞可能是19世紀60年代由中國創造的本族新詞, 但後來有一段時期不用了, 是日本將它傳回中國以後再行使用的。
- zhaiqian* 債欠, debt,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4, 第8頁背面) 用此詞來譯英語 “debt” (#305)。

- zhaji* 軋機, driller (?), 雙音節詞, “機” 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1)*。
- zhan* 站, station, 單音節詞, 意譯詞, 名詞。原來此詞是蒙古語 *jam* 的音譯詞, 意思是軍用驛站。此詞於南宋時期傳入漢語, 1368年朝廷下令取消, 但在1630年又重新起用了 (參閱 *Zhang Qingchang, Mengyu jieci: 197*)。1866年, 張德彝用此詞來指火車站 (*Zhang Deyi, Hanghaj shuqi: 486*)。
- zhangwu zhi quan* 掌物之權, right of property,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66頁正面) 用“掌物之權”來翻譯英語“right of property” (#161)。
- zhaoxiangfa* 照像法, photography, 三音節詞, “法” 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66年的 *Binchun (Chengcha biji: 113)*。JHXB: 1870 (II, 82, 160) 使用過“照相”這詞。“照像”和“照相”這兩種寫法曾經都使用過, 但後來“照相”這種寫法更爲常用。GZHB: 1878, XI 發表過一篇題爲“最速照像”的文章。1878年, WGGB (IX, 512, 第164頁) 發表過一篇題爲“照相法”的文章, 文中對攝影技術作了詳細的講解。參閱“*xiezhen* 寫真”。
- zhaoxiangjing* 照像鏡, photographic camera, 三音節詞, “鏡” 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21)*。參閱“*zhaoxiangfa* 照像法”。
- zhaoxiangqi* 照像器, photographic camera, 三音節詞, “器” 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Du Xixueshu fa: 第14頁正面)*。參閱“*zhaoxiangfa* 照像法”。
- zhengce* 政策, political strategy, *seisak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6年: WGGB (2): 1896, LXXXV II 上有一篇李提摩太的文章, 題目爲“新政策”。1901年至1902年, 嚴復也使用過這詞 (*Yan Fu, Yuanfu: 592*)。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Wailaici cidian: 405)*、*Duogongneng cidian* 以及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Hepburn, 1886 未收此詞。Mateer (*New Terms*) 和 Morgan (*New Terms*) 把它當作是新詞。
- zhengdang* 政黨, political party, *seito*,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根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 (*Wailaici yanjiu*: 95; *Wailaici cidian*: 405) 以及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zhengfu* 政府, government, *seifu*,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38年的 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12頁正面)。“在歷史上, 此詞一直是很籠統的、非正式的, 它是指整個政府機構, 偶爾也指某些特殊的機構”(Hucker: no.410)。然而, 可能是通過日語的傳遞, 此詞自19世紀末開始在漢語中使用, 正式用來指國家的政府。它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31)、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1901至1902年的 Yan Fu (*Yuanfu*: 591)。*Wusi yilai*: 79 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zhengquan* 證券, negotiable security, *shōke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5)。也見於 Hepburn, 1886。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405),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zhengtongling* 正統領, governor (US),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詞, 名詞。見於1850年的 Xu Jiuyu (*Yinghuan zhilue*, 卷9, 第15頁背面)。1838年, 裨治文將美國州長稱作“首領”(Bridgman, *Meiligeguo zhilue*: 第13頁正面)。
- zhengzhi* 政治, politics, 雙音節詞, 聯合結構, 本族詞, 名詞。本義為“政事得以治理; 政事清明”(HYDCD, V, 424)。1844年, *Haiguo tuzhi*: 2952用“政治”來譯英語的“politics”。此詞見於1877年的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87)、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20)、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29)。*Wusi yilai*: 79 和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把它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 zhengzhixue* 政治學, politics (the study of), *seijigaku*, 三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6)。參閱“*zhengzhi* 政治”。

- zhexue* 哲學, philosophy, *tetsugaku*,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Hepburn, 1886 也收有此詞。根據 *Wusi yilai*: 83、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7)、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260) 以及 Wang Li (*Hanyu shigao*: 531), 它是一個來自口語的原語借詞。
- zhigong* 職工, workers, *shokk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6)。因為在日語中此詞的意義是“workers”, 所以起初在漢語中也有這個意思。但到了後來, “職”用來指“clerks”, “工”用來指“workers”。
- zhiji* 織機, textile machine, 雙音節詞, “機”為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1)。
- zhiliehu* 支列胡, giraffe, 三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音譯詞, 名詞。1872年, 志剛在描述倫敦動物園時, 第一次使用了這詞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93)。志剛多用描述性新詞來指稱一些為中國所陌生的動物, 例如, “袋獸”(kangaroo)。在這種情況下, 他一般不大喜歡用音譯詞, 而“支列胡”可能是一個例外。
- zhina* 支那, China, 雙音節詞, 多音節語素,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自唐朝以來, “支那”一直是外國對中國的稱呼 (HYDCD, IV, 1376)。此詞見於1884年的 Yao Wendong (*Litujie shuolüe*: 第219頁背面)、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71-372)。在日語的影響下, 此詞曾一度在中國流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支那”這詞在留日的中國學生中間十分流行, 參閱 Sanetō, *Liuxue Riben*: 121-133。
- zhiwu* 植物, real propert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17頁正面) 用“植物”來譯英語中與“personal property”相對的“real property” (#77)。在譯者所加的一個按語中, 說該詞是指房子和土地。這種解釋是必要的, 因為此詞的本義為“plant”。因此, 後來在日語的影響下, “property”譯成了“產”, 從而取代了“物”, “real property”和“personal property”改由日語借詞“動產”和“不動產”來翻譯。參閱“*dongchan* 動產”、“*budongchan* 不動產”。

- zhiwuchang* 植物場, botanical garden, 三音節詞, “場”爲後綴, 仿譯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41)。
- zhiwuxue* 植物學, botany, 三音節詞, “學”爲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最早的日語植物學著作是宇田川榕菴的《菩多尼訶經》(1822年)和《植學啓原》(1834年)。前者將“botany”音譯作“菩多尼訶”, 後者將“botany”譯成新詞“植學”。“植物學”這詞是由韋廉臣和李善蘭創造的, 他們將這一名稱用作《植物學》(1858年, 上海)這書的書名。1867年, 此書在日本重刊。於是, “植物學”(日語讀作 *shokubutsugaku*) 這詞傳到了日本, 並且取代了以前的名稱(參閱 Goodman, *Dutch Impact*: 134; Métaillié, *Botanique au Japon* 以及 Métaillié 的其他專著;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239; *Beizhuan ji bu*: 卷43, 1515)。此詞還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645)。GZHB: 1880, VII 使用過“植物學家”這詞。GZHB: 1891, II 刊登過一篇題爲“植物學啓蒙”的文章。“植物學”這詞也見於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 梁啓超在介紹日本教育體制時, 使用過這個詞(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37)。參閱“*zhiwu* 植物”。
- zhiwuyuan* 植物園, botanical garden, *shokubutsuen*, 三音節詞, “園”爲後綴,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775)。
- zhongbaozhe* 中保者, mediator, 三音節詞, “者”爲後綴, 本族詞, 名詞。“中保者”是指“居中作保之人”, 始見於17世紀(HYDCD, I, 597)。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3, 第26頁背面)用此詞來譯英語“mediating power”(#288)。
- zhongxue* 重學, mechanics, 雙音節詞, “學”爲後綴, 新詞, 名詞。1634年, 鄧玉函和王徵在譯著《奇器圖說》中使用過此詞(Schreck, *Qiqitushuo*: 卷1, 第1頁背面), 參閱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302 和 *Chū-Nichi taishaku*。在近代, 書名中含有“重學”這詞的最早著作是1858年的《重學淺說》和1859年的《重學》。前一本是由偉烈亞力翻譯的(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73)。後一本是艾約瑟和李善蘭翻譯的, 原著是 W. Whewell 的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 (參閱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188;

Hummel, *Eminent Chinese*: 479)。李善蘭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壬子（1852），余遊滬上，……西士艾君約瑟語余曰：‘君知重學乎？’余曰：‘何謂重學？’曰‘幾何者，度量之學也；重學者，權衡之學也’。”（參閱 *Beizhuan ji bu*: 卷43, 1514）。在這以後的幾年中，上海製造局出版了一些其他的重學著作（參閱 Bennet, *Fryer*: 82-83）。“重學”這詞還見於1887年的 Wang Tao (*Manyou suilu*: 116)、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124) 以及 Hepburn, 1886。此詞可能在日本也用過一段時期，後來它被“力學”取代了。“重學”在中國現在也已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本族新詞“力學”。參閱“*lixue* 力學”、“*dongzhongxue* 動重學”以及“*jingzhongxue* 靜重學”。

zhongxue 中學, middle school, *chūgaku*, 雙音節詞, “學”為後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1623年的艾儒略和1720年的范守義就曾用此詞來表示“middle school”, 即小學之後, 大學之前的那種歐洲式的學校 (Aleni, *Zhifang waiji*: 1360; Fan Shouyi, *Shenjianlu*: 857)。1834年, 葉鐘進在“英吉利國夷情記略”一文中, 也以此義使用過該詞。葉文後來收於1844年的 *Haiguo tuzhi*: 1872。1838年, 裨治文用“中學館”來指美國的 middle schools (Bridgman, *Meiligequo zhilue*: 第14頁背面)。“中學”這詞尚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06)、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50)、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1)、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20, 34)。和“大學”一樣, 它應該被看成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參閱“*daxue* 大學”。

zhongzu 種族, race, *shuzoku*,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就“人類之種族”意義來講,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這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41)。Hepburn, 1886 未收此詞。Mateer (*New Terms*) 把它當作是新詞。

zhuanzhi 專制, autocracy 或 despotism, *sense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哲學家韓非子以“獨斷專行”之意使用過此詞 (HYDCD, II, 1272)。該詞後來又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82)、1897年的 Sun

- Zhongshan (*Sun xuanji*: 23)。王力認為，它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Wang Li, *Hanyu shigao*: 530-531)。
- zhuquan* 主權, sovereignty,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本義為“君主的權力”(HYDCD: I, 706)。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17頁正面) 以現代意義使用過此詞 (#20)。在日語中, 此詞見於津田真道的《泰西國法論》一書。此書是他從荷蘭回國以後於1868年出版的。在荷蘭, 他在 Simon Vissering 教授的指導下攻讀法律 (參閱 Pittau, *Meiji*: 15, note 21)。由於 *Wanguo gongfa* 於1865年在日重印, 所以津田真道可能在此書中讀到過“主權”這詞。Heburn, 1886 收有這詞。高名凱等人誤認為它是來自日語的借詞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6)。
- zhuren* 主任, director, *shuni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16)。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6),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 zhuyi* 主義, doctrine, *shugi*,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本義為: “護守仁義”(HYDCD, I, 704)。此詞的現代意義是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在日本引申出來的 (參閱 Lippert, *Chinesischer Termini*: 114)。此詞始見於1890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Wusi yilai: 79 把它當作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根據 Wang Li (*Hanyu shigao*: 532)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6),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由於日語的現代意義與本義有所不同, 所以應該把它看成是日語原語借詞。在日語的影響下, 此詞在漢語中演變成一個後綴, 用於創造表示學說、觀點的那些詞, 並且還用於翻譯英語後綴“-ism”。
- ziben* 資本, capital, *shihon*,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自元朝以來, 此詞用來指“金融資本”(CY, 2960)。後來它見於1889年的 Fu Yunlong (*Youli Riben*: 273)、1894年的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4)、1898年的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281)。1901至1902年, 嚴復使用過“母財”這詞 (Yan Fu, *Yuanfu*: 231)。根據 Wusi yilai: 79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409), 它是一個

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王立達認為它是一個日語原語借詞 [Wang Lida (1)]。

zihu 自護, self-preservation, 雙音節詞, “自”為前綴, 本族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1頁正面) 用此詞來譯英語 “self-preservation” (#60)。

zilaihuo 自來火, automatic mortar 或 matches 或 gas-lamp, 三音節詞, 聯合結構, 仿譯詞, 名詞。1844年, *Haiguo tuzhi*: 3299中用過“自來火銃”一詞。1850年, 徐繼畬以“automatic mortar”之意使用過此詞 (Xu Jiuyu, *Yinghuan zhilue*: 卷7, 第48頁正面)。1879年, 王韜以“matches”之意使用過此詞 (Wang Tao, *Fusang youji*: 468)。王韜在參觀日本的一個火柴廠時說: “蓋即‘自來火’, 粵人呼為‘火柴’”。在官話中, “自來火”這詞原有兩個意思: mortar 和 matches。後來, 可能是在粵語中, “火柴”這詞用來表示“matches”, 並且逐漸流傳到北方方言, 從而取代了“自來火”。王力說, 以“matches”之意來使用“自來火”這詞的, 首推《海國圖志》, 但他沒有說出具體的依據 (Wang Li, *Hanyu shigao*: 540)。後來, “自來火”也用來表示“gas-lamp” (煤氣燈)。1872年, *JHXB* (V, 211, 第74頁正面) 中有這樣的按語: “煤氣燈又名自來火”。

zilaishui 自來水, running water,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本族新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首次使用該詞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55)。他還寫有“自來冷熱活水”一語 (同上: 454)。

ziran 自然, nature, 雙音節詞, “自”為前綴, 本族詞, 名詞。始見於《老子》 (HYDCD: VIII, 1328; ZWDCD: 30767.341)。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2, 第1頁正面) 用“自然之權”一語來譯英語 “natural right” (#60)。“自然”這詞也見於1896年的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86)。1898年, 嚴復寫過這樣一句話: “凡自然者謂之性” (Yan Fu, *Tianyan lun*: 1388)。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8),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

zixingche 自行車, bicycle, 三音節詞, “車”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634年, 鄧玉函和王徵以“自行裝置”之意使用過此詞 (Schreck, *Qiqi tushuo*: 卷2, 第11頁至第12頁正面)。1866年, 張德彝也用此詞來指他在瑞典露天遊藝場所見到的自行機器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42)。1868年, JHXB (1, 12, 第48頁背面) 發表過一篇文章, 詳細講解了自行車的工作原理以及外國軍隊怎樣使用自行車去打仗, 並且希望中國也使用自行車。到了1870年, JHXB (II, 92, 第210頁背面) 上有一篇文章, 說上海已有許多自行車了, 還說已開始出現一些“氣行車”(這可能就是指摩托車)。參閱“*jiaotache* 腳踏車”。

zixingren 自行人, automaton, 三音節詞, “人”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用此詞來指他在瑞典露天遊藝場所見到的自動玩具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542)。

zixingwu 自行屋, self-moving room, 三音節詞, “屋”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66年, 張德彝用此詞來指升降機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480)。

ziyou 自由, freedom, *jiyū*, 雙音節詞, “自”為前綴, 來自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 名詞。始見於1868年在華盛頓簽署的《中美條約》附錄 (參閱 Zhigang, 1872, *Chushi Taixi ji*: 273)。也見於1879年的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586)。1894年, 黃慶澄在“自由黨”中使用過此詞, 並指出, 這裏所說的“黨”, “非如中國漢唐朋黨之比, 蓋亦自泰西傳來之流弊耳”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349)。1890年, 黃遵憲對“自由”這詞作過這樣的解釋: “不爲人所拘束之義也, 其意謂人各有身, 身各自由, 爲上者不能壓抑之, 束縛之也”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590)。1899年, 梁啟超將該詞當作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舉過例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Zhuanji*: XXII, 190)。1901至1902年, 嚴復在“自由生業”中用過此詞 (Yan Fu, *Yuanfu*: 54)。根據 *Wusi yilai*: 79、Li Chi (*Grammatical usage*: 11)、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5) 以及 Zhou Zhenhe (*Fangyan*: 233), 它是來自日語的回歸借詞。雖然, 在19世紀, 人們已以法律上的意義使用“自由”這詞了, 但是它能在中國流行, 可能主要是由於該詞先在日語中的使用。

zizhi 自治, self-government, 雙音節詞, “自”為前綴, 本族詞, 名詞。以今義使用此詞始見於《史記》(ZWDICD, 30767:155; HYDCD, VIII, 1318-1319)。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16頁正面) 用此詞來譯英語“self-government” (#17)。根據 *Wusi yilai*: 83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2),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zizhu 自主, independence, 雙音節詞, “自”為前綴, 本族新詞, 名詞。在傳教士郭實臘的1843年的《萬國地理全圖集》中見有該詞。此詞也見於1844年 *Haiguo tuzhi*: 1674所摘錄的郭實臘的著作。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16頁正面)用此詞來譯英語 “sovereign” (#17); 後來此詞改以 “independence” 之意來使用了。1872年, 志剛用 “自主之權” 來翻譯一封英文信中的 “independence”。此信是1869年1月1日英國外交部寄給蒲安臣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的 (參閱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303;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 197)。前綴 “自” 常在新詞中用來翻譯英語前綴 “self”。

zonghui 總會, Congress, 雙音節詞, “會”為後綴, 本族新詞, 名詞。1864年, *Wanguo gongfa* (卷1, 第34頁正面)用此詞來譯英語 “Congress (US)” (#53)。在另一處, *Wanguo gongfa* (卷4, 第67頁背面)將美國 Congress 譯作 “國會” (#538)。後來 “國會” 取代了 “總會”。參閱 “*guohui* 國會”。

zongjiao 宗教, religion, *shūkyō*,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來自日語的原語漢字借詞, 名詞。1890年, 黃遵憲說過, 日本有26種宗教刊物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643)。1901至1902年, 嚴復用過佛教詞語 “教宗” (Yan Fu, *Yuanfu*: 649, ZWDCD, 13546.39)。根據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83)、*Wusi yilai*: 83、Wang Lida (1) 以及 Zhou Zhenhe (*Fangyan*: 234), 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zongli 總理, premier,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在清朝, 此詞用來指負責內務府各大臣的總督職位 (Hucker: no.7121)。1866年, 斌椿用它來稱荷蘭的 Premier (Binchun, *Chengcha biji*: 122)。1889年, 傅雲龍用它來稱日本的 Prime Minister。由於在日語中此詞既可指 “prime minister” (總理大臣), 又可指 “president”, 所以黃遵憲曾用它來指稱政黨領導人 (Huang Zunxian, 1890, *Ribenguo zhi*: 590)。在漢語中, 它只指前一個意義。王立達和高名凱等人誤認為它是一個來自日語的原語借詞 [Wang Lida (1) 和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96]。因為在漢語中它早在1866年就用來指外國的 “Prime Minister”, 所以

應該把它當作是意譯詞。但是，它先是在日語中使用開來，然後才在漢語中流行的。

zongtong 總統, president (US), 雙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在清朝, 該詞是指軍隊的統帥 (Hucker: no.7163)。1879年, 王韜使用過此詞 (Wang Tao, *Fusang youji*: 486)。王韜還用過“大總統”(同上: 490)。1890年, 薛福成把它看成是音譯詞“伯理璽天德”的俗稱, (參閱 Zhou Dingyi, *Yinyici he yiyici*: 462, 注釋4)。1896年, 梁啟超用它來指稱美國的 President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 I, 59)。

zongtongling 總統領, president (US), 三音節詞, 偏正結構, 意譯詞, 名詞。始見於1850年的 Xu Jiyu (*Yinghuan zhilüe*: 卷9, 第15頁背面)。也見於1872年的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269)。此詞可能是由“總統”和“統領”合併而成的。

附錄 3：詞表中的英日詞語索引

accountant	<i>kuaiji</i>	會計
acoustics	<i>shengxue</i>	聲學
(administrate) justice	<i>sifa</i>	司法
administration	<i>xingzheng</i>	行政
aerostat	<i>qiqiufeiche</i>	氣球飛車
agronomist	<i>nongxuejia</i>	農學家
agronomy	<i>nongxue</i>	農學
air	<i>kongqi</i>	空氣
airplane	<i>feiche</i>	飛車
airplane	<i>feiji</i>	飛機
algebra	<i>daishu</i>	代數
army	<i>lujun</i>	陸軍
art	<i>yishu</i>	藝術
art (?), technology (?)	<i>shuxue</i>	術學
assembly	<i>huiyi</i>	會議
association	<i>xiehui</i>	協會
autocracy	<i>zhuanzhi</i>	專制
automatic mortar	<i>zilaihuo</i>	自來火
automaton	<i>zixingren</i>	自行人
bank	<i>yinguan</i>	銀館
bank	<i>yinhang</i>	銀行
bankrupt	<i>pochan</i>	破產
<i>bareisho</i>	<i>malingshu</i>	馬鈴薯
beer	<i>bierjiu</i>	必耳酒
<i>bengoshi</i>	<i>bianhushi</i>	辯護士
bicycle	<i>jiaotache</i>	腳踏車
bicycle	<i>zixingche</i>	自行車
big rifle	<i>laifudapao</i>	來夫大炮
<i>bi jutsu</i>	<i>meishu</i>	美術
<i>bi jutsukai</i>	<i>meishuhui</i>	美術會
biology	<i>shengwuxue</i>	生物學
<i>biseibutsu</i>	<i>weishengwu</i>	微生物

blue book	<i>lanpishu</i>	藍皮書
botanical garden	<i>zhiwuchang</i>	植物場
botanical garden	<i>zhiwuyuan</i>	植物園
botany	<i>zhiwuxue</i>	植物學
brain	<i>danao</i>	大腦
bread	<i>mianbao</i>	麵包
build (to)	<i>jianzhu</i>	建築
<i>bunka</i>	<i>wenke</i>	文科
<i>bunmei</i>	<i>wenming</i>	文明
<i>bunpō</i>	<i>wenfa</i>	文法
business	<i>yingye</i>	營業
<i>busshitsu</i>	<i>wuzhi</i>	物質
<i>butsuri</i>	<i>wuli</i>	物理
<i>butsurigaku</i>	<i>wulixue</i>	物理學
caoutchouc	<i>gaoqiu</i>	羔求
capital	<i>ziben</i>	資本
carbon	<i>tanxing</i>	炭性
carpet (?)	<i>yangtan</i>	洋毯
cell	<i>xibao</i>	細胞
cement	<i>hunningtu</i>	混凝土
cement	<i>shuini</i>	水泥
century	<i>shiji</i>	世紀
chamber of commerce	<i>shanghui</i>	商會
champagne	<i>sanbian</i>	三鞭
chemical element	<i>yuanzhi</i>	原質
chemistry	<i>huaxue</i>	化學
China	<i>zhina</i>	支那
<i>chirigaku</i>	<i>dilixue</i>	地理學
<i>chishitsu</i>	<i>dizhi</i>	地質
chocolate	<i>chaokoulai</i>	炒扣來
<i>chūgaku</i>	<i>zhongxue</i>	中學
civil law	<i>minfa</i>	民法
coffee	<i>kafei</i>	咖啡
cold zone	<i>lengdai</i>	冷帶
communication	<i>jiaotong</i>	交通
company	<i>gongsi</i>	公司
company	<i>huishe</i>	會社
comprehension	<i>wuxing</i>	悟性

congress	<i>gongshihui</i>	公使會
congress	<i>guohui</i>	國會
congress	<i>yizhengyuan</i>	議政院
congress	<i>zonghui</i>	總會
congress (US)	<i>hui tang</i>	會堂
constitution	<i>guofa</i>	國法
constitution	<i>xianfa</i>	憲法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xianzheng</i>	憲政
contact	<i>lianluo</i>	連絡
content	<i>neirong</i>	內容
converse	<i>huihua</i>	會話
copyright	<i>banquan</i>	版權
cosmetic	<i>huazhuangpin</i>	化妝品
course	<i>kecheng</i>	課程
culture	<i>wenming</i>	文明
<i>daigaku</i>	<i>daxue</i>	大學
<i>daihyō</i>	<i>daibiao</i>	代表
daily newspaper	<i>ribao</i>	日報
dance	<i>tiaowu</i>	跳舞
<i>dantai</i>	<i>tuanti</i>	團體
debt	<i>zhaiqian</i>	債欠
delegate	<i>daibiao</i>	代表
democracy	<i>minzhu</i>	民主
democratic right	<i>minquan</i>	民權
<i>denpa</i>	<i>chuanbo</i>	傳播
<i>densenchyō</i>	<i>chuanranbing</i>	傳染病
<i>densha</i>	<i>dianche</i>	電車
<i>denshin</i>	<i>dianxin</i>	電信
<i>denshinki</i>	<i>dianxinji</i>	電信機
<i>denwa</i>	<i>dianhua</i>	電話
<i>denwaki</i>	<i>dianhuaji</i>	電話機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US)	<i>waibu</i>	外部
department store	<i>baihuodian</i>	百貨店
department store	<i>dahuopu</i>	大貨鋪
despotism	<i>zhuanzhi</i>	專制
differential	<i>weifen</i>	微分
diffuse	<i>chuanbo</i>	傳播
digestion	<i>xiaohua</i>	消化

diploma	<i>wenping</i>	文憑
director	<i>zhuren</i>	主任
divorce	<i>lihun</i>	離婚
<i>dōbutsugaku</i>	<i>dongwuxue</i>	動物學
<i>dōbutzujō</i>	<i>dongwuchang</i>	動物場
<i>dōsan</i>	<i>dongchan</i>	動產
doctor	<i>boshi</i>	博士
doctrine	<i>zhuyi</i>	主義
“dragon mouth”	<i>longkou</i>	龍口
“dragon mouth”	<i>longzui</i>	龍嘴
driller (?)	<i>zhaji</i>	軋機
duty	<i>yiwu</i>	義務
dynamic mechanics	<i>dongzhongxue</i>	動重學
economy	<i>jingji</i>	經濟
economy	<i>jingjixue</i>	經濟學
education	<i>jiaoyu</i>	教育
effective troops	<i>changbeibing</i>	常備兵
<i>cigyō</i>	<i>yingye</i>	營業
<i>eisei</i>	<i>weisheng</i>	衛生
<i>eiseigaku</i>	<i>weishengxue</i>	衛生學
elect	<i>xuanju</i>	選舉
electric battery	<i>dianchi</i>	電池
electric bell	<i>dianqiling</i>	電氣鈴
electric bell	<i>dianxianling</i>	電線鈴
electric cable	<i>dianlan</i>	電纜
electric circuit	<i>dianlu</i>	電路
electric engine	<i>dianqiji</i>	電氣機
electric lamp	<i>diandeng</i>	電燈
electric lamp	<i>dianqideng</i>	電氣燈
electric lamp ?	<i>qideng</i>	氣燈
electric light	<i>dianqiguang</i>	電氣光
electric line	<i>dianxian</i>	電線
electric machine	<i>dianji</i>	電機
electric microscope	<i>dianqiguang shixian weijing</i>	電氣光視顯微鏡
electric pile	<i>diandui</i>	電堆
electricity	<i>dian</i>	電
electricity	<i>dianqi</i>	電氣
electricity (the study of)	<i>dianxue</i>	電學

empire	<i>diguo</i>	帝國
engine	<i>lunji</i>	輪機
<i>enshutsu</i>	<i>yanchu</i>	演出
entomology	<i>chongxue</i>	蟲學
entrance	<i>rukou</i>	入口
equality	<i>pingquan</i>	平權
equation	<i>fangcheng</i>	方程
equator	<i>chidao</i>	赤道
ether	<i>yitai</i>	以太
ethics	<i>lunli</i>	倫理
evening newspaper	<i>wanbao</i>	晚報
executive secretary	<i>ganshi</i>	幹事
exhibition	<i>bolanhui</i>	博覽會
exhibition	<i>bowuhui</i>	博物會
exhibition	<i>saiqihui</i>	賽奇會
exhibition	<i>xuanqihui</i>	炫奇會
experience	<i>jingyan</i>	經驗
experiment	<i>shiyān</i>	試驗
experimental laboratory	<i>shiyānsuo</i>	試驗所
export	<i>chukou</i>	出口
extractor (?)	<i>baji</i>	拔機
factory	<i>gongchang</i>	工廠
fan	<i>shanfengji</i>	扇風機
fan	<i>tongfengji</i>	通風機
farm	<i>nongchang</i>	農場
farmer	<i>nongmin</i>	農民
fine arts	<i>meishu</i>	美術
fine arts exhibition	<i>meishuhui</i>	美術會
fire control	<i>xiaofang</i>	消防
fixed capital	<i>guding ziben</i>	固定資本
foreign	<i>yang</i>	洋
foreign language	<i>yangyu</i>	洋語
fossil	<i>huashi</i>	化石
fountain pen	<i>gangbi</i>	鋼筆
freedom	<i>ziyou</i>	自由
French communication wire	<i>fatongxian</i>	法通線
frog cannon?	<i>hamapao</i>	蛤蟆炮
<i>fudōsan</i>	<i>budongchan</i>	不動產

<i>futsū</i>	<i>putong</i>	普通
<i>gakka i</i>	<i>xuehui</i>	學會
<i>gakkō</i>	<i>xuexiao</i>	學校
gas	<i>wasi</i>	瓦斯
gas lamp	<i>meiqideng</i>	煤氣燈
gas-lamp	<i>zilaihuo</i>	自來火
<i>gasu</i>	<i>wasi</i>	瓦斯
<i>gei jutsu</i>	<i>yishu</i>	藝術
<i>geki jō</i>	<i>juchang</i>	劇場
geography (the study of)	<i>dilixue</i>	地理學
geology	<i>dixue</i>	地學
geology	<i>dizhi</i>	地質
geology	<i>dizhixue</i>	地質學
geometry	<i>jihe</i>	幾何
<i>giin</i>	<i>yi yuan</i>	議員
<i>giin</i>	<i>yi yuan</i>	議院
<i>gikai</i>	<i>yihui</i>	議會
<i>gimu</i>	<i>yiwu</i>	義務
<i>ginkō</i>	<i>yinhang</i>	銀行
giraffe	<i>zhiliehu</i>	支列胡
<i>gishi</i>	<i>jishi</i>	技師
globe	<i>diqu</i>	地球
<i>gokka i</i>	<i>guohui</i>	國會
<i>gosei</i>	<i>wuxing</i>	悟性
government	<i>zhengfu</i>	政府
governor (US)	<i>zhengtongling</i>	正統領
grammar	<i>wenfa</i>	文法
<i>gunji</i>	<i>junshi</i>	軍事
gymnastics	<i>ticao</i>	體操
<i>gyōsei</i>	<i>xingzheng</i>	行政
<i>hakubutsukan</i>	<i>bowuguan</i>	博物館
<i>hakurankai</i>	<i>bolanhui</i>	博覽會
<i>hakushi</i>	<i>boshi</i>	博士
handbag	<i>shouxiang</i>	手箱
<i>hanken</i>	<i>banquan</i>	版權
<i>hanketsu</i>	<i>panjue</i>	判決
<i>hasan</i>	<i>pochan</i>	破產
head master	<i>xiaozhang</i>	校長

heat	<i>huoxing</i>	火性
<i>heiji</i>	<i>bingshi</i>	兵事
<i>heiken</i>	<i>pingquan</i>	平權
<i>hiroba</i>	<i>guangchang</i>	廣場
history	<i>lishi</i>	歷史
<i>hōgaku</i>	<i>faxue</i>	法學
<i>hōhō</i>	<i>fangfa</i>	方法
<i>hōtei</i>	<i>fating</i>	法庭
horsepower	<i>mali</i>	馬力
<i>hoshaku</i>	<i>baoshi</i>	保釋
<i>hoshō</i>	<i>baozhang</i>	保障
hospital	<i>yi yuan</i>	醫院
hothouse	<i>nuanfang</i>	暖房
hothouse	<i>wenshi</i>	溫室
House of Commons	<i>ganwen haosi</i>	甘文好司
House of Commons	<i>xiangshenfang</i>	鄉紳房
House of Lords	<i>juefang</i>	爵房
<i>hyakkaten</i>	<i>baihuodian</i>	百貨店
hydrant	<i>shuilong</i>	水龍
hygiene	<i>weisheng</i>	衛生
hygiene (study of)	<i>wcishengxue</i>	衛生學
ice-cream	<i>bingjiling</i>	冰積凌
<i>ichiba</i>	<i>shichang</i>	市場
idea	<i>guannian</i>	觀念
<i>igaku</i>	<i>yixue</i>	醫學
<i>iin</i>	<i>wciyuan</i>	委員
<i>ika</i>	<i>yike</i>	醫科
<i>iken</i>	<i>yijian</i>	意見
illustrated magazine	<i>huabao</i>	畫報
immovable	<i>budongchan</i>	不動產
import	<i>jinkou</i>	進口
import	<i>trukou</i>	入口
improve	<i>gaijin</i>	改進
improve	<i>gailiang</i>	改良
independence	<i>zizhu</i>	自主
industry	<i>gongye</i>	工業
infectious disease	<i>chuanranbing</i>	傳染病
information	<i>xiaoxi</i>	消息

information	<i>xinwen</i>	新聞
information machine (?)	<i>tongxinxianji</i>	通信線機
inorganic	<i>wuji</i>	無機
inspect	<i>jiancha</i>	檢查
institute for the dumb	<i>yangyayuan</i>	養啞院
insurance	<i>baoxian</i>	保險
integral	<i>jifen</i>	積分
interference	<i>guowen</i>	過問
international	<i>wanguo</i>	萬國
international law	<i>gongfa</i>	公法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i>gongfa zhi sitiao</i>	公法之私條
interphone	<i>chuanshengtong</i>	傳聲筒
intuition	<i>guina</i>	歸納
ironer (?)	<i>dangji</i>	蕩機
<i>jinrikisha</i>	<i>renliche</i>	人力車
<i>jiyū</i>	<i>ziyou</i>	自由
<i>jobi-hei</i>	<i>changbeibing</i>	常備兵
journalist	<i>jizhe</i>	記者
judge (to)	<i>panduan</i>	判斷
judge (to)	<i>panjue</i>	判決
judgment	<i>panjue</i>	判決
jurist	<i>gongshi</i>	公師
<i>kagaku</i>	<i>kexue</i>	科學
<i>kaiin</i>	<i>huiyuan</i>	會員
<i>kaibō</i>	<i>jiepou</i>	解剖
<i>kaigi</i>	<i>huiyi</i>	會議
<i>kaigun</i>	<i>haijun</i>	海軍
<i>kaikai</i>	<i>kuaiji</i>	會計
<i>kairyō</i>	<i>gailiang</i>	改良
<i>kaisha</i>	<i>huishe</i>	會社
<i>kaishin</i>	<i>gaijin</i>	改進
<i>kaiwa</i>	<i>huihua</i>	會話
<i>kakumei</i>	<i>geming</i>	革命
<i>kanji</i>	<i>ganshi</i>	幹事
<i>kannen</i>	<i>guannian</i>	觀念
<i>kanri</i>	<i>guanli</i>	管理
<i>kanshohari</i>	<i>hanshuzhen</i>	寒暑針
<i>kaseki</i>	<i>huashi</i>	化石

<i>katei</i>	<i>kecheng</i>	課程
<i>keihō</i>	<i>xingfa</i>	刑法
<i>keiken</i>	<i>jingyan</i>	經驗
<i>keisatsu</i>	<i>jingcha</i>	警察
<i>keizai</i>	<i>jingji</i>	經濟
<i>keizaigaku</i>	<i>jingjixue</i>	經濟學
<i>kenchiku</i>	<i>jianzhu</i>	建築
<i>kenpō</i>	<i>xianfa</i>	憲法
<i>kensa</i>	<i>jiancha</i>	檢查
<i>kensei</i>	<i>xianzheng</i>	憲政
<i>kerosene</i>	<i>meiyou</i>	煤油
<i>keshō</i>	<i>huazhuang</i>	化妝
<i>keshōhin</i>	<i>huazhuangpin</i>	化妝品
<i>kikai</i>	<i>jihui</i>	機會
<i>kikan</i>	<i>jiguan</i>	機關
kindergarten	<i>youzhiyuan</i>	幼稚園
<i>kinō</i>	<i>guina</i>	歸納
<i>kisen</i>	<i>qichuan</i>	汽船
<i>kisoku</i>	<i>guize</i>	規則
<i>kōhi-hei</i>	<i>houbeibing</i>	後備兵
<i>kōchō</i>	<i>xiaozhang</i>	校長
<i>kōen</i>	<i>gongyuan</i>	公園
<i>kōgyō</i>	<i>gongye</i>	工業
<i>kōjō</i>	<i>gongchang</i>	工場
<i>kōka</i>	<i>gongke</i>	工科
<i>kōshō</i>	<i>gongchang</i>	工廠
<i>kōtsū</i>	<i>jiaotong</i>	交通
<i>konkurīto</i>	<i>hunningtu</i>	混凝土
<i>kotei shihon</i>	<i>guding ziben</i>	固定資本
<i>kyōiku</i>	<i>jiaoyu</i>	教育
<i>kyōikugaku</i>	<i>jiaoyuxue</i>	教育學
<i>kyōin</i>	<i>jiaoyuan</i>	教員
<i>kyōju</i>	<i>jiaoshou</i>	教授
<i>kyōwa</i>	<i>gonghe</i>	共和
<i>kyokai</i>	<i>xiehui</i>	協會
law	<i>falü</i>	法律
law (the study of)	<i>faxue</i>	法學
lawyer	<i>bianhushi</i>	辯護士

lawyer	<i>lüshi</i>	律士
letter of credence	<i>xinping</i>	信憑
library	<i>tushuguan</i>	圖書館
life-belt	<i>baoxianquan</i>	保險圈
life belt	<i>jiumingquan</i>	救命圈
literary subjects	<i>wenke</i>	文科
literature	<i>wenxue</i>	文學
locomotive	<i>qiche</i>	汽車
locomotive	<i>xuhuoji</i>	蓄火機
Lower House	<i>xiafang</i>	下房
Lower House	<i>xiayiyuan</i>	下議院
lunatic asylum	<i>yangfengyuan</i>	養瘋院
machine (steam)	<i>huoji</i>	火機
machine (steam)	<i>huolun</i>	火輪
machine (steam)	<i>huolunji</i>	火輪機
machine (steam)	<i>huolunjiqu</i>	火輪機器
machine (steam)	<i>huolunqiju</i>	火輪器具
machine-gun (?)	<i>ouxinpao</i>	藕心炮
machine operator	<i>guan shui huo qiju zhe</i>	管水火器具者
magazine	<i>zazhi</i>	雜誌
“magic mirror”	<i>shenjing</i>	神鏡
magnifying glass (microscope)	<i>xianweijing</i>	顯微鏡
makeup	<i>huazhuang</i>	化妝
manage	<i>guanli</i>	管理
market	<i>shichang</i>	市場
master (degree)	<i>shuoshi</i>	碩士
matches	<i>zilaihuo</i>	自來火
mathematics	<i>shuxue</i>	數學
matter	<i>wuzhi</i>	物質
mechanics	<i>lixue</i>	力學
mechanics	<i>zhongxue</i>	重學
mediator	<i>zhongbaozhe</i>	中保者
medical science	<i>yike</i>	醫科
medicine	<i>yixue</i>	醫學
member	<i>weiyuan</i>	委員
member of an association	<i>huiyuan</i>	會員
merchant	<i>mazhan</i>	馬占
meridian	<i>jingxian</i>	經線

method	<i>fangfa</i>	方法
microbe	<i>weishengwu</i>	微生物
microphone (?)	<i>chuanshengqi</i>	傳聲器
middle school	<i>zhongxue</i>	中學
military affairs	<i>bingshi</i>	兵事
military affairs	<i>junshi</i>	軍事
mill	<i>huolun qushui qiju</i>	火輪取水器具
<i>minken</i>	<i>minquan</i>	民權
<i>minpō</i>	<i>minfa</i>	民法
mint	<i>qianju</i>	錢局
montgolfier	<i>tianchuan</i>	天船
motor boat	<i>qichuan</i>	汽船
<i>muki</i>	<i>wuji</i>	無機
museum	<i>bolanyuan</i>	博覽院
museum	<i>bowuchang</i>	博物場
museum	<i>bowuguan</i>	博物館
museum	<i>bowuyuan</i>	博物院
<i>naiyō</i>	<i>neirong</i>	內容
nation	<i>quanguo</i>	全國
national debt	<i>guozhai</i>	國債
natural science	<i>bowu</i>	博物
nature	<i>ziran</i>	自然
navy	<i>haijun</i>	海軍
negotiable security	<i>zhengquan</i>	證券
news	<i>xinwen</i>	新聞
newspaper	<i>baozhi</i>	報紙
newspaper	<i>xinwenzhi</i>	新聞紙
<i>nōgaku</i>	<i>nongxue</i>	農學
<i>nojō</i>	<i>nongchang</i>	農場
<i>nōmin</i>	<i>nongmin</i>	農民
North Pole	<i>beiji</i>	北極
office, organ	<i>jiguan</i>	機關
<i>onshi tsu</i>	<i>wenshi</i>	溫室
opinion	<i>yijian</i>	意見
opportunity	<i>jihui</i>	機會
optics	<i>guangxue</i>	光學
ordinary	<i>putong</i>	普通
organization	<i>tuanti</i>	團體

"ox throat"	<i>niuhou</i>	牛喉
parallel	<i>weixian</i>	緯線
parliament	<i>baliman</i>	巴厘滿
parliament	<i>baliman yamen</i>	巴厘滿衙門
parliament	<i>balimen</i>	巴力門
parliament	<i>gonghui</i>	公會
parliament	<i>gongyitang</i>	公議堂
parliament	<i>gongyiting</i>	公議廳
parliament	<i>guohui</i>	國會
parliament	<i>yihui</i>	議會
parliament	<i>yishiting</i>	議事廳
parliament	<i>yi yuan</i>	議院
parliament (GB)	<i>huitang</i>	會堂
parliamentarian	<i>shenshi</i>	紳士
parliamentarian	<i>yi yuan</i>	議員
pedagogy	<i>jiaoyuxue</i>	教育學
penal law	<i>xingfa</i>	刑法
people's assembly	<i>minjian dahui</i>	民間大會
personal property	<i>dongchan</i>	動產
personal property	<i>dongwu</i>	動物
personal right	<i>ren zhi quanli</i>	人之權利
petroleum	<i>shiyu</i>	石油
philosophy	<i>zhexue</i>	哲學
photograph	<i>riyingxiang</i>	日影像
photograph	<i>xiezhen</i>	寫真
photograph	<i>yingxiang</i>	影像
photographic camera	<i>riyingxiang</i>	日影像
photographic camera	<i>zhaoxiangjing</i>	照像鏡
photographic camera	<i>zhaoxiangqi</i>	照像器
photography	<i>zhaoxiangfa</i>	照像法
physics	<i>wuli</i>	物理
physics (the study of)	<i>wulixue</i>	物理學
physiology	<i>quanti</i>	全體
physiology	<i>shengli</i>	生理
physiology	<i>shenglixue</i>	生理學
piano	<i>yangqin</i>	洋琴
pistol	<i>shouqiang</i>	手槍
plenipotentiary	<i>quanquan</i>	全權

police	<i>jingcha</i>	警察
political party	<i>zhengdang</i>	政黨
political strategy	<i>zhengce</i>	政策
politics	<i>zhengzhi</i>	政治
politics (the study of)	<i>zhengzhixue</i>	政治學
post office	<i>dianqiju</i>	電氣局
post office	<i>xinju</i>	信局
post office	<i>youju</i>	郵局
post office	<i>youzhengju</i>	郵政局
postage stamp	<i>youpiao</i>	郵票
postal system	<i>youzheng</i>	郵政
potato (<i>solanum tuberosum</i>)	<i>malingshu</i>	馬鈴薯
pound	<i>bang</i>	磅
premier	<i>zongli</i>	總理
president (US)	<i>bolixidun</i>	伯理喜頓
president (US)	<i>bolixitiande</i>	伯理璽天德
president (US)	<i>shouling</i>	首領
president (US)	<i>tongling</i>	統領
president (US)	<i>zongtong</i>	總統
president (US)	<i>zongtongling</i>	總統領
press	<i>jiji</i>	擠機
printer (?)	<i>yinwenji</i>	印文機
privilege	<i>tequan</i>	特權
productive forces	<i>shengchanli</i>	生產力
professor	<i>jiaoshou</i>	教授
progress	<i>jinbu</i>	進步
protect	<i>baozhang</i>	保障
psychology	<i>xinlingxue</i>	心靈學
public law	<i>gongfa</i>	公法
public park	<i>gongyuan</i>	公園
publish	<i>chuban</i>	出版
put on stage	<i>yanchu</i>	演出
race	<i>zhongzu</i>	種族
railway	<i>tiedao</i>	鐵道
railway	<i>tielu</i>	鐵路
real property	<i>zhiwu</i>	植物
refrigerator	<i>bingjiao</i>	冰窖
<i>rekishi</i>	<i>lishi</i>	歷史

real property	<i>budongchan</i>	不動產
relations	<i>jiaoji</i>	交際
release upon bail	<i>baoshi</i>	保釋
religion	<i>zongjiao</i>	宗教
<i>renraku</i>	<i>lianluo</i>	連絡
republic	<i>gonghe</i>	共和
revolution	<i>geming</i>	革命
rickshaw	<i>renliche</i>	人力車
rifle	<i>huoqiang</i>	火槍
rifle	<i>laifu</i>	來福
right	<i>quan</i>	權
right	<i>quanli</i>	權利
right of property	<i>zhangwu zhi quan</i>	掌物之權
<i>rika</i>	<i>like</i>	理科
<i>rikugun</i>	<i>lujun</i>	陸軍
<i>rinri</i>	<i>lunli</i>	倫理
rule	<i>guize</i>	規則
running water	<i>zilaishui</i>	自來水
<i>ryugakusei</i>	<i>liuxuesheng</i>	留學生
school	<i>xuexiao</i>	學校
science	<i>gezhi</i>	格致
science	<i>kexue</i>	科學
scientific subjects	<i>like</i>	理科
second supporting troops	<i>houbeibing</i>	後備兵
secret informer	<i>an xiaoxi</i>	暗消息
<i>seibutsugaku</i>	<i>shengwuxue</i>	生物學
<i>seifu</i>	<i>zhengfu</i>	政府
<i>seijigaku</i>	<i>zhengzhixue</i>	政治學
<i>seiki</i>	<i>shiji</i>	世紀
<i>seiri</i>	<i>shengli</i>	生理
<i>seirigaku</i>	<i>shenglixue</i>	生理學
<i>scisaku</i>	<i>zhengce</i>	政策
<i>seisanryoku</i>	<i>shengchanli</i>	生產力
<i>seitō</i>	<i>zhengdang</i>	政黨
<i>sekai</i>	<i>shijie</i>	世界
self government	<i>zizhi</i>	自治
self-moving room	<i>zixingwu</i>	自行屋
self-preservation	<i>zihu</i>	自護

sell by auction	<i>paimai</i>	拍賣
semi sovereign	<i>banzhu</i>	半主
<i>senpūki</i>	<i>shanfengji</i>	扇風機
<i>senkyo</i>	<i>xuanju</i>	選舉
<i>sensei</i>	<i>zhuanzhi</i>	專制
servant	<i>shawen</i>	沙文
sextant	<i>liangtianchi</i>	量天尺
<i>shakai</i>	<i>shehui</i>	社會
<i>shakaigaku</i>	<i>shehuixue</i>	社會學
<i>shashin</i>	<i>xiezhen</i>	寫真
sherry	<i>sheli</i>	舍利
<i>shihan</i>	<i>shifan</i>	師範
<i>shihō</i>	<i>sifa</i>	司法
<i>shihon</i>	<i>ziben</i>	資本
<i>shiken</i>	<i>shiyān</i>	試驗
<i>shikensho</i>	<i>shiyānsuo</i>	試驗所
<i>shingō</i>	<i>xinhao</i>	信號
<i>shinpo</i>	<i>jinbu</i>	進步
<i>shinreigaku</i>	<i>xinlingxue</i>	心靈學
<i>shōhō</i>	<i>xiaofang</i>	消防
<i>shōgyō</i>	<i>shangye</i>	商業
<i>shōhō</i>	<i>shangfa</i>	商法
<i>shōkai</i>	<i>shanghui</i>	商會
<i>shōken</i>	<i>zhengquan</i>	證券
<i>shōmu</i>	<i>shangwu</i>	商務
<i>shōten</i>	<i>shangdian</i>	商店
<i>shokkō</i>	<i>zhigong</i>	職工
<i>shokubutsuen</i>	<i>zhiwuyuan</i>	植物園
<i>shōnō</i>	<i>xiaonao</i>	小腦
<i>shūkyō</i>	<i>zongjiao</i>	宗教
<i>shugi</i>	<i>zhuyi</i>	主義
<i>shunin</i>	<i>zhuren</i>	主任
<i>shuppan</i>	<i>chuban</i>	出版
<i>shuzoku</i>	<i>zhongzu</i>	種族
signal	<i>xiaoxi</i>	消息
signal	<i>xinhao</i>	信號
silvering (?)	<i>yinxing</i>	銀性
society	<i>shehui</i>	社會

sociology	<i>shehuixue</i>	社會學
soda	<i>caoda</i>	曹達
soda	<i>caoda</i>	曹達
South Pole	<i>nanji</i>	南極
sovereignty	<i>zhuquan</i>	主權
special	<i>tebie</i>	特別
square	<i>guangchang</i>	廣場
static mechanics	<i>jingzhongxue</i>	靜電學
station	<i>zhan</i>	站
statistic	<i>tongji</i>	統計
steam engine	<i>qiji</i>	汽機
stoker	<i>si huo shi zhe</i>	司火食者
store	<i>shangdian</i>	商店
student studying abroad	<i>liuxuesheng</i>	留學生
study association	<i>xuehui</i>	學會
substance	<i>wuzhi</i>	物質
supporting troops	<i>yubeiyi</i>	預備役
surgery, dissection	<i>jiepou</i>	解剖
<i>taisō</i>	<i>ticao</i>	體操
teacher	<i>jiaoyuan</i>	教員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i>shifan</i>	師範
technical studies	<i>gongke</i>	工科
technician	<i>jishi</i>	技師
technology	<i>yixue</i>	藝學
telegram	<i>dianbao</i>	電報
telegram	<i>dianjixin</i>	電機信
telegram	<i>dianqibao</i>	電氣報
telegram	<i>dianqixin</i>	電氣信
telegram	<i>dianxin</i>	電信
telegram	<i>tongxianxin</i>	通線信
telegram office	<i>dianbaoju</i>	電報局
telegraph	<i>dianbao</i>	電報
telegraph	<i>dianliji</i>	電理機
telegraph	<i>fatongxian</i>	法通線
telegraph	<i>xintongxian</i>	信通線
telegraphic machine	<i>dianxinji</i>	電信機
telephone	<i>delifeng</i>	得利風
telephone	<i>dianhua</i>	電話

telephone set	<i>dianhua ji</i>	電話機
temperate zone	<i>wendai</i>	溫帶
<i>teisugaku</i>	<i>zhixue</i>	哲學
textile machine	<i>zhi ji</i>	織機
theater	<i>juchang</i>	劇場
thermometer	<i>hanshubiao</i>	寒暑表
thermometer	<i>hanshuzhen</i>	寒暑針
<i>tōhyō</i>	<i>toupiao</i>	投票
<i>tōkei</i>	<i>tongji</i>	統計
tobacco	<i>danbagu</i>	旦把孤
<i>tokubetsu</i>	<i>tebie</i>	特別
ton	<i>dun</i>	墩
tonnage	<i>dunchuan</i>	躉船
torrid zone	<i>redai</i>	熱帶
<i>toshokan</i>	<i>tushuguan</i>	圖書館
track	<i>tiezhe</i>	鐵轍
trade (to)	<i>jiaoyi</i>	交易
trade	<i>maoyi</i>	貿易
trade	<i>shangwu</i>	商務
trade	<i>shangye</i>	商業
trade law	<i>shangfa</i>	商法
train	<i>huoche</i>	火車
train	<i>huolunche</i>	火輪車
train ticket	<i>chepiao</i>	車票
tramcar	<i>dianche</i>	電車
tribunal	<i>fating</i>	法庭
tribunal	<i>fayuan</i>	法院
<i>tsūfōki</i>	<i>tongfengji</i>	通風機
underground	<i>dinei huolunche</i>	地內火輪車
university	<i>daxue</i>	大學
university	<i>wenxueguan</i>	文學館
Upper House	<i>shangfang</i>	上房
Upper House	<i>shanghui tang</i>	上會堂
Upper House	<i>shangtang</i>	上堂
Upper House	<i>shangyi yuan</i>	上議院
Upper House	<i>xiatang</i>	下堂
utopia	<i>wutuobang</i>	烏托邦
vote	<i>toupiao</i>	投票

wage	<i>gongzi</i>	工資
wheel steamship	<i>anhuo lanchuan</i>	暗火輪船
wheel steamship	<i>huochuan</i>	火船
wheel steamship	<i>huo lunzhou</i>	火輪舟
wheel steamship	<i>huoyanzhou</i>	火煙舟
wheel-boat	<i>lanchuan</i>	輪船
wind glasses (?)	<i>fengjing</i>	風鏡
workers	<i>zhigong</i>	職工
workshop	<i>gongchang</i>	工場
world	<i>shijie</i>	世界
<i>yòchien</i>	<i>youzhiyuan</i>	幼稚園
<i>yabi-eki</i>	<i>yubeiyi</i>	預備役
<i>yūsei</i>	<i>youzheng</i>	郵政
<i>zengoku</i>	<i>quanguo</i>	全國
zoological garden	<i>dongwuchang</i>	動物場
zoological garden	<i>dongwuyuan</i>	動物院
zoological garden	<i>wanshouyuan</i>	萬獸園
zoology	<i>dongwuxue</i>	動物學

附錄 4 :

來華外國人名漢英對照表 (以漢語拼音為序)*

A

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意大利人)

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英國人)

B

白挨底 · George MacDonald Home (1850-1917, 英國人)

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 美國人)

包爾騰 (包約翰)——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 英國人)

比利 Thome Pires (?-1524, 葡萄牙人)

畢利干——Anatole Adrien Billequin (1826-1894, 法國人)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美國人)

D

達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英國人)

鄧玉函 Johann Schreck (1576-1630, 瑞士人)

狄考文 ·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 美國人)

丁禮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美國人)

F

傅泛濟——Francois Furtado (1587-1653, 葡萄牙人)

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 英國人)

G

郭實臘(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普魯士人)

* 本表為譯者所編，編制時主要參考了篠田英雄主編的《岩波西洋人名辭典》(岩波書店，東京，1981年)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纂的《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

H

合文-----James Gurtis Hepburn (1815-1911, 美國人)

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英國人)

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英國人)

亨德 ---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 美國人)

花之安(化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 德國人)

華約翰(華爾身)- · John Walsham (1830-1905, 英國人)

禔理哲 Richard Quanterman (1819-1895, 美國人)

J

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美國人)

金楷理 Carl T. Kreyer (1866年來華, 美國人)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法國人)

L

李提摩太 -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英國人)

李文斯敦 John Livingstone (英國人)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4-1897, 英國人)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意大利人)

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美國人)

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 英國人)

羅孝全--- Issachar Jacob Roberts (1802-1871, 美國人)

M

馬戛爾尼(馬千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英國人)

瑪高溫- --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 美國人)

馬國賢 --Matteo Ripa (1682-1745, 意大利人)

馬禮遜(馬利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英國人)

馬儒漢-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英國人)

麥都思(麥都斯)---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英國人)

麥嘉湖---John Macgowan (?-1922, 英國人)

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英國人)

莫安仁 ---Evan Morgan (1860-1941, 英國人)

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英國人)

N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比利時人)

P

培理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美國人)

啤吧 ---Alexander Pearson (英國人)

平文 ---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 美國人)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 美國人)

S

施古德 ---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 荷蘭人)

W

威安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英國人)

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 英國人)

韋廉士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美國人)

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英國人)

X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葡萄牙人)

Y

雅裨理(雅稗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美國人)

Z

張誠 ---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 法國人)

參考文獻

A Ying, *Baokan shulie*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上海, 1958年。

A Ying, *Wan Qing xiaoshuo shi*

阿英,《晚清小說史》, 作家出版社, 北京, 1955年。

Aleni, *Xifang da wen*

Aleni Giulio 艾儒略,《西方答問》1637。現收於 Mish John L., *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 Aleni's Hsi-fang da wen* (西方答問)。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係根據 *Monumenta Serica*, XXIII, 1964年重印。原書重刻本藏於 Vatican Library, Borg. Cinese 324.17。另一個版本藏於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Rome, 72.c.466。

Aleni, *Zhifang waiji*

Aleni Giulio 艾儒略,《職方外紀》, 杭州, 1623年。現收於《天學初函》重印版, 學生書局, 台北, 1972年, III, 1269-1496。

Alleton, *Terminologie*

Alleton Viviane et Jean Claude, *Terminologie de la Chimie en chinois moderne*, Mouton, Paris La Haye 1966.

Barnett, *Wei Yuan and Westerners*

Barnett Suzanne Wilson, "Wei Yuan and Westerners: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 載 *Ch'ing shih wen-ti*, 2, IV, November 1970, 1-20.

Beizhuan ji bu

閔爾昌,《碑傳集補》, 第43卷。收於《清代碑傳全集》, 共2冊, 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87年。

Bennet, *Allen*

Bennet Adrian Arthur, Liu Kwang-ching,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Idiom: Young J. Allen and the Early *Chiao-hui hsing-pao*, 1868-1870", 載 Fairbank John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4, 159-196.

Bennet, *Chiao-hui hsing-pao*

Bennet Adrian Arthur, *Research Guide to the Chiao-hui hsing-pao, 1868-1874*.《教會新報目錄導要》,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 Inc., San Francisco 1975.
- Bennet, *Fryer*
Bennet Adrian Arthur,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7.
- Bennet, *Wan-kuo kung-pao*
Bennet Adrian Arthur, *Research Guide to the Wan-kuo kung-pao*, (The Globe Magazine), 1874-1883. 《萬國公報目錄導要》,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San Francisco 1976.
- Bernard, *Adaptations chinoises*
Bernard Henri S.J., "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a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eking, 1514-1688", 載 *Monumenta Serica*, X, 1945, 1-57 and 309-388.
- Bernard, *Traductions chinoises*
Bernard Henri S.J., "Traduc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au Japon, durant la période de fermeture (1614-1835)", 載 *Monumenta Nipponica*, III, 1, 1940, 40-60.
- Bertuccioli, *Brollo*
Bertuccioli Giuliano, "Biografia di Basilio Brollo", 載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XIV, Roma 1972.
- Bertuccioli, *Buglio*
Bertuccioli Giuliano, "Biografia di Ludovico Buglio", 載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XV, Roma 1972.
- Bertuccioli, *Calleri*
Bertuccioli Giuliano, *Giuseppe Maria Calleri: Un Piemontese al servizio della Francia in Cina*, Pubblicazioni di Indologia Taurinensia, Torino 1986.
- Bertuccioli, *Letteratura cinese*
Bertuccioli Giuliano, *La letteratura cinese*, G.C.Sansoni, Firenze 1968.
- Biermann, *Dominikanermission in China*
Benno P. Biermann M.O.P., *Die Anfänge der neueren Dominikanermission in China*, Druck des Albertus-Verlages, Vechta i.O., 1927.

Biggerstaff, *Government Schools*

Biggerstaff Knight,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1961.

Biggerstaff, *Shanghai Polytechnic*

Biggerstaff Knight,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載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XV, 2, 1956, 127-149. 現也收於 Biggerstaff Knight, *Some Early Chinese Steps Toward Modernisation*,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Inc., San Francisco 1975, 69-91.

Biggerstaff, *T'ung Wen Kuan*

Biggerstaff Knight, "The T'ung Wen Kuan", 載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V III, 3, 1934, 307-340.

Binchun, *Chengcha biji*

斌椿,《乘槎筆記》,收於 *Xiaofangfu zhai* 帙11,第40頁正面至57頁背面。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1冊,第83至144頁。此日記也曾以連載的形式發表於 JHXB: 1871, III, 135, 171頁背面; 136, 176頁背面; 137, 181頁背面; 138, 186頁背面; 139, 191頁背面; 140, 196頁背面; 141, 201頁背面; 142, 206頁背面-207頁; 143, 211頁背面; 144, 216頁-217頁; 145, 221頁背面-222頁背面; 146, 226頁背面; 147, 231頁背面-232頁; 148, 236頁背面; 149, 241頁背面; 150, 246頁背面; IV, 151, 1頁背面; 152, 6頁背面, 153, 11頁背面; 154, 17頁背面; 155, 22頁背面。

Boardman, *Taiping Rebellion*

Boardman Powers Eugene,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52.

Bowu xinbian

Hobson Benjamin 合信,《博物新編》,西關惠愛醫館藏板,廣州,1854年。

Bressan *Pinyin*

Bressan Luciana, *La determinazione delle norme ortografiche del Pinyin*,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86.

Bridgman, *Meiligeguo zhitue*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裨治文,《美理哥國志略》。本書原名為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共125張，廣州，1830年（參見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70*）。據 Drake (*Bridgman: 101*) 考證，此書印行於新加坡。我在文集 *Xiaofanghu zhai*, 帙12中查到了該書的摘錄本。

Britton, *Periodical Press*

Britton Roswell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1933. 重印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76。

Cartier Kaluosková, *Aspects linguistiques*

Cartier Alice et Michel, Kaluosková Jarmila, "Les aspects linguistiques du mouvement du 4 Mai", 載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China, Major Papers Prepared for the X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Prague 1968, 165-187.

Casacchia, *Hai shang hua lie zhuan*

Casacchia Giorgio, "Un romanzo nel dialetto di Suzhou: *Hai shang hua lie zhuan* (Le vite di fiori sul mare), di Han Banqing. Introduzione, traduzione e note", 載 *Catai*, III, 1984, 33-138.

Casacchia, *Lexicon*

Casacchia Giorgio, "The Lexicon of the Suzhou Dialec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Sing song Girls of Shanghai*" I-II-III, 載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pt. I, X II / 2 1983, 101-119; pt. II, X II, 1984, 241-263; pt. III, XIV/1, 1985, 113-145.

Cen Qixiang, *Wailaiyu cidian*

岑麒祥，《漢語外來語詞典》，商務印書館，北京，1990年。

CH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1989年。

Chan Kwok, *Lexical borrowing from Chinese*

Chan Mimi & Kwok Helen 陳張美美，郭張凱倫，《英語中的借用漢語辭彙》，*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Chan-Kwok,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Chan Mimi & Kwok Helen 陳張美美，郭張凱倫，《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Centre

-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2. Reprint: *id.*, 1990.
- Chang Hsi t'ung,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Chang Hsi-t'ung 張錫彤, "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載 *Ye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5, 1, July 1950, 1-29.
- Chang Hsin-pao, *Lin Zexu*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4.
-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Chang Hao,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8", 收於 Fairbank John K., Liu Kwang-ching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XI,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重印本: Caves Books, Ltd., Taipei 1989, 274-338.
- Chang,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Chang Hao, *Liang Ch' i-ch' ao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1.
- Chen Chi-yun, *Missionary Education*
 Chen Chi-yun, "Liang Ch' i-Ch' ao's 'Missionary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 載 *Papers on China*, 16, 66-125.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2.
- Chen Duxiu, Yiyin*
 陳獨秀, "西文譯音私議", 載《新青年》, 1916年第2卷第4號, 第1至6頁。
- Ch' en, *Hailu*
 Ch' en Kenneth 陳觀勝, 《海錄》 "Hai Lu, Fore-runner of Chinese Accounts of Western Countries", 載 *Monumenta Serica*, VII, 1942, 208-226.
- Chen, *Lin Tse-hsu*
 Chen Gideon, *Lin Tse-hsu: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Means of Maritime Defense in China*, Peiping, Yenching University 1934. 重印本: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New York 1968.

- Ch'en, *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Ch'en Kenneth 陳觀勝, "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 載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9 (1939), 325-359.
- Chen, *Riformes de l'écriture*
 Chen John T.S., *Les réformes de l'écriture chinoise, Me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XII,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aris 1980.
- Chen, *Tseng Kuo fan*
 Chee Gideon, *Tseng Kuo fan: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Steamship in China*,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1935. 重印本: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New York 1961.
- Chen Wenbin, *Duoyinci*
 陳文彬, "北京話多音詞發展的趨勢和速度", 載 *ZGYW*, 1958年第4期, 第197至198頁。
- Chen Yuan, *Lin Zexu*
 陳原, "林則徐譯書", 載《人民日報》, 1961年5月4日。
- Chen Yuan, *Yuyan yu shehui*
 陳原, 《語言與社會生活》, 三聯書店, 香港, 1979年。"借詞—外來詞", 第62至71頁。
- Chen Zhong, *Jicci*
 陳忠, "漢語借詞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載《江海學刊》, 1963年第42至46頁。
- Chi Ping, *Wailaiyu*
 持平, "漢語中的外來語", 載《拼音》, 1957年第4期, 第4至6頁。
- Chinese Lexicology*
 Yang Paul Fu-mien, S.J. *Chinese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A Selected and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5. (楊福綿, 《中國詞彙學及辭典學分類參考書目》。)
- Chmielewski, *P'u-t'ao*
 Chmielewski Janusz, "The problem of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as Illustrated by the Word *p'u-t'ao*", 載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Warsaw, 22, 2, 1958, 7-45. 此文原以中文發表, 高名凱譯, 載於《北京大學學報》, 1957年第1期, 第71至81頁。

- Chmielewski, *Syntax and morphology*
 Chmielewski Janusz, "The Problem of Syntax and Morphology in Chinese", 載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Warsaw, 21, 1957, 71-84.
- Chmielewski, *Syntax and word-formation*
 Chmielewski Janusz, "Syntax and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 載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Warsaw, 28, 2, 1964, 107-125.
- Chmielewski, *Two early loan-words*
 Chmielewski Janusz, "Two Early Loan-words in Chinese", 載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Warsaw, 24, 2, 1960, 65-86.
- Chow, *May Fourth*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0. 重印本: 紅橋書店, 台北, 1984年.
- Chu, *China's attitude toward Japan*
 Chu Samuel C., "China's Attitude toward Japan at the Tim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收於 Akira Iriki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74-95.
- Coates, *Macao*
 Coates Austin,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Prelude to Hong Ko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66. 重印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8.
- Coccia, *Lu Xun e la cultura cinese*
 Coccia Filippo, "Lu Xun e la cultura cinese del primo novecento: note biografiche e rilettura degli scritti del periodo giapponese (1902-1909)", I - II, Part. I: *Anna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83, 43, 4, 621-659. Part. II: *id*, Napoli 1984, 44, 1, 83-132.
- Coccia, *Suzhou*
 Coccia Filippo, "Il 'Giornale di Suzhou in lingua parlata' (*Suzhou baihua bao*: Un'eco provinciale agli editti di riforma del 1901)", 載 *Catai*, Venezia 1981, 1, 1, 101-115.
- Cohen, *Chinese Law*
 Cohen Jerome Alan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Research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0.

Cordier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E. Guilmoto, Paris 1904-1908, 4 vols. Vol. 5, *Supplément et Index*,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Paris 1922-1924. 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 台北, 1966年, 共5卷。

Corradini, *Li-fan-yüan*

Corradini Piero, "Intorno al Li-fan-yüan 理藩院 della dinastia Ch'ing", 載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XL, I, 1965, 71-77.

CR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1832-1842. 重印本: Maruzen Co. Ltd, Tokyo.

Crammer 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Crammer Byng J.L. (ed.), *An Embassy to China*, Longmans, London 1962.

Crow, *China*

Crow Carl, *Handbook for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Fifth Edition, Revised throughout, Kelly & Wash, Ltd., Shanghai 1933. 重印本: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J. Lethbridge.

CY

《辭源》, 商務印書館, 北京, 1984年。

Dehergne, *Jésuites*

Dehergne Joseph S.J.,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Istitutum Historicum S.I., Roma 1973.

D'Elia, *Euclide*

D'Elia Pasquale S.J., "Presentazione della prima traduzione cinese di Euclide", 載 *Monumenta Serica*, XV, 1956, 161-202.

D'Elia, *Fonti Ricciane*

D'Elia Pasquale S.J. (ed.), *Fonti Ricciane*, Libreria di Stato, Roma 1942, 3 vols.

D'Elia, *Mappamondo*

D'Elia Pasquale S.J., 《坤輿萬國全圖》,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I. (terza edizione, Pechino 1602)*

Commentato Tradotto e Annotat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ittà del Vaticano 1938.

D'Elia, *World Map*

D'Elia Pasquale S.J.,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SJ", 載 *Monumenta Serica*, XX, 1961, 82-164.

Dai Yixuan, *Alabo mingcheng*

戴裔暉, "阿拉伯名稱在中國古籍中的轉變", 載《現代史學》, 廣州, 1933年第1期, 第203至216頁。

Dai Yixuan, *Falangji zhuan*

戴裔暉, 《〈明史佛郎機傳〉箋正》,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984年。

De Francis, *Language Reform*

De Francis John,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De Mauro, *Storia*

De Mauro Tullio, *Storia linguistica dell'Italia unita*, Editori Laterza, Bari 1983.

Ding Wenjiang, *Liang nianpu*

丁文江,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世界書局, 台北, 1959年。

Ding Zhonglin, *Wailaici*

丁澄霖, "選收外來詞問題的探討, 從晚清著作中選收外來詞的體會", 載《安徽大學學報》, 1977年第3期, 第106至110頁。

Dolželová, *Chinese Novel*

Dol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ed.),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Dolželová,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ol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收於 Goldman Merle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8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7, 17-35.

Dolželová, *Novel*

Dolželová-Velingerová Milena (ed.),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 1. The Novel*, E.J. Brill, Leiden 1988.

Doolittle, *Vocabulary*

Doolittle Justus, 《英華萃林韻府》, *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In Two Volumes Comprised in Three Parts*,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Foochow 1872.

Dore, *Education*

Dore R.P., *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65.

Drake, *Bridgman*

Drake Fred W.,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收於 Barnett Suzanne Wilson, Fairbank John King (ed.),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85, 89-106.

Drake, *Hsu Chi-yu*

Drake Fred W., *China Charts of the World: 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5.

Duogongneng cidian

張壽康等, 《新編漢語多功能詞典》, 國際文化出版社, 北京, 1989年。

Ebisawa, *Christianity in Japan*

Ebisawa Arimichi (ed.), *Christianity in Japan. A Bibliography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Sources. Part. I (1543-1858)*, Committee on Asian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Tōkyō 1960.

Ehara, *Gairai chūgokugo*

江原文種, "外來中國語考", 載《大東文化大學紀要》, 1980年第18期, 第277至288頁。

Elenchus Alumnorum

Elenchus Alumnorum quae spectant ad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T'ou-se-we, Chang-hai (Shanghai) 1917.

Endacott, *Hong Kong*

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Eylenbosch, *Foreign Survivals*

Eylenbosch J.M., "Foreign Survivals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載 *Monumenta Nipponica*, III, 2, 1940, 219-229.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eng Ssu-yü, Fairbank John 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4. Vth ed., *id.*, 1979.

Fairbank, *History*

Fairbank John K.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X-XI,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1,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重印本: Caves Book Ltd., Taipei 1989.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Fairbank John 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3, 2 vols. 重印本: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Fan Shouyi, *Shenjianlu*

樊守義,《身見錄》,約1720年,收於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1983年。重印本:岳麓書社,長沙,1987年,第855至862頁。

Fang Hao, *Ladingwen*

方豪,“拉丁文傳入中國”,收於《方豪六十自定稿》,學生書局,台北,1969年,第1冊,第1至38頁。

Feng Guifen, *Jiaobinlu*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1885年),1861年作者自序。重印本:文海出版社,台北,1981年。

Feng Youlan, *Philosophy*

Fung Yu-lan 馮友蘭,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1, Henry Vech, Peking 1931. 重印本: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2, *id.*, 1953. 此書由 Derk Bodde 譯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神州出版社,第1卷,上海,1931年;第2卷,上海,1934年。

Frèches, *Sinologie*

Frèches José, *La Sinolog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75.

Frolova, *Slovoobrazovanie*

Frolova O.P., *Slovoobrazovanie v terminologičeskoj leksike sovremennogo kitajskogo jazyka* (Word-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exicon), Nauka, Novosibirsk 1981. Zdeňka Heřmanová 對此書的評論載於 *Archív orientální*, 5, 51, 1983, 179-180.

Fryer, *An Account*

Fryer John 傅蘭雅, *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80。重印本刊於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29, 1880。

Fryer, *Catalogue*

Fryer John 傅蘭雅, 《益智書會書目》 *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 &c., published or adopted by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merly 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 On Sale at the depository,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 Peking Roa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94.

Fryer, *Science*

Fryer John 傅蘭雅, "Science in China", 載 *Nature, 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Co., May 5th, 1881, 9-11; May 19th, 54-57. 此係 Fryer, *An Account* 的節略本。

Fryer, *Scientific Terminology*

Fryer John 傅蘭雅, *Essay o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y, its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此文曾於1890年5月15日在上海傳教士全會上宣讀, 並於同年由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在上海印行。現收於 John Fryer, *Pamphlets on Language*, 3, 收藏於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in Library。

Fryer, *Translator's Vade-Mecum*

Fryer John 傅蘭雅, *The Translator's Vade-Mecum, A Collection of Vocabularies of Chinese Term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Books at the Kiangnan Imperial Government Arsenal, Shanghai, China*,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88.

Fu Yunlong, *Youli Riben*

傅雲龍, 《遊歷日本圖經餘紀》, 1889年。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 岳麓書社, 長沙, 1985年, 第3冊, 第187至295頁。

Furtado, *Mingli tan*

Furtado Francisco 傅泛濟、李之藻, 《名理探》, 杭州, 1631年。複製本藏於羅馬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72.b.314。

- Gao Guangyu, *Wailaiyu*
 高光宇, “談外來語名詞的來源和處理”, 載《拼音》, 1957年第4期, 第3至4頁。
- Gao Mingkai, *Wailaici cidian*
 劉正燾、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爲, 《漢語外來詞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 1984。
- Gao Mingkai, *Wailaici yanjiu*
 高名凱、劉正燾,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1958年。
- Gao-Zhang, *Wailaici*
 高子榮、張應德, “意譯詞是外來詞嗎”, 載 YWXX, 1958年第3期, 第10頁。
- Ge Gongzhen, *Baoxue shi*
 戈公振, 《中國報學史》, 商務印書館, 北京, 1927年。重印本: 三聯書店, 北京, 1955年, 1986年。
- Gewu rumen*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丁韞良, 《格物入門》, 京都同文館存版, 1868年。董恂和徐繼畬序。複制本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該書第6卷“化學”曾於1868年9月26日開始在 JHXB (I, 4, 第15頁正面至16頁) 上轉載過。
- Goodman, *Dutch Impact*
 Goodman Grant Kohn, *The Dutch Impact on Japan (1640-1853)*, E.J.Brill, Leiden 1967.
- Guo Songtao, *Lundun yu Bali riji*
 郭嵩燾, 《倫敦與巴黎日記》(1876-1879)。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 岳麓書社, 長沙, 1984年, 第4冊。
- Guoyu ribao wailaiyu cidian*
 國語日報出版部編譯組, 《國語日報外來語詞典》, 國語日報出版社, 台北, 1981年。
- GZHB
 《格致匯編》, 1876年2月至1882年12月, 共出月刊48期。1890年春至1892年冬, 共出季刊12期。我只是查用了 *Jindai qikan*: 411-423 上刊登的題目索引。
- Haiguo tuzhi*
 魏源, 《海國圖志》, 第2版, 1847年, 共60卷。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 台北, 1967年。

Haiguo tuzhi (2)

魏源,《海國圖志》,第4版,上海,1895年,共125卷。重刊於《中韓關係史料輯要》,瑋處出版社,台北,1978年,共5冊。

Hall, *Pidjin*

Hall Robert A.Jr., "Chinese Pidjin English Grammar and Texts", 載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4, 3, 95-113 (July-Sept. 1944).

Hanan, *Vernacular Story*

Hanan Patrick,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81.

Hanyu fangyan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89年。

Heřmanová-Novotná, *Affix-like Word-formation*

Heřmanová-Novotná Zdeňka, *Affix-like Word-formation Patterns in Modern Chinese*, Oriental Institute in Academia,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Prague 1969.

Heřmanová-Novotná, *Economic terms*

Heřmanová-Novotná Zdeňka, "Coinage and Structure of Economic Terms in Modern Chinese", 載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in Social Context*,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Dissertationes Orientales n. 34, Prague 1974, 45-77.

Heřmanová-Novotná, *Morphemic Reproduction*

Heřmanová-Novotná Zdeňka, "Morphemic Reproductions of Foreign Lexical Models in Modern Chinese", 載 *Archív orientální*, 43, 1975, 146-171.

He Ruzhang, *Shi dong shulue*

何如璋,《使東述略並雜詠》(1876-1877)。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3冊,第85至128頁。該書中的有些詩詞也曾發表於 WGB, 1878, XI, 第281頁至283頁背面; 1879, XI, 第295至297頁。

Hepburn, 1886

Hepburn J.C.,《和英英和語林集成》。 *A Japanese-English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Z.P. Maruya & Co., Limited, Tōkyō 1867. Rev. ed., *id.*, 1886; IV ed., *id.*, 1888.

Hobson, *Medical Vocabulary*

Hobson Benjamin. *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58. 此書有些部分轉載於 Doolittle, *Vocabulary*, Part. III, No. XXII, XXV。

Hong Wansheng, *Li Shanlan*

洪萬生, “同文館算學教習李善蘭”, 收於楊翠華、黃一農編輯的《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1990年, 第215至259。

Howard, *Japan's role*

Howard Richard C., “Japan's Role in the Reform Program of K'ang Yu-wei”, 收於 Lo Jung-pang (ed.),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cson 1967, 280-312.

Howard, *K'ang Yu-wei*

Howard Richard C., “K'ang Yu-wei (1858-1927): 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arly Thought”, 收於 Wright Arthur F., Twitchett Denis (ed.),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94-316.

Hu Peizhou, *Aomenhua*

胡培周, “葡萄牙語對澳門話的影響”, 載《方言》, 1991年第4期, 第241至242頁。

Hu Shi, *Baihua wenxue shi*

胡適, 《白話文學史》, 新月書店, 上海, 1928。

Hu Shi, *Sishi zishu*

胡適, “四十自述”, 收於曹伯言編的《胡適自傳》, 黃山書社, 合肥, 1986年, 第5至79頁。

Hu Shi wencun

胡適, 《胡適文存》, 遠東圖書公司, 台北, 1983年, 共4集。

Hu Xingzhi, *Wailaiyu cidian*

胡行之, 《外來語詞典》, 天馬書店, 上海, 1936年。

Huang Fuqing, *Liu Ri xuesheng*

黃福慶, “清末留日學生”, 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4), 台北, 1975年。重印本: 同上, 1983年。K.P.K. Whitaker 將該文譯成了英文, 題為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Series, 22, Tōkyō, 1982。

- Huang Qingcheng, *Dongyou riji*
黃慶澄,《東遊日記》,1894年。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3冊,第317-372頁。
- Huang Xuanfan, *Wailaiyu*
黃宣範,“談中國語文中的外來語”,收於《語言學研究論叢》,台北,1974年,第191至200頁。
- Huang Zunxian, *Ribenguo zhi*
黃遵憲,《日本國志》,1890年。該書部分內容載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3冊,第561至794頁。
- Huang Zunxian, *Riben zashi shi*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第1版,1879年。第4版,1898年。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3冊,第561至794頁。沒有詩詞的《日本雜事》收於 *Xiaofanghu zhai*, 帙10, 第283頁正面至301頁正面。
- Huaxue jianyuan*
Wells, D.A. 韋而司,《化學鑑原》,此書由傅蘭雅翻譯,徐壽編輯,趙元益潤色,江南製造局,上海,187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 Hucker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重印本: Southern Material Center, Inc., Taipei 1988。
- Hummel, *Eminent Chinese*
Hummel Arthur 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 Washington 1943, 2 vols. 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台北,1970。
-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Hunter Williams C., *Bits of Old China*, Kegan Paul, Trench, & Co., London 1855。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台北,1976。
- Hunter, *Fan Kwae*
Hunter Williams C.,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Trench, & Co., London 1882. 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台北,1965。
- HYDCD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上海,1986年至1994年。

Iida, *Kindai yakugo*

井田好治, “中國語に借用された日本の近代譯語”, 載《言語科學》, 福岡, 1967年第3期, 第25至40頁。

Ivanov, *Zaimstvovanija*

V.V. Ivanov, *Terminologija i zaimstvovanija v sovremenom kitajskom jazyke* (Terminology and foreign loa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Akademija Nauk CCC, Institut Vostokovedenija, Moscow 1973.

Jansen, *Japan*

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收於 Fairbank John K., Liu Kwang-ching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XI,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重印本: Caves Book., Ltd., Taipei 1989, 339-374.

JHXB

《教會新報》, 1868年9月5日至1874年8月29日, 共出300期(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

Jiang Shaoyu, *Cihui xitong*

蔣紹愚, “關於漢語詞彙系統及其發展變化的幾點想法”, 載 ZGYW, 1989年第1期, 第45至52頁。

Jiangnan ji

《江南製造局記》, 文寶書局, 上海, 1905年, 共10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Jihe yuanben

Euclid, 《幾何原本十五卷》, 曾國藩、利瑪竇、徐光啓、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序, 金陵(南京), 186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Jindai cankao ziliao

石峻主編, 《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 三聯書店, 北京, 1957年。

Jindai qikan

上海圖書館編, 《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1965年。重印本: 1980年, 第1冊(1857-1899)。

Jones, *Live Machines*

Jones H.J., *Live Machines. Hired Foreigners and Meiji Japan*, Paul Norbury Publications, Tenderden Kent 1980.

Julien, *Hai Kuo Tu Chih*

Julien Stanislas, “Hai Kuo Tu Chih”, 載 *Journal Asiatique*,

1847, 4ème série, IX, 520-534.

Kamachi, *Chinese in Meiji Japan*

Kamachi Noriko, "The Chinese in Meiji Japa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Japanese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收於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58-73.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Kamachi Noriko,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distribu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81.

Kang nianpu

康有爲, "康南海自編年譜", 收於翦伯贊編, 《戊戌變法》, 神州國光社, 上海, 1953年, 第3卷, 第107至169頁。

Kang Youwei, *Meiji bianzheng kao xu*

康有爲,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1898年, 現收於 *Jindai cankao ziliao*: 280-282。

Kang Youwei, *Shili gongfa*

康有爲, 《實理公法全書》(約1885-1887), 現收於樓宇烈編, 《康子內外篇》, 中華書局, 北京, 1988年, 第33-65頁。

Karlgren, *Sound and Symbol*

Karlgren Bernhard,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71.

Korotkov, *Modern Literary Chinese*

Korotkov N.N., *On the Morphological Nature of Modern Literary Chinese*,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60.

Kubler, *Europeanized Grammar*

Kubler Cornelius C., *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Student Book Co. Ltd., Taipei 1985.

Kuiper, *Dutch loan-words*

Kuiper Koos, "Dutch loan-words and loan-transl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an example of successful sinification by way of Japan", 收於 Haft Lloyd (ed.), *Words from the West: Western Texts in Chinese Literary Context. Essay to Honor*

- Erik Zürcher on his Sixty-fifth Birthday*, 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1993, 116-144. 漢譯：徐文堪譯，“經由日本進入漢語的荷蘭語借詞和譯詞”，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1996年，204-243。
- Kumano-Sawamura, *Nihongo*
熊野正平、澤村俊朔，“日本語に入った中國語”，載中國語學研究會編，《中國語學事典》，江南書院，1958年，第1041至1043年。
- Lai Xinxia, *Lin Zexu nianpu*
來新夏，《林則徐年譜》（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Laihua waiguoren*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1年。
- Lanciotti, *Letteratura cinese*
Lanciotti Lionello, *Letteratura cinese*, 收於 Botto Oscar (ed.), *Storia delle Letterature d'Oriente*, Vallardi, Milano 1969.
- Latourette, *Christian Missions*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London 1929. 重印本：成文出版社，台北，1975。
- Lee, *Lin Shu*
Lee Leo Ou-fan, “Lin Shu and his Translations: Western Fic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 載 *Papers on China*, 19, 159-193.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5.
- Lewis, *Hunan*
Lewis Charlton M.,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6.
- Lexicographia missionaria*
Theunissen Beatus, “Lexicographia missionaria linguae Sinensis 1550-1800”, 載《公教教育叢刊》*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Beijing, 16, 1943, 220-242.
- LHCT
《六合叢談》，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館印，上海，1857年1月26日至

1858年1月15日（共出月刊13期）（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

Li Chi, *Grammatical usage*

Li Chi, *New Features in Chinese Grammatical Usage*, 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t Terminology, no. 9, East Asia Stud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62.

Li Gui, *Dongxing riji*

李圭,《東行日記》, 1876年。收於 *Xiaofanghu zhai*, 帙12, 第96頁正面至125頁正面。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 岳麓書社, 長沙, 1985年, 第5冊, 第312至353頁。

Li Jiayuan, *Xianggang baoye*

李家園,《香港報業雜談》, 三聯書店, 香港, 1989年。

Li Jinxi, *Guoyu yundong*

黎錦熙,《國語運動》(小百科叢書), 商務印書館, 上海, 1933。

Li Leyi, *Wailaici*

李樂毅,“現代漢語外來詞的統一問題”, 載《語文建設》, 1990年第2期, 第42至45頁。

Li Xiaopu, *Riben jiyou*

李筱圃,《日本紀遊》, 1880年。收於 *Xiaofanghu zhai*, 帙10, 第343頁正面至349頁背面。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 岳麓書社, 長沙, 1985年, 第3冊, 第159至180頁。

Li Yu-ning,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London 1971.

Li-Thomason, *Mandarin Chinese*

Li Charles N., Thompson Sandra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Liang Qichao, *Du Xixueshu fa*

梁啟超,《讀西學書法》, 收於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 質學會, 武昌, 1896年, 附錄, 9-10冊。

Liang Qichao, *Xixue shumu biao*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收於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 質學會, 武昌, 1896年, 附錄, 9-10冊。

Liang Qichao, *Xizheng congshu*

梁啟超,《西政叢書》, 慎記書爭莊石印, 1897年, 32冊。

-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Wenji-Zhuanji*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專集》,中華書局,上海,1936年。
重印本:1989年,共12卷。
- Liang Xiaohong, *Fojiao ciyu*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北京,1994。
- Liang Xiaohong, *Fojing fanyi*
梁曉虹,“佛經翻譯對現代漢語吸收外來詞的啓迪”,載《語文建設》,1992年第3期,第14至17頁。
- Liang Xiaohong, *Yuanyu Fojiao de shijianci*
梁曉虹,“現代漢語中源於佛教的時間詞”,載《語文建設通訊》,香港,1992年第36期,第51至54頁。
- Lin Liuyan, *Zhong-Ri cihui*
林柳嫻,“中日詞彙對照研究—通用比率”,載《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第20集,1980年,第173至214頁。
- Lin Shu, *Bali chahuanu yishi*
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商務印書館,北京,1981年。
- Lin Yongyu, *Lin Zexu*
林永侯,“論林則徐組織的翻譯工作”,收於《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研究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5年,第118至137頁。
- Lin Zexu, *Si zhou zhi*
林則徐,《四洲志》,1844年。收於 *Xiaofanghu zhai, zaibubian*, 帙12。《四洲志》係摘譯自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comprising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 physical, statistical, civil, and political. By Hugh Murray, F.R.S.E., assisted by the following gentlemen in their respective departments of science... William Wallace... Robert Jameson... W.J. Hooker... William Swainson. Illustrated by eighty-two maps, drawn by Sydney Hall, and upwards of a thousand other engravings on wood, by R. Branston...*,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Green, & Longman 1834.
- Lin Zhen, *Xi hai ji*
林鍼,《西海紀遊草》,1849年。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1冊,第25至59頁。
- Linguistique Chinoise*
Lucas Alain, *Linguistique Chinoise, Bibliographie; Chinese*

Linguistics, A Bibliography 1975 1982,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Paris 1985.

Lippert, *Chinesischer Termini*

Lippert Wolfgang,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 Der lexikalisch-begriffliche Aspekt der Rezeption des Marxismus in Japan und China*,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Wiesbaden 1979.

Liu Fu, *Langue nationale*

Liu Fu, *Les mouvements de la langue nationale en Chin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25.

Liu Guangding, *Gowu tanyuan*

劉廣定, “《格物探原》與章廉臣的中文著作”, 收於楊翠華和黃一農編輯的《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 1990年, 第195至213頁。

Liu Xiyin, *Yiyi*

劉喜印, “意譯不是外來語”, 載 ZGYW, 1958年第6期, 第295頁。

Liu Zexian, *Wailaiyu*

劉澤先, “漢語不能容納外來語嗎”, 載 ZGYW, 1957年第5期, 第40至41頁。

Liu Zhengtan, *Bianzuan wailaici cidian*

劉正琰, “關於編纂漢語外來詞詞典的一些問題”, 載《辭書研究》, 1979年第1期, 第104至117頁。

Lobscheid, *Dictionary*

Lobscheid Wilhelm, 《漢英字典》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Noronha & Sons, Hong Kong 1871.

Lü Shuxiang, *Guanxin xinci xinyi*

呂叔湘, “大家來關心新詞新義”, 載《辭書研究》, 1984年第1期, 第8至13頁。

Lu Shuxiang, *Ziyou he nianzhou*

呂叔湘, “說‘自由’和‘粘著’”, 載 ZGYW, 1962年第1期, 第1至6頁。

Lu Xun *quanji*

魯迅, 《魯迅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 1981年, 共16卷。

Lu Zhiwei, *Goucifa*

陸志韋等著, 《漢語的構詞法》, 北京, 1964年。新版: 中華書局, 香港, 1975年。

Lü-Zhu, *Yufa xiuci*

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52年。

Luo Changpei, *Hanyu pinyin*

羅常培，《漢語拼音字母演進史》，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59年。

Luo Changpei, *Jiezi*

羅常培，《中國語里的借字》，見羅常培，《中國人與中國文》，開明書店，上海，1945年，第85至92頁。

Luo Changpei, *Yuyan yu wenhua*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50年，重印本：語文出版社，北京，1989年。

Luo Sen, *Riben riji*

羅森，《日本日記》，收於《遐邇貫珍》，香港，1854年，第11至12期；1855年第1期。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3冊，第29至46頁。

Lust

Lust John,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Bamboo Publishing Ltd., London 1987.

Macgowan, *Bowu tongshu*

Macgowan Daniel Jerome 瑪高濶，《博物通書》，寧波，1851年。

Manual on Chemistry

“Manual on Chemistry in Chinese”，這是 *Chinese Recorder* 編輯為《化學初階》所作的評論，載 *Chinese Recorder*, IV, June 1871, 26-27。

Martin, *Cycle of Cathay*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York 1896.

Martin, *Awakening of China*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The Awakening of China*,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07.

Masci, *L'oceano*

Masci Maria Rita (ed.), *L'oceano in un guscio d'ostrica. Viaggiatori cinesi alla scoperta dell'Europa*, Theoria, Roma-Napoli 1989.

Mateer, *New Terms*

Mateer Ada Have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924.

Matsui, *Yakusho no kango*

松井利彦, “近代日本漢語と漢譯書の漢語”, 載《廣島女子大學文學部紀要》, 第18卷, 1983年, 第35至51頁。

Métailié, *Botanique*

Métailié Georges, “La creation lexicale dans le premier traite de botanique occidentale publiè en chinois (1858)”, 載 *Histoire du Vocabulaire Scientifique.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Vocabulaire Scientifique*, 2, Institut de la Langue Francais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81, 65-73.

Metailié, *Botanique au Japon*

Metailié Georges, “Les premiers textes de Botanique au Japon au XIX^e siècle”, 載 *Nichi futsu bunka*, Tokyo 1978, 35, 25-37.

Metailie, *Reforme et modernisation*

Hagege Claude, Metailie Georges, Peyraube Alain, “Reforme et modernis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 收於 Hagege Claude, Fodor (ed.), *Reforme et modernisation des langues*, H. Buske, Hambourg 1984, 189-209.

Metzger, *Ch'ing Bureaucracy*

Metzger A. Thomas,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3.

Miller, *Japanese Language*

Miller Roy Andrew,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重印本: Midway Reprint, Chicago 1980.

Min Jiaji, *Wu fangyan cidian*

閔家驥、范曉、朱川、張嵩丘, 《簡明吳方言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 1986年。

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Miyazaki Ichisada,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John Weatherhill Inc., New York 1976. 譯自《科學: 中國の試験地獄》, 中央公論社, 1963。

Morgan, *New New Terms*

Morgan Evan, *Chinese New New Terms*, Kelly & Walsh, Shanghai 1926.

Morgan, *New Terms*

Morgan Evan, *Chinese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 Kelly & Walsh, Shanghai 1932.

Morgan, *New Terms & Expressions*

Morgan Evan, *Chinese New Terms & Expressions*, Kelly & Walsh, Shanghai 1913.

Morrison, *Dictionary*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the first; 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 part the second,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and part the third, English and Chinese*,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P. Thoms, 1815, 6 vols. Reprint of the second part, in two tomes, Londo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ubner & Co. 1865.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Kelly and Walsh, Shanghai, Hong Kong, Singapore & Yokohama 1918, 3 vols.

Moule, *Obligations of China*

Moule George Evans, "The Obligations of China to Europe in the Matter of Physical Science Acknowledged by Eminent Chinese", 載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New Series, VII, 1872, 147-164.

Musso, *Cina*

Musso Giuseppe Domenico, *La Cina ed i Cinesi, loro leggi e costumi*, Ulrico Hoepli, Milano 1929, 2 vols.

Nakayama, *Chū-Nichi taishaku*

中山茂, "近代西洋科學用語の中日貸借對照表", 載《科學史研究》, 第2輯, 第31冊, 第181頁, 1992年。感謝荷蘭萊頓 (Leiden) 的 Koos Kuiper (高柏) 先生向我推薦了這篇文章。

Nakayama,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中山茂, "Transla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Terms into Chinese Characters—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Behavior in

Comparison”，收於楊翠華和黃一農編輯的《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0年，第295至305頁。

Needham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and following.

Niyin cidian

《漢英逆引詞典》，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年。

Novotná, *Loan-words*

Novotná Zdeňk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oan-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載 *Archív orientální*, 35, 1967, 613-648; 36, 1968, 295-325; 37, 1969, 48-75. 此文係 Heřmanová Zdeňka 博士論文的英文節略本。博士論文是 *Příspěvky ke studiu výpůjček a hybridních slov v moderní čínštině*, Kandidátská práce Orientální ustavu Českosloveské akademie věd, Prague 1966.

Novotná, *Low Adaptability of Loan-words*

Novotná Zdeňka, "Linguistic Factors of the Low Adaptability of Loan-words to the Lexical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載 *Monumenta Serica*, XXVI, 1967, 103-118.

Paderni, *Kuan-hua*

Paderni Paola, "The Problem of *kuan-hua*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the Yung-cheng Decree for Fukien and Kwangtung", 載 *Annali,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1988, 48, 4, 258-265.

Pan Jixing, *Tan huaxue*

潘吉星，"談‘化學’一詞在中國和日本的由來"，載《情報學刊》，1981年第1期，第62至65頁。

Pan Yunzhong, *Jieci*

潘允中，"鴉片戰爭以前漢語中的借詞"，載《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3期，第98至113頁。

Peake, *Education*

Peake Cyrus Henderson,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2.

Peng Wenzu, *Wangren qi ma*

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東京，1915年。

Pfister, *Notices*

Pfister P. Louis S.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1773, Tome I, XVI & XVII siècles,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Shanghai 1932; Tome II, XVIII siècle, *id.*, 1934.

Pinlü cidian

北京語言學院語言教學研究所,《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語言學院,北京,1986年。

Pittau, *Meiji*

Pittau Joseph, S.J.,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eiji Japan, 1868-188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7. II ed., *id.*, 1969.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runnert H.S., Hagelstrom V.V.,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此文由 N.Th. Kolessoff. 修訂, A. Beltchenko 和 E.E.Moran 譯自俄語, Peking 1911. 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 台北, 1978年。

Qi Sihe, *Wei Yuan*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載《燕京學報》,1950年12月第39期,第177至226頁。

Qian Liangze, *Chusai jilue*

錢良擇,《出塞紀略》,收於 *Xiaofanghu zhai*, 帙13, 第274頁正面至281頁背面。

Qing shi gao, Liezhuan

《清史稿·列傳》(1927-1928)。重印本:中華書局,北京,1977年,共46卷。

Qing shi liezhuan

《清史列傳》,1928年。重印本:中華書局,台北,1983年,共10卷。

Qingdai tongshi

蕭一山,《清代通史》,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共5卷。

Qiu Tingliang, *Lun baihua wei weixin zhi ben*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載《中國正音白話報》,XIX-XX, 1898年8月27日。現收於張枏和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三聯書店,北京,1978年,第1輯第1分冊,第38至42頁。

Quanti xinlun

Hobson Benjamin 合信,《全體新論》,廣州,1851年。收於《海山仙館叢書》,1852年,120卷(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

Rao-Ouyang, *Guangzhouhua cidian*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廣州話方言詞典》,商務印書館,香港,1981年。

Reardon, *Chemistry*

Reardon-Anderson James, *The Study of Change, Chemistry in China, 1840-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1.

Ripa, *Collegio de' Cinesi*

Ripa Matteo,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C. scritta dallo stesso fondatore Matteo Ripa e de' viaggi da lui fatti*, Tipografia Manfredi, Napoli 1852, 3 tomes. 重印本: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Collana "Matteo Ripa" I, Napoli 1983, 3 vols.

Ros, *Steamship in China*

Ros Herbert Spencer, "Early History of the Steamship in China", 載 *Asian History Congress*, New Delhi 1961, *Studies in Asian History*, London 1969, 141-148.

Rosner, *Terminologie Médicale*

Rosner Erhard,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Terminologie Médicale Moderne en Chine", 載 *Chine et Europe: Évolution et Particularités des Rapports Est-Ouest du XVI^e au XX^e Siècle,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Paris 1991, 272-287.

Rouleau, *De Siqueira*

Rouelau Francis A. S.J.,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Emmanuel de Siqueira, 1633-1673, Cheng Ma-no Wei-hsin 鄭瑪諾維信", 載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anno XXVIII, Ian Iun. 1959, 3-50.

Sane, *Shakuyōgo*

曾根博隆, "中國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 (I)", 載《明治學院論叢》, 1987年, 408, 第15至37頁。

Sanetō, *Chūgokugo*

實藤惠秀, "中國語に入った日本語", 載中國語學研究會編的《中國語學事典》, 江南書院, 1958年, 第1039至1041頁。

Sanetō, *Liuxue Riben*

實藤惠秀,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1982年。譚汝謙、林啓彥譯, 《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增補版), くらしお出版社, 東京, 1970年。

Sanetō, *Zhong-Ri lianxi*

實藤惠秀,《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陳固停譯),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台北,1971年。

Santa Maria, *China and the Malay-Indonesian World*

Santa Maria Luigi, "Lingu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alay-Indonesian World", 載 *East and West*, 24, 1974, 365-380.

Schlegel, *New Chinese Terms*

Schlegel Gustaf, "Coining of New Chinese Terms", 載 *T'oung Pao*, II, 1892, 183-184.

Schreck, *Qiqi tushuo*

Schreck Johann (Terrentius) 鄧玉函、王徵,《奇器圖說》,北京,1634。複製本藏於羅馬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72.b.313。

Schwartz, *Yen Fu*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4.

Shanghai

All About Shanghai. A Standard Guidebook,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1934-35. 重印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Oxford Paperbacks 1986.

Shao Rongfen, *Ping wailaci yanjiu*

邵榮芬, "評《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載 *ZGYW*, 1958年第7期, 第347至348頁。

Shek, *T'an Ssu-t'ung*

Shek Richard H., "Some Western influences on T'an Ssu-t'ung's thought", 收於 Cohen Paul A., Schrecker John E.(e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6, 194-207.

Sheng-Zhang, *Shuangyinjiehua*

盛育冬、張宏洪, "關於漢語辭彙的雙音節化", 載《喀什師範學院學報》, 1980年第1期, 第56至64頁。

Shi Shi, *Taiping ciyu*

史式,《太平天國詞語匯釋》,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

Shi Shi, *Taiping wenzi*

史式, "太平天國的文字改革", 載《光明日報》, 1963年8月21日,

第4版。

Shi Youwei, *Yi wenhua de shizhe*

史有爲，《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吉林教育出版社，長春，1991年。

Shibatani, *Japan*

Shibatani Masayoshi, *The Languages of Japan*, Cambridge, Language Surve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Shinbun no yōgo

《明治初期の新聞の用語》，國立國語研究所，東京，1959年。

Siku quanshu zongmu

《四庫全書總目》，1789年。重印本：中華書局，北京，1965年，共2卷。

Sun, *Ch'ing Terms*

Sun E-tu Zen(ed.), 六部成語注解 *Ch'ing Administrative Te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1.

Sun Zhongshan, *Sun xuanji*

孫中山，《孫中山選集》，中華書局香港分局，香港，1956年，1978年。

Taiping shigao

《太平天國史稿》，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五輯》，文海出版社，台北，1978年。

Taiping shiliao

金毓黻、田餘慶編，《太平天國史料》，開明書店，上海，1950年。重印本：中華書局，上海，1955年。

Tan Bi'an, *Baihuawen yundong*

譚彼岸，《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漢，1956年。

Tan Sitong, *Renxue*

譚嗣同，《仁學》，收於周振甫編的《譚嗣同文選注》，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第88至225頁。

Tanaka, *History of Science in Japan*

Tanaka Minoru, *Chronological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 until the end of the Feudal A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ōkyō 1965.

Thom, *Esop*

Thom Robert 羅伯聃，《意拾喻言》*Esop's Fables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learned Mun Mooy Seen-shang, and compiled in their present form (with a free and a literal translation)*

by his pupil Sloth, 1840年, Canton Press office 印行。

To Convey Western Knowledge

“The Advisability, or the Reverse, of Endeavouring to Convey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Chinese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ir Own Language”, 載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New Series, XXI, 1886, 1-21.

Tsien, *Western Impact*

Tsien Tsuen-hsuei,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載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II, 3, May 1954, 305-327.

Van Der Loon, *Regional languages of southeast China*

Van Der Loon Piet, “The Literature of the Regional Languages of Southeast China”, 收於 Baldussi Annamaria (ed.), *Le minoranze e le autonomie regionali in Asia ed Africa*, Cagliari 1991, 89-94.

Vos, *Dutch Influences*

Vos F., “Dutch Influences on the Japanese Language”, 載 *Lingua*, 12, 1963, 341-388.

Wan Qing wenxuan

鄭振鐸,《晚清文選》, 生活書店, 上海, 1937年。重印本: 上海書店, 上海, 1987年。

Wang, *Explorations*

Wang William S-Y.,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Pyramid Press, Taipei 1991.

Wang,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ang William S Y.(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Monograph no.3 of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erkeley 1991.

Wang Li, *Biaozhunyu*

王力, “論漢族標準語”, 載 ZGYW, 1954年第6期, 第13至19頁。現收於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 中華書局, 北京, 1980年, 第2卷, 第669至687頁。

Wang Li, *Hanyu shigao*

王力,《漢語史稿》, 第1冊, 科學出版社, 北京, 1957年; 第2、3冊, 1958年。新版: 中華書局, 北京, 1980年, 共3冊。

Wang Li, *Xiandai yufa*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上冊,商務印書館,北京,1943年;下冊,同上,1944年。重印本:中華書局,北京,1954年;香港,1959,1979年。

Wang Li, *Yufa shi*

王力,《漢語語法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89年。

Wang Lida (1)

王立達,“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辭彙”,載 ZGYW, 1959年第9期,第90至94頁。

Wang Lida (2)

王立達,“從構詞法上辨別不了日語借詞”,載 ZGYW, 1959年第9期,第442至443頁。

Wang Shuhuai, *Wairen*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2),台北,1965年。重印本:同上,1980年。

Wang Tao, *Fusang youji*

王韜,《扶桑遊記》,1879年,收於 *Xiaofanghu zhai*, 帙10, 第309頁正面至333頁正面。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3冊,第383至514頁。

Wang Tao, *Manyou suilu*

王韜,《漫遊隨錄》,1887年,收於 *Xiaofanghu zhai*, 帙11, 第531頁正面至556頁背面。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6冊,第37至155頁。

Wang Xiaoping, *Zhong Ri jiaoliu*

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中華書局香港分局,香港,1987年。

Wanguo gongfa

Wheaton Henry,《萬國公法》,北京,1864年。丁韞良譯,龔恂、張斯桂序。該書譯自 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London: B. Fellowes, 1836, and Philadelphia: Carey, Lea & Blanchard 1836。在附錄2的詞表中,符號#後的數字表示下列英文版的段落序數: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teral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866 by Richard Henry Dan, Jr. Edited with notes by George Grafton Wilso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1936。

Webster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Inc.,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1988.

Wenbin, *Tongji*

文斌, “漢語的單音詞和複音詞的統計”, 載《光明日報》, 1951年12月18日, 第7版。

WGGB

《萬國公報》。我分析查閱了450期《萬國公報》(1874年9月5日至1883年7月28日)(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

WGGB (2)

《萬國公報》(月刊)。1889年2月至1907年12月, 共出月刊227期。索引刊於 *Jindai Qikan*: 267-406。我一共分析查閱了119期中所有文章題目的索引(1889年2月至1898年12月)。

Wieger, *Néologie*

Wieger Leon S.J., *Locutions modernes: Néologie*, Imprimerie de Sien-hsien, Sien-hsien 1935.

William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Williams Samuel Wells, “Recollections of China prior to 1840”, 1873年1月13日在皇家亞洲學會上的演說稿, 後載於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New Series, VIII, 1874, 1-21.

Wong, *Chinese Medicine*

Wong Chimin K. 王吉民、Wu Lien-teh 伍連德,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Shanghai 1936.

Wu Tianren, *Huang Gongdu*

吳天任, 《黃公度先生傳稿》, 香港中文大學, 1972年。

Wu-Wang, *Cihui*

武占坤、王勤, 《現代漢語詞匯概要》,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 1983年。

Wusi yilai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 《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1959年。

Wylie, *Literature*

Wylie Alexander,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n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Shanghai 1867. 重印本: Shanghai 1922. Photolithographic re-issue, The French Bookstore, Peking 1939.

Wyli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67. 重印本: 成文出版社, 台北, 1967年。

Xiang Chao, *Xinci*

向超, “關於新詞和新義”, 載 YWXX, 1952年第1期, 第3至7頁。

Xiao-Yang, *Zhong-Xi*

蕭致治、楊衛東編, 《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漢, 1986年。

Xiaofanghu zhai

王錫祺,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序作於1877年), 上海, 1891年。《補編》1894年; 《再補編》, 1897年。重印本: 杭州古籍書店, 杭州, 1985年, 共20卷。

Xie Yaoji, *Ouhua yufa*

謝耀基, 《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 光明圖書公司, 香港, 1990年。

Xin mingci, 1934

邢墨卿, 《新名詞辭典》, 新生命書局, 上海, 1934年。

Xinming cixun zuan

周高夫, 《新名詞訓纂》, 掃葉山房, 上海, 1918年。現收於《明清俗語辭書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89年, 第2冊; 第1629至1653頁。

Xiong Yuezhi, *Fanyiguan shilue*

熊月之,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史略”, 載《出版史料》, 1989年第1期, 第18至32頁。

Xu Jiayu, *Yinghuan zhilue*

徐繼畬, 《瀛環志略》, 作者自序作於1848年, 總理衙門, 北京, 1866年。複制本藏於羅馬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72.d.28。

Xu Minggao, *Lin Zexu*

徐鳴皋, “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 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 1979年第2期, 第38至48頁。

Xu Zongze, *Yesuhui yizhu*

徐宗澤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北京，1949年，1989年。

Yan Fu, *Qunxue yiyán*

嚴復，《群學肄言》（譯自 H. Spencer 的 *A Study of Sociology*），1903年。重印本：商務印書館，北京，1981年。

Yan Fu, *Tiānyán lùn*

嚴復，《天演論》（譯自 T.H. Huxley 的 *Evolution and Ethics*），1898年。現收於王拭編的《嚴復集》，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第1317至1476頁。

Yan Fu, *Yuanfu*

嚴復，《原富》（譯自 A. Smith 的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901-1902。重印本：商務印書館，北京，1981年，共2卷。

Yang Guozhen, *Lin Zexu*

楊國楨，“林則徐對西方知識的探求”，載《廈門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第82至89頁。

Yang Guozhen, *Lin Zexu shujian*

楊國楨，《林則徐書簡》，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1年。

Yao Wendong, *Liuqiu shuolüe*

姚文棟，《琉球說略》，1884年。現收於 *Xiaofanghu zhai*，帙10，第217頁正面至220頁正面。

Yiwu shimo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1851-1861），北京，1867年。重印本：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共8卷。

Yu Yousun, *Ri yi xueshu mingci*

余又孫，“談日譯學術名詞”，載《文哲月刊》，第1卷第7期，1936年，第111至123頁。

Yu Yousun, *Ri yi xueshu mingci yange*

余又孫，“日譯學術名詞沿革”，載《文化教育旬刊》，第1卷第69期，1935年，第13至19頁。

Yu Zhengxie, *Guisi cunqao*

俞正燮，《癸巳存稿》，1848年。收於《連筠移叢書》，第15卷，1848年；收於《叢書集成初編·綜類》，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年。

Yuyan wenzì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語言文字分冊》，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1986年。

Yuyanxue lunwen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第1冊，1900-1949年，商務印書館，北京，1978年。重印本：同上，1983年。第2冊，1950年-1980年，同上，1978年。重印本：同上，1983年。

Yuyanxuejia

《中國語言學家》編寫組，《中國現代語言學家》，第1冊，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莊，1981年。

YWXX

《語文學習》，北京，1950年-。

Zeng Xubai, *Xinwen shi*

曾虛白，《中國新聞史》，三民書店，台北，1966年。

Zgusta, *Lexicology*

Zgusta Ladislav (ed.), *A Manual of Lexicology*. 參加此書編寫的人員爲：V. Černý, Z. Heřmanová-Novotná, D. Heroldová, L. Hřebíček, J. Kalousková, V. Miltner Minn Latt. Y., L. Motalová, K. Petráček, K.F. Růžička, I. Vasiljev, P. Zima, K. Zvelebil.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Prague, Mouton The Hague, Paris 1971。

ZGYW

《中國語文》，北京，1950-。

Zhang Deyi, *Hanghai shuqi*

張德彝，《航海述奇》，1870年。收於 *Xiaofanghu zhai*，帙11，第58頁正面至101頁背面。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長沙，1985年，第1冊，第433至595頁。

Zhang Penghe, *Eluosi riji*

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一卷》，收於 *Xiaofanghu zhai*，帙3，第260頁正面至273頁正面。

Zhang Qingchang, *Mengyu jieci*

張清常，“漫談漢語中的蒙語借詞”，載 ZGYW，1978年第3期，第196至198頁。

Zhang Qingyuan, *Wailaiyu*

張清源，“從現代漢語外來語初步分析中得到的幾點認識”，載《語言學論叢第一集》，新知識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149至169頁。

Zhang Shilu, *Cihui*

張世祿，《普通話辭彙》，新知識出版社，上海，1957年。

Zhang Shilu, *Cihui bianhua*

張世祿，“漢語歷史上的辭彙變化”，載《語文知識》，1957年第12

- 期，第12至15頁。
- Zhang Xizeng, *Wailaiyu de yanjiu*
張希曾，《國語裏外來語的研究》。打印稿，無日期，無地點。大約寫於1970年，共213頁。
- Zhang Yingde, *Riyu jieci*
張應德，“現代漢語中能有這麼多日語借詞嗎？”，載 ZGYW，1958年第6期，第299頁。
- Zhao Yibo, *Wailaici*
趙擇伯，“關於漢語外來詞的幾個問題”，載 YWXX，1958年第3期，第8至10頁。
- Zhao Yuanren,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Zhao Yuanren, 趙元任,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lifornia 1968.
- Zhao Yuanren, *Mandarin Primer*
Zhao Yuanren 趙元任, *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48.
- Zhao Yuanren, *Yuyan wenti*
趙元任，《語言問題》，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1968年。
- Zhen Dian, *Cihui guifan*
鄭奠，“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問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秘書處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北京，1956年，第72至80頁。
- Zheng Dian, *Cihui shi*
鄭奠，“漢語辭彙史隨筆”，載 ZGYW，(1)：1959年第6期，第265至266頁；(2)：第7期，第329至331頁；(3)：第8期，第380至382頁；(4)：第9期，第436至437頁；(5)：第11期，第546至548頁；(6)：第12期，第599至601頁；(7)：1960年第3期，第135至136頁；(8)：1961年第3期，第38至39頁，第33頁；(9)：第4期，第33至35頁；(10)：第6期，第37至38頁。
- Zheng Dian, *Riyu cihui*
鄭奠，“談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辭彙”，載 ZGYW，1958年第2期，第95頁、第94頁。
- Zheng Zhenduo, *Suwenxue*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作家出版社，北京，1954年。
- Zhigang, *Chushi Taixi ji*
志剛，《初使泰西記》，1872年。現收於《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

社，長沙，1985年，第1冊，第243至391頁。

Zhong Shuhe, *Zou xiang shijie*

鐘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北京，1985年。

Zhongguo congshu zonglu

《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57年，共3卷。第2版，同上，1986年。

Zhongguo dui Xifang

胡秋原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72年，第1冊，第1至2頁。

Zhongguo yi Riben shu

實藤惠秀、譚汝謙和小川博，《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大學出版社，1980年。

Zhongwai shiling

《清季中外使領年表》，中華書局，北京，1985年。

Zhou Dingyi, *Xinchendaixie*

周定一，“辭彙的新陳代謝”，載《科學通報》，第3卷第7期，1952年，第446至448頁。現收於胡裕樹編，《現代漢語參考資料》，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81年，第2冊，第316至322頁。

Zhou Dingyi, *Yinyici he yiyici*

周定一，“‘音譯詞’和‘意譯詞’的消長”，載 ZGYW，1962年第10期，第459至466頁，第476頁。

Zhou Fagao, *Jiezi*

周法高，“中國語的借字”，見周法高，《中國語文研究》，中華文化，台北，1955年，第99至110頁。

Zhou Fagao, *Monosyllabism*

Zhou Fagao 周法高，“Monosyllabism of Chinese Reconsidered”，載 Chou Fa-kao 周法高，*Paper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Epigra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6, 71-75. 此文原載《清華學報》第14卷第1,2期合刊（語言學專號：慶祝李方桂先生八十歲論文集），新竹，1982年，第105-109頁。

Zhou Fagao, *Zhongguoyu*

周法高，“中國語的特質和發展的趨勢”，見周法高，《中國語文研究》，中華文化，台北，1955年，第1至11頁。

Zhou Fagao, *Zhonggouyu de tezhi*

周法高，“中國語的特質和發展情形”，見周法高，《漢學論集》，台

- 北，1964年，第109至133頁。現收於張雙慶編的《中國語文研究選集》，文新書屋，香港，1976年，第1至32頁。
- Zhou Youguang, *Wenhua chuanbo*
周有光，“文化傳播和術語翻譯”，載《語文建設通訊》，香港，1991年第34期，第1至8頁。
- Zhou Zhenhe, *Fangyan*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年。重印本：同上，1987年。
- Zhou Zumo, *Cihui jianghua*
周祖謨，《漢語辭彙講話》，載 YWXX, (1)：1955年第4期，第33至40頁；(2)：第5期，第9至11頁；(3)：第6期，第58至60頁；(4)：第7期，第16至19頁；(5)：第8期，第36至38頁；(6)：第10期，第29至32頁；(7)：1956年第1期，第38至40頁；(8)：第2期，第38至40頁；(9)：第4期，第29至31頁；(10)：第5期，第30至31頁；(11)：第8期，第34至36頁；(12)：第9期，第20至21頁；(13)：第11期，第33至35頁；(14)：1957年第2期，第30至33頁；(15)：第3期，第29至30頁；(16)：第5期，第29至31頁；(17)：第7期，第24至25頁；(18)：第10期，第33至34頁。
- Zhu Dexi, *Yufa jiangyi*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北京，1984年。
- Zhu Xiaoyun, *Gairaigo*
朱曉雲，《中國語の中の外來語》，此為尚未出版的文學碩士論文，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導師：陳山龍，台北，1986年。
- Zi, *Pratique des Examens Littéraires en Chine*
Zi Etienne, *Pratique des Examens Littéraires en Chine*,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Shanghai 1894.
- Zürcher, *Jesuit Mission*
Zürcher Erik, Standaert Nicolas S.J., Dudink Adrianus, *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a. 1580-ca. 1680*, Leiden University, 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Leiden 1991.
- ZWDCD
張其昀編，《中文大辭典》，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台北，1973年，共35卷。
- ZXWJL
《中西聞見錄》，1872年8月至1875年8月，共出月刊36期。我只分析查閱了 *Jindai qikan*: 4-17 上的索引。

中文索引(以漢語拼音為序)

A

阿爾熱巴拉 68
艾儒略 (G. Aleni) 5, 27, 28, 43, 55,
178, 191, 195, 197, 204, 206, 219,
223, 226, 231, 235, 248, 249, 257,
259, 261, 269
艾約瑟 (J. Edkins) 66, 69, 205, 222,
268
安慶軍械所 71
安息日 45
奧地利 192
《澳門新聞錄》 25, 29
《澳門月報》 25, 29, 32
《澳門雜錄》 25, 29

B

八股文 1
巴達維亞 (Batavia) 226
巴厘滿 32, 37, 162,
巴力門 162, 164
巴力門會 66
巴士 16
巴西 19
白挨底 (G. M. H. Playfair) 83
白話 3, 4, 133, 138, 140, 141, 142,
143, 144
《白話文學史》 134
百口維新 118, 123
版京 137
磅 32, 162
包爾騰 (J. S. Burdon) 50
保釋 119
保險 136
保障 101, 111
報紙 21, 34, 99, 124, 173
北方方言 3, 6, 38, 139
北京大學 114, 198
北洋西學 198
倍數 81

本族新詞 146, 150, 154, 168, 175,
179, 180, 181, 184
《變法通議》 88-89, 90, 91, 120
比利 (T. Pires) 9
比利時 61, 64
比門屠 78
筆談 117, 118, 190, 196, 249
秘魯 113
畢利干 (A. A. Billequin) 51, 58,
215
裨治文 (E. C. Bridgman) 23, 28, 31,
37, 40, 101, 198, 206, 221, 212,
216, 217, 225, 234, 245, 250, 252,
255, 256, 257, 261, 266, 269
辯護士 116
標點符號 46
斌椿 62
兵事 119, 192
檳榔嶼 21
伯駕 (P. Parker) 25, 26, 30, 53
伯理喜頓 64, 162, 174
伯里璽天德 162
博覽會 111, 174
博覽院 174
博士 114
博物館 111, 174
博物會 174
《博物叢書》 56
《博物新編》 43, 56, 57, 58, 60, 76
博物院 174
不動產 54

C

曹達 115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13, 224
長崎 104, 105, 106, 199
長沙 118
常備兵 119

- 鈔店 137
 鈔商 137
 炒扣來 162
 陳獨秀 155
 陳康祺 218
 陳少白 208
 承霖 58
 乘數 81
 《籌海篇》 27
 臭 76
 出島 104
 出口 34, 183
 《出塞紀略》 18
 初 141, 147
 《初使泰西記》 64
 傳播 120
 詞 82, 144-145
 詞綴（前綴和後綴） 147, 167, 168, 172
 催淚劑 165
 村田文夫 102

 D
 大阪 244
 大腦 42
 大同譯書局 125
 大學 19, 114, 177, 178
 《大英國史》 102
 代數 86, 89, 183
 代數學 68
 《代微積拾級》 69, 196, 197, 221, 246
 單音節詞 144, 145, 150, 151, 189
 且把孤 64
 淡氣 60, 76
 道光皇帝 20
 道理 34, 53
 得利風 163
 德律風 180
 德讓克拉西 163, 165
 鄧玉函 (J. Schreck) 42, 69, 242, 251, 268, 271
 狄考文 (C. W. Mateer) 83
 《地理全志》 56, 201, 204
 地理學 70, 105, 110
 《地球圖說》 28
 地學 95
 地質學 150
 電 55, 63, 146, 172, 180, 183
 電報 56, 63, 70, 105, 108, 179
 電車 152, 172
 電燈 151, 172
 電光 151
 電話 163, 180
 電話機 115
 電機 149, 151
 電理機 56, 107
 電鈴 151
 電氣 56, 63, 65
 電氣報 108, 151
 電氣燈 63, 65, 151
 電氣光 151
 電氣機 63, 151
 電氣鈴 151
 電氣通標 70
 電氣線 63, 151
 電氣信 63, 152
 電氣行車 152
 電線 151
 電線鈴 151
 電信 108, 120, 152, 179
 電信機 120
 電學 43, 56, 62, 89
 丁韋良 (W. A. P. Martin) 50, 51, 52, 54, 62, 70, 83, 102, 199, 200, 201, 203, 208, 212, 214, 215, 222, 243, 244, 246, 264
 丁香 78
 東京 105, 112, 114, 181, 244
 《東行日記》 109
 東印度公司 9, 12, 262
 《東遊日記》 116
 動產 54
 動物 54, 78, 161
 動物學 110, 120, 150
 動重學 69
 董恂 52, 54
 《讀西學書法》 89
 多明我會 7, 8
 多士 16

多音節詞 94,144,145,146,171
 臺 32,162

E

俄羅斯文館 24
 兒 147
 《兒女英雄傳》 139,144,233

F

法郎機 150
 法律 35,52,53,72,83,84,87,91,98,
 119
 法庭 9,119
 法學 28,110
 番 148
 梵文 177
 樊守義 18,19,197
 方程 69,86,183
 方法 120
 方豪 18
 方濟各會 7-8
 仿譯詞 33,37,63,78,81,82,99,111,
 154,156,157,160,161,163,168,
 169,170,171,172,174,175,180,
 184,188,189,190,191,192,197
 飛機 183
 《飛陀子傳》 139
 費城 (Philadelphia) 52
 分數 81
 馮桂芬 49
 《奉使俄羅斯日記》 18
 佛教 46,161,170,171,177
 佛教用語 240
 《扶桑遊記》 109,173
 福建 4,9,38,93,132
 福州 9,39
 福州船政學堂 135
 《福音書》 45
 富國策 89
 傅泛濟 (F. Furtado) 248,261
 傅蘭雅 (J. Fryer) 50,60,72,73,
 74,75,76,78,81,82,83,86,89,
 90,92,197,202,215,222,235,
 238,247,260,261,264, *

傅雲龍 113,114,115,193,198,211,
 220,240,243,246,247,250,251,
 261,273

G

改進 120
 甘文好司 32,162
 幹事 120
 贛方言 3
 高名凱 157,158-159
 羔求 162,208
 哥倫比亞大學 198
 《格物入門》 54,55,56,57,60,62,
 63,70,200,201,203,215,243,264
 《格致匯編》 79,85
 格致書室 79-80
 格致書院 79
 根數 81
 工場 120
 工科 114
 工業 84,113,124
 公法 89,102,105
 公司 28,33,62,63,100,111
 公議堂 124
 龔自珍 224
 恭親王 47,49
 《古逸叢書》 112
 官話 2,3,4,6,15,32,41,81
 光學 79,89,95,110,148
 光緒皇帝 61,86,118,127
 廣場 120
 廣東 4,9,15,93
 廣方言館 51,127
 廣西
 廣學會 85,87,258
 歸納 122
 規則 119
 桂良 47
 郭沫若 128,164
 郭實臘 (K. F. A. Gützlaff) 27,30,
 40,41,45,99,244,273
 郭嵩燾 65,163,164,189,198,246
 國 88,168
 國會 34,54,70,100,163

- 國債 70-71, 136
- H
- 海軍 120, 214
 《海國圖志》 26, 27, 28, 29, 31, 32, 33, 35, 41, 43, 62, 63, 86, 98, 99, 100, 109, 150, 167, 195, 228
 《海錄》 19
 《海上花列傳》 139
- 韓邦慶 139
- 翰林院 113
 《漢語外來詞詞典》 158
- 杭州 42, 174
 《航海述奇》 51, 62
- 好司 37
- 合信 (B. Hobson) 42, 43, 56, 60, 76, 102, 193, 201, 234
- 何瞭然 58, 75, 76
- 何如璋 108, 124, 199, 217, 229
- 赫德 (R. Hart) 61
- 亨德 (W.C. Hunter) 21, 22
- 橫濱 105, 199, 244
 《紅樓夢》 138, 139, 144, 149, 258
- 洪仁坤 44
- 洪秀全 45
- 後備兵 120
- 胡 148
- 胡適 122, 123, 134, 138, 140
- 胡行之 155, 156
- 戶部 12
 戶部銀行 115, 260
- 花之安 (E. Faber) 83
- 華約翰 (J. Walsham) 195
- 華蘅芳 71, 78, 79, 197, 204
- 華盛頓 (Washington) 272
 《華字新報》 124
- 化學 43, 57, 58, 65, 72, 82, 89, 95, 110, 148, 180, 183
 《化學闡原》 58, 215
 《化學初階》 58, 74, 75, 76, 215
 《化學叢原》 75, 215, 264
- 黃慶澄 113, 115, 191, 207, 222, 227, 235, 242, 264, 272
- 黃遵憲 97, 109, 110, 111, 112, 113, 117, 118, 121, 122, 124, 130, 131, 132, 189, 192, 195, 197, 208, 209, 211, 213, 222, 224, 227, 230, 238, 239, 248, 254, 255, 262, 272, 273
- 會社 111, 179
- 會堂 64
- 會同四譯館 22
- 混合詞 153, 156, 160, 161, 167, 168
- 火 34, 81
- 火車 28, 34, 151
- 火船 151
- 火機 64, 149
- 火輪 63, 217
- 火輪車 28, 34, 37, 63, 107, 151
- 火輪船 28, 34, 37, 63, 81, 151
- 火輪機 35, 37, 63, 150
- 火輪舟 34
- 火學 55
- 霍蓉生 36
- J
- 機 64, 148, 150, 151
- 積分 68, 183
- 幾何 67, 89
 《幾何原本》 66, 67, 87, 96, 221
- 擠機 64
- 架非 162, 225
- 嘉慶 20
- 嘉約翰 (J.G. Kerr) 58, 75, 76
- 甲午戰爭 104, 113, 117, 127, 176
- 簡化字 46
- 建築 115
- 鑑密斯得里 66
- 江戶 254
- 江南機器製造局 50, 71
- 蔣敦復 102
- 交易 34
- 教 40, 89, 167, 168
 《教會新報》 84, 124
- 教授 7, 111
- 教育 5, 8, 84, 85, 89, 90, 104, 105, 111, 113, 114, 119, 177, 178
- 教員 116
- 解剖 114
- 解剖室 114
- 解剖學 42, 114

- 金 76,94
 《金瓶梅》 138,139
 金楷理 79
 《金石識別》 78
 津田真道 270
 進步 120
 進口 34,183
 經濟 17,41,71,137,178
 京師大學堂 114,198
 警察 115
 《鏡花緣》 139
 靜重學 69
 劇場 111
 爵房 37
- K
 咖啡 162
 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23
 康熙皇帝 18
 康有爲 84,85,86,87,123,124,127
 柯尚遷 242
 客家方言 3
 空氣 71
 口 81,166
 《坤輿圖說》 28
- L
 蘭書譯局 105
 蘭學 104,105,107
 藍皮書 91
 老 147
 《老殘遊記》 140
 老舍 144
 老子 271
 黎庶昌 112
 李賢嘉 140
 李圭 109,198,257,259,263
 李桂玉 139
 李鴻章 50,107,114
 李善蘭 51,86,87,89,102,183,196,
 205,206,221,224,242,246,254,
 257,268
 李提摩太 (T. Richard) 86,88,89,
 220,234,239,245,265
 李筱圃 109,111,192,194,229,236
 李之藻 261
 理藩院 22
 理科 114
 理雅各 (J. Legge) 50,109
 力學 55,57,95,110
 歷史 119
 利瑪竇 (M. Ricci) 5,6,28,43,55,
 66,67,191,204,221,223,226,
 231,235,248
 《利瑪竇地圖》 28
 例 34,53
 運 79
 《聯邦志略》 101,211
 聯絡 120
 聯子振 58
 梁阿發 13,23,44
 梁進德 23,25
 梁啓超 83,84,85,86,88,89,90,91,
 93,94,95,96,117,118,121,122,
 123,124,131,132,138,140,164,
 181,194,196,197,198,203,204,
 205,209,213,219,222,225,226,
 227,230,231,232,234,235,236,
 239,242,245,246,247,250,251,
 252,253,255,258,260,262,264,
 268,272,274
 林阿適 23
 林樂知 (Y. J. Allen) 84,85,89,
 190,225
 林紓 138
 林延玉 127
 林則徐 18,20,24,34,40,71,83,85,
 99,100,174,213
 林鍼 62,239
 劉頤 140
 劉復 251
 劉正琰 157,159
 《榴花夢》 139
 《琉球地理志》 112,113,127
 琉球群島 112
 《琉球說略》 113
 柳原前光 107
 《六合叢談》 70,100,110
 盧憲章 132
 魯迅 128,164,210,246

- 陸軍 120
 陸佗斯 79
 律師 116
 倫敦傳道會 12, 66, 69, 71
 倫敦皇家亞洲學會 13
 倫理 116
 《論白話爲維新之本》 132
 《論譯書》 91, 122
 輪船 81
 羅常培 156
 羅森 56, 106, 107, 108, 199, 201, 217, 236
 羅文藻 7
 羅孝全 (I. J. Roberts) 45
 邏輯 12, 169
 《駱駝祥子》 144
- M**
- 麻六甲 13, 21, 33, 224
 馬國賢 (M. Ripa) 7
 馬戛爾尼 (G. Macartney) 7, 8
 馬建忠 90, 231
 馬來西亞 11, 21
 馬禮遜 (R. Morrison) 12, 21, 23, 28, 40, 211, 224, 225, 250, 262
 馬禮遜教育協會 106
 馬鈴薯 120
 《馬氏文通》 90, 91
 馬占 162
 瑪高溫 (D. J. Macgowan) 56, 78, 79, 83, 204
 麥都思 (W. H. Medhurst) 40, 41
 滿族 1
 《盲人瞎馬之新名詞》 181
 貿易 9, 28, 34, 99, 104, 107, 119, 161
 《貿易通志》 30, 99, 244
 梅文鼎 206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28, 31, 37
 美術 111
 美術會 111
 孟子 219, 220, 257
 米憐 (W. Milne) 13, 40, 41
 民法 119, 120
 民權 89, 120
- 民主 54, 62, 89, 102, 136, 163, 165, 172, 173
 明治維新 53, 97, 98, 100, 133, 175
 莫安仁 (E. Morgan) 182
 母財 137
 木 94
 目力別迭奈脫 79
 鉅硫二礦 79
 慕維廉 (W. Muirhead) 56, 70, 83, 102, 201
- N**
- 南懷仁 (F. Verbiest) 28, 43
 南京 6, 45, 67, 81
 南京條約 15, 39
 南美洲 18, 19
 南洋公學 198
 鳥 94
 寧波 9, 39, 56, 109
 農場 120
 農學 119, 121
- O**
- 歐幾里德 (Euclid) 67, 221
 歐幾里德幾何 66, 87
 《歐美各國政教日記》 127
- P**
- 判斷 62
 判斷處 62
 判決 116
 彭文祖 181
 培理 (M. C. Perry) 56, 104, 106, 236
 偏旁 94, 166, 167
 平權 122
 破產 120
 蒲安臣 (A. Burlingame) 63
 葡萄牙 9, 10, 19, 38
 葡萄牙商人 11
 普通 115
- Q**
- 《七俠五義》 139
 《奇器圖說》 69, 242, 268

- 氣 76,77
 汽船 120
 器機 89
 氣學 55
 錢良擇 18
 乾隆 60,226
 《強學報》 118
 強學會 88,118,257
 《欽定軍辭實錄》 47
 輕氣 60,76
 邱逢甲 196
 裘廷梁 132,133
 裘毓芬 132
 權 53,102,107,146,172
 權利 34,53,89,102
 《全體新論》 42,102,234
 全體學 42,86,89,235
 泉州 9
 《勸世良言》 45
 群學 137
 《群學肆言》 137
- R
- 人 168
 人力車 111,235
 《日本國志》 110,112,117,118
 《日本記遊》 109
 《日本明治變政考》 126
 《日本日記》 106
 《日本書目志》 126
 《日本雜事詩》 109,110
 日本駐北京公使館 123
 日影像 107,236
 日語 96,106
 容闈 61
 《儒林外史》 138
- S
- 賽奇會 174
 賽因斯 165
 三鞭 162
 《三國演義》 138
 三文治 15
 沙文 162
 山東方言 139
 商法 119,236
 商務 10,17,119,120
 商業 111,120
 上房 54
 上海製造局 50,60,72,73,75,79,82,
 83,86,88,89,90,91,92,107,125,
 176,203,215,234,261,262,264,
 269
 上堂 64
 邵彬儒 139
 社會學 137
 舍利 162
 舍密 59
 《舍密局必攜》 59
 《舍密開宗》 59,215
 《聖經》 13,41,45
 《神奈川條約》 56,98,104
 《沈氏音書序》 131
 沈學 131
 生理學 42,116
 聲學 79,89
 施古德 (G.Schlegel) 181
 師範 115,121
 師範學校 115
 石 76,94
 石川英 189-190
 石玉昆 139
 《時務報》 88,118,122,123,125,
 131
 《實理公法》 87
 實藤惠秀 112,160,190,195,248
 《史記》 231,248
 《使東述略》 108
 《使西紀程》 65
 世界 104,106,111,121,164,177,179
 市場 111,137
 試驗所 115
 首領 173,241
 書面語 1
 數 81
 數根 82
 數學 51,68,69,89,95,161,183
 《數學啓蒙》 68
 雙語詞典 155
 《水滸傳》 138,139,144

- 水學 55
 司法 114, 119
 《四書》 1
 《四洲志》 25, 27, 32, 34, 100, 174
 宋詞 140
 蘇維埃 169
 蘇州方言 139
 《俗語傾談》 139
 算學 51, 149
 孫詒讓 116
 孫中山 128, 208
- T
- 太平天國 45, 46
 《太西人身說概》 42
 台灣 156, 159, 160
 譚嗣同 84, 85, 86, 138, 206, 221, 238, 261
 坦克 165
 炭氣 60
 唐詩 140
 《塘報》 20
 特別 115
 特權 53
 體操 119, 120
 《天津條約》 48
 《天文略論》 43
 天文學 43, 60, 104, 150, 161
 天下 111, 177, 179
 《天下新聞》 33
 天學 95
 《天演論》 96, 135, 137
 天主教傳教士 24, 32, 104
 田漢 128
 甜露 45
 鐵道 99, 173
 鐵路 35, 56, 99, 105, 172, 173
 鐵輪 35
 《通報》 181
 通事 12, 49
 通線信 173
 通信線機 64
 同文館 50, 51, 61, 63, 72, 89, 91, 105, 127, 176
 同治中興 17
- 統計 71, 111, 145, 149
 郵 117
 投票 119
 圖書館 40, 70, 115
 鋼琴 95
 團體 122
- W
- 瓦斯 115, 165
 《外國史略》 28
 外來詞 154, 156-157
 外來語 155
 《外來語詞典》 155
 晚清小說 141, 142
 萬國 111, 177, 179
 《萬國地理全圖集》 27, 273
 《萬國公報》 52, 84, 85, 86, 89, 124
 《萬國公法》 52, 54, 62, 101, 102, 209, 230, 231, 246
 萬獸園 64, 246
 王際藻 116
 王大海 226
 王力 115, 195, 199, 204, 226, 235, 270, 271
 王立達 157, 158, 231, 241, 255, 271, 273
 王翰 109, 111, 173, 190, 211, 254, 258, 271, 274
 王徵 69, 242, 251, 261, 268, 271
 王鍾祥 58
 威妥瑪 (T. F. Wade) 50
 微分 68
 韋廉臣 (A. Williamson) 66, 69, 83, 102, 189, 254, 262, 268
 韋廉士 (S. W. Williams) 106
 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22
 偉烈亞力 (A. Wylie) 40, 44, 56, 66, 70, 100, 196, 221, 233, 242, 246, 268
 緯理哲 (R. Q. Walsby) 28
 衛生 115
 衛生學 115
 魏源 18, 26, 32, 40, 43, 71, 85, 98
 文康 139
 文蔚 114

- 文祥 47
 文學 28, 35, 70, 101, 112, 136,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71
 文言 2, 4, 133, 134, 140, 141
 烏托邦 137
 無機 74
 無錫 132
 《無錫白話報》 13, 132
 吳淞 105, 244
 吳沃堯 140, 237
 吳語 3
 《五經》 1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122
 《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 158
 五四運動 143
 物理學 69, 115, 119

 X
 西 148
 《西國近時匯編》 85, 86
 《西學東漸記》 61
 《西學書目表》 89
 《西藥大成》 78
 《西藥略釋》 92
 《西遊記》 138, 149
 細胞 102, 254
 《遐邇貫珍》 106
 下房 54
 下堂 64
 夏威夷 121
 廈門話 132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157
 憲政 119
 鄉紳房 37
 湘方言 3
 消防 120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 101, 174
 小 147
 小腦 42
 小學 19
 校長 116
 協會 115
 寫真 111

 謝濟高 19
 新教傳教士 40-47, 84, 89
 《新民叢報》 123
 新聞 33, 63, 99, 124, 172
 新聞紙 20, 34, 63, 99, 172, 173
 《新小說》 140
 信號 115
 信通線 173
 刑法 101, 119
 《繡像小說》 140
 溴 76
 徐光啓 66, 67, 221
 徐繼畲 18, 35, 43, 55, 85, 92, 96, 100, 210, 252, 271
 徐家寶 222
 徐建寅 71, 82, 89, 90, 194, 239
 徐日昇 (T. Pereira) 24
 徐壽 71, 75, 82, 215, 233, 264
 《續幾何原本》 67, 221
 選舉 101
 炫奇會 174, 257
 薛福成 274
 學 71, 89, 95, 148, 149, 180, 183
 學校 19, 101, 114

 Y
 鴉片 24, 104, 163
 鴉片戰爭 14, 19, 35, 40, 50, 138
 衙門 107, 114
 雅裨理 (D. Abeel) 36
 嚴復 96, 135, 136, 137, 138, 150, 163, 193, 203, 205, 213, 219, 221, 238, 240, 251, 258, 260, 265, 270, 271, 272, 273
 演出 111
 楊炳南 19
 揚州方言 139
 洋 148
 洋布 148
 洋涇浜英語 11, 15, 16, 17, 49
 洋煙 148, 163
 養瘋院 64
 養氣 60, 76, 186
 姚文棟 112, 113, 127
 耶魯大學 (Yale) 61

- 耶穌會教士 (Jesuits) 6, 66, 67, 72
 葉鐘進 197, 256, 269
 伊達宗城 107
 醫科 114, 259
 醫學 41, 82, 89, 95, 104, 131, 183
 醫院 42, 89
 《夷情備采》 28, 99
 《夷情回測宜周密探報》 20
 怡良 21
 以太 86, 261
 議會 32, 34, 70, 116, 174
 議員 110
 議院 64, 66, 70, 101, 110, 124, 136,
 163, 164
 藝術 84, 119, 260
 奕山 20
 意見 120, 259
 意譯詞 154, 155, 161, 169
 銀行 115, 137
 印文機 64
 英華書院 13, 21
 《英晤喇國新出種痘奇書》 42
 營業 120, 125
 《瀛環畫報》 214
 《瀛環志略》 35, 38, 43, 55, 62, 63,
 86, 92, 100
 雍正 4, 9
 郵政 120, 121
 《遊歷日本圖經》 113
 《遊歷日本圖經餘記》 113-114
 幼稚園 111
 余又孫 155
 魚 94
 宇田川榕庵 59
 語言問題 48, 130
 郁達夫 128
 預備役 119, 264
 原質 60, 94
 袁德輝 21, 30, 34, 53
 《月月小說》 140
 粵語 3, 145

 Z
 曾國藩 47, 67, 71, 107, 116
 曾樸 140
 軋機 64
 張誠 (J.F. Gerbillon) 24
 張德彝 56, 58, 61, 62, 63, 192, 198,
 199, 201, 203, 215, 228, 230, 232,
 236, 240, 241, 250, 253, 257, 261,
 265, 271, 272
 張鵬翮 18
 張之洞 87
 章炳麟 138, 209
 章士釗 138
 照相 111
 趙元益 79
 哲學 8, 83, 116, 178
 爭存 137
 正統領 37, 266
 正音書院 4
 證券 120
 政黨 120
 政府 32, 38, 40, 54, 87, 91, 101, 116
 政治 35, 41, 71, 83, 84, 85, 87, 88,
 103, 104, 108, 112, 119, 128, 130,
 136, 141, 142, 178
 政治學 119
 鄭瑪諾 (E. de Siqueira) 7
 鄭西鄉 121, 122
 之 55, 96, 149
 之上 16, 55
 織機 64
 植物 54, 78, 161
 植物學 69, 70, 104, 110, 150
 《植物學》 69, 102
 植物園 120
 職工 180
 志剛 64, 150, 192, 198, 210, 220, 231,
 237, 243, 245, 247, 248, 267, 273
 《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 132
 《中國官音白話報》 132, 133
 中國神學院 7
 中國銀行 260
 中美條約 272
 中日條約 107
 《中西交通史》 18
 《中西文合璧表》 92
 中學 19, 114, 118, 121
 中亞語言 170

- 周法高 156
周作人 128,134
壯 46
朱熹 1
主權 53,102,112,173
主人 12,115
主義 46,119
資本 115,137
子宮形 78
自護 54
自然 58,82,95,102,143,153
自行車 183
自由 64,136
自治 54
自主 54,64,102
字 166
宗教 120
總理 173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38,47
總領 173,274
總統 173,174,274
總統領 37,64,173
鄒必顯 139
《走向世界叢書》 114
組合新詞 182-183,184

西文索引

An Elementary Treatise of Mechanics 69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25

Barnford A. J. 83
Bell A.G. 198

Canton Press 25
Canton Register 25
Chinese Repository 25

Dana J.D. 78
de Morgan A. 68,69
Doolittle J. 42,92

Elements of Algebra 68
*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of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69

Element of Geometry 66,67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52,102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
160

Erresenius K.R. 58

geo 67
Gribble H. 15

Headland F.W. 78
Hepburn J.C. 193,195,197,200,
211,213,218,221,241,251,257,
261,264,270
Heřmanová-Novotná Z. 148,154
Huxley T.H. 135

Ivanov V.V. 154

Kew Agang 44
King C.W. 23
Ku G.B. 8

Lavoisier A.L. 60
Le Droit des Gens 26,34,53

Lindley J. 69
Lippert W. 160
Livingstone J. 42
Loomis E. 197,247
Lyell 204

Main J.T. 72
Major E. 214
Malaguti F. 58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78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40,100
Mill J.S. 135,138
Morgan A. de 69
Murray H. 25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61

Noad H.M. 203

Pearson A. 42
Perry M.C. 56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74
Pires T. 9
Pittau J. 101
Porter Smith F. 262
Provana F. 18

Royle J.F. 78
Russell & Co. 22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85

Staunton G. 42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8

Thom R. 4
Translator's Vade-Mecum 82
*Treatise of the New English Methods of
Vaccination* 42
Tyndall J. 79

-
- Vattel E. 34
Vissering S. 105
Volta A. 200
- Wallace W. 197
Wells D.A. 74
Wheaton H. 52
Whewell W. 69
Whitney H.T. 234
Williams S.W. 12,106
Wood H. 261

原作者小傳

本書原作者 Federico Masini (漢名馬西尼) 教授，1960年生於意大利羅馬，1979年在羅馬大學開始學習漢語，1980年在美國伯克利市加州大學學習漢語一個學期，1983年至1985年先後在北京語言學院和北京大學中文系公費進修漢語兩年，1985年在羅馬大學文學哲學院畢業，1987年至1990年在意大利駐北京大使館新聞處任隨員，1993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學院獲得東方學博士學位，1994年起在羅馬大學東方研究所任教。

近年在國內外發表了有關普通語言學、中西交通史、意大利傳教士在華活動等論文多篇。